

《耳食录》 初编 [清] 乐钧 著

自序

吴兰雪序

重刻耳食录序

吴山锡序

耳食录卷一

夕芳

邓无影

云阳鬼

石室虎

青州贾

张将军

方比部

樊黑黑

谭襄敏夫人

蕊宫仙史

耳食录卷二

刘秋崖

煤夫

钱氏女

邻虎

胡好好

梦中宾主

西村颜常

上床鬼

红裳女子

牛豕瘟鬼

雪媒

英巨山神

佑清寺僧

无赖子

余老人

文慧禅师

耳食录卷三

蜀商
毛生
卖酥饼者
张小姐
三官神
邹忠介公
市中小儿
长春苑主
梅花美人
耳食录卷四
紫钗郎
楚材
画师
荆州女
竹冠道人
霄葬妇
望都宰
上官完古
报仇蛇
徐太保
耳食录卷五
紫溪洞长
宓妃
周斯盛
跨卫者
白衣妇人
葛衣人
过阴
沈翹翹
耳食录卷六
南野社令
廊下物
秋心山人
倚户女子

秦少府
竹连环
大赤蛇
绣鞋
异石
绀霞
耳食录卷七
彭公子
三元
清河令
方先生
币中丐者
李齐娘
困默真人
吴士冠
耳食录卷八
章琢古妻
青巾儒士
阿惜阿怜
荷袈裟
紫衣吏
胭脂娘
衣工
绿雲
耳食录卷九
王方伯
邓生
东仓使者
卜疑轩
亦若公
天卖鬼
红纱灯笼
揽风岛
蒋氏女

方伯雯童冢
黄衣丈夫
耳食录卷十
大王
萧点云
李公
芙蓉馆扫花女
哭笺疾
妇失裤
捕鱼仙
髑髅
耳食录卷十一
二皂役
碧桃
我来也
董公
香囊妇
青青
奎章遭士
李氏妇
胡夫人墓
古瓶门
耳食录卷十二
婉姑
王侍御
东岳府掌簿
段生
耳食录二编目录
自序
耳食录二编卷一
韩布衣
逆旅少年
影娘
朱克

六脚骨
刘生
借金人
虎
皮先生
王大胆
罗台山
偷饭翁
耳食录二编卷二
揭雄
双玉
明绡
毛人
壁虱
文寿
耳食录二编卷三
沈髯
并蒂莲
河东丐者
宝剑
蛟
平阳生
爱驴
吴生
猫言
瓜异
秦某
武侯碑
姚子英
耳食录二编卷四
奎光
燕
葆翠
蜡技

施建昌
汤璩
西坡逸叟
交物
癞虾蟆
范依
过期孕妇
三都人
沈利梁仪
蜘蛛
书吏
耳食录二编卷五
魏翁
女湘
齐福喜
狼狽
何生
偷儿
柏秀才
龙虱
华广
陈著
耳食录二编卷六
张碧云
铁丸
庐山僧
鼈
韩五
易内
石先生
疯道人
恶蝇
宋先生
金陵樵者

耳食录二编卷七

龙某

徐元直

沈璧

余时鏊

章五

王黄胡子

猫犬

仍吉

洪四大王

石孝廉

耳食录二编卷八

周英如

庐山怪

戴公

心疾

痴女子

恶鼠

忘误

虾蟆作雹

水先生

陶金铃

自序

搜神志怪，噫吁诞哉！虽然，天地大矣，万物曷矣，恶乎有恶乎不有恶乎知恶乎不知仆鄙人也，羈栖之暇，辄敢操觚迫记所闻，亦妄言妄听耳。已则弗信，谓人信乎

脱稿于辛亥，灾梨于壬子。史公所谓“与耳食何异”者此也，遂取以名编

。

乾隆壬子夏日，临川乐钧元淑甫撰。

吴兰雪序

天下至文，本无定质，譬诸夕霞布空，倏忽异态，飞英绣水，纵横成章，要须自出机杼，为一家言。虽墨卿游戏，三昧可参，不必高文典册始克与金石并寿也。

吾友莲裳。早负儒才，高韵离俗。以粲花之笔，抒镂雪之思，摭拾所闻

，纪为一编，曰《耳食录》。事多出于儿女缠绵、仙鬼幽渺，间山里巷谐笑助其波澜。胸情所寄，笔妙咸臻，虽古作者无多让焉。同好诸君请付剞劂，适仆至都，因属为叙。

夫隋璧汉珠，荫映山海，岂藉誉者以增重哉良以寄兴偶同，寓言多感，梦簧褥友，乐奏先声。残署初退，兀坐紫藤之荫，追忆旧闻，手草数则，还以质之作者，而为述其梗概如此。

乾隆壬子六月立秋日。东乡吴嵩梁兰雪撰。

重刻耳食录序

吾友乐莲裳《耳食录》一书，脍炙人口逾二十年矣。辛巳之岁，其于浚重为刊板，面索序于余。

呜呼！吾何忍序吾莲裳之书乎！虽然，则尝闻之于莲裳矣：考信必本于六经，著书要归于有用。《上林》、《子虚》之赋，导十而惩一，君子弗尚也。况其下焉者乎少年绮语之过，吾自知之而悔之也久矣。夫学与年而俱进者也。莲裳之诗，至四十而益工。其辞元本忠孝，明达体用，知之者独曾宾谷侍郎耳。他人虽誉莲裳，而不能尽知。嗟乎！莲裳既塞于遇，复绌于年，卒不克一伸其志。世以才于目莲裳，而莲裳之心乃愈伤矣！

犹忆甲子、乙丑间，余与刘芙初、陆祁孙。金手山辈同客曾侍郎两淮官署，一时琴樽文史之盛冠于江南。今余与侍郎发髻耗白矣，手山、祁孙或相见，或不相见，大率寥落无欢惊：而芙初、莲裳乃至不获享下寿以歿。今读莲裳遗书，不胜今昔存亡之感。即其书果无足重轻，犹将宝而传之，况诙诡奇恣之才终不可掩，固未可尽以莲裳所自言者一例而绳之者耶！

聊书数语于筒端，以念世之读是书考，知莲裳之所自喜乃绝不在此，当亦莲裳之所心许焉已。

道光元年十月，钱塘徐承思序。

吴山锡叙

《山海》徵奇，《齐谐》志怪，遐哉尚矣！下至张茂先《博物志》、王子年《拾遗记》，以及李冗《独异志》、赵磷《因话录》，孙光宪《北梦琐言》、宋永亨《搜采异闻录》，皆矜奇俶诡者所滥觞也。

夫人寓形宇宙间，老死牖下者无论矣。其怀奇握异之士，胸中有万卷书，足迹行万里路。所莅之区，名公巨卿拥彗倒屣，词客骚人揽环结佩。酒酣耳热，挥麈雄谭。每遇可惊可愕可泣可歌之事，拈豪伸纸，发为新奇可喜之文。此虽才人之馀事，然非才人不能作也。

临川乐莲裳先生，抱沉博瑰丽之才，弱冠后即担铅槩以游历四方。所过名山大川、通都古迹，一一记之以诗。出其绪馀，著《耳食录》前后编共二十卷

，付诸剞劂。凡生平所闻、所传闻者悉载焉。殆莲裳歿后，版度多年，间有蠹蚀漫漶而不可辨识者。令似滋亭重为刊刻刷布，以彰厥先人之美。

余受而读之。其事之怪怪奇奇，固足赏心骇目。而文章之妙，如云霞变幻、风雨离合。其悲壮激昂者，真可敲缺唾壶，其缠绵婉丽者，又令人消魂欲死。然阐幽显微，醒愚祛惑之用，即隐寓其中，斯乃一片婆心，不可作游戏三昧观也。

噫！莲裳虽逝，有子克家，能传播遗书而不使磨灭，则当年著书立说之愿斯可慰矣。刊既成，滋亭丐叙于余。余学识谫陋，不娴古作，乃钦其孝，勉撰弁语。无任主臣

道光四年，岁在甲申八月朔日，平江吴山锡并书。

耳食录卷一

夕芳

宜川张伊理，邃于学而不偶，家故贫。一于名露，年十三而伊理卒。露幼颇慧，善读父书。伊理以不遇感愤，竟令露废业。藉樵牧以奉母三载矣。

同邑黄生，伊理旧友也。以文学教授乡里，怜而收之，今就学。露母泣而谓黄曰：“公惠救藐孤，实起死人而肉白骨。虽然，露之勿学，夫子之志也。”黄曰：“嫂氏休矣！郁而不发，岂理也哉张吾军者非露而谁？故人有知，当亦首肯。”卒教之。三年而文成，令就郡试。

试有期矣，偶登城阙，兴发高吟，得“夕阳片石明羊角，芳草孤洲暗虎头”之句。一儒巾少年神骨清迥，前揖之曰：“君非宜川张君者欤？余云林郑玉也。适闻佳句，不减义山《锦瑟》之调。”露怪其拟议不伦，且问何以相识。玉笑曰：“仆固识君，君自不识仆耳。”露终茫然，阳谢之而心仪其人，渐与浹洽。

日既暮，邀归旅舍。偶及试事，玉曰：“君程文太高，恐不谐俗。盍揣摩时好，以图一当”露笑曰：“伯牙不以里耳改弦，王良不为获禽易辙，况文章不朽之业，安敢自贬”玉唯唯，比晓辞去。数日，杳不复至。

试既毕，玉忽来，袖出露试卷掷案上。露失色，问所从来。玉指其卷曰：“此岂利器哉吾为君谋易之，已获售矣。”露意疑。已而果售，始异其盲。及视所易卷，文甚劣，然心德之，向玉称谢。玉叹曰：“吾非逐臭名场者。以君禄命太薄，又得文名，恐造物见怒，姑为此态。君先世有清德，厥后必大。”露由是愈奇之。居数日，别去。露亦归，往见黄，未言也。

勿报玉至，仆从甚都，即执贽见黄，愿为弟子。黄既以露为先容，深器之。玉复与露约为兄弟，玉长一岁，露兄之。明日，玉至露家，升堂拜母，以金帛数事为羔雁。露及母坚辞不受。玉曰：“以吾弟空乏，且当周赠无己；戈戈

之奉，何乃却之弟母即我母也，又何间焉？”露始谢而受之。嗣是，日用衣食之需悉取给于玉。而赠黄者亦甚厚。

居数月，玉曰：“已为弟谋得佳妇，六礼无所需，吉期在迩，弟当往赘。如以慈母睽隔为辞，一月后俱归可也。”露问为淮氏之女，玉曰：“即去当知之。”问之再三，终不告。露疑，以白母及黄。黄曰：“郑生固良士，其所谋当不妄。秘之，故以示奇耳。否则，为尔惜费也。尔第行。”

乃与玉俱，不三十里而至。朱门洞启，院宇轩华。玉下马径入，使露候于外。

须臾，主人出，年五十许，仪服伟然，肃客入。露趋拜，主人熟视而称曰：“真英特也！”既坐，主人曰：“旧奉贤尊命，许与老夫结朱陈，今以次女夕芳侍君子箕帚。荆妇舐犊之爱，不欲弱女遽隔晨昏，故累君下贲耳。”露起面谢曰：“叨近冰清，极知欣幸。然露先人早背，安得与大人联姻且露之来也，郑兄实媒之。适奉尊教，诚所未喻。”主人笑曰：“未识郑玉耶老大贱息也。数岁前受业贤尊，老夫心契，嗣是有婚姻之约，故令玉访君。而君‘夕阳芳草’之句，适隐道小女之名，故玉得相遇于城闕也。”

露再欲启问，忽传夫人出见婿。颜貌如三十许人，衣饰华洁。侍者数人，序坐少时，多作家人怜惜之语。而堂角帘小诸女窥客，吃吃笑语。露颇踟躇，莫知措对。已而玉整衣而出，笑曰：“昔为盟弟，今则内兄矣。”露亦笑。遂引入宾馆，设食。有数女，或称青站，或称云阁夫人，或称素英姊，或称阿丽，往来戏乐。窥瞰其门，风态妖冶。言词谑浪，窃窃私语。露颇闻之，而莫敢支应，腹议而已。

次日，庭施供帐，工奏音乐。女仆执烛捧香，拥夕芳出。严妆袿服，珠翠荧煌。成礼于金碧之堂，同牢于绮罗之席。既成眷属，情好笃洽。玉相得之欢，亦更愈于往日。甫匝月，露乃告归，将迎妇以觐母。夕芳了无难辞，而玉父母皆有怅恨之色。

露归告母，母甚喜悦。黄闻之，亦先来问状。既言及其父约婚授徒之事，露疑昔时父或为之。母愕然曰：“尔父平昔家居交接殊寡，安得有是是必有异。”翌日，同往迹之。至则斜阳一片，秋草离离，愁白杨之悲风，咽空山之流水。知逢鬼物，举家惊讶。露心伤目断，殆亦离魂，踟躅而归，耿耿终日。

一夜，梦门外簿鹵驺从，肩舆中一人乃其父也，谓露曰：“余向馆郑氏，获订姻事。今年蒙上帝授地府司宪，迫于公剧，未暇视尔。兹因凤皇山苞元神君邀赴赏花之宴，故迂道来家，告尔以由。郑氏偶为避难，移家阳曲。新妇贤淑，终当合并。吾已使人筹画，尔无忧也。尔师厚德，吾所深铭。玉前奉尔师金帛，皆吾俸馀之物。为吾谢之，匪以云报，亦故人地下之情耳！尔母吾不

及晤，尔其告之”言讫，挥泪而去。露觉而异之，闻者亦莫不嗟叹。然“合并”之语，莫得而明，意谓非死不能也，露殆不永矣，反更忧之。

一日，露傍徨郊外，遥见彩舆一乘，后一人，从数十骑，来甚建。既近，则玉也。即下马相持痛哭，语别后事，不胜呜咽，云：“自君去之夕，即为仇家所攻，几投凶暴之烬。赖与府帅有旧。遣兵救护，老幼家口仅以获免，避患他州。极知爽信始忧，无由陈达，比得尊人书谕，伸玉送舍妹于归。今已送至君家，君宜速归，加意调护。玉亦从此别矣，幽明道隔，相见何期！”言罢，复痛哭。留之，不可，上马驰去。

露踉跄至家，寂然无所见。神色黯悴，径投卧内，将以啼痕长渍衾枕矣。既入，乃见锦帐低垂，衾具盈室。亟呼母，褰帷视之，一丽女卧于绣榻，气息如缕，乃夕芳也。

有顷，目开四顾，见露而泣，半晌能言，曰：“妾形体初复，宜令人环坐，以受生气。”于是邻女骈集，皆言国色。夕芳故善言词，虽卧息寡言，而偶尔酬答，悉出意表。诸女咸悦之，昼夜更番守坐，争以气嘘其口中。

七日而起坐，半月而能行，一月而饮食起居，丁与人无异。

乃言其父郑氏，名洛，云林人，家颇丰。男女仆婢数十人，悉死于疫。妾时年十六，其司言阳数未终，当再生为君妻。风雷启墓，舆马护行，迷罔之间，遂已至此。前者一月缱绻，犹能记忆了了。所谓仇家者，盖疫鬼也。

夕芳性质柔婉，伉俪甚笃，事堂上尤以孝称。常念其父母兄弟不置。每岁寒食，辄与露扫其墓，恸哭而归。后举一子，仕至州刺史。

一一此前明天启时事。

邓无影

邓乙年三十，独处，每夜坐，一灯荧然，沈思郁结。

因顾影叹息曰：“我与尔周旋日久，宁不能少怡我乎”其影忽从壁上下，应曰：“唯命。”乙甚惊，而影且笑曰：“既欲尔怡，而反我慢，何也”乙心定，乃问：“尔有何道而使我乐？”曰：“惟所欲。”

乙曰：“吾以孤栖无偶，欲一少年良友长夜晤对，可乎”影应曰：“何难”即已成一少年。鸿骞玉立，倾吐风流，真良友也。乙又令作贵人。俄顷，少年忽成官长，衣冠俨然，踞床中坐，乃至声音笑貌，无不逼肖。乙戏拜之，拱受而已。乙又笑曰：“能为妙人乎”官长点头下床，眨眼间便作少女，容华绝代，长袖无言。乙即与同寝，无异妻妾。

由是日晏灯明，变幻百出，罔不如念。久之。日中亦渐离形而为怪矣。他人不见，唯乙见之。如醉如狂，无复常态。人颇怪之，因诘而知之。视其影，果不与形肖也，形立而影或坐，形男而影或女也。以问乙，而乙言其所见则

又不同。一乡之人以为妖焉。

后数年，影忽辞去。问其所之，云在寓次之山，去此数万馀里。乙泣而送之门外，与之诀。影凌风而起，顷刻不见。乙自是无影，人呼为“邓无影”云。

——徐懋庵言之。

云阳鬼

云阳之东有丛林，素传多鬼魅，往往白昼搏人。

一健儿过其地，心甚怖。忽一少年奔而逐之，健儿骇呼曰：“鬼！鬼！……”因疾走，为梗绊而仆，几伤足。少年追既及，挽健儿起，谓之曰：“无畏。”语未毕，健儿奋拳击之，少年驻呼曰：“鬼……鬼……”乃亦攘臂击健儿。

正斗间，一人岸帻昂然而来，问二人何斗，各应曰：“鬼！鬼！”岸帻者笑曰：“惑哉！是乌有鬼哉！”理论再三，二人始释手。各通姓名乡里，盖平昔相知而未相识者，遂相视面笑，且曰：“今三人同行，不复畏矣。”

不数武，岸帻者在后大笑曰：“二公真雅量，如某之丑陋，犹不畏耶”二人回顾，见岸帻者身長丈馀，面大如方相，黑白各半。二人齐呼曰：“鬼！鬼！……”骇绝仆地，鬼亦遭灭。

非非子曰：甚矣，鬼之难识也！当二人疑惧之际，彼此互观，觉衣服、手足、耳目事事皆鬼，而实则非鬼。而为之居间而排难者乃真鬼，而反亲之而求助也。甚矣，鬼之难识也！

使鬼不乘衅而出，或见于二人独行之时，则毒手饱拳，鬼当之矣。此鬼之所熟筹而万万不出于此者也。呜呼！鬼亦狡谲矣哉！

石室虎

里人陈猷，无赖子也，多阴恶，而外复无状。人惮之，莫敢谁何。

一夜，梦一人来曰：“大王召尔。”猷问：“汝何人？”曰：“吾侬也。”猷不觉随之行。至一山，林木深邃。入一石室，一虎头人踞石而坐。侬前曰：“猷至。”使跪于前。虎头人曰：“汝知我山中无食乎”猷叩头乞哀。虎头人曰：“汝性犷悍，行复腥秽，实无人味。虽当果吾腹，而惧汗吾。”曰：“今召尔魂至，暂充庖厨，作蔬菜耳。若以为吾粮，非历千劫不可也。”猷惶惧，不知所对。

侬鬼已前褫其衣，执之豐室，牛刀缕切之，馀其骨而已。痛楚万状，哀呼，终不顾。切既毕，盛以大盘。旁系二封豕。虎头人取食之，每食一蹄，或一禽，辄以盘中物少许下之。猷虽痛极昏晕，知识终不昧。食尽，乃醒矣。

次夜，又梦之如初。如是将三年，无间夕。心甚恶之，未尝告人。

一夜，虎头人谓曰：“汝千劫已满，骨味当少佳，可以饭我矣。明日正午，可沐浴俟我。”献请曰：“某虽不善，当获罪；面大王若此，不太虐乎”虎头人曰：“是犹未足为甚也。尚有万劫、数千劫者，下而至于数劫、数十劫不等。皆天曹所命，视其恶而斟酌焉。”因指侏鬼曰：“此万劫者也。以汝所为，尚不指千劫。然汝妻婢贱娼且二十年，丑声四播，故汝得从未减耳。”因取书一册，令观之。皆列当食者姓名，颇有平日相识者，而献名亦在，劫亦符合。献遂执书辨曰：“天下如某者亦岂少哉东村余阿三者，罪与某略同，何不列名此书而考终牖下”虎头人曰：“天曹之刑，不可备知。然所云余阿三，吾固闻之：彼已为豕矣，宰割千生，岂减于尔”献又哀请，曰：“某今知罪矣，愿改行从善。大王独不能赦某乎”虎头人曰：“颇亦有所赦。奈汝孽太重，天曹有命：千劫已上者例不赦，万劫者例不减。吾哀汝一念之复，且佐吾盘餐者三年，岂得无情？当从例减汝。汝分于明日当食，今且宽一月。一月之后，汝当自经死；吾来啖汝尸，不致汝生受支解之苦：此所以减也。汝姑去。”献倏然已醒。

自是神色沮丧，知死期将至。每为众人言之，闻者皆股慄。

一日晨起，缢于庭椽。妻惊见，解救，一一已死矣，一一大呼邻人。众方集视，忽一黑虎冲门来，众皆辟易。虎竟攫献尸以去。

非非子曰：李青莲先生自称海上钓鳌客，谓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而辨之者曰：“是饵也，鱼且不食，而况于鳌哉”此《巷伯》之六章诗人之旨也。然悬之虹蜺之丝，挂之明月之钩，临东海而漂之三年之久，则腥秽略除，气味少变，以之享鳌，鳌其吐之乎斯虎也，其知之矣！

青州贾

贾人有丙丁相善者，皆青州人也。约至长沙合资贸易，订以某日启行，会于某所。既而丙至，而丁不来。候之十日，丙谓丁爽约，心非之，遂独往。

三年而丁至，时丙已饶于财，将卜归。乃迎谓丁曰：“来何暮也我且归矣。”丁深谢后期之罪，而不言后期之故，且曰：“君归我亦归耳。”丙问故，丁曰：“恐君道远孤行，或有不利，愿伴君以赎前愆也。”丙谢曰：“君勿尔。君千里远赴，必有所为。今不终朝而归，乃以我故也，我则累君。”丁固请同行，丙乃许，虽感之，亦复疑之，谓有故而稽迟者情也，无故而旋反者非情也，虽友生之谊笃，爽约之悔深，不宜至此，是必有异。而丁于道途之间、旅居之际，金兰之情、云霞之谊逾于往昔；又时道人生聚散之感、朋友离别之恨，使人凄然，如睹寒冰而听哀笛，对落月而闻断琴也。

既至青州，丁距丙居近百里，邀丙三日后过其家，当相待。因执手歧途，恸哭言别。丙亦为之潸然。不知涕之何从也。

三日往访，丁妻出见，拭泪而言曰：“先夫捐馆已近四年。其没也，在公南行之前夕，故不及讣。弥留之际，犹谆谆以失约于公为辞。昨梦至家，言公明日当来，宜鸡黍俟之。家以公方远行，未信，今果然矣。”

丙闻大哭，命其子引至墓所，持尊酒而告之曰：“故人故人，已至此乎向犹谓君寒盟，不意已隔泉壤。而君不远千里，省我而同行，故人于某生死厚矣！形泯情亲，千古所仅。今酌酒故人之宅，能使猿鹤旧侣，更望颜色乎”言罢大恸，子亦踊哭。行道见之，无不陨涕。忽阴风刺骨，山叶惊飞，见丁于尘雾之中挥泪拱手，须臾而灭。

非非子曰：昔延陵季子挂剑徐君之墓，曰：“吾心已许之，岂以死而背吾心哉”君子曰：“延陵季子之于信也，其至矣乎，”然人之信于鬼，非鬼之信于人也。丁之于丙也。其信乎死矣，而三年至焉，不可谓不信也。斯鬼也，其诸古张元伯之流欤抑亦鬼之季札欤

张将军

圣人受命，河海安澜。百馀年来，啸聚之徒洗心革面，无复梗化。

尝闻故老言：昔有明之季，有张将军者，逸其名。尝出海捕盗，驾大舟一，从健卒数人。自恃武勇，欲探虎穴。

有少年书生，形仪稚飭，言有事他国，厚赂舟人，求附舟。将军故有令：附舟者以谍论，杀无赦。舟人利其金，私纳之。

行数日，将军闻香烟扑鼻，命索舟中，曰：“必有盗。”得书生，将置之刑。书生自陈非盗，欲之海外省父，无舟自达，故敢昧死来，惟将军仁恕。将军视其状貌不类盗，且怜其孝，赦而与之言。书生能作学问语、才语、仙佛语、农桑经济语，俳优谐谑语，出风入雅，吐史谈经，随事酬应，动中窾会。将军素长于文学，竟莫能屈，往往反为所难，大加叹服，自谓得书生晚也。

一日，及捕盗之事，书生曰：“盗可服，不可捕也。盗能见将军，将军不能见盗。”将军不平，乃大言曰：“尔书生敲枯硯，翻蠹简，乌知将军之能乎专制一方，扬威千里，长鞭所指，遐陬恐慑，区区海盗，何足膏其斧刃哉”书生曰：“将军亦知海盗之能乎”将军曰：“海盗之能，解衔刀弑火，夜趁丛泊，猝闻捕诛，潜窜藪泽耳！”书生曰：“以某所闻，固不仅此。”将军问：“汝何以知之”书生笑曰：“以盗言盗，安得不知姑请试之。”将军愕然。

时繁星丽空，海波碎月，万里无片帆只舶。书生取箏篥，自船头吹之，不数声，小舟千百悉自波中涌出，明炬雪刀，须臾环集。将军失色。书生笑曰：“盗不可捕也。虽然，为国供职，自应尔尔。吾辈岂得犯将军聊与将军戏耳，将军无恐。”复吹箏篥数声，大呼曰：“将军珍重，某去矣！”书生及小舟皆不见。将军亟命回舟，丧魄者累日，自是不复捕盗。

方比部

京师正阳门内关帝庙，最灵显。乾隆丙午，方比部体入都应北闱乡试，诣庙拈神筊，卜文战利钝。筊语云：

“常羨人间万户侯，只知骑马胜骑牛。

今朝马上看山色，争似骑牛得自由。”

盖汤临川《牡丹亭》传奇中诗也。金谓神语太廓，与科名事无涉。已而揭晓，方获售，列名第十八，十九名乃牛姓人也。始悟骑牛之说。

——友人彭坦斋云。

樊黑黑

有屠者娶一妇，貌奇丑，蓬发历齿，睇鼻深目，面颧颧而黑色，肩高于项，左后耸而右前垂，腹睬大如瓜，腰以下肉疣坟起者三四寸，足复蹙行，步蹒跚。颇好涂饰。见者莫不辟易，而屠者爱之不啻毛嫱，郑袖也。

有戏问之者，曰：“何子钟情之深也”屠者曰：“吾每夜于帏帷中，微灯闪烁之际，则殊见为丽人，蛾眉巧笑，鬓颊多姿，令人猿马大动。既与合体，并觉纤腰一握，肌理细腻，两股之间有香气袭袭扑人，不禁神骨之俱解也。怪以问妇，妇亦不自知。间或持烛就照之，即亦无异其本形，而去烛则复如是。以是爱之而忘其丑。”闻者不信，传为笑噱，群谓天下固有如是之溺于淫者，而复饰此说以诳人也。

屠者无以明其言，大恚愤，乃日引乡里诸恶少入其室，令历试之。果如所谓。于是欲淫其妻者故言不信，屠者便令与宿焉。所交几遍一邑，不啻名娼矣。

一日方寝，有人自床头谓之曰：“尔家合为娼，惧无以致客，故吾为尔妇易形。吾乃樊黑黑也，今去矣。”言讫，寂无所见。

而视其帷中之妇，丑态毕露矣。屠者憎其形，一夜三四起，不能寐。久之，遂别榻焉。向时往来其家者，至是皆绝迹。

非非子曰：美恶之无定也久矣，矧屠贾恶少之目哉苟眉下不嵌慧珠，其不看丹成碧也几希矣，何必易形不然，登徒子之好色又何以称焉

谭襄敏夫人

宜黄谭襄敏公纶夫人某氏。初配于李氏。于归之日遗矢轿中，臭不可迳。李氏丑之，即反诸其母家，与绝婚焉。由是乡里闻之。无肯委禽者。时襄敏贫而未娶，夫人之父使人喻意，愿不索其聘，以女归之。遂纳为妇。夫人既淑且慧，不类愚姬。叩其遗矢之故，终不肯言。

后襄敏登嘉靖甲辰进士，历官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夫人以事召至宫中，出而笑谓襄敏口：“数十年之梦，今日始醒矣向嫁李氏日，中途假寐，梦二

女使如内家妆束，导吾至一处，宫阙巍焕。历门阨数重，忽觉腹胀，欲如厕。女使引至一室，因据红桶而遗，觉而秽物汗襟矣。心甚耻恨，然知所梦之必非无故，姑隐忍待之。向所以不告人者，惧人有谓我饰词而包其羞也。今至宫中，悉符所见，既而登溷，亦俨然故处。使吾无当日之梦，不能有今日之事。然无今日之事，又安得有当日之梦哉月下老弄人，何狡狴也！”襄敏噤然。

蕊宫仙史

乾隆癸卯春，金溪杨孝廉英甫为扶鸾之戏。有女仙降坛，署曰“蕊宫仙史”，自叙为宋祥符间人，赍恨早逝，游于阆风之苑，获遘上元夫人，命居蕊珠宫，掌玉女名箓，云云。为诗词，抄笔立就，凄艳绝伦。叩其生时事迹，终不肯言。固请再三辄书曰：“噫！”篆烟灯穗中，隐隐有弹泪声。继有黄索水者至，亦女仙也，于仙史为中表姐妹，并有文藻，遂杂书仙史闺中轶事数十条，皆隽异可喜。予从兄木虚手录成帙，惜不尽记忆，今纪其略云：

仙史姓薛氏，名琼枝。湘潭人。年十七，才艳绝世。随父某守杭州，遂家焉。所居曰“问花楼”，俯临西湖，云树烟波，凭槛可接。性爱兰，手植千百本。衣袖裙衩，皆喜绣之。或画为册卷，花叶左右题句殆遍。尝谓人曰：“此花逸韵幽香，自是我辈后身，当倍加珍护，毋令与众芳伍也。”阁中置书数百函，竟日靓妆，焚香展对。

风日清美，辄命画舫造万花丛中，叶赏忘倦。既恐有踪迹者，遂于清夜易装，紫衣乌帽，乘白雪驹，侍女数十人，皆绿衫短剑，累骑从行。于时芙蓉秋放，笙管暮停，镜水澄鲜，佳月流素。徙倚湖亭，自制新曲，联袂歌之，声振林樾，鸥鹭惊翔。兴酣，更拨佩剑起舞，陆离顿挫，与歌声相应。于是剑光月光，花光水光，交相映发，湖中一草一木，皆有歌舞之态。万舟如蚁，集观亭外，寂然无哗。翌日，争传以为真仙下临，皆莫知其为太守女也。

久之，从湖上得画卷一，旁有题句云：

“梦里胡山是也非，向人杨柳自依依。

六桥日暮花成雪，肠断碧油何处归”

惘然神伤，遂不复出。每当疏雨垂帘，落英飘砌，对镜自语，泣下沾襟。疾且笃，强起索笔，自写簪花小影，旋即毁去。更为仙装，倒执玉如意一柄，侍儿旁立，捧胆瓶插未开牡丹一枝。凝视良久，一恸而绝。

著有《问花小稿》四卷，今无传本。降坛诗甚多，众尤爱其绝句。《怀湘君》云：

“数行征雁起平沙，暮雨江寒杜若花。

欲拨空舲迎帝子，湿云封处竹枝斜。”

《答黄素水》云：

“归真犹许住蓬菜，回首前尘亦可哀。

莫问问花楼外树，六朝金粉已成灰。”

又有“片云同我坠，明月向谁多春日媚杨柳，野风香菜花”之句。仙乎仙乎！

——此篇得于吴君兰雪，余绝爱之，并录于此。

耳食录卷二

刘秋崖

临川刘秋崖先生，旷达士也。冬夜读书甚勤，常忘寝。邻有少妇，亦夜纺不辍，声相闻也。

一夕漏二下，闻窗外窸窣有声响。于时淡月微明，破窗窥之，见一妇人傍徨四顾，手持一物，似欲藏置、恐人窃见者，屡置而屡易其处，卒置槁稻中而去。秋崖烛得之，乃一麻绳，长二尺许，腥秽触鼻。意必缢鬼物也，入室闭户，以绳压书下，静以待之。

已闻邻归辍纺而叹，叹不已，复泣。穴壁张其状，则见缢鬼踞妇前，再拜祈求，百态怱怱。妇睨视数四，遂解腰带欲自经。缢鬼喜极踊跃，急自牖飞出。妇则仍结其带，有踌躇不行之状。秋崖知鬼觅绳也，无绳必不能为厉，遂不呼救，而还坐读书。

有顷，闻鬼款其门，秋崖叱曰：“尔妇人，我孤客，门岂可启乎尔能入则入。”鬼曰：“处士命我入，我入矣。”则已入。曰：“适亡一物，知处士藏之。幸以见还。”秋崖曰：“尔物在某书下，尔能取则取。”鬼曰：“不敢也。”曰：“然则去耳！”

鬼曰：“乞处士去其书，不然，恐处士且惊。”秋崖笑曰：“试为之，看吾惊否。”鬼乃喷血满面，散发至腰，舌长尺馀，或笑或哭。秋崖曰：“此尔本来面目耳，何足畏！技止此乎”鬼又缩舌结发，幻为好女，夭袅而前，示以淫媚之态。秋崖略不动。

鬼乃跪拜而哀恳，秋崖问：“欲得绳何为”曰：“藉此以求代，庶可转生。无此则永沈泉壤。幸处士怜之”秋崖曰：“若是，则相代无已时也。吾安肯为死者之生，使生者死乎？冥间创法者何人执法者何吏乃使生者有不测之灾，而鬼亦受无穷之虐也，庸可令乎吾当作书告冥司，论其理，破其例，使生尔。”鬼曰：“如是则幸甚，不敢复求代矣！”

秋崖取朱笔作书讫，付之。鬼曰：“乞焚之，乃能持。”焚之而书在鬼手，复乞绳，因去其书，绳亦在鬼手，乃欣喜拜谢而去。还视邻妇，亦无恙。

煤夫

崇仁三十九都，有山产煤。村民穴而取之，地道数里。洞口为大棚，以防

霖雨。洞内每十数步支以木桩，以防崩塌。然葬其中者不少。

一日，取煤者闻洞壁中人语曰：“速出我，迟则死矣。”金谓遇鬼，相顾骇愕。有雄于胆者应之曰：“尔死此，数也，毋为厉出当祭尔。”壁中人又曰：“我某村某人，固未死。”其姓名，则众中某甲之父、三年前压于山中者也，其家久延僧道招魂追荐矣，于是众益骇，曰：“今日竟遇活鬼耶尔子在此，勿得作怪！”相与急奔。

壁中人闻之，亟呼某甲名曰：“尔既在此，忍不救父耶”甲大号，因寻其声所在，挥锄开土。壁既穿，一人蛇行而出。甲携至洞口，呼众；众犹不信，调鬼当畏日，急拆棚露日以验之，果甲父也。

叩其不死之故，曰：“山塌之日，我适立于支木之下，得不压。然前壅不能出，自分长埋矣，悲泣不已。倦而倚木成熟睡，适闻挥锄声而觉，故相呼耳。”既闻已历三年，其人乃言：“吾如片刻也。”遂与子俱归。后三十馀年始死。

——闻诸巨材吴君云。

钱氏女

郭氏子，聘钱氏女。亲迎之日，鱼轩至门，得二女自轩中出，声音、笑貌，服饰无纤毫差异，彼此互相争辨。

其家惊怪，亟召其母家。既至，二女皆泣，就母怀与兄弟通款，皆曰：“请除妖妄。”母家亦竟莫能辨。因令各诉母家事，纤悉皆知。其母曰：“吾女左足跟有小黑点。”就验，则皆有之。复各验左臂红印，印亦宛然。以于手足箕斗，无不符契。或私谓曰：“是妖怪所为，形声之间何难尽肖彼必为淫媚而来。若于床第间试之，则或庄或谑，或淫或贞，真伪立见矣。”郭氏子挟二女就寝，观其所为，亦竟莫能辨。

试验之法殆穷，母忽心设一策，命立机于地，约曰：“能超过者，为吾女，不能者，杀之。”四掣剑以俟。一女惶惑无策，涕泣自陈。一女闻言，即跃而过，因前砍之，应手而灭。盖深闺弱女，步履艰难，安能跃机而过哉？其跃者之非女明矣。此妖不及思，而为人所卖也。

邻虎

某贵人微时，有邻人猎南山，柙二虎而归，一牝一牡。饲之既久，虎甚驯。开柙出之，昂头扇尾，若猫犬然。

有私议者曰：“虎也至暴，奈何狎之宜早为之所。”意劝邻人杀之也。牝虎遂人立而言曰：“将以我为噬公者耶则何为迟迟面与猫犬辈伍也？”时观者如堵，贵人亦在。虽异之，而各不畏。

虎于是如人行，历抱数人起，而复置之，若欲试其体之重轻者。诸人皆辟

易而奔。复将抱贵人，贵人乃直其体，正其首，定神默虑，瞋目而视虎。虎以爪微触贵人手，贵人不动，又微触其喉，复不动。虎相视良久，遂咆哮而奔。牡虎随之，邻人追之莫及。

其为虎所抱数人，旬日内皆死。贵人后官至尚书。

胡好好

天津何生，有别业临河干，距所居三里许。妻张氏，美而妬。生素狎邪，而惧为张觉，每托故居别业，乃得一宿妖妓，再纳淫姬，而张不知也。

候值清明，天气晴朗，花柳烂漫撩人。生河上翱翔，逢一少女，淡妆素服，袅娜而前。生注盼略不移睛，女亦目成。生挑之曰：“何处丽人独行何处”女低应曰：“觅渡。”生曰：“地非秦淮，人如桃叶，渡江不楫，乌能不畏横流哉”女笑曰：“既已知之，不解迎接，饶舌何为”生狂喜曰：“迎接久矣，乞降芳趾。”女以目示生，生会意，乃前行，女遥遥相从，途人莫之识。

既至别业，不暇问姓氏，成欢而后言。女自云胡氏，名好好，新寡。夫族单门，邻童暴横。惧为所辱，将逃之母家。不意阻影津梁，复见诱于吉士，幸勿见委，虽列身妾媵，所不辞矣。生心畏妻妬，嗫嚅难言，不觉有负心之语。女频颔曰：“薄命之人，不自持慎，荡情再辱，亦复何憾？诚恨既觐君子，旋复弃损，遂如杨柳东西，客舟空舛，含冤茹叹，惭恧无穷，惟有赴长流以自洁耳！”言罢泪零，不胜悲悼。生不得已，告之故。女收泪言曰：“郎诚见采，是亦何难妾母家近在河西，一苇可杭。花月之宵，便与郎会，风雨之夕，便与郎离。以此地为王司空别业，宁有犊车麈尾之诮乎”生曰：“计亦甚善。第一水盈盈，屡使天孙夜渡，奈罗襦之沾露何”女曰：“君勿忧。家有渔舟，少习水性，伺家众就寝后，便可击揖渡江矣。”

既而期会数月，殊无失约。生自清明之游，托以读书辞家长居别业，不复归卧张所。张亦不往，唯一介往还而已。

久之，生恐张见疑，昼日归家，将图荐夕。遥见一少年书生，形容都丽。径入其室。生怪之，伏门外而察焉。闻妻迎谓书生曰：“胡郎今日来正好，吾正念尔也。”遂闻共入寝室，淫声媾语，殆不可听。生大怒，突入中门，求剑不得，求仆婢不得，乃厉声呼妻，问：“尔室何人？”时张方与书生交欢，猝闻生至，股栗不能出声，欲推起藏匿。书生坚抱张，不令脱，且淫且笑，神色自如。事终，仍抱张而卧，不令著衣裤。张窘极，因大呼“有贼”。书生亦大呼曰：“吾尔夫也，贼安在”

时生已冲入寝室，启帷发被，将执书生面斩之。瞪视大惊，连曰“怪事”，第见抱妻而裸卧者，非书生，乃好好也。好好见生，回眸微笑，仍抱张不释手。张怖惧稍定，乃见书生化为丽女，转复惊骇。生瞪视呆立，半晌无言。

倏忽之间，好好又变书生矣，对生而淫张。张羞惭无地，宛转娇啼。生知是妖怪所为，攘臂登床，从中繫之。书生舍张而抱生，张手足仍若束缚，略不能运。而生眩惑之际，视抱己者，则又好好也。谓生曰：“郎乃忘我，不记别业共枕时耶”遂以一手按生胸，一手褫生衣，与交欢焉。生初力争，竟不得动，而为好好所拨，颇复不自持；既而力竭僵卧，侧身于二女之间，恍惚如梦，左抱右拥，转觉欢洽，而怖怒之情顿消。

好好乃笑曰：“与君同寝者半载，与君妻同寝者亦半载。日夕之间，两地酬酢，曾无休暇。虽挹彼注此，于我无与，然本图合内外、博兼宠，以为同类光；今既交恶矣，尚何留渭我索性廉洁，不欲媚人而有所取。适所受于君者，愿仍还之君妻，吾事毕矣。”眨眼之际，复成书生，与张媾精。张无如何，唯有顺受。生亦倦怠已极，睨视面已。夫妇相对，各有惭色。

良久，书生整衣下床，鼓掌大笑，举手高揖曰：“吾去矣！”

变为野狐，腾跃而出。遂不复至。

初，生以清明之游而不返也。次日，书生造访其家，张见而悦之，三见而通焉。邻人咸闻而丑之，而生不知也。至是狐乃自泄其事。

非非子曰：子與氏有言：“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当生之如河上也，邂逅粲者，得遂其媾，将赋《蔓草》焉。岂知振万于其宫者，即此抱衾于其室者哉一身两役，报亦巧矣。嗟乎！依古以来，定娄猪猪于闺中，活秦宫于花里而曾不顾者，又何多也！

梦中宾主

客有以事造主人言者，值主人有他故、未遽出。客坐厅事待，久之，偶倦而伏几。主人既出，见客睡正酣，不欲惊之，乃亦伏几。少顷客醒，见主人于旁鼻声鼾然，因复睡而不相呼。顷之，主人觉，而客睡如故，乃亦复睡。比客再醒，日已昃矣，恐主人觉而延之，趁门而归。既而主人见客去，亦趋入内。

宾主竟日相对，未晤一面，未交一言。闻者谓之“梦中宾主”。

西村颜常

谚云：“钱有眼，穀有鼻，飞来飞去无定地。”盖至言也。

尝有一贫儿，年二十馀，落拓不事产业。一日，有青衣人导一白衣人至其家，谓之曰：“某等为人所幽闭，幸得脱，今来就君。数日内黄兄亦至矣。”径入其内室。贫儿颇骇，促视之，寂无所有。见地上有物积甚厚，皆青钱、白金也，乃悟为银钱之神。数日后，又有黄衣者造其宅而灭。得黄金百镒，遂暴富。

心念财神为幽闭而来，必乐为人用，于是聘妻买妾，造华屋，营田产。奴仆充庭，宾客踵座。出则肩舆驷马，炫赫道路，俨然如长官贵族焉。豪富甲乡

里，奢侈闻都邑。其子暴殄尤甚于父。或搥金为簿，以大旗数十卷之。俟风起，命仆颺颺，灿烂满空，日以为常。或以绮罗席地，厚数寸，令婢妾数十裸卧于地，以金珠贵重之物迢掷之，约：中其私处者即与狎。又或以珍珠瑟瑟数升撒地上，令裸相抢夺，而观其颠仆，以为笑乐。其他淫侈褻越之事，不可枚举，而一饮千绢，一食万钱，又不足道也。

一日，其父出游，见道上粪中有穀数粒，忽瞿然曰：“积农人三时之勤，为人生日食之需者，奈何令弃污秽中？”即命仆拾取，以水涤之。

归至家，其子迎谓曰：“午晌时，有数人衣服鲜楚，成队自室中出，语我曰：“尔家逐我。今去至西村颜常家。”遂冉冉出户。视室中财物，尽亡矣。复见黄蚊亿万出仓中，顷刻蔽空，望西而去，而仓中无粒穀存矣。”父子跌足懊叹，其家顿贫。

数年间，田产鬻尽，死亡相继，其子竟以饥寒委沟壑。盖华侈素习，不能复以勤俭持其后，天祸又从而施之。以至于斯也！

其父复梦人告曰：“我穀神也，感尔昔日秽中相救，念之不忘，当以尔身之食给尔。”明日，乃有黄蚊亿万飞来其家，尽化为穀，食尽复来，至死乃已。

呜呼！天地生财，本为人用，必撙节流通而后不弊。近世窖镪之徒，至于父借耕锄，母取箕帚，犹不肯与。其贪吝之意，若取钱神而囚之。钱神岂可囚哉而纨袴膏粱之子弟，承袭馀荫，腴田万顷，广厦千楹，至于举手一掷，辄费中人十家之产，是钱神既来，而斧钺逐之。钱神又岂可逐哉夫囚钱者不智。逐钱者不仁。不仁不智，直不可以为人，区区用财之道，又无足论矣。

上床鬼

吾乡有夫妇谑语者，夫怒而出。

其夜妇独寝，半掩其扉。烛既息，有人入室，若特上床寝者。以为其夫归，亦并不知问，但敛身向内，虚其外以待之。

既而其人上床寝，绝无声息，若不似其夫平昔者，妇不忍，因诘之曰：“君夜归，悄不发语，得毋犹有憾于日中耶闺阁口语何常，乃不宏如此！”亦绝不答应。

妇乃以身相偎傍，以手扞其臂，则体冷如冰而软如絮，乃知其鬼而非人也，大呼求救。同舍者急持灯来，其物乃徐滚下床，色黑而形肥，似人似兽，扑簌一声，寂无所见。

其夫方寄宿他所，驰召以归。群谓夫妇不和，故鬼物乘其隙也。自是伉俪有加。

红裳女子

常德有士人，客滇中归。一仆负担以从。一日向夕，不及旅店，过一小村，向村人假宿。村人曰：“此地他无馆舍，惟一古庙，然素妖怪杀人，不敢宿客。”士入度日暮途远，不得已，乃曰：“吾不畏。”乞以一几一灯，为达旦之备。村人与之。士人入庙，下榻一室，命仆宿其耳房。因张灯读书，并取得篋中朱笔砚，陈于几。澄心息虑，以待其变。

二更之后，仆已熟睡。有红裳女子，年可十八九，婀娜而来，顾之而笑。士人揣知妖魅，殊不顾。女乃延伫而歌曰：

“昔伴笙歌队，今居土木旁。铜丸埋汉殿，谁是定陶王”

低昂断续，音节颇妙。既毕，笑曰：“郎识之乎”士人答言不识。因复少近，曰：“更有新歇，敢献于君子乎”士人曰：“第歌之。”女乃拂袖褰裳，料眸欹足，缓声而歌。柔曼缠绵，夭媚百出。其一章曰：

白月尘生暗铁星，漆床孤卧蛮冥冥。都昙答腊无消息，肠断花奴空泪零。

二章云：

闻道萧郎爱细腰，齐娘薛姊颤声娇。

自怜不及双飞鹭，犹伴行人宿丽谯。

歇罢，立近几旁，含情欲发。士人取笔濡朱，戏书其颊。女大惊，失声而走，遂不复至。

次日，以状告村人。令穷其迹。遍索庙中。见殿角一败鼓朱书宛然，遂破之，得血数升及人骨若干。魅遂绝。

牛豕瘟鬼

余年十六读书涂坊村，距家三里许。师松岩先生，族叔也。

族祖某招之饮酒，席散已二更矣。时孟秋既望，月明如洗。

先生爱其凉景，因独步来塾。遥见田畔一黑团，如气球而大，以为荆丛。行渐近，隔丈许，觉其物左右转动，促视之，遂旋滚入林箐中而灭。先生至塾，为诸人述其状，莫知何物也。

数日后，闻附林小村牛豕瘟死殆尽，得非此物为之欤

雪媒

康熙己丑冬，崇仁有两姓同日娶妇者。一富室贾姓，一士族谢姓。新妇一姓王，名翠芳，一姓吴。吴贫而王富。两家香车遇于陌上。时彤云布空，飞霰如掌，郊原溪谷之间一望皎然，几不辨途径。车上各饰彩缯，覆以油幕，积雪封之一二寸，绚烂略相似。同行二三里，共憩于野亭。舆夫媵仆辈体寒欲僵，共拾枯薪，薰火亭中。久之而雪愈甚，恐日暮途远，各拥香车分道而去。

是夜，翠芳将寝，环视室内，奁具甚薄，且非己物，疑婿家质而易之。怪叹不能忍，乃问婿：“吾紫檀镜台安在可令婢将来，为我卸妆也。”婿笑曰

：“卿家未有此物来，今从何处觅？”翠芳曰：“贾郎何必相诳。”婿又笑曰：“吾真郎，非假郎也。”翠芳曰：“谓郎姓贾耳。”婿曰：“某姓谢。”翠芳闻言大骇，乃啼呼“贼徒卖我”。婿大惊，不知所措。家人尽集问故，翠芳唯啼呼不止。谢母怒叱曰：“家本儒素，谁会作贼汝父母厌我贫薄，教汝作此伎俩耶谁能畏汝”翠芳曰：“吾闻汝家本姓贾，今姓谢，何也”母曰：“拙婢岂有临婚而易姓者乎然则汝家亦不姓吴乎”翠芳悟曰：“我知之矣，汝妇自姓吴，吾自姓王。吾来时，途次遇一嫁娘，同避雪亭下。微闻旁人言此妇吴氏，其婿家吾亦闻之，不能记忆，殆汝家妇也。而吾乃贾氏之妇。雪甚寒极，两家车从仓卒而行，其必两误而互易之矣。速使人覘于贾氏，当得其故。”

众咸以为然。而贾氏相距三十里，使者明日乃达，则延陵季女已共贾大夫射雉如皋矣。盖吴女凝视妆奁，略闻姓氏，亦颇知有误，而心艳其富，姑冒昧以从之。至是知之，佯为怨怒而盆水之覆，已不可收。即贾氏之子，亦不欲其别抱琵琶也。使者反报，翠芳欲自尽。或劝之曰：“王谢之婚，本由天定。殆姻缘簿上偶尔错注，合有此颠倒。今贾氏已婚于吴，则阿卿自宜归谢，尚何负哉”翠芳不可。谢氏乃驰介诣王公，告以故。王公深异曰：“非偶然也。”即遣媒者来告：“愿为秦晋。”翠芳以父母之命，乃始拜见姑嫜，同牢合卺，成夫妇之礼。

厥后贾氏陵替，吴女愤恚而卒，谢氏子补诸生，终身伉俪，儿女成行，而翠芳以顺妇称焉。

是事也，时人谓之雪媒。

非非子曰：余观于画屏红叶之事，未尝不叹，曰：巧哉天道，不意幻化滕六，直解作冰人也。夫男女之道，纳果为定，直于亲迎之日而交臂易之，可不谓奇妙者乎！然君子于此覘世态矣。

英巨山神

金溪喻公步高晓堂先生，幼孤，为人慵牧。饭牛于野，失足坠深渊，人无知者。闻下有人云：“此封君也。”乃以版承其足，捧之出水，则牛方垂尾岸下，遂攀而上。后经商景德镇，腰金以归，年八十馀卒。长君南屏先生大任，领乾隆庚子乡荐。封君之说，当有验矣。

卒后数年，其戚属徐氏为扶鸾之戏。乩书曰：“英巨山神至。”英巨山者，金溪北境之名山。山之阴，即徐氏居也。因叩神姓名，乩书“喻步高”三字。徐氏惊曰：“公得毋即吾姻乎”乩曰：“然。”

时公次孙云圃在侧，问：“识之否”乩曰：“吾孙耳，乌得不识”云圃喜而跽请曰：“祖何以得主兹山”乩曰：“冥王谓我无欺，故膺此封典。”云圃曰：“祖既神矣，必知休咎。子孙科名何如”乩曰：“尔但读书，自可致功名

。何问为”既而题诗一首，复自书曰：“生平未尝读书，故作诗不能佳。”历叩以家中旧事及家人所在，莫不符合。久之，辞去，乱不复动矣。后请之，亦不再至。

云圃为余姊婿，故能悉也。公居家孝友，富而节俭，好施与。余十二岁时，曾登堂拜公。宽衣缓带，蔼然可亲，真长者也。长者而神焉，谁曰不宜佑清寺僧

豫章某生秋试，僦居于佑清寺侧。

一夜，月光透窗。闻有排闥而入者，穴窗窥之。见一人纬帽纱衣，左手提壶，右手挈榼，心讶其异，初不敢问。

其人既至窗外，置壶榼于地，以指击窗者再。生不解所谓，聊亦击窗应之。其人低语曰：“可启窗。”生亦试启之。其人取壶、榼入窗，生漫受之。复以其帽入，生接之，而谛视其人，顶光孺然，乃一僧也。心计髡奴夜至，作如此狡狴，必有所私；益隐跃向之，以观其动。

既而僧以手引生手，使探其私处。生心恶其汗而不欲使觉，亦捉僧手入窗，令下按己阴，则翘然者乃与己类。僧大骇，叫绝狂奔，从断垣跃出。生启关追之，佯为不及而返。

乃引壶酌之。良醞也，启榼尝之，佳肴也。鼓掌狂笑，大恣饮啖。

盖居停主人之妇向与僧期，数日前徙以寓客，僧犹未之识云。

无赖子

信州某村民入市镇买谷。肩之过一村，从姑之夫家在焉。民念中途饥渴，盍进谒以博一餐至则姑父他出，姑出见之，甚悦，命置谷于前厅，邀入后室，为设酒食。饭毕，出厅求谷，已亡矣。民大号，诉于姑曰：“家有老父，待此朝食。今无谷归，将逐我矣。吾宁死此，不忍见老父之饥且怒也！”姑惻然，给偿之，民负以归。

至半途，有无赖子阻之，曰：“若盗某氏谷耶某氏使吾要夺，宜速舍而奔；不然，且执尔。”民不得已，置谷而去。

无赖子取以归，复造其姑，责之曰：“尔大不良！尔夫不在。乃以谷与私人耶吾已夺之，将待尔夫而告之。”姑曰：“吾侄也。买谷经此，以探吾故而亡之，惧不敢归。故偿之耳。”无赖子复诬以秽词。姑无以自明，恚甚，投缯死，未敛也。

民闻而往哭之，谓“姑之死乃以我故也”。无赖子执而缚之，声其以奸致死，将诣有司。顷之，雷雨大作，黯黑不见人。比雨霁，无赖子震死户外矣，其姑复活。无赖子者，姑之从叔，居于前厅者也。搜其室中，前谷并在，民仍肩之以归。乡里共传，以为天理昭然也。

——此庚戌春间事。东乡王肖山来都，于途决闻之，为余言。

余老人

余老人者，逸其名，东乡之西塘里人，善推测之术。

初，闻某帅好招纳异人，往投之。逆旅遇一人，谈甚合，盖同道者，遂请试其术。命主人以碗覆一物于灯下，各卜之。余曰：“铁物也。”其人曰：“铁是矣。究是何铁物”余不能知。其人曰：“必断钉也。”启之果然。余惊服，固叩其所往。其人曰：“适至某帅府，欲售吾术。彼处胜我者甚多，念无所用，故归耳。”余闻之，亦废然而返。

越数年，其人来访。余辞以他出，以观其能。其人笑曰：“正在枣树下观书，何诳也”阍者惊报。相见大笑，盘桓而去。

余晚年术益进，家居闭户，不肯衙于人。间露数事，皆神验。有村人修屋，问当以何日毕工。余期以某日某时，且属勿后。及期工毕，大雨踵至，淋漓旬日。又尝薄暮游某氏园，见瓜棚上瓜甚夥，向某氏求二枚。某氏许之。余请自携去，某氏曰：“公老人，焉能挟此重物明日当遣人送至。”余曰：“若是，则空言矣。”某氏笑曰：“公岂疑我食言耶”余亦笑而归。是夜，某氏瓜为偷儿盗尽，始悟余请自携之故，盖预知之也。

余后不知所终。

文慧禅师

先族祖四桥公，官嵩明时，与僧文慧相善。僧没后，公解任家居。数年染疾，百治不效。忽僧来诊视，相见如平生欢，袖出医方，一药而瘳。僧既去，公始悟其死也。族人相讶以为神，为建寺栖之，称为文慧禅师。遇水旱之灾，祈祷甚应。能降乩示药方，治人疾病，无不立愈，其不治者，乩不答。

有族人好斗，刃伤其腕，乞方于乩，乩曰“不治”。某忧泣，固请不已。乩曰：“出寺门，随手摘一草傅之。”如其言，痛立止，经三日，创已合矣。惟傅草处凝血为痂，附于肉。某厌其赘，以手爪去之，血涌出不止，须臾昏绝。知乩言“不治”者，终不治也。

土寇杨益茂剽劫村落。族众谋避兵，请乩问所向。乩曰：“还走何方。”三问，答如初。佥谓“我族当赤，无所逃命矣”，相与号哭。无何，寇大至，村里为墟。寇氛既靖，存者尚半。盖族之西南有村曰“何坊”，寇所未经，凡避此方者皆免，始悟乩之隐告也，其不得免者数也。

今其乩失传，灵亦少替。

耳食录卷三

蜀商

蜀有商人某甲，居货汉口。性诚朴，而不善持筹，每为同伙者欺蔽，商知

之，亦不较。

一日，独立店门，有美人翩然而入，直上其楼。商疑为娼女，而同伙者之私之也，将召而诘之。美人从楼上语曰：“君勿疑，吾乃狐也，欲僦此楼，故来耳。幸日以白饭一器饷我，当有以报。”商诺之，不复言。即以饭往，寂无所见，信其果狐也，设饭而下。抵暮往取器，则磊磊者在碗中。视之，白金也，商惊喜。次日复设饭，复得金如前。日以为常。

同伙询知其事，因先往取器，冀得金，至则碗中饭如故。乃笑谓商诳己，倾其饭而下。及商往，则金也。同伙恚曰：“金自楼出，公物也，当均分之。”商未应，而楼上语曰：“吾以金予某，赏其朴也。若辈盗贼其行，每私其囊橐以欺某，不罚幸矣，复望得赏耶？敢言析金者，尝吾石！”语毕，有石掷地上，地为之裂。伙惭且惧，乃不敢言。

后伙众谋欲杀商而分取其金，置毒酒中，邀商饮，商未识也。忽楼上叱伙曰：“跪！”伙不觉皆跪。又叱曰：“拜！”伙皆向商亟拜。商诧甚，急扶之起，则皆膝屈不可伸。楼上又叱曰：“好自陈其罪！”伙皆涕泣向商曰：“偶萌恶念，利君财，实欲图君，设毒酒待君矣。”又闻楼上叱曰：“有毒酒，何不自饮”于是数人趋起取酒，将分饮之，商亟夺覆地，火光星爆。楼上大笑曰：“公诚长者，姑为公贷此数人死，令长跪三日谢罪。然此辈不可与居，公宜亟去，吾亦从此逝矣。”

于是见美人缘梯而下，含倩流眄，徐徐出户而去。商追谢之，不复见矣。伙果跪三日而后能起。

狐居楼凡三年，商得金无算，遂返成都为富人，立狐仙祠焉。

非非子曰：快哉狐也，侠哉狐也，神哉狐也！商何以得此于狐哉忠厚之报也。呜呼！中孚可及豚色，况狐之灵者乎

毛生

前明熹庙时，天下多故，盗贼充斥，锦帆绿林之徒所在多有。

洪州数举子入都，挟资颇重。道淮徐之间，一少年求附舟。

叩其所自，自云施姓，盖亦应春官试者，为独行恐盗，故来。

语作吴音，窥其行李衣冠，似是乌衣子弟。既入舟，取笥中佳茗，煎以江水，遍钦同袍，俊语名谈倾一座。众皆悦之，以为良友，恐不得当也。

已而江岸夕阳，乱流明灭，孤舟泊芦苇间。少年进曰：“江天暮景殊佳，某有短笛，愿为诸君一奏。”遂摩管倚篷吹之，悠扬数弄，直使鱼龙惊飞、蟾兔欲跃。众皆击节曰：“桓伊李牟今复生矣！”

语未毕，忽一豪客跃入舟中，持一铁柄伞，奋击少年堕水死，呵曰：“忤奴不丐食村落，来此奚为”众视其人，形容怪伟，鬚髮林林如竖戟，皆骇极仆

跌，结舌重呼曰：“贼贼……”客曰：“公等非赴试者耶”曰：“然。”“有重资耶？”曰：“有之。愿献贼，贼毋杀我。”客笑曰：“余不杀贼，贼真且杀公。适吹笛号众者是也。”众皆起谢。客曰：“贼众且悍，夜将报余。畏者可暂去前三里村高翁店一宿，无患也。不畏者留，更看余杀贼。”于是去者半，留者半。客戒留者先寝，闻呼即起视。自引酒狂饮，连飞数十斛不醉。饮罢，取铁柄伞枕之，卧，鼾声如雷霆。众假寐俟之。

夜半，忽闻客呼曰：“贼至矣。”挟伞踞船头，时月黑星繁，微辨人影。一贼持刀奔客曰：“若杀吾弟，我今取若头。”客不答，即举伞格之，贼应手而仆。刀槊环进，客从容挥伞，呼呼作风声，与芦苇琴瑟相应。贼左右扑刺落水，余贼奔逃。客已夺得贼弓矢，连发射之，尽告毙。观者股栗，汗流浹衣裾。

客忽挟伞入舱坐，神气洒然。众酗酒劳客。复飞敷十觥，掀髯谓众曰：“公等穷年占毕，足迹不出三里外。宁知世路之巉巉哉！”众唯唯。又曰：“国家求才待用，自惟有其具则进。苟平平，宁坐床头弄稚子，无以父母之身轻饫虎狼之口也！今弟行无畏。”众罗拜曰：“向者不敢启问，今将军活我恩厚矣，愿闻姓名，以图报效。”客悉扶之起，举伞扣舷曰：“余亦非将军，亦无姓名，亦不望报。吾去矣！”一跃而逝。

既而春闱，一举子逢客于号舍，心讶此君能挽两石弓，复能识丁字，真异人也！趋前问无恙，客睨视若不相识，亦不答，即入号熟寝。窥其舍，铁砚斑管各一，别无长物，初不敢呼问。客直睡一昼夜，不少寤。次日午响，举子文已毕，将缮写，心德客，虑其沈睡将不克终卷，欲以己余勇贾之。遂呼客，客大（圭心）曰：“竖子败吾事，断送会元矣！”举子踖踖，不知所对。既而客叹曰：“毛生毛生，岂非命也？夫千金之璧，当首贡王廷，安能随行逐队，自居牛后，为渴睡汉椰揄哉今以吾文与公，可获亚名，亦不负公数千里冒险跋涉也。”索纸书之，风行海涌，三艺立成。掷于举子之前，曰：“吾去矣，”即挟空卷投有司，称疾而去。

举子阅其文，允称杰构，书法亦矫健非常，嗟叹不已。因弃己作，书客文以进，果成进士第二名。

非非子曰：余闻乡先生述毛生事甚悉，惜失其名字。嗟乎！

天地奇气，必有所钟。畸人杰士，宜不绝于世，顾有幸有不幸，斯隐显异焉。使毛生建高牙、拥大纛，虎奋鹰扬。立功万里外，则班、卫之勋，岂多让哉即不然，以彼其文掇撮巍科而冠多士，秉笔词翰之林，亦足与枚、马，邹、扬辈争烈，何至雾鳞云爪、首尾不详若是哉！昔宋景濂录秦士，余纪毛生，文虽不逮，有同慨云。

卖酥饼者

有卖酥饼者某，行山僻中。会日暮，恐遇鬼物，汗下疾驰。

遥见前一人彳亍而行，某甚喜，以为有伴矣，追而谓之曰：“闻此地素多鬼，君可少待，同行也。”其人且行且应曰：“但速来，无恐。”

既及，某抚其肩，曰：“脱不遇君，吾恐怖欲死矣！”其人转头应曰：“大是！大是！以一饼啖我，何如？”某取饼与之，忽见其口大如箕、面蓝色、牙长数寸垂口外，嚼饼嘻笑曰：“甚佳。”

某骇绝，弃饼，狂吼而奔。

张小姐

桐城张小姐，初从其父督学江苏，居江阴署中之大雅楼。窗外桂树一株，高与楼齐。每日梳洗毕，从窗间倾盆水其下。

一日，亡金耳环一，遍觅不得。穷诘女使，亦不得。终疑女使匿之也。

后小姐归某巨公为夫人，复从夫督学江苏，亦居大雅楼。

一夕，倚窗看月，见树上一小枝金光烂然，心甚异之。次日寻视，则所失耳环在焉。始悟向者环落水盆中，倾水时挂于枝上也。

旧地重来，珠还璧合，事亦巧矣！

三官神

临川吴甲，贾黔中，尝与黔人之女私。女曰：“郎家距此数千里，一旦远归，别选淑配，妾如残秋败叶矣！”甲曰：“某虽归，必旋来，谋与卿偕老，何乃出此言”女转呜咽。甲亦怆然，无以慰谕之，乃曰：“卿不信，立誓可乎？”女颌之。地有三官庙，神素灵显。共诣庙，焚香矢之，曰：“男某女某，为结私缘，愿偕佳偶。千里同心，九原共穴。有渝此盟，神明殛之！”

既立誓，情好愈笃，将图偕奔。女曰：“无庸也。君乡人客黔中，与妾父善者不下十余人。妾父素重君，若因乡人为蹇修，致礼而求娶，其谁曰不然又何必以迁贿之行，为人歧笑哉”甲曰：“甚善。然顷得严君手谕，令某暂回，以慰思念，某不敢违。计往返不及期年。某更得衔父命而通姻好，不亦善乎”女然之。

临行之前夕，谓甲曰，“始终之盟，固不忒矣。但早至一日，则多受一日之赐，若稽以岁月，将有子晰委禽之衅，妾虽捐骨泥沙，其如三生饮恨何”甲曰，“吾已寓意乡人为某斧柯，当无他虞。某亦克期至矣。”洒泪而别。

既归，甲父为聘封氏女，甲不能违。已复得黔中乡人书，言为君议昏某翁，可不辱命，但当速来完其好事。甲素畏父严，不敢以闻，进退狼狈，而背誓之念遂决，不复税黔中之驾矣。

将逆女于封氏，先三日，召屠者割牲，将告祖庙。忽有三人从南来，形表

伟异，遽夺屠者刀，擒甲而割其阴，掷于地而去。旁人奔救，不及也。甲既阉，昏绝数四，傅药半年，乃能起。亲迎不果，封氏之女亦别蘸焉。

后父母物故，家道凋落，甲以腐疾不任远商。年六十馀，遂至乞食。尝挈瓢来余族，儿童见之，无不诮谑。寻以创发死。

非非子曰：桑濮之行，君子所耻。然始之以情，继之以礼，终之以义，虽不可训，犹有取焉。若唐元九所为《会真记》，始乱终弃，饰曰补过，幸崔氏寡廉鲜耻，转眼怜人，不然，璧之破也，岂能再璞崔氏之过，又将焉补忍人之言何其佞也！而人不之非，神莫之殛，甚矣其漏网矣，于甲也又何诛

邹忠介公

崇仁大华山，名山也。其神甚灵异，祷疾病、祈福祥者，数郡毕至，趾相接也。有不诚者，辄被谴。

赵元坛、王灵官为左右二元帅，轮流值岁。相传赵宽而王严。赵值岁，来者有小过，多不较。其绳之峻而祸之速者，必王值岁也：甚者被其击立死，或蹉跌伤折肢体，邪视者痛目，妄言者卷舌焦唇，手足不戒者伤指及趾，其轻者亦或得狂疾，自道生平私隐事。以故诸为不善者，闻其风不敢往。

尝有谒者至山下，见一女足甚纤，心羨之。因以二指遥度其长短，指乃僵；至神前悔罪，乃复。又有一人言牛肉之美，遂喑哑，恳祷而后能言。又有男女二人中途相悦，夜苟合，两体连牵不能脱，遂羞痛俱死，死犹相粘，同棺而葬之。其灵异如此。

邹忠介元标微时，三至而三不得上。询其故于人，人曰：“子之靴，革物也，神必恶此。盍易之”易布靴，乃登。既谒庙，见神旁有鼓，革鼓也。忠介诘神曰：“我革其靴，神恶之，宜矣。神胡革其鼓，庸有说乎”言未已，鼓即从架上滚下，直至山脚。闻者异之。后每岁供布鼓焉。

忠介既以理屈神，弥自持慎，虽旷途暗室，不敢或苟。神使灵官随之三年，欲伺其短。每闻鞭声铮然，或日中灯下见其举鞭欲击状，而卒莫之击。后偶过井旁，见修绠系一胆瓶，有水甚清洁，盖新汲之井中者，而汲者不在。忠介方渴，掬饮之。乃见水中有灵官鞭影，急取钱投于水，乃灭。遂不复见。

市中小儿

昔长安市中有二小儿：一红衣，一白衣。红衣者过人门前，则以一红球抛掷地上。白衣者随而拾之，以为笑乐。红衣者抛掷益急，球落纷纷，白衣者不能尽拾，遂相连面去，馀球亦不见。

次日，市中火大作。红球所掷之家，荡为灰烬。惟经白衣拾取者，房舍参差并存。

又尝有一道士，露其胸，大书一“人”字于两乳之间。行市中三日，人无

识者，一一乃“火”字也。已而遭火。

长春苑主

友人余君，自号乌虚子，为余述元生事甚悉。元生，不知何许人也，弱冠补诸生，才名甚噪。三战秋闱，不捷，遂结庐山间，绝意进取。淡营寡虑，诗文之外，唯嗜花若性命，然未尝手折一枝、戕一萼也。

一日独坐，有舆马旌节，倥偬门外。二青衣进谒曰：“夫人敬遣相迓。”元茫然，问夫人云谁，青衣曰：“长春苑主也。”即促登道。元漫许之。

不半里，便有香气来迎，泽衣沁骨。又三四里许，城郭袤延，望如锦绣。青衣曰：“此苑城也。皆落花砌筑，久而胶结，固于金石。”抵一城门，榜曰“管春”，谓天下之春皆从此出。城内辉煌烂漫，不可目穷，皆四时之花同时开放，颜色相间，掩映而蔽亏也。行万花中，径甚缭绕，觉神明爽发，肤髮皆香。

有顷而至，则宫阙亭台，朱甍碧瓦，鳞次而带续也。阍者皆韶艳女郎，驰报夫人。元降舆以待。第见红英翠叶之间，飘轻裙、曳广袖，美丽闲都者无虑千百，私语匿笑，往来窥客。以问，青衣曰：“花神也。花一种，即有一神。丰约秣纤不一，花亦如之。”

已而阍者出，传夫人请见，元肃容而入。历门闼十数重，达一大殿。珠帘乍卷，翟葆斜开，嫔从如云，左右环簇。夫人冠华玉之冠，履彩云之舄，衣裳霞艳，环佩鸾鸣，神影仙姿，惊绝人世，降阶而迎。元下拜，夫人命侍女曳起，赐坐。夫人南向，元东向。夫人敛容曰：“此地众美所归，群芳所出。秀才以惜花之心，成爱花之癖，故特迎致，盖奇缘也。”元逊谢。

俄而设享，自殿中至于廊庑，绮席相次。凡诸花神，悉令陪宴。进飞英红露之酿，陈词香和玉之羞。酒肴数周，众乐并作。间歌叠舞，遏雪停云。风调各殊，容华并绝。夫人曰：“惜弄玉、飞琼请姊妹方宴瑶池，来暇邀致，使今日管弦未臻极盛。”元捧觞避席，曰：“今日宴会，色艺极天地之选，声容尽古今之妙。一介鰥生，躬际斯盛，皆夫人辱命之宠也。愿借芳尊，为夫人寿。”夫人起而受之，亦酌酒酬元，日昃罢宴，以笙歌羽卫，送居丛芳馆。

明日令下，以元为长春苑催花使者，并赐青幡绛节，彩仗云骈，披服宝玉，出入府第。花神闻之，皆来贺。夫人命侍儿送花名玉册至。元阅其姓字，皆往古美人，乃悟花神即美人也，出世为美人，离世为花神。元欲识其尤者，因谓众美曰：“诸卿芳名，心写久矣。今鄙人愿有以观焉，敢请。”众皆笑曰：“谨受命。”

元问：“苏若兰来乎？”一女迟回而出，意度闲稚。元揖谓之曰：“卿织锦璇玑图，八百四十字，宛转循环，有诗三千余首，古今才妙莫或右之。”若

兰逊谢。次问红拂，红拂应曰：“妾是也。”元视其貌，修然绝尘，叹曰：“识药师于晋谒，结虬髯于逆旅，红妆俊眼，真希有也！”红拂退，元目送久之。忽见一女于稠人中俯而摩其足，若不胜其楚者，元戏问为谁，众曰：“盲娘也。”元曰：“以纤月之勾，妙凌云之舞，真不让掌上人矣，”盲颊赤。而西阶一美人轻盈纤弱，拂袖而唾，颇有不平之色。旁一女手梅花一枝，眉目明秀，不可描画，睨之而晒曰：“燕儿燕儿，又作昭阳故本矣。”美人闻言，惭且怒曰：“何与尔梅精事，”盖飞燕与采萍相谗也。杨妃亦谓楼东寂寥，则珍珠可慰，奈何以舌锋刺人采萍未及答，一女姗姗而前曰：“肥婢何知，欲为祸水兴波，不记环上系罗衣时耶”元问之，乃班婕妤也，恐其攻轧无已，亟为解之，曰：“诸卿往事，何足深论譬诸花枝纠结，花片相扑，无害于花，徒令人可怜耳。”于是诸女谢而退。

他日，夫人命元定花神甲乙，元辞让再三，不获。乃甄别其香，艳，各为三品：香曰奇香、名香、幽香；艳曰雅艳、秾艳、狂艳。视其神以定品，而花隶焉。如西施、王嫱、卓文君、崔双文之属，咸列狂艳。

西施闻之，请见曰：“妾虽鄙陋，君何至以狂艳见目”元谓：“卿泛湖之役，固当小贬。”西子辩曰：“沼吴之后，妾实从伍相于江流。陶朱何人，妾宁俪之，以负君恩而丧妇节也”元矍然曰：“微卿言，吾几误矣！”有顷，王嫱亦来，泣告曰：“妾以薄命，为画工所误，远嫁沙漠。以君命故，不敢违，未尝一日忘汉也。而佞臣秉笔，诬以聚麀之行，妾饮恨黄沙，末由昭雪，故使豕草独青，以明区区之志。而僧孺《周秦行记》乃敢肆为狂言，深相汗蔑，此妾之所痛心而茹愤者也，君其察之！”元再三引咎，乃列二人于幽香，始悦而去。

元既以六品位花神，报于夫人。夫人嘉叹。自是花神岁时，各以花之颜色数目具书于册，闻于使者，使者以上之夫人。如是三年，苑花愈茂。故事：每岁立春先三日，花使请夫人登春台，陈天下林池苑囿之图，乞令诸女散花，以应春令。夫人乃召众花神对于台下，使按图布散，仍考其成于所司。众花神衔命，岁出管春门一度，五日而返。亦有不返，遂留人间者，即出世而为美人者也。

元以久别山居，欲乞假暂归，遂上书于夫人。其略曰：“窃惟芳草相思，王孙惆怅；垂杨惹恨，游子踟蹰。故富贵有乡国之思，即神仙多别离之感。臣本蒹葭，辱在草莽。芝无田而蕙无圃，税驾何乡；岸有芷而汀有兰，寻芳迷路。蓬心不改，自分老于蒿莱，夸包系无闻，谁忆采其葑菲柴关昼掩，忽惊小玉来敲；蓉苑春开，竟使飞琼下请。鹭羽成行，鸾笙作队。现空中之城郭，十二楼台，讶世外之婵娟，三千粉黛。身如桂树，许近嫦娥；命占桃花，更依王

母。既陪麟脯之宴，复长蛾眉之班。千古奇逢，三生异数。葵藿倾阳而已遂，藜藿倚玉以何求。然而玉枕游仙，梦里之靡芜莫采，金丹换骨，胸中之荆棘难除。忆阮客之曾归，笑庞公之不返。东篱晚菊，定忆陶潜；南国秋药，尚思张翰。值此风迎杏靥，暂假归鞭；会待雪绽梅妆，重开旧阁。振衣华表，争传化鹤之人；坠舄雪端，窃比飞凫之吏。”

夫人笑而许之，遂置酒祖行。召众花神至，告以意，则皆惘然有可怜之色。酒数巡，卢女抱琴面前曰：“本不妙于音律，先生远去，愿献一曲，代渭城之唱。”元称谢。卢女抚弦动操，为鼓《霓裳序》。不数声，梁尘欲飞，落花起舞，四座寂然无语。琴罢，夫人复谓众神曰：“诸卿妙技，各于今日试之。过此以往，则天上之曲，人间不可得闻矣。”于是崔苒奴理箏，宋伟吹笛，关小红奏琵琶，徐月华弹箜篌，檀板土箫，更番迭奏。歌舞纷沓，大都丽娟绛树、飞鸾轻风之俦，尽欢而罢。明日遂行，夫人及花神各以花片为贻，元拜而受之。送之管春门外而返。

元既至家，妻子皆惊怪。亲旧闻之，咸来同讯，闻言莫不嗟异。明年，复往寻之，则武陵之旧路迷矣，悔恨不已。自是爱花愈笃，花前多作伤心语，益无意于人此。后数年，无疾而终。

临终，谓其家人曰：“吾始以花生，终以花死。死而有知，魂魄犹应恋此也。身没之后，当以落花葬我。且吾以花隐，毋著我名，但题石曰“故长春苑催花使者元生之墓”。”葬之日，棺轻如蜕，识者以为尸解云。

梅花美人

如皋陈肖生嵩，以画名于时，尤长于梅。冷蕊蔬枝，嫩寒春晓，见者辄作孤山篱落之想。

有金陵李某，僦居京师内城。斋壁红梅一轴，肖生笔也，一日仰卧观书，童子侍焉。忽有老翁出于画中，龙钟伛偻。俄而枝叶动摇，花蕊怒放，每一花现一美人，步虚而下。须臾，次第入花去，老人亦遽隐，画如故也。后凡三见，亦无他异。

——李言之肖生，肖生述之吴茗香，茗香述之余。

非非子曰：梅之神也旧矣。高髻大袖，蜀阁凭栏，素服淡妆，罗浮对酒。不意丹青之妙更能化亿万美人身也。王丹麓有言：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此其美人耶花耶？真身耶？小影耶是耶非耶余又乌能测之哉！

耳食录卷四

紫钗郎

有冯生居郡城，郊外闲步。花木丛萃中，一宅双扉半掩，有美人倚门斜盼，如有所待。见生徐徐掩门，如不胜情。生怅然而归。

次日复往，又见焉，遂低徊驻足，挑之以目。女低语曰：“蛱蝶亦恋花枝耶”生应曰：“蝶不恋花而更谁恋但未识花恋蝶否”女笑曰：“蝶既恋花，何不飞上梢头，栩栩何为”生遂入，面门遽掩。闲馆云虚，惟女独处。生问：“宅上无人乎”女曰：“吾有新妇，何谓无人”生笑问：“卿安有妇”女曰：“吾族纳婿，均谓之新妇，今卿是也。吾名紫钗郎，卿宜郎我，勿得卿我，我乃得卿卿。”生笑颌之。

紫钗向壁曰：“新妇恶岑寂，兰奴车蒲奴可出侍。”俄有二青衣自壁中出，妩媚可观。生大惊，知其非人矣，疾趋欲遁。紫钗追捉其臂曰：“既为夫妇，不啻骨肉，何相弃之速也？”遂命青衣：“将酒来，与夫人压惊。”酒至，连酌奉生，每杯自饮其半，两颊盈盈然如桃花之冶艳矣。生初甚畏怖，至是心动，渐狎嫪之。紫钗复命青衣：“往请诸姊妹及魏姑姑来陪夫人花烛宴。”凡称新妇及夫人，皆谓生也。生亦戏自称曰“妾”。

须臾，青衣报曰：“请姑至矣。”有自东壁出者，有自西壁出者，共四人，皆韶颜艳质。指生问曰：“此新贵人乎”乃自巾领下及袜履，一一审视，威敛袂向紫钗曰：“贺汝得佳妇！”生颇羞惭面赤，俨然如新妇之腼腆者。

青衣又传：“魏家姑姑至。”则一美人自南壁出，年稍长，迎紫钗笑曰：“偷香贼乃敢延客，劳我远涉！”紫钗亦笑，问：“阿素何不教来”魏姑曰：“小蛮女累人难行，已命小婢将饼馅饵之矣。”

于是叙札就席，盃曰：“新人宜首座。”生逊谢，诸女共挽生坐之。复挽紫钗坐于次，曰：“新郎君宜此位也。”紫钗亦谢而后坐。已而诸女以次皆坐。一女名小琼，年最少，居婪尾焉。兰奴奉壶，蒲奴进馔。琼盞雕盘，无复凡器。芳洁充筵，咄嗟而办。

酒数巡，一女拽爵而起曰：“吾观夫人眉黛，风雅新妆，妙咏可得闻乎”一女曰：“此吾辈亭，奈何以苦夫人”生素自负，不觉愠见，曰：“诗岂苦人之具乎妾虽不才，原有所献，请即席赋之。”诸女微哂曰：“愿聆佳句。”取笈笔授生。吟哦久之，不能就，雨汗浹两颊。小琼曰：“吾为夫人解围，可乎”遂夺笔书曰：

“海内青莲死，谁为倚马才一言难返汗，点点落吟腮。”

盖生姓冯氏，诗拆其字以嘲之也，一座哄然。方哂笑间，南壁一婢抱三岁小女儿出，曰：“阿素寻母来也。”魏姑抱置膝上，将乳之。诸女群起弄儿曰：“能作一催妆诗，便当乳尔。”儿应声而就，诗曰：

“妆阁整巾衫，菱花笑相见。

脂凝杜子唇，粉傅何郎面。”

诸女咸喜曰：“真彗种也！”生惊愕愧赧，殆无人色。紫钗颇怜之，对众

曰：“吾妇新来羞怯，故文思偶蹶。再言诗者裸罚之，律无赦。”众笑而戢，生亦少安。

紫钗又曰：“今日宴者，阿素之外，凡七人，适符竹林之数。吾有觞政，名占一筹，得五君者勿饮，得山公者罚一爵，惟钻核儿最为污鄙。若得阿戎，当以大斗酌之，而能有辞者仍勿饮。”众皆曰善。青衣具牙筹，书七贤姓名各一，以紫金筒贮之。

紫钗探得王戎，生得山涛，诸女意在沛公，哲曰：“今日为二人合欢之酒，第一筹便是佳偶，宜行合卺礼。”乃引满一斗，令同饮各半。爵亦如之。饮讫，贮筹复探。生得王戎，酌大斗矣。一女得山涛者，索笔戏书曰：“臣山公启事：臣以斗筲，狼窃鼎钟。状见王戎，梵林猿竖，风尘小物，臣不敢滥爵，愿荐戎自代。”举爵向生，生无词以报，遂并饮之。

最后生复得王戎，不胜其虐，而紫钗得刘伶，生因谓之曰：“妾闻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醒，郎当代妾饮。”紫钗不欲忤其意，将饮之，时阿素方卧母怀见之，亟代钗答曰：“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也。”众皆失笑，紫钗遂不饮。生怒甚，瞋目叱素曰：“乳臭儿，安敢尔”而小琼得阮籍，白眼而起，揶揄曰：“君等视浚冲，双目真闪闪如岩电矣。”众复大噱。

生是日虽置身罗绮间，而为众所播弄，神气沮丧，赖紫钗常袒护之。然终觉口众我寡，遂力求罢席。魏姑曰：“新人欲入温柔乡，吾辈纠缠何为者”诸女皆起别，各向四壁中而去。生时已被西，不暇谁何。黼帐锦衾，烂设东阁，遂与紫钗缱绻焉。次日晨起，诸女以酒肴来会。复纵饮至暮而散。

生既住半载，亦能行壁中无碍，因过从诸女家。皆华屋幽闺，更无杂客，乃次第与诸女通焉。觉脂肪玉体，并殊凡艳，巫山洛浦不过矣，而小琼与生情好尤笃。紫钗知之，亦不问也。

如是数年，键户而居，足不履阈。一日忽思归，言于紫钗。

紫钗黯然不言，而愁怨之容可掬。生慰之曰：“归即来耳，何不释乃尔”紫钗强颌之，泪珠荧荧然落襟袖矣。将行之夕，诸女毕至，惨怛惆怅，无复欢容。时阿素稍长，鸦头绿衣，随母而至，亦牵衣喃喃叙别也。而紫钗及小琼，执手呜咽，断肠哀怨之语，至不可闻。生虽不胜其悲，而私怪儿女之情过于牵恋，谓数日便当重会，何至如木落水流相诀也遂别而行。

至家，妻见之若不相识，但言此妇何来。生大骇，急言“吾乃冯某也”。妻亦骇曰：“吾夫久出无踪，而此妇假其名，得毋妖乎”将欲走避。生猛然追忆，恍惚如梦，记紫钗故戏我，曾以巾帼遗我矣。乞镜自照，宛然好女也，亟白其故。妻不之信，生因笑谓曰：“不记双桥钓鲤时耶”妻曰：“竿头鱼饵安在”答曰：“藏于狮山浅泽中。”盖当年闺中隐语也。语既符，妻熟视其状。

犹可识，遂纳之同寝。床第之间，固犹是藁砧风度。明日，重改衣装，本来之面目始见。

居旬日，往访紫钗，风景不殊，道逾犹是，而仙村人面，俱不知何处所矣。茂林丛莽之间，猿鸟悲鸣，若有弹指而泣者。生回念当时情况，雨散云飞，欲再求阿郎呼我作新妇，了不可得，而泣别伤离之状，耿耿在心目间也。遂悼痛而归，感疾迷离，数月而卒。

非非子曰：冯生，丈夫也，而女子妇之；紫钗，妇也，而男子郎之：以为戏耳，岂意易形哉方其为妇也，不忆其尝为丈夫也。方其为丈夫也，不知其己为妇也。

楚材

金溪之印山有徐君开，邑诸生。与余族祖某公，甥舅也。相距十馀里，有村曰塘下，为两家往来之捷径。其西石山劈立，中隔一港，阔二丈许，最为险峻，罕有人行。

徐一日省其外舅，挟一雨盖而行。经此地，日已暝。逢一鬼修修而来，一一状甚丑恶，腰以下长五六尺，一一径来捉其臂。徐举雨盖奋击之，鬼亦反搏。徐将不胜，大呼救人，亦无应者。忽见其亡友楚材者奔来助之，鬼乃却，长啸数声，跨港而去。楚材亦倏忽不见。

徐至舅家，已三鼓矣，口噤不能言。翼日乃述之，云云。

画师

徐氏群夫者，忘其郡邑矣。家号素封，而好接异客，技术之士多往依之。

有画师客其家，自言有奇画，愿与众观之。乃张画于壁，见楼台亭馆，重叠纒回，类西洋画。徐问画有何奇，画师曰：“吾能身入其中，故奇也。”徐以为妄，笑曰：“噫！帖然一纸，涂以丹碧，公乌能置身其间乎”画师乃向画咒之，即有一旁门洞开，耸身而入，门亦随合。扪之如故，索之不可得也，共相惊怪。门复启，而画师瞥下矣。

众遂问画中之状，画师曰：“何问为第同往观之。”众皆喜。

画师指画中门最大者曰：“当令开此正户，以迓诸君。”户应手而开。画师先立门中，一一以手捷之入。第见梁栌丹雘，鸟革翠飞，埒于王侯甲第。每历一门闼，便觉改观：或粉壁森然，忽启双摩；或画栋巍然，忽开叠阁；或窗间缒下，别有亭池；或石罅穿入，另开园圃。其堂室之形制，矩方之外，有似月者，有似圭者，有似弓者，有似扇者，有似蕉叶者，有似香炉者，有似钟者，有似环玦者，有似壶瓮各器者。瑰形诡制，无一雷同。

最后启一偏门，众皆入，乃徐妻卧室也。时方盛夏，徐见妻裸卧白绡帐中，皓体毕呈，急不及掩避。诸客见之，无不掩口奔出。至画所，画固俨然在壁

也。

徐大怒画师辱己，寻刀将杀之。画师复耸入画中，画与人俱失所在。

荆州女

明末时，荆州有许氏民，生三子一女。子以射猎为生。女最幼，年十六，嫁北村卢氏子，甚敬其夫家。自舅姑以下，悉得其意，乡里称顺妇焉。而父母尤绝怜之，诸兄亦各爱此妹。岁时往来，音问甚数。每猎得麋鹿獐兔诸物，或鲜而馈之，或腊而致之，虽一割之甘，未尝不共。女归宁父母，岁辄数四。

一日，偕婿来母家，女忽发狂，走入室，闭户良久，母于隙间窥之。忽一虎突门而出，攫母，啣杀之。父惊走，虎复攫父，又杀之。其婿在旁，震惊仆地，虎不之顾。时三子方游猎归，遇虎于门。虎欲搏三子，咆哮而前。三子正持猎具，因共格虎，得不伤。虎复奔入室，三子追视之，则虎方人立，其皮豁落，乃其妹也。

三子哀号，并其婿执女以诣县官。女自辩形变则心变，故不识父母，当无罪。令曰：“不然。心者身之宰也，心变故形变，即形变而心不宜变。且真虎杀人亦法所不贷，况女而虎其父母者欤”进置女于法。

非非子曰：令之言然哉！夫虎，猛者也，亦灵者也。人而虎也，宜不猛而更灵君子于是知女之处心积虑而后成于虎，不然，何昧于亲而辨于婿也荆人之死于虎欤荆人之死于女也。而牛哀之变又不足言也，噫！

竹冠道人

乐安有士人，偶宿土地庙，梦土地饬其属曰“明日仙人过此，宜洒扫涤除，以迓仙躅。”复谓其媪曰“尔我亦宜沐浴以待，勿以慢误取罪也。”士人趋问曰：“仙人为谁”曰：“田真人也。”士人曰：“某亦愿迎之。”土地曰：“何与尔事且尔凡骨尸居，安得见真人”士人曰：“某慕道亦有年矣，反逊于君之纪纲耶”土地卒不许。士人大嚷，土地命逐之。出户而觉，颇以为异。

归以语同学者，次日同往庙前伺之。有竹冠道人自西来，朗目修髯，丰度飘洒；葫芦长剑各一，系于腰下；过庙门而拱手焉。诸人私计，殆田真人也，径前牵其衣，请大仙过我。道人笑曰：“某姓宫，名去绵，游方道士耳。安知仙术何于之误耶”诸人请益坚，道人曰：“既诸君款留过厚，某漫无短长之人，安敢峻拒聊且过子。”诸人喜跃，导之以归。共洁一斋而奉之，饮食器具，效至甚诚。

居十馀日，诸人屡求度世及黄白导引之事。道人茫然，略无所答，忽染沉痾，淹淹欲毙。诸人始犹奉汤药，渐见其疾不支，颇悔之，咸咎士人之妄。士人亦自以为冒昧也。将谋迁之于他室，道人曰：“念某客死他乡，乞以此斋为

葬地，饮食而祝我，则公等始终之德也。”众怒曰：“我辈误识尔，耗费不少。此吾辈清修之所，顾以为尔宅兆耶”

忽一童子造门请曰：“吾师在此否”众问为谁，童以道人对。众喜，告以病。且给之曰：“尔师日望尔来护病归去，今始来耶？”童闻之，趋面入见，道人已不能言，但以目视童，泪隐隐承睫。童大恟蹀踊，呕血数声而绝。道人见之，长吁一声，亦死榻上。诸人慌乱，不知所为。惧为人所觉，亟具薄材，谋以夜半瘞之粪壤之下。解槐腰间剑，剑光艳发；视葫芦中，皆黄金。众大喜，汉瓜分之。

道人忽大笑而起，谓童子曰：“可去矣！”童子亦起，因掷其剑化为龙，掷葫芦化为鹤，各乘其一，飞腾空中，冉冉而去。诸人相顾骇愕，悟仙人之游戏矣。

其卧室有香，经月不散。壁间有五言古诗一首、七绝二首，宝墨淋漓，向莫之见也。抄而读之，随抄随灭。五古云：

“琼树三千丈，种在流霞阙。

朝浥瑶台露，暮挂猴山月。

风霜饱更荣，花叶无衰歇。

梁洪花下倾，醉倒胭脂雪。”

七绝云：

“空山明月照莓苔，剑匣匏尊久不开。黄鹤未知尘世险，等闲载我出蓬莱。”

“海云千片散幽襟，昌老无心却有心。仙侣相逢好归去，碧桃花下抚瑶琴。”

雷葬妇

新建有妇人顾氏。其夫洪某，车慵也，事母甚孝。母老且盲。洪每慵得钱，则市酒肉归，使妇为母作食。妇素不职而好馋。夫不在，辄凌君。夫所市食，辄先自啖过半，以少许食姑。姑虑儿怒将虐妇，秘不以告，叹息而已。洪卒不知。

后妇产一男，数月矣，馋愈甚。洪市切面归，令妇熟以进母，而洪仍御车他所。面既熟，妇食毕。姑索禽，妇无以应，欺其盲不辨物，乃烹蚯蚓而进之。姑食，大呕吐。忽烈风暴雨，雷震一声，失妇所在。

雨既霁，洪御而归。过石山，见一裸体妇人——乃其妻也，——腰以下葬于石中，周身皆石，宛如熔铸，力拔不得出。问其故，喑哑不能盲。亦不死，双目炯炯，环转视人，蠢然一物矣。石旁雷书二十四字深入石中，类携刻，其文云：

“埋半身以存孤，豁双乳以哺子。日一食以延生。终三年而击死。”

洪日抱儿就乳，并挈饮食而饲之，日止一餐，遵雷教也。

观者如堵。环视不得近，近则有物拽之仆，亦可异也。

三年，雷复击妇死，暴尸于外。遍体焦烂，蚯蚓噉之。而石缝仍合如故。

非非子曰：不孝之罪，上通于天。雷神殛之，易易耳。第妇当诛而洪宜有后，洪贫不能再娶也。洪贫不能更召乳媪也，则子必死而洪无儿，足诛其妇并杀其子，杀其子竟绝其嗣矣。非所以报孝子也。于此见天之妙用，于此见雷之苦心。

望都宰

痘神何神也姑勿深考。或曰：居峨眉山，姐妹三人，身著麻衣，盖女仙之流，主人间痘疹之疾，人呼为麻娘娘云。神甚灵显，而严于小节。病痘之家为位奉之，言语稍不检，衣物稍不洁，及诚敬少懈者，病者辄作神言语呵谴之，虽私隐无不昭揭。其甚者，痘或不治，为得罪于神也。灵界之迹不可胜纪，然亦非妄祸人者。

吾乡陈君洪书，儿时以痘死，置于东厢。其母抚而哭之，坐于户限，倦面假寐。见三麻衣妇人入室，视儿惊曰：“向几误！此望都宰也，可放还。”言毕，出户去。母惊觉，儿已苏矣。后果任望都县令。罢官归，今犹在。

由是观之，痘殇者非尽神之为政也，其亦数之前定者与

上宫完古

溪北上官完古，尝行远村。归值日暮，投止无所。至一山，见远灯明灭林外。寻灯而至，乃一小村，数十户，户各一灯，灯色甚绿，有异常火，而哭声甚哗，比屋皆然。未便遽入，隐身缓步听之。

一妇哭曰：“乌乎，吾不图尔之至于斯也！”一妇哭曰：“哀哉吾夫！痛哉吾夫！”一妇哭曰：“天乎，何夺吾二男之速乎！”一男子哭曰：“吾弟素勤谨，不意亦罹横祸。”一老人哭曰：“吾经营数十年，仅足衣食。尔破我产已甚矣，又役我子而死之，此恨宁有终极耶”又有男女二人共哭曰：“阿父阿父，衰朽之年犹不能免于沟壑！”其余声情哀抑，听不能彻。

又一家不闻哭声，但闻男女数人窃窃私语，乃有人数四伺门外，若谋机事恐人觉者。完古甚怪，入而问之曰：“是何哭声之多也”男女乍见，皆惊避。旋闻人语云：“客也，何避为”

有数男子出，衣履甚敝，椎鲁类农夫，因先闭其门，谓完古曰：“客远来未知，此地官长自丞簿以上贪残如狼虎，数年工役繁兴，科派乡里，日役丁男数千，而少给其食。小民失业，劳苦吁天。饥馑洊臻，道殍相望。无以供租税，悍吏日来吾乡，叫嚣隳突，鸡狗不宁。乡民流离，死丧殆尽。今副使且至矣

，闻县官捉人除道。副使爪牙千百，所在骚扰。不死于劳悴，则死于敲扑。仓卒之间，未能远徙，且谋宵遁耳。”

完古慰之曰：“古有力役之征，民为上劳，亦其职也。”农夫皆怒曰：“公若为吏，当不减县官之酷。”室中有妇人呼曰：“此何时，尔辈尚闲话，不畏县里公差耶？”言未已，忽闻扣门声甚急。男女皆吞声。一妇人悄语曰：“吏至矣，吾当应之。尔辈且从后门出。”遂启门而奔，完古亦从之。诸人行甚疾，顷刻相失。完古道黑不能前，乃伏于丛莽之内，屏息伺之。

须臾，见数吏持火炬，挟银铛绳索，呵叱而来，搜索甚急。

映火而窥，有一吏似是族子某，盖数年前已死者，而声情逼肖。欲出问，恐有误，因念此岂阴府耶且官吏酷虐如此，乡里死徙如此，向何不少闻耶？旋闻一吏曰：“不知从甚路去好”一吏曰：“歧路难寻，当分道索之。”且行且语，亦顷刻不见。

乃出寻路，至旧村，而妇人之哭如故也，男子则皆逃矣。完古欲求宿，妇人皆曰：“吾寡妇，不便留客。”使于门外檐下坐。

夜久门闭灯灭，哭声亦寂。

迟明视之，乃坐坟冢间耳。

非非子曰，先贵溪公少时，舍于东里饶氏。孤馆空山，竹树阴翳。有哭声起于山间，呦呦然，呜呜然，如怨如诉，若远若近，虽桓山之禽、泰山之妇，不足喻其哀切也。卧则闻之，起则寂然。每夕皆然，辄为心恻。后以询其居人，乃知有孀妇贫而无子，以冻馁死，实葬此山。公悲其遇，哀其情，为作《鬼哭赋》。呜呼！穷民无告，虽魑魍泉台，犹无泪干时耶今观于上官氏之所闻，乃知长梦之人更有新安，石壕之苦也。

报仇蛇

金溪彭坊村妇李氏，年三十馀。夜梦一人告曰：“若，吾仇也，乃在此。吾将报若，若勿避，”觉而异之。

次日午晌，妇治蔬厨下。家人惊报：“有巨蛇见于寝室。”妇心动，知其为梦中人也，操刀而往。见蛇尾在楼而首垂地，遽前斩之。蛇奔出于外，妇逐而刷之，刃创数十，而蛇竟毙。妇亦昏碯，有顷乃苏。

后遂怔忡得悸疾，死而复苏者岁辄数四。至今尚在。

非非子曰：怨毒之于人甚矣！蛇仇于人，犹思报焉。然预以告人，使知为备，蛇亦愚哉！或曰：非蛇也，鬼物也。若是，即谓之愚鬼。

徐太保

前明吾乡徐太保，少时偶行绿野。前临石濑，深不及骭，褰裳可涉。已解其履矣，忽见一女子婷婷而至。立而望之：年可十七八，丰态绝妍，临流不语

，怅望夷犹，若欲济而恨无梁者。徐曰：“美人欲涉乎”女子微笑。徐曰：“美人欲涉，奈罗袜之难凌波何”女子乃低头自顾，仍微笑而羞涩不胜。徐笑曰：“书生之鹏背，可作舟楫乎？”女子颔之，乃以双袖附徐肩。徐以两手挽其足，载之中流。依依丽影，清涟可鉴，不觉微吟曰：

“玉女渡银河，红裙罩绿波。”

诗未成，已登彼岸。女子下而续之曰：

“只因诗二句，夺却状元科。”

言罢不见。

徐惊且悔，悟神人之试己也。后登天顺己丑进士第二名，官至太子太保。

耳食录卷五

紫溪洞长

金陵李翁，一一逸其名，一一有城两别业，多妖异，键其户有年矣。一日，故人子黄生来假寓。李告以异，而黄固言不畏，不得已，从之。

居数日，有叟自内出，鬚鬓皓朗，衣冠甚古。黄知其妖也，叱之曰：“若何人来此何为”叟曰：“以君独处，欲来共破寂寥耳。君固解事者，何乃效嵇生灭灯耶我紫溪洞长也，君第安之。无所苦。”自是辄与谈论终日，词义风騫，语多奇奥。黄甚厚之，而秘不以告李。

李使仆覘焉。及其门，无所睹，但见黄端坐。语刺刺不休，若与宾客偶谈状，归以告李。李召黄诘焉，则曰无之。李曰：“是必有异，不去且有患。”赠以白金，遣之归。黄不欲，至谓李无主人情，乃下逐客令，殆厌我不输僦屋资，故反以金诘我也，乃辞其金，并益以己金还之，求僦别业以终岁。

李固长者，辞而谢焉，然观其词气之间，颇若迷罔，益患之。乃预买一舟，约舟子曰：“客登即发。”而召黄，醉以酒，遣二仆舁之行，并束其装置舟中，即解缆迳去，比黄觉，已数十里矣。黄念叟甚挚，欲返舟。舟子知其放，勿听也。

行数日，叟忽至舟中，让黄曰：“我与若好友，即去，何得不告我”黄谢之，以情诉。叟笑曰：“固知之。欲返乎易易耳”舟子闻之，揣知妖妄，举篙将击之。叟忽曳黄登岸，飞腾而去，他舟及岸上见者，无不骇绝也。舟子亟回棹白李，使视诸别业，阒其无人焉。

叟既偕黄至旧所，曰：“此地殊扰，吾已别僦一室，盍迁焉”黄从之。行二里许，至一处榛莽塞径，室宇荒秽。复前行，入一小门，越曲巷三四，则回廊曲榭，雕题画壁，广厦数十间。便有童子二人出迎客，而笑语之声自帘幕间出者，复娇韵可听也。叟曰：“此老夫菟裘。非佳客良友，未许至此。”黄谢之。

居数日，款留甚厚。是时苗年三十馀，所遇多侘异，睹此豪华，而无聊不平之慨，不觉形于颜色。一日，酒后谈心，叟谓黄：“何郁郁不乐第言所慾，某悉能为君效一臂。”黄笑曰：“吾屡试不售，而愿望颇奢，若得今科状头足矣！”叟踌躇曰：“不可。若次科，即亦无难。”黄曰：“君适言之，何遽有难词，得毋诳乎”叟良久乃曰：“往朝南海，或有济，然终不敢必也。”久之，未有行意。黄促之，与俱往。

及半途，过一神庙，叟惊惧变色，惨然曰：“君累我，祸至交矣！速反避！”黄方欲问故，忽阴霾障天，雨雹如矢，雷电交作，砰訇若崩山塌谷。黄急避入庙，而叟不见。既而雨收天霁。出迹之，见巨鳞长二丈馀，死于庙门外。踉跄而返。

非非子曰：蛇之于友，诚善矣。而卒以妄举触法，君子惜之。嗟乎，名之不可以悻覬也也！一衿之青，犹关禄籍，况于巍科首选乎以是恶蛇之险而嗤黄生之愚也。

宓妃

有书生家洛水之旁，好义任侠。书斋假寐，梦青衣来告曰：“洛神宓妃使下妾致命，以君之高义，将申不量之诚，已至门外矣。”生亟趋出迎，见洛神飘然降车，服饰姿容果有如曹子建所赋者，侍者十馀辈，率皆妍丽风华。相见礼成，生启曰：“尘凡下士，久企仙颇，无由展谒，何幸凌波之步竟贲蓬庐！将何所命”

妃低鬟敛袂，貌若含愁，半晌乃言曰：“妾以鄙陋，嫠处蛟宫。每虑沧海澜狂，自防如玉。黄初三年，偶逾闲束。税履江皋，邂逅东阿，不及掩避。初未尝流连盼睐，致蹈解珮之嫌。乃东阿词人好为夸饰，妍词艳语，借局抒才，致“惊鸿”“游龙”之谈，为轻薄者所藉齿。而临济刘伯玉者，竟雒诵于其妻段氏明光之前，加以褻语，遂致触怒悍妇，舍命通津，欲效介氏之尤，凭泉羹而为厉。阳侯长者，任其作威，竟得窃据湫潭，役使鳞介。而应以美人得渡者，咸毁容妆，乃占既济。自太始以来，千有馀年，皓齿青蛾未有敢婴其妒鳞者也。

“鱼腹馀妖，不自愧耻，渐乃迁怒于妾，飞语横加。初无睚眦小怨，竟成骨髓深仇。妾惟是风马牛之不相及，未虞寇至，曾不以龙武三军当此之时剪除凶牝。优容过当，养祸蓄奸，致滋蔓之难图，悔噬脐之无及。段妇啸聚日多，悍流蜂起。延平六虎，尽为爪牙，狮吼鸩盘，所在响应。蹂躏我边陲，杀伤我将吏。河洛之间安澜日久，刻期征调，惶惑奔逃。采旄桂旗，无以敌虎狼之众，遂使凭陵所至，鳞介之属靡有孑遗。往者发使遮须，告急于国王曹植，且责以文坛不戢，厥口兴戎。曹王愧谢，大诘戎兵，倾国之众克期赴援。妒贼自

度不支，闻风宵遁。援师既返，乘间复来。虽曹王念邻衅之由己，恤与国之多难，一介乞师，无役不赴，而寇情诡秘，窃发无时，劳师远来，无功而返，彼既岁疲于奔命，我亦虚糜其供亿。

“顷闻羽檄驰告，临济之师又将压境，妾欲募召义勇，济师益甲，乘其无备，先发制胜。义旗久建，赴难无人。而海内雕鹗之徒多为敌用，疾风暴浪，可为寒心。事之成败，身之安危，在此役也，先生心存济弱，义在锄凶，故敢特布腹心，覲面之羞所不能避，惟先生图之！”

生曰：“凶悍之恶，人有同心。惜玉书生，尤所深疾。苟能仗助，敢惮勤劳？第恐水陆殊途，显晦异迹，虽众，无所用之耳。”妃曰：“不然。昔泾川节度周宝，遣郑承符将兵，赴九娘子之难，使朝丹受缚，善女奠安，古今称其侠烈。柳生仗义，寄书洞庭君。钱塘奋怒，吞噬泾阳，骨肉再合，柳生获卢女之报。书传所载，不可诬也。诚能掉三寸之舌，乞一旅之师，屯戍水滨，为犄角之势，相机策应，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先生以齿牙馀论，安全弱孺，而有大造于巾幗也。妾虽不慧，其敢忘德？”生问所需甲马之数，曰：“得轻骑三千足矣，皆军帖除名，无所复用于人间者。”生故与戎阉相善，计可惜兵，遂许诺。妃谢而去。

生倏然而寤，深以为异。先是，水中常有黑风卷浪，势若山崩，岁辄数四，乃悟妒妇之相侵也。遂诣总帅言之。帅素重生，不以为妄。生复思，曰：“妃言须轻骑三千，皆已除名军帖，当是已死者，不然，生人赴水，将何所用耶”帅亦以为然，遂籍已歿军士，得若干，牒送洛水。

越数日，风浪如前。生复梦妃遣青衣来曰：“妃主蒙君恤患，赐以貔貅，悉隶于虎贲将洛子渊戏下。洛君将略非其所谙，又兼新集之众未经简练，骤遇狂氛，仓卒逆战，不能指挥将士、参用机权，夜屯无备，为贼掩袭，三战三北，挫折军锋。妃主忧危，计无所出，故遣下妾请命于先生，抒兹大难。知先生素优韬略，用策如神，久欲斩毒龙、搏脂虎，旁雪不平，为天下快。此正用武之秋，建功之日也，幸勿以他词委焉。”生闻之，怒甚，奋衣而起，谓青衣曰：“有是哉！吾往矣，誓当竭其微力，缚临济么麼，致之阶下，以雪妃主之恨也！”遂随青衣出。

已有旌节甲马之属在门，须臾而至。翠栋虹楣，台阁玲珑。见妃泪容可掬，生前拜，妃亦答拜，坐生于宾位而陈词曰：“选将不慎，挠败新军，故收合馀烬以待先生，为破釜沉船之计。以先生瑰才胜算，当此妖狐，如扫尘振落耳。”因问剿贼之略。生曰：“我山新集之众，当远涉之师，宜警守以待其弊。子渊意在速战，已违戎经，且又防御不周，为贼所乘，是以有前日之败。今寇已深入，不可复缓，缓将失机。盖新败之后，彼料我怯，谓将退保穷城，防我

必怠。若以精卒宵加于彼，可以得志。”妃深然之，因命金瓿取酒，为生壮行。

生饮讫，即躬擐甲胄，精选士马。初更之后，犯其前军，人不及门，遂拔之。次日，重整三军，将与决战。贼闻新帅善兵，尽皆胆落，使谍来侦，为逻骑所执，因尽吐彼军虚实。于是分布要害，设状诱之。伪以羸师搦战，诈败而南。贼轻敌无谋，并力前逐。鼓噪一声，伏兵云集，转战夹攻，赋师披靡。斩首数万级，乘胜追袭，猝临贼境。时贼全军尽出，堡戍皆空，历至城守莫不望旗归命。段妃遣使请降，生不许，亲率吏士亟攻，意在生获。围其三面，故解其西，诱其出而擒之。段妃果弃城而奔，匹马潜逃。飞骑前遮，缚于郊野。遂大索其巢，余党尽获。露布驰闻，临济波臣率众称贺，大犒兵士，振旅而还。

宓妃率侍女百余人迎于郊，笑豔欢颇，丰姿愈绝。洸辞慰劳，感谢再三。并辔还宫，与生登楼受俘。引囚于楼前，数其辜罪，唯叩头鸣哀，摇尾乞命。妃殊不忍，遂欲贷以不死。生笑曰：“真神仙之度也！虽然，挑兵首祸，天有常刑。无滋败类，实巡处此。宜论置极典，以彰法纪。”遂命押赴市曹，车裂以徇。其余凶党，悉皆伏诛。段氏临刑而叹曰：“向怒伯玉，冀得为神以报之。岂料为神，犹有今日。临济晚渡，可得见乎！”闻者嗤之。

论囚既毕，饮至策勋，欲封生以三万户，宝玉之赠不可纪极，诸将士赏赉有差。生辞曰：“排难解纷而无所取者，鲁连之义也。某激于区区之志，攘臂而来，岂为此乎”妃曰：“义哉！虽然，恩之不报，人其谓我何”生不得已，受珍器数事，余悉却之。妃复以白璧二、水犀一，骊珠四，蛟绡六，托生致总帅，以报其假师之惠。

于是开筵张乐，极其丰备。妃捧觞而起，为生寿曰：“先生义勇所加，穷涧立涸，泉雄授首。维泽国万世之安，雪玉台千秋之恨。恩同再造，毕世莫酬！”生曰：“上帝彰美刑淫，假手于人，儒者任之。故巫峡之雪、瑶台之露，兰桥碧洞之花月，率皆见于文章，形诸歌咏，天下后世，罔不知闻。虽以妃主之幽贞，无从伺影，而陈思忽然覩止，作赋留传，翠羽明珠，恰传阿堵。此皆天假之缘，使昭其美，而欲世间之知有妃也。至于妒忌之流，役夫若仆，嫉美如仇，持杖窥帘，奏刀发披，呈丑于广众之地，扬秽于远近之口，顿使正士兴叹，词人发忿，口诛笔削，怒及枯骨。虽决西江之水以洗秽，持南岳之山以包羞。岂能喻其万一者哉！若斯之故，是谓天刑。然或由顽钝无耻之夫，薄悻无良之子，激发其豺狼之怒，酝酿其蜂蚕之毒，以至于斯极，固未有迁怒神仙，宣威津度，直以一妒上下千古，如段妃明光者也。负固水乡，已历千霜，未遭谴戮，而犹不戢思逞，几欲溷罗袜之尘，罪实贯盈，正宜歼灭。故某得上藉妃灵，下资兵力，捣其巢穴，歼厥渠魁，一鼓而平，无亡矢遗镞之费。天之所

命，非人力矣！且身隶幅员，曾不能投鞭拂剑，预截横瀛，扫荡腥秽，而使摇撼帷薄、震恐环佩，皆某之愆也，敢自功乎”乃亦酌酒奉妃。妃为连饮数觥。红妆数百人，皆次第奉生酒，献酬次畅。

俄传江妃湘君湘夫人等来贺战胜，皆飏车羽轮，云衣霞佩，咸向生敛衽，美睿之词不可胜纪。已而湘灵为鼓瑟，江妃为起舞，极音节神态之妙，真使苍梧云停、汉皋月白，殆非语言所能喻矣！及暮别去。

生次日亦辞归。妃知不可留，徘徊眷恋，凄然泪落。顾视诸女，亦皆神意酸楚。生于是亦惘惘有恨别之色。妃谓生曰：“后二十年，君当厌弃富贵，服食还仙，此妾与君相见之秋也。君但志之，无探憾于此行。”遂以旌旗甲仗、舆马侍从，送生还家。

砉然一声，生乃惊寤。家人环泣，言“已昏睡七日矣，呼之不醒，惟气未绝耳”。生具告之。家人复报东轩有宝物无数，耀目充庭。视之，即妃向所赠，盖妃以生廉、不欲多取，故俟其归而尽致之也。

生后仕至郡守，颇思宓妃言，乃齐官归，行导引之术。一日诀家人，大笑投洛水中死。数年后，有人见生与数丽人游于水上。

周斯盛

周斯盛者，金溪诸生也，有善行。夜睡，辄梦为某县城隍。一夜。方折鬼狱，忽传天榜发。急往视之，白纸墨书，宛如人间乡榜。乃见己名为解首，有朱印盖其姓，模糊不甚可辨。而同乡某某，皆榜中人也。觉后记之，举以语人。已而乡闾揭晓，而捷音不至。后闻解首乃晏斯盛耳，始悟朱印之故。余悉如言。

跨卫者

东乡诸生陈某，方夜读书，闻东邻妇姑诟谇，邻人归而搦其妇，妇喁喁哭泣不休。少顷，户外池水摐然有声，疑邻妇忿而自溺，亟呼家人救之，果曳一人起。

视之，乃数年前其家佣工也，犹呿语曰：“聘金五十，已在腰缠。但欲一见新妇，何久不出？”既而恚曰：“谁败吾事耶？”既而则又拱手作揖别状，鼾然睡去。乃捽其面而醒之，则四顾彷徨，惊起骇走曰：“何遽至此此何处耶”陈语之故，且诘其自。

佣恍然曰：“吾昨过艾家桥，见友人某乙跨黑卫而来，盖去冬溺死桥下者，吾殊忘之。渠问我：‘欲得妇否？有少妇欲嫁，须聘若干。吾为君媒之。’遂与俱至一人家。而跨卫者忽怒曰：‘竖子败吾事！’叩其故，不答，愤恨而去。吾逐而送之，乃竟问诸水滨，殊不觉耳。忆所聘者，即君东邻某妇也。”陈亟使人覘之，则妇已投缳垂绝久矣，救之得苏。

是夜陈既寝，闻跨卫者来窗外，且哭且詈。陈怖不敢出。鸡鸣始去。

非非子曰：君子之恶鬼，宜哉，溺而求代，几死者二人，不已名乎吾闻古有鬼媒，以人为之，其事甚怪，殆譎者托以射利耳。今鬼也，而媒人使自委禽焉。譎斯极矣！

白衣妇人

临汝之东，一水湛然，游鳞可数。然深浅冀测，虽善泅者不能穷其底也。

尝有少年偕数人出游，见二白衣妇人甚娟雅、立于水旁鼓掌大笑，因往就之，欲诘其故。二妇人遂推少年入水，妇人亦入。众皆惶惑，半晌，少年复奋坟波而出，妇人亦出，皆鼓掌大笑。少年遍体淋漓，妇人白衣略不沾濡。

又推少年之兄入，妇人亦复入。入之，竟不复出臭。众骇甚，皆大哭。少年独笑不止，谓众曰：“彼甚乐，尚何哭为”问其状，终身不肯言。

葛衣人

江宁江进士之京师，止逆旅小饮。时密雪严寒，折绵冰酒。忽见户外一葛衣人过，颀然而长，跣足行雪中，了无寒色。江异之，前叩其姓氏，不答。又问“客寒乎”，亦不答。又问“客饮酒乎”，乃点首者再。遂引入旅舍。饮至无算，不醉。复进食，食至无算，亦不饱。而终席都无一语，状类喑哑。江愈奇之。次日将行，请客俱，摇首勿许。遂辞别。

行三日，至一处，葛衣人忽至，渭江曰：“君见大宽衣大笠、短棒荷笼性、遥立道旁者乎？”江曰：“见之，一僧也。彼何为”曰：“今夜三鼓，飞刃取君首者，即渠也。”江胆丧，伏地求救。客曰：“吾在，固无畏。渠果来，膏吾斧矣。”乃戒江熟寝勿惊。

至夜半，客提僧头掷地上，曰：“莽髡无礼，吾已杀之。然亦君挟资太重，为渠所覬耳。”江初讳之。客曰：“君囊中白金若干，黄金若干，封识何状，藏置何所，胡乃欺也”江大惊失色，连曰唯唯。客曰：“挟此何为？”江曰：“欲往投某公门下，以此为贄耳。”客艷然怒曰：“咄！汝固蝇营若此哉！吾目眯，误识尔，悔不教和尚杀尔”言罢，提僧头越屋而去。时星光黯淡，顷刻无踪。

江惭且惧，遂不复至京师而返。

过阴

野老常言：阴牒勾人，往往有生人为之者，谓之过阴。其人言语饮食，了不异人，但就睡则嗒焉若丧，呼之不能觉，盖其过阴时也。榻下双履，必一仰一覆，尽仰其履则觉，尽覆其履则死不复返。故每寝必扃其户。惧为人所弄也。后一月谁当死者，辄先知之，预见阴牒也。

有村民周氏，役此有年矣。一日独坐，汪然出涕。家人怪问之。曰：“吾

弟莱日死矣。吾欲生之而不能也。”弟媳跽而请曰：“伯固忍勾其弟耶盍谋所以代之”民曰：“诺。然必得生辰符合者，使冥司不及察，则弟可生而吾不获谴。顾安所得其人乎？”数日，喜曰：“得之矣，同邑某生是也，方读书山中。吾弗能入其室，闻某日夜归，当俟于途而要之。”

数日，又报曰：“无能为矣！吾俟之南山之阴、亭础之右。某生过焉，吾三前而三踏，重为所困，吾惫矣，无能为矣！”期至而弟果死。

有知其事者，举以叩某生。生曰：“诚有是。畴昔之夜，吾行亭下而寒噤者三，毛髮皆竖立，其殆是欤”

后十馀年，生补弟子员，今年五十馀矣。友人徐君能举其姓名，姑逸之。

沈翹翹

河南韩生游都下，薄暮独行。见高楼隐隐，粉壁纱窗。有妇女笑语其中，驻步听之。

一女曰：“前日叶子戏，阿姊获几何”一女曰：“三百缗耳。昨复为阿翠掇去。”一女曰：“渠是钱树子，偏耐著花。”一女曰：“连日张公子不来，想醉眠郑九娘处矣。”一女太息曰：“锦绮缠头，金钱买笑，大都冷烟寒月，不足复记忆。近有薄悻郎赠吾二诗，尤可笑也。岂知吾辈多情，乍离眼前，已置脑后，况于形销骨化乎！不然，墓门相思之树，行且成林矣！”诸女皆失笑，问其诗云何。女乃诵诗曰：

“舞衫如蝶鬢如鸦，醉倒城南碧玉家。

一霎红楼嫌梦短，酸风苦雨送梨花。”

“眉敛秋霜冷画屏，崔娘卷里太零丁。

紫萝红杜都寻遍，何处空山墓草青”

韩闻大惊，即其吊亡妓沈翹翹诗也。瞬息间，高楼已失所在，惟白杨萧瑟，夕照熏林。叹息而返，亟搜筐中二诗稿焚之，终身不复幸妓。斯亦迷香洞之闭门羹也。

耳食录卷六

南野社令

桃江之滨有渔者，一人一舟，往来烟水，卖鱼得钱，沽酒独酌。

一夕，明月满江，欵乃既息，有客造舟求饮，渔即引与共酌。问其姓名，客诡以对。于是谈风说雨，相得甚欢。天将曙，客始辞去。至夜复来。渔是日得鱼，倍于往日，沽酒亦倍之。复与客畅饮，无少吝色。客笑曰：“君可谓得鱼而不忘筌矣。虽然，君赋吾酒而不费，我贡君鱼而不劳，可谓相须亦复相济。”渔愕然不解所谓，客从容曰：“君勿怖，吾溺鬼也。今日之鱼我所致，所以报昨夕之惠也。此后当日日为之，少佐壶觞耳。”渔素豪旷，闻而乐之

。自是捕鱼辄盈网罟，皆鬼力也。昼则捕鱼买酒，夜则与鬼豪饮，鸡鸣而罢。近半载桌。

一夕，饮半酣，鬼色不豫。诘之，乃曰：“明日受代，行与君别矣。”词甚凄恻，渔亦惘然。

明日伺之，有一妇人携幼子而来，既及河干，自投于水。子恋母，亦从之。渔心知鬼之所为，殊为之悲恻，欲救之面无从也。少顷，妇人复携子冲波而出，迤迳上岸去，若有自下捧之者。心转讶之，谓鬼之不能祸也。

比夜，鬼复来，曰：“吾今日本当得代，然毙一妇人，并戕其子，吾不忍为，宁终处水国，隶于波臣之籍耳。故复得盘桓于君前。”渔益敬之，谓其已死而仁心特厚也。因纵酒欢呼，订交莫逆。

又数年，鬼复辞去，曰：“吾前者一念之善，冥王嘉之，已为转奏上帝。得授南野某村社令，明日走马赴任矣。君倘念故人，宜来相访。虽不能复见，然必有以待君也。”渔许之，且问不复见之故。鬼曰：“此非吾所能主也。”遂殷勤晒泪而别。

越数日，渔棹舟龙南。至某村，求社令之祠而造焉，则村民相待于路，闻渔至，则皆讶且喜。渔问故，村民皆曰：“昨梦社公言：“明日吾故人来访，尔当迎于郊，为我作东道主人，慎毋慢客也。”故先俟于此。”亦叩渔所以访社令之故。渔具告之，莫不嗟异。

既引渔至祠，设香楮蜡炬茶酒鸡鱼之供。渔捧香醪酒，拜祝曰：“故人别来无恙今受祀兹乡，不忧馁而，故人仁厚爱物，亦宜有大造于兹乡也。惟是澄江静夜，孤岸扁舟，无复素心人来共杯杓矣！”言讫，不觉泣下。忽有香风起于神座，拂渔衣袂，飘飘举动，他人则否。

于是观者咸异之，竞邀至家，劳以酒食，数日不能周，且各有钱帛之赠，皆体神意也。渔将归，辞于神。复有香风送之，至舟而后散。

渔每数年一往，神异如初。

廊下物

某甲晨起，见一物状如人，一身两首，自项而分，卧于阶下，鼻声鼾然。甲大惊而呼，家众毕集，以杖击之。物惊觉而起。视其两首，耳目口鼻并与人同，但一面衰老，一面夭少，老者惨但，少者欢愉。众咸骇异。物两口并言曰：“我不足异。落瓠山有馗馗者乃异耳，我当迎以来。”言罢，自檐间跃去。

半晌，偕一物至，立于阶前，人身而九面环肩而生，大如拳，状亦不一。有嘻笑者，有哭泣者，有喜者，有怒者，有愁者，有闭目睡者，有倾耳听者，有言语者，有静默若凝思者。既见人，亦不惊避。亦不近身。而两首者立其旁，伺之甚恭，若厮役然。九面者谓众人曰：“我不足异，何不请吾颡颡来

”于是俱去。

众方嗟讶间，见前二物导一物自门而入。其首乃多至无数，丛生侧出若花瓣。或仰或俯，或侧或欹，悉大如桃核，妍媸杂见，奇正互出。语言嘈杂不能辨，少顷，变形异相，则众人之貌悉具，无异纤毫。众相顾各错愕，喧传一里。

忽廊下有双足自地伸出，须臾及手，又须臾及肩，跃然立起，首大于瓮，并无七孔。于是三物见之惊走，此物逐之，疾于隼鸟，顷刻失所往。竟不知为何怪。

秋心山人

吕生者，名并柏，维扬人。少贫而孤，邃于学。有中表余高甫，其妹玉簪者，国色也，且善属文，与生同岁。两人自幼相处，为儿嬉戏，聪颖绝人，而相得亦迥异于他儿。玉母尝笑曰：“好一对能言鹦鹉！”时两人方九岁，闻而解之，相爱因愈笃，俨然雌雄之依倚也。十二三岁，便各能诗。唱和酬答之间，每有多情语。年十五，玉父约之甚严，生至其家，不使复见。两人之怨自此始。玉每于帘下窥生，动至永日，生亦为之神魂寓舍也。屡托媒者致辞，而余氏以生困弱，坚不许。

积半载，生以文会过高甫。玉徘徊帘下，乘间以函书投。生于密处拆视之，其略曰：“自二年来，会绝踪疏，眼中千里。每恨岁月淹驰，妹将笄而兄且冠，不复如垂髫时旦夕左右、形影无猜也。向使此身常童年稚齿，则相见相依，亦何至避若仇讎、视同行路豹以文章而深隐，翠以毛羽而高飞。吾两人者，何以异此哉乃音临风独叹，向月孤吟，吊影无端，赏音谁是诗思逐槁木同枯，人面与落花俱瘦。回忆簸钱堂下。总髻床前，言笑宛转之时，殆恍然如隔世矣使妹而虎头麟角，便可订笔砚之交，兄而蝉鬓蛾眉，亦可作闺房之侣。安见韩张不可并称，而莘昭不可嗣响乎奈何势异松萝，嫌防瓜李，天实限制，夫复何言彼谗言间北山之鸟，精卫填东海之波，亦可以喻此素抱也。愿与有心人共鸣之。小妹玉簪敛衽言。”

生省书挥涕，亟具回笺。其词不记，大约以徐田之言相慰喻，而凄激之音亦复形露腕下也。后屡以诗词自帘下掷递。其家微觉之，防愈密。生不得意，怏怏而归，而玉乃自此病矣。生闻之，愈增怆切，愁绪百端，矐鹤哀鸿，强支风日。托故造余氏，访其病状，则已沉睡衾帷，断浆绝粒矣。生悲恻之情，形于颜面，而玉父母兄弟颇厌之。于是晦迹不复去。

闻有秋心山人者，善君平之术，能前知，因往卜之。山人曰：“尔两人皆散仙也，偶涉花月之戒，上帝怒谪于人间，相慕悦已三世矣。第一世，君为临海人，姓白氏，玉为邯郸人，姓伍氏。两家同官于粤西，伍因上巳踏青郊外

，与君相见，两人俱感情而亡。第二世，君与玉同生于豫章，君姓元业商，玉为卖粉者王某之女。君尝市粉其家，见而相悦。屡过之，得通辞焉。玉坐是而殒，君亦以郁结死。今两人之算，亦垂尽矣，然尚有一见之缘。若忍而不见，君可延三年之寿。”生曰：“吾宁惮速死而割情于彼美乎顾何由得见，愿先生教之。”山人曰：“三日后，巳午之间，待于某村佛寺。玉当以病而来，可得一晤。此后即长别耳。”

生如言，粟见玉偕母同舆而至，羸质娇姿，神韵酸楚。生前拜母曰：“柏亦以祈病至此，讵意相遇。”因揖玉曰：“阿妹珍重”不觉相视涕横，言词呜咽。母大怪怒，促女归，遂吞声登车而去。生肝肠寸裂，饮泣归家。沈晕数四，卧不能起。

已而传玉讣音至，不觉抚膺大恸曰：“玉妹玉妹，一至此乎！妹先我而死，我何可以后妹而生虽然，一息尚存，不可无一言以告妹也。”乃力疾揽笔，书《忆秦娥》一阙云：

准能补，蝉鱼烛断姻缘簿。姻缘簿，珠楼人去。彩云黄土。此身不作芙蓉主，三生石上相思苦。相思苦，琵琶凄断，数声鹦鹉。

投笔而绝。

两人赠答之诗，不下数十首。不能尽记，今录其数章。玉赠生七律云：

万丈愁丝一寸心，暮云庭院冷花阴。

纵横玉筋灯前泪，怨乱霓裳月下琴。

紫燕巢孤春寂寂，青鸾信杳夜沈沈。

上宫独处东邻老，命薄神伤自古今。

生和之曰：

娇莺啼乱惜花心，日转西楼落晚阴。艳曲未调风月笛，朱弦欲断凤凰琴。

那堪路远天难问，只觉情深海可沉。悔恨十年空倚玉，岂知辽阔似如今。

生之七绝二首云：

隔面垂帘两地孤，洞庭云水渺苍梧。

分明帘是湘妃竹，犹带当年血泪枯。

自从冷泪化啼鹃，倏忽黄花九月天。

一枕新愁不成梦，秋风秋雨夜如年。

五言律云

才子休名玉，佳人莫姓苏。泪浇白雪曲，尘汗璇玑田。自昔愁如此，于今恨更殊。盈盈伤一水，牛女望河乌。

又有《忆玉满庭芳》词云：

粉蝶韩凭，金蝉齐女，飞来梓泽平泉。春花秋树，伴侣过年年。一旦缚蝉

驱蝶，伤离恨，冷露凄烟。空惆怅，阑干曲处，魂梦永相牵。堪怜！犹得记画眉低偃，恰趁花钿。更一捻纤腰，斜倚风前。别后知他愁绝，娇模样，曾否依然休肠断，昔时儿戏，也算好姻缘。

玉五绝二首云：

郎莫牵红丝，妾莫题红叶。媒妁倩滕王，画为双蛺蝶。

消恨桃花红，忘忧萱草绿。翻惊忧恨多，站在相思木。

绝笔七言绝句云：

芙蓉凋谢可怜秋，一霎西风下土游。认得旧时王母鹤，来迎侍女返瀛洲。

又有警句，如：“花缘才子落，月向美人残。”“佳句兼愁写，深情倩梦传。”“鬓丝燕草乱，眉黛楚山攒。”“世间大恨归儿女，天上飞仙怕别离。”“心似沉檀炉内火，人如桃李镜中花。”云云，皆可喜。

非非子曰：古称才子数奇、佳人薄命。未有甚于两人者也，积三生之遇，无一笑之缘。而世之愚夫愚妇共衾同穴者，比比皆是。岂天之厄仙人欤抑厄才子佳人欤

倚户女子

有商人日暮间行，见一女子倚户而立，丰态楚楚。商注目久之，女遂招之入。

旁有过者见之，以为私期也，告其邻里，图执之。邻里讶曰：“此实空宅，安有女子其必魅也。”

率数人入宅索之，果无人迹。唯东偏一室，古棺在焉，尘埃封积。觉棺盖旁缝开裂。微露衣襟。共启视之，则一人覆卧枯骨上；乃所见商人也，已绝矣。求其亲属而归之。瘞古棺于土。

秦少府

蒲郡秦少府，官常州。其子秀，少而能文，与常州殷生者相善。

殷妻美而早卒，葬之郭外。殷感伤不已，冀其魂见于梦中，祷之三年而不应。

秦少府卒于官，宦囊萧索，秀无力奔丧，移椁佛寺，托家口于殷生，而自往求亲旧之官姑苏者。

长洲令张，秦之内兄也，于秀为舅氏。张女名小慧，有姿容，年十七岁死，旅椁未归。

武弁黄某，秀之从姑之夫也。黄子纶与秀同生时年月，故自幼投契。是时年俱弱冠矣，并豪宕不羁。

自秦登仕藉，秀与两家眷属不谋面者凡八九载。至是相见，益亲昵。秀往来两家，住无常所。久之，渐与纶为北里游。黄知之，召纶切责，并责秀。张

闻之，亦谓秀奈何与贱倡为伍，秀与纶俱不听也。

一日薄暮，共游隘巷。见数女姝丽，倚门盼客，两人私语曰：“必倡之居也。”试挑之，女郎皆笑呼客入。纱灯锦幃，华丽迷人。饮酒既醉，各选一女就东西室寝，皆诸妓之尤者。夜半，纶大怒呼秀。秀惊问，则曰：“贱婢谲诈，乃敢以纪信诳我！”于是残灯映帷，秀未及答，忽谛视共寝者，亦一丑女，殊非寝时所选者也。将应纶，丑女急掩其口曰：“慎勿声，祸及矣！”秀惧，不敢再言，纶亦为其妓所止，寂然不相问。

秀私叩丑女祸及之故，答曰：“郎君年少，当大用，故特相告。主人异姓兄弟五六人，皆犷狷无赖。常以诸美诱客，醉后就寝则易之，妾所以得侍君子也。玉杯之诈有年矣。觉而嚷者，则杀之。坐是死者不可胜数。今幸主人未闻，不然，危矣！少顷辞别，宜若为勿知也者，以示彼弗疑，则可免于难。明宵主人饮他所，若再来，彼美可图也。”秀谢而起，呼纶出，语之。而纶之丑女亦云。须臾主人出，果五六人，皆身長七尺，状貌狰狞，各怒色相向。纶、秀心悸，辞以有事，欲早归，解金而予之，略不及夜来易女之事。主人乃喜，且却其金曰：“两公一宿，拜惠多矣。余无所用金。”纶、秀强之受，时诸女在旁，咸以目相视。纶、秀会意，乃怀金而出。门皆扃，主人启钥，乃得出。

纶谓秀曰：“夜来美人，吾见亦罕。当再来，以毕夙愿，且覘其实。”秀然之。薄暮又往焉。诸女仍延客于门，问主人，果赴饮他所。两人喜，各私所选妓而幸之。秀将寝，女忽自陈，乃常州殷生之妇。秀惊曰：“殷生吾友也，其妇死已久，何妄乎”女曰：“君勿怖，吾鬼也。吾姊妹辈皆鬼也。芳魂无依，为强鬼所劫，望乞救援。”言罢呜咽，双泪阑干。秀不觉凄然，为之悲怆，反忘其为异物也，因问：“鬼亦能淫乎”女曰：“甚于人。”秀问：“妍媸有择乎”女曰：“鬼之好与人同，鬼之淫与人异。”秀问其异云何，女曰：“鬼纯阴而无阳，不能行人道。恒使丑者媚人，取精而食之，然后选色而御之。其具倍于人，而妾辈之辱且虐，亦甚于有生之日。”秀不觉怒而起，曰：“嫂氏勿忧，誓当召武士提利剑，断此数贼头！”女曰：“如是则无济，君第走告殷生，使投牒吴县城隍，则此辈齏粉矣。城隍非他，君之府君也，生平居官廉洁，上帝嘉之，故有是命。”秀悲喜交集。

方絮语间，纶忽启门呼曰：“君知其异乎”秀曰知之。纶曰：“君知张妹小蕙在此乎”秀闻言，急呼：“蕙妹安在”蕙掩泣而出，娇魂楚楚，欲诉欲语，愁怨难明。秀亦洒涕曰：“别来多时，竟不识尔。妙龄弱质，不意遭此暴横，良可惘惘！”亦出殷生妇以语纶。四人相对，悲哀哽咽，至于失声。纶、秀复相与私幸，虽冒李下之嫌，未涉桑中之刺也。

诸女闻之，咸来自诉，且曰：“宜速去，迟将有变。”殷妻嘱秀曰：“必

告殷生！阴律：非亲昵，不得控私事。君慎勿置词，授狡童以返噬之隙也。

”蕙亦以告父母牒城隍，嘱秀并嘱纶。纶亦知秦少府官城隍之事，蕙先告之也。二人别而行。迨晓，验宿处，数冢累累，白杨衰草，信夜来之非谬矣，

秀即以白张，张叱其妄。纶又来言之，张夫妇乃不胜悲痛。秀复遣介赍书，驰召殷生至，告以故。殷抢地长号，悟三年之无梦者，强鬼之制其妻也。遂与张共诣城隍首之，纶、秀亦往，并宿庙中。

是夜乃闻城隍升厅事，银铛钮镣诸具掷地声，次闻胥役吆喝声、唱到声、书吏点名声。城隍问曰：“诱良善，侵孤弱，淫横不逞者，谁为首”秀察其声音，宛然父也，因幽咽。俄闻群鬼供曰：“是万德为首。”一鬼辨曰：“小鬼非毛三、周喜儿等怂恿，亦不敢肆行。”一女鬼诉曰：“鬼妇是赶七所劫。”一女鬼曰：“辱妾者，余小猴、金午及万德也，而万德为甚。”声似殷生之妻，殷生泣下。旋闻城隍曰：“蕙儿可言状。”蕙曰：“儿为众贼共虐，儿苦也愿置贼极刑！”城隍叹息，命至后堂与阿姑相见，盖张之姊，秀之母，先少府没三年矣。张及秀皆暗哭，纶亦哭。其时众鬼纷辨，鞠讯杂沓，听不甚彻。已闻拷掠声、众鬼呼痛楚声、女鬼感谢声、毕献声、累犯入狱声，久之遂寂。

于是秀上堂呼父，张呼女，殷生呼妻，纶呼舅氏及蕙妹，惨语千端，哭声一片。卒亦无有隔窗而应者。

后殷生梦妇来曰：“狂徒虽则授首，妾已蒙垢，羞见郎君。且近奉秦公约束，艳妇不得外行，虑招谤辱。情不能已，暂得请命来见，为谢秦公子及黄生，蒙其仗义相授，他生图报。蕙妹亦寄声张府，言已得所依，嗣当寝门问安也。郎君好自重，妾从此别矣！”言毕，涕泣而去。殷生挽之，倏然已觉，惟残缸荧荧射枕上泪光而已。自是杳不复至。小蕙屡见梦于张少府，亦屡梦于秀焉。秀遂反常州，奉父榱葬之姑苏。

竹连环

邑中八九月之间，四乡赛神演剧，农商士女及游方乞食之徒咸集焉，谓之神会。

有一道人来趁会，敝衣跣足，以竹杖荷竹连环二，盖截竹为之，互挽而无端，人不能为也。独坐场隅三日，而众莫之识。有一士人察其异，俟其去，潜尾之。

行二十里许，至一山，岩谷耸然，石壁千仞。道人以杖叩石壁，石即洞开。石屋数重，户牖阶墀悉具。道人趋入内，士人随之入。至前庭，窥其内昏黑不辨物，徘徊不敢前，亦不去。

其前庭一柱联云：“云藏石室虚无地，风卷泉帘小有天。”字皆石镂。吟诵不已，不觉饥甚，呼道人觅食。道人出，诃曰：“谁教尔来此此岂有食耶无

已，山我丸啖尔。”探袖出一丸与之，道人则仍趋入内。

丸大如山查，坚如石，深黑色。士人嚼之，齿力既尽，不能碎。念必仙药，强吞之，咽中如物噎，而饥仍不止。乃复呼道人，百呼不一应。

将入内，视之，第见一巨蛇据内户，双目闪闪如电光。士人骇绝辟易，汗流气喘，迴视石壁已闭，孤松倒挂，萝蔓垂垂，野鸟啾嚅其上而已。士人叹曰：“叔夜未应得道也！”叹罢，咽中丸哽，倏已消下，还家数月不饥。

大赤蛇

丰城有娶妻而美者，甚恋之。数年之间，足迹未尝离房帷。其妻亦情好至笃。琴瑟伉俪，至有长生夜半之约。

友人好事者，故以酒招之，强之醉而止之宿，必再三而后可。既宿则终夜不寐，呻吟床榻，辄有忆妻诗及词，以示友人。虽谓谑之，不顾也。坐是招饮常不赴，人知其如此，亦无有过而问者。虽其至亲，终岁不获一面焉。

后病瘵将死，执妻之手涕泣曰：“本图百年完聚，岂意中道解携君尚青春，能终居燕子楼否”妻泣而誓之，且曰：“羽族失雄，犹不再匹，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夫乃诀而瞑。妻哭之三日，尽哀，屡欲自经。舅姑救而免，稍稍劝慰之，乃不哭。

有傅生者吊其家。傅，夫友也，美丰仪，妻窥而悦之。傅请见，妻缟素而出，虽衔哀惨语，四目往来，如流星之相照也。

时傅方丧偶，妻遂有去帷之意。往往勃谿于舅姑之前，或无故虐其婢，使夜施华帐，旦饰明妆，风流顾盼，自好也。舅姑不能堪，告其父母，父母亦不能制，知其贰心，命之再醮。傅闻之，旋以媒来，遂归于傅。

成欢之夕，有大赤蛇出于床下，绕床三匝。夫妇惊呼，家人破尸视之，已垂死矣，蛇啖妇心食之，须臾而灭。

非非子曰：吾邑李甲未娶时，读书外舅家，与妻兄同学。戏请曰：“令妹可得一见否？”妻兄曰：“吾家惟妹寝最后。吾夜半归，呼其启门，可从吾后窃窥之。非是则无由矣。”如其言，果见之，盖国色也。次日驰归告父母：“明日必迎妇！”父母怜而从之。请于妇家。以期太迫辞。使者返，甲曰：“后日亦可也。”又请之，则又辞。次日又请之，妇家曰：“至近亦须一月后。恶有请期三日而亲迎者乎”使者既返，甲已病。父母忧之，将复请次日而告山病。甲曰：“无庸也，疾不能待矣”次日遂死。其妻末期年，竟别适。余尝闻而恶之，然以视丰城之妇，其轻重盖迥不侔矣。

绣鞋

王屋之阴，有童子采樵入山。雪后失径，饥甚。林壑幽翳中，忽闻麦饭香。即之，甲第一区，金环朱户，蓬头小婢方炊麦西庑，乞食得饱。复引入后院

，倚檐高树一株，花大如盂。数美人宴集花下，被服奇艳，饮饌芳烈，并非人间所有。婢令叩头谢讫，随出。

告其家，寻路同入，屋舍杳然。咸以为诬。回过竹林中，拾得绣鞋一只，精丽异常。山中故无此物，心知其仙，携归什袭笥中。准杨妃锦袜之例，诣观者辄与百钱。

予亲见之，瘦不盈握，缕绣嵌珠，异香袭人，非兰非麝，把玩不能去手。因邀至拾鞋处，馀雪未消，莲印宛然，类石家香尘，绝无沾漉之迹。怅惘良久。

后数日，闻其家启笥，鞋失所在。

一此篇得之吴兰雪。

异石

河南修武县，去城三十里许有清真观。观外有阁临溪；老松数十株，荫映如画。溪水作绿玉色，清彻鉴人；浅不盈尺，灌田数顷，虽大旱不竭。中产异石，能行。拾置磁斗中，养以清泉，五色陆离，终日浮漾若游鱼然。偶碎其一，中有小虫，状类蛾蟻，去之，遂不能自运。盖虫生于石，以石为屋，载而行之，殆蜗之属欤

观为元长春子邱处机同邑人刘志敏所建，土人以石之异，传为刘海戏蟾处，遂讹为海蟾宫云。

——此篇亦吴兰雪笔记。

绀霞

吴仲子兰雪，少多诗梦。今记其一：

年十五时，梦行溪上。春水揉蓝，落花如绣，心艳之，欲穷其源。行里许，见短垣一带、篱门半掩，侧足而入。园中桃花数百株，芳菲弥望。穿树而行，径甚缭绕。花片打人，绛雪满衣。已而乱红深处，露一六角亭，画帘蜿蜒，隐隐有坠钗声。吴故文怯，止不敢前，觉鬓云眉翠，依约可接。方徘徊间，有褰帘微笑者，望之如朝霞和雪、与桃花争丽。吴痴立久之，闻帘钩琮然，始惊其去。启帘窥之，竟杳矣。亭中绿窗斐几，笔砚甚设，衣香缕缕，尚蒙画屏绣幔间也。惆怅如失，感成绝句，于几上拾得浅碧笺书之。诗曰：

新绿重重树，莺啼自在春。

桃花红作雨，愁杀隔帘人。

掷笔遂觉，心异而志之。

他日，又梦至其处。遥闻亭中笑语，遂隐身花丛中。俄见丽人从数鬟，自亭中出，绀衣玉佩，向之帘间人也。数鬟争拾落花，以衣襟裹之，聚而较量，拔簪摘翠，小语啾啾。丽人绰约临风，对花不语，恍若有思。数蝶依依，绕

其左右。吴于是目眩魂消，殊有化蝶之想，遽折花枝遥掷之。丽人觉，谓鬢曰：“人间刘阮再来矣。盍归乎”遂迁延避去。吴怅然，尾至亭中，竟不复见。几上词笺一幅，取观之，墨渾尚湿，俨如前诗意相答，末署“绀霞”二字。词不尽记，有“溪上桃花红奈何，春风吹又多”之句。方拟袖之，为啼鸟所惊，惘然而悟。

耳食录卷七

彭公子

东乡艾生善卜日。凡乡里婚嫁丧葬，及一切动作琐碎事多就卜焉。遵其所谓宜者则吉，犯其所谓忌者则凶，往往奇验。乡之人以是神之。

有彭公子者，豪而悛，素不信艾。买得好绢将制衣，伪卜期于艾，艾造某日可，某日必不可。公子心嗤之，故以不可之日制焉。且多召衣工，务观成于一日。艾闻而往戒之，曰：“公衣犯大忌，必不可服。即服，当以明年之某月某日某时，庶无患。公宜信之，毋谓鄙人之言略不验也。”公子阳诺，次日即衣之。方挈领，忽有人影出衣中，歎然遂灭。公子始疑惧，然转念一衣之微，何关休咎或目眩所致。卒衣之。

以事如冈上。冈上者，小市廛名也。事毕而归，道逢担者负棘薪过之甚疾。棘端勾其衣，衣为之裂。乃止担者而呵之。担者不逊，公子怒，三掌其面而去之。

是夜但者归，号痛语妻子曰：“彭公子击我，伤甚，我死矣。

尔曹不可忘！”言毕遂死。妻子鸣于里正，夜奔公子，声以毙命，明发将诣县诉之。当公子之事担者也，里正在焉，乃谓公于曰：“日间之事，余实见之。公子拳之，亦太甚，动中窾会，是以速毙。”公子知其诬证而莫能辨也，私许里正金，求其排难，愿以万缗归担者妻子，且经纪其丧，以求毋讼。里正主之，遂息讼。计公子所费，不下三万金，而家藏顿尽。

或以语艾，谓不听公言，果至于此。艾叹曰：“未也，犹有甚时。”

公子愤怨不已，乃过担者家，抚其棺而大哭曰：“吾与若何仇尔裂吾衣，不吾偿而薄责尔，亦其宜也。尔之死，病也，命也。尔妻子因以为利，破吾家，荡吾产。尔死有知，宁独无愧于心乎”其妻闻之，大恚曰：“尔本吾杀夫之仇，仅倾尔产，亦大幸。今既若此，吾岂以夫之死为市者乎且尔非实毙吾夫，心有所恶，伺为输吾金而营其丧事”即命其子诉之县。令验尸。得死伤五六处，乃抵公子法。里正亦以受贿蔽辜，比于同谋，降一等议罪。

夫破吾衣而不逊，担者则有罪矣，从而薄责之，亦人情所时有，未应遂得惨报。然必其平日暴横不逞，有以取鬼神之怒，逃于彼而偿于此也。不然，亦其前生业冤也。至卜者之言，本不足信。然人生有吉康，亦有凶悔，跬步不谨

，祸机伏焉。虽无人言，亦当随地自警，况有卜者之言哉！此与陆次云《北墅奇书》所载推车者破衣事，初相类而后相反，盖彼能忍而不较，此屡警而不悟也，

又尝有一人出游通市，一无赖汉迎面殴之，非醉非颠，不可理解。其人猛悟，此汉无故而辱我，非前生仇，即今生业也。再拜而谢之，拂衣竟去。市中见者无不服其量之宏，而怒此汉之狂也。次日，此汉无故死。其人以是故，得免于累。善乎哉！君子克己以全身，达人见几而远祸，斯人有焉，此可以为法矣。

三元

乾隆癸酉科江西乡试，分宜令天门陈公大经典房考官。入闱前一夕，梦迎天榜，众鼓乐送一匾额至其家，书曰“三元及第”。已而本房取中七人。内三人为乐平胡羽尧先生，名翹元，大庾戴菘圃先生，名第元，南昌彭芸楣先生，名元瑞；后皆登进士第，所谓“三元及第”也。胡官至光禄寺卿，戴至太仆寺卿，彭以乾隆庚戌官至协办大学士。

清河令

清河令王君名城，大兴人。其所著里衣，通身皆有火，视之不见。以手批之，则火星灿然。间抖其两袖，则火从袖中爆出，其他性体，略不异人。

盱眙令罗君恬庵亲试之，为余言。其故殊不可解。

方先生

明万历年间，有方先生者，西江人也。性颇端严。举孝廉，至京师，馆于宗室府第。一日，偕主人遍游诸宅，见后苑一室华丽轩敞，栋椽指云，而扃钥甚固。时方盛夏，炎威炽人，心念此地清旷，欲避暑其中，请于主人。许之，为扫榻焉。先是，宅素传有异，人不敢居，亦绝无所见闻。主人雅不欲拂方，故未之告也。

方秉烛观书，至更馀就寝。将欲寐矣，忽闻箫管杂奏，环佩之声鏦然发于户外。户既启，历游诸房，达于寝所，则女郎数辈，容态妖冶，舞衣歌扇，虹灯翠葆，共拥一丽人。方意必主人诸姬，为长夜之游，偶至于此；又念直达寝所，何无闺阃礼得无以己新迁，而诸姬故未之识耶嗽以惊之。丽人遣问嗽者谁，方以姓名对。丽人谓侍从曰：“方先生，正人也，安得扰之”笑语而去。

翼日，欲以所见语主人，恐冒瓜李之嫌而贻诸姬罪，乃托他词还旧居，而泄于其戚属某。

戚，匪人也，窃幸之，潜往宿焉，冀有所遇。果闻鼓乐声自楼而下，急于门隙间窥之。见簇仗至厅事，一丽人中坐。奏乐既阕，两行班卫其肃，无敢哗者。中坐丽人忽怒曰：“闻方先生已去，谁何至此邪气逼人乃尔，速为勾致

！”须臾，二女郎破门而入，以银铛系戚颈，牵出堂下。丽人数之曰：“穴居鼠子，欲随公房鸡犬不可得，敢犯神仙眷属耶其心可诛，亟斩以恇！”戚叩头乞哀悔罪，丽人曰：“若杀尔，实污吾刃。今贷尔以死，尔宜举以告人也。若秘之，是尔心叵测，终当杀尔矣！”乃命杖一百而去。

次日人来，见戚宛转于地，血肉狼藉，气息仅属，病一月而后瘥焉。每自述其状云云。

市中丐者

昔通州市一丐者，一瓢一杖，衣不襟，鞋不底，腹患疮臭恶，一市皆掩鼻。逢人则呼曰：“肚里饥，肚里饥！”人与之钱则辞，与之食则不受。如是三日，人咸怪之，谓其饥而不受饷，殆狂人也。及其再呼，则呵之，且恶其臭，议逐之境外。丐者笑曰：“我自肚里饥耳，与公等何与”于是呼更急。忽米肆一少年跪于丐者之前，曰：“师度我，师度我！”丐者大笑，举手对众曰：“我今真度李机矣”遂挟少年凌空而去。少年姓李名机也，其隐语云。丐者去后，市中香三日。

又，宛陵市一丐者，衣百结之衣，袒其腹。腹患痈溃，脓血被踵，腥秽不可近。大呼市中曰：“谁人舔我肚”人咸怒骂曰：“贱乞，谁舔尔肚者”丐仍呼不止。一判官肩舆而出，遇于市，即降舆跪而舔之。丐及判官皆失所在。

仙人游戏，往往如此。以正道论之，殊不近人情。吁！此其所以为仙人欤
李齐娘

桃源罗敬之，弱冠客岳州。夜有女子款关而入，年可十八九。敬之惊问所由。曰：“妾，君之妇也。念君独处，情不能已，故来相视。”敬之茫然不解。既同寝，向晨而去。次夜，又一女子来，年更少于前女。相见之际，一如前女之言。敬之愈疑，意必非人也。

序届残秋，太守李公召客张宴。敬之与焉。厅廡菊花盛开，座客各赋菊花词。敬之诗最佳，太守爱之，欲妻以女而未言。敬之酩酊归。

是夜二女同至，敬之大恐，女曰：“吾姐妹与君，皆订百年之契。虽未及结缡，遽隔泉壤，安忍自疎？君既不安，便当晦迹。李齐娘者，君之佳偶也。彼已有意，宜求之。”凄恨而别。敬之独坐凝思，不得其故。孤灯短榻，泫然不寐。

迨晓而父手书至，乃知作客之后，曾聘同邑崔氏女，小字松翠，年十八而卒。崔不欲与罗断婚，复以次女篁翠字焉。旬日而篁翠又亡。夜来二女，盖其魂也。

敬之悲恸。遗书别太守。即日束装归，求二女之墓而哭焉。阴霾冷雾中，二女形见。他人不见，惟敬之见之，宛然岳阳晤对时也，有顷而灭。敬之感

其情挚，不欲再娶，即娶亦必李齐娘，而又不知其何许人也。父亦令访之。遂浪游吴越。

李太守，越人也。闻已罢官归，敬之以旧谊往谒。太守甚欢，询知敬之犹未娶，夜使媒者道意焉。敬之固辞，因以齐娘之说告。媒者笑曰：“若是，则君为求婚来也，又何辞焉齐娘，李公之仲女，我所执柯者是也。”敬之喜跃，遂允之。盖太守在岳州时，实欲以长女妻敬之，至是长女已他适，故及齐娘云。即其家成婚。

婚之夕，既寝，闻妆台之畔有相对叹息之声。敬之惊问，则答曰“翠、翠”。敬之知为二女，乃谓曰：“二卿既来，何不登吾床吾不复畏也。”一女应曰：“宴尔新婚，岂得相扰”齐娘闻之，悸怖浹汗，急抱敬之于衾中，略不敢动。又一女曰：“阿妹且去，薄命之人，在此奚为郎即不弃，庸不取憎新人乎？”言罢寂然。再问之，则不应矣。由是遂不复见。

困默真人

困默真人姓徐氏，金溪菖蒲塘人。妇人孺子能道之。曩阅其家传，粗记其略，追录于此。

真人将生之前夕，异香满室。母梦八人造其堂，类所传八仙状，互相推拥，最后推一跛足者入卧内，盖李铁拐也。既寤而真人生，貌奇丑。数岁颇愚鲁，以是失爱于父母。年十三四，始能言。

值大旱，父命灌苗田间，则高卧树下，竟日不醒。见者以告，父怒，将捽之。真人曰：“父欲灌苗，则苗已灌矣，复何求”往视，则水已盈畦。盖结草为人，置水车上，车自运转以致水也。于是父始知其异。

正月十五夜，与诸昆弟坐谈，忽假寐。既醒，则称曰：“苏州灯戏颇佳。”众嗤之曰：“汝梦游耶”真人曰：“即真去亦何难！”众试求与俱。真人曰：“欲去则当如吾教。”乃肩一伞，令昆弟闭其目，坐于上，共三人。戒之曰：“慎勿开目，开则堕矣。”其从兄素黠，真人于其左掌画一钱，曰：“呵之则钱出。”遂启行。

三人坐伞上，如坐椅桌，略不摇撼，但闻耳畔风声呼呼，如百万金甲衔枚赴关，巨浪洪涛汹涌而澎湃也。俄顷已至，便令开目。果见鲸鳞雁足，绮树缢楼，辉煌烂漫十馀里。妙女踏歌，游人如蚁，语言嘈杂，皆作吴音。真人曰：“扬州天津二处，亦不减此盛。宜并观之。”亦次第携之而至。风景不同，语音亦异，赏心悦目。使人忘返。

时夜漏将残，真人笑曰：“可以归矣，”复令闭目，坐伞上如前。从兄中途私计：必腾空也。试开目下视，则已堕地矣。宛转至晓，乃在广信人家茅屋上，扳缘而下。将乞食，忽记掌中画有钱，如真人教，每呵之，辄得一钱以市

食，得不饥。五日至家，而画钱乃灭。后有人自苏、扬返者，叩其所见，果不谬也。于是昆弟各异之。

又尝游邻耶，大署居停之门曰：“出卖风云雷雨。”见者骇焉。

时五月之交，数郡旱甚。太守闻而召之，真人曰：“野人安可召”

竟不往。使者反报，守怒曰：“妖人惑众，犹敢尔”欲捕之。或劝守姑就之，买雨不效，乃治之。守诺，往见焉。真人命结坛郊外，官吏斋戒，后三日午初当致雨。守归，遵其言，禁内外屠宰。

其日辰牌，真人不至。使二胥视诸其旅，竟不知所往。遍索之，得于东门之酒肆，则烧刀一壶，犬一器，饮啖将尽矣。胥诃曰：“野道不洁如此，乃使官长斋戒耶！当鸣于宫，惩尔罪状。”真人以犬耳二枚啖二胥，求秘之。既至，胥以告，守怒甚。真人曰：“是何伤哉”乃张口吐出一犬，缺其两耳，守问耳安在，真人曰：“二胥食之矣。”守乃笞二胥。

将午，真人命官吏拜坛下，戒之曰：“雨至亦勿起。”复取片瓦，覆县令之顶，然后畅快登坛。时赤日当天，晴空万里。真人向东而嘘，则黑云一片起于东。复向西、南、北三方嘘之，云皆随其嘘而起。须臾四合弥天，雷电交作，雨集如矢，自午迄未，甘霖三尺矣。真人拍掌高歌，坛上声乃高于雷。官吏长跪泥泞中，俯伏不敢起，起则雷声震足下。县令以片瓦之覆，周身方丈，雨竟不及焉。盖诸吏多贪刻，惟县令廉明，故真人以瓦相庇也。已而众欢呼“雨足”，真人举袖一挥，则滂沱顿止，阳乌跃出，更无纤云。下坛作别，衣冠洒然，略不沾濡。

守大服其抻，将酬以金币，饮以酒。真人曰：“风云雷雨，不须价也。”掉臂径行，追之莫及。

又尝客金陵书肆。市中一人过其前，真人拱之曰：“公何来”其人曰：“来散布红盐。”真人曰：“吾所居乞相庇。”其人诺而去。闻者询其说，真人私语曰：“此荧惑星也。金陵火矣！此宅当无恙。”已而万家焦土，惟书肆岿然。

真人从母贫，以卖酒为生。素爱真人，真人感之。家有井，投以米七粒，令汲之，则酒也。卖之三月，得钱数百千。真人问曰：“获利否”从母曰：“善则善矣，惜无糟滓以饲豚耳。”真人叹曰：“白水为酒，犹憾无糟，甚矣，人心之无厌也！”复投米七粒，而井水如故。

人以其种种奇幻，咸知其为仙，多以“仙”呼之。真人终托术士以自晦，平居孝父母，畜妻子，和协乡里，不失乎人道之常，故人卒莫得以仙名之也。

一日无疾而死，家人殡而葬之矣。适有友人自成都返者，造其家访之，闻

已死，恍然曰：“彼殆真仙矣！前日晤我成都市，谓我曰：“尊慈寿期已近，曷不归”吾以为道远莫及，则笑曰：“果欲归，已买舟候君。但去，保无误。”吾素闻其术，慨从之。黄昏解缆，比天晓，已达文昌桥下矣。不挂席，不蚊棹，舟过万重山，直如天上坐，不谓从水中行也。登岸相别，今来致谢耳。夫神妙若此，而岂其死哉”急发其墓，果空棺而已。

后蜕化于武夷山。牧童每出其蜕戏弄之，忽大风掇蜕而去。幼时牧牛山中，偶以鸡卵掷石上，黄白相间，历久弥鲜，凿之不能去。又尝与诸仙试法游戏，或以网兜风，或以篮盛水，或以纸包火，真人以茅担石，其迹犹在焉。武宗召使求雨，辄称旨，封为真人。自称困默道人云。

今其村有神仙楼，祷祀不绝，其故宅也。尝遗一求雨牌，族人宝之。遇旱面祷，无不立应。后为邻村郭氏借而易之，遂不应。郭氏出真牌祷雨，风雷之中，牌亦不知所在。

吴士冠

吴生杰，字士冠，豫章人。僦居沈氏别业。院有小池，池上桃柳各一株。淡日微风，吟咏其下，帐然有碧云日暮。佳人未来之思。

一夕，镜月初悬，遥见人影徘徊桃花下。促视之，乃一丽人，云鬟霞脸，衣浅绛衣。见生，欲避去，生引其裾曰：“天风吹来，复任其吹去耶？”绛衣曰：“妾西邻某氏之女也。爱此夜景弥佳，故来游赏。”生求与俱。至室中，绛衣曰：“妾非能无意宋玉者。然此时羞颜所不能及，且恐家人见迹，当俟诸他日。”生不得已，与之盟而纵之去。自是日扫榻整衽，以待佳期矣。

越三日，夜初，有扣环声。急启门，一女郎径入，绿衣翠袖，并非前日所期者，面容态冶艳不相下。生讶之，方欲启问，而女郎遽骇曰：“此非阿姨之家耶吾误耶”即欲去。生持之，笑曰：“谁为卿阿姨即此是也。”女且怒且笑曰：“此真冤苦！”生闭门迫之，女不得已，从焉，谓生曰：“妾家去此伊迩，因阿姨遣婢相召，误至君所，殆亦夙缘。今当赴阿姨招矣。”生请后期，女答以伺便当至，遂送之出门。时生僦居未久，且足迹不甚出门户，固未悉邻氏之谁何也。但觉馀情剩馥，描写中怀，竟不成寐。

少顷，又闻扣环声，窃意绿衣复至，喜而纳之。映烛而观，则宛转低鬟，绛衣长袖，向者之花下人矣。生益喜，私心窃谓一时顿得两玉人，从容抚之曰：“侍卿日久，今夕乃来，然真信人也。”绛衣不语，而眉黛间微有愁怨之色。叩之，亦不言，终宵而去。

次夕，绿衣者复至，曰：“昨得恃君于，归而心醉，因成拙诗一首以志幸，可呈教否？”生狂喜索观。绿衣袖出一碧笺，字画端丽，诗曰：

“小院春愁听子规，风前舞断小腰肢。

韩郎忽走章台马，炯散红楼月上时。”

生赞赏不已，笥而藏之，若获至宝。

是夜绸缪缱绻，倍觉风流。绿衣临去，谓曰：“妾父母颇不戒，得恣往来。然恐过扰君子，当定期而至。”生正念两女频来，必且相值，岂得晏然乃订以越宿一至。

次夜绛衣复来，妖娆谐谑，不复如前之缄默，而舌锋铄利，多含讥刺，若知有绿衣之事者。虽百端隐秘，终不释。将晓，临去，亦请期。生阴幸其言，因伪请连夕。而女不许，遂亦订以越宿，盖奇日也。而绿衣之约乃偶日，故俛红倚绿无虚夕，而竟不相值。

生一日昼坐无聊，出绿衣诗观之，即于纸尾属和。既毕，压置砚匣下。是夜绛衣至，谈次，屡翻阅案头书册，复玩弄其笔墨不休。生曰：“美人亦解吟咏乎”绛衣曰：“诚恐贻羞大雅。然鄙人之志，不可默也。”遂索笺书二绝云

:

“镇日无言忆玉真，天台明月是前身。

芳声孤负襄阳赋，偏让灵和殿里人。”

“为谁消恨助谁娇，红雨丹霞自寂寥。惆怅刘郎并阮客，断魂翻在灞陵桥。”

生览之，虽觉讽己，而惊其才藻，乃虽赞曰：“雅有唐音，真扫眉才子矣”绛衣笑曰：“谬赏所不敢当，第比章台柳何如”生愕然曰：“何谓也”绛衣即于砚匣下取绿衣诗读之，曰：“谓此耳。”生不胜惭，遂告之，已求相容。绛衣曰：“非有他意，直以此赋诗者非入耳。恐伤郎君，宜远之。”

生犹未信。忽有排闥而入者，乃绿衣也，指绛衣骂曰：“汝本妖妄，乃间我乎！”绛衣亦骂曰：“颠狂婢子，只合向长安道上，牵行人衣袂，何得撞入武林源诱人渔郎耶”绿衣曰：“吾先人九烈君好奖士类，曾以蓝袍赠李秀才，李遂登第。词人学士往往称之。即清风亮节如陶彭泽，犹心折焉。安所谓颠狂，为汝轻薄随流者口实也？且即有是，于汝何与而妒若此，岂犹谓阮宣之妇剑锋不利耶”

是时生意惊魄骇，莫所知云，但曰：“不佞之罪，不佞之罪！”

二女争辩殊不息，久之，乃相谓曰：“郎君何罪！皆汝我之孽。既已言泄，安可复留自后当相戒绝迹，再至者，宜尝斧刃！”生凄然曰：“二卿何相轧之深也？鄙人方田联芳，乃遽作此断肠语，吾将何以为情哉”二女曰：“君勿恋，缘尽矣。世间繁华，无不撒手，而况娇花弱絮乎”遂趋出，俱失所在。

后微叩邻人，并无所谓二女者。但见桃花带雨，狼藉残红，柳线含烟，飘摇惨绿，尚有洒泪含颦之态，二女殆桃柳之精也。叹息永日，祷请终宵。每当

淡月微风，双影摇动，辄疑娇魂丽魄翩然而来，卒亦无有褰帘而入者，而生亦自此病矣。思念之诚，至于心死，乃赋《醉春风》一阕以自伤，云：

“柳外仓庚唤，花间蝴蝶散。东风吹老艳阳天，叹叹叹！前度刘郎，当年张绪，一般凄断。独倚雕栏畔，情根谁剖判相思相见定何时算算算！除是来生，现身花柳，才完公案。”

久之，移疾归。

耳食录卷八

章琢古妻

友人朱青谷述一事：有林甲者，素有心疾，心之所向，魂辄随之。

一日，仰视飞雁，见其翱翔自得，心羨之。入宣而病，忽觉魂游舍外，旋有一人导之去。见一王长颈鸟喙，旁立者皆肖其形。王谓甲曰：“闻有狮天之志。凌云之想，宁欲羽化乎”因命一人持羽衣衣之。甲方逊让，自视其身则已雁矣。遂与群雁俱翔，海碧天青，唯其所向，写彭蠡之姻沙，宿潇湘之芦苇。忽有持弓挟弹、追而弋之者，群雁皆善避，唯甲不习，遂中左翅，噉然而坠。

昏痛之际，倏已魂返，呻吟床褥，跃然而起。问诸家人，言已死半日，唯气尚未绝耳。犹记弋者为族子某，急使人告其故，则主人之雁，已为其不鸣而烹之矣。

又一日，临渊羡鱼，既归而魂离，遂往浴于渊。有一鱼头人引之至一处，宫殿皆水晶所构。其中人语曰：“子非鱼，何以知鱼之乐今当使尔为鱼也。”甲已怨羽族之苦，不欲更为异物，急辞不愿。忽一人持一衣覆之，投之深池，觉五官百骸都非其故，悟己身已鱼服矣。游泳清湾，依跃浅渚，侣虾蟹而戏萍藻，乘风雨而驾波涛，颇谓潜鳞差胜飞翼。然苦饥无食，唯淦水吞沙耳。间遇岸上垂纶，纶端之物芳香可味，熟视猛省，知其饵也，即掉尾不顾。后馋甚垂涎，聊一吞之，则钩挂其腮，已上七尺竿头矣。

视垂钓者，乃邻人之仆，因大呼：“舍我我乃林某也。”仆略不顾，欣然有喜色，脱其钩，以杨柳贯之。复大呼“勿贯”，即又不闻，提之以归。遇邻人于门，遂呼“公速救我”。邻人殊不识，但曰：“尚鲜尚鲜，速剖而烹之，可用佐饮膳。”甲窘甚，大骂曰：“我与尔比邻有年，今不相救，反烹我乎何凶残若此！”亦无应者。乃取以畀其妻。甲又连呼曰：“我也！奈何烹我！”其妻即又不答，乃携之庖厨。百端呼号，皆不省。既被刃，大叫一声，乃从床上惊觉耳。视诸邻人，鱼固俨然在釜也，云：“向见鱼口喙喙不已，实不闻声。”

甲因自思，一心之动，便已易形，致受弓刀汤火之苦，以后遇物，绝不敢生歆羡想。然而化龟化鹤化牛化犬，仍不一而足，盖用心既滑，略动则应之

，不必羨也。而所化无不被祸者，被祸乃得返。唯无知之物，虽羨之亦不能化。家人知其如此，每见其淹淹欲绝，亦殊不经童。因是或数日，或数月，似死非死，而卒亦不死。

其友人章琢古妻陶氏，丽色也。以病死，经日忽活，亲爱有加，而验其性情嗜好。声音举动，绝不类向时。闺阁中多作友朋契阔语，而床第之情或寡。章每谓重订三生，便成隔世也。妻亦言不自知其故，并不记有向时情事者。时或束带加冠，作男子容状，见宾客常不避，或见他姓女流，反避焉。章颇患之。

一日，甲之弟乙来访章。妻见乙，急前抱持痛哭，呼：“吾弟无恙”乙甚骇。而章甚怒，意其病狂也，牵而闭之室中。妻仍呼不止。乙恐犯嫌，即辞去。妻恸哭至暮。章素怜之，寻常不敢忤其色，至是怒其辱己，切责之，声色俱厉。妻略不悔，亦不辩，唯求死不己。章无如何也，反以温言慰之。妻曰：“我死志已决。欲我不死，须共如林氏，乃可。”诘其故，仍不肯言。章不得已，从之。既至林氏室，妻忽僵仆于地，气已绝矣。章惊悼而呼，观者环集，共相嗟讶。章既不知其妻暴死为何故，众又不知暴死之人為何人，莫不以为奇绝矣。

忽一人自内鼓掌而出，曰：“吾友欺人太甚！乃使友人荐枕耶”视之，乃甲也。章亟叩其说，甲笑曰：“君妻久死，其复活者，乃我也。我向尝见君妻，心惊其艳。一日昼寝，略忆之，则魂已离壳，直至君家。见其尸在地，遂凭之而起，至为君帐中人数月，亦宿缘也。向所以不自言者，惧相对怀惭衾影，且惑吾友耳。今乃得免是役矣。”言讫大笑，章亦失笑。时甲死已数月，至是复苏云。

章闻其向有是疾，信其言之不谬也，舁妻而归。是夜妻乃见于梦曰：“妾死之后，不知竟有替人。虽身有生死之分，而人无新故之别。妾亦克领其情，故久不欲泄。今行与郎长别矣！”恸哭而去。

身没数月之后，始赋永诀，亦可异也。甲疾自是亦顿愈，以他疾终。

青巾儒士

昔乡人某生，以名士自负。自谓能读万卷书，而最小服艾千于，至焚毁其遗集，唾骂不已。他人置之案头，见之亦必掷之地、投之火。每为人言：“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脱千于遇我，当奴仆命之，犹惧其无能为役。”

一日，有青巾儒士来访，谈论古今文献，辩若悬河。生舌战屡屈。最后及艾千子，生作色曰：“此仆平生所最恶，奈何齿之”儒士曰：“古今才人如海，支派不同，安能尽投吾所好但随其性之所近、才之所逮，以为宗尚耳。安见溯江者必废河，渡淮者必轻汉哉！千子即不足学，置之可耳。灭裂诟詈，毋乃

不广”生复攻击不已。

时案上有《春秋》一部，儒士因指而问曰：“子之学赡矣。《春秋》见于经传者一百二十四国，能枚举以相示否”生茫然，转叩儒士，儒士因历数如指诸掌。生亟称其博，儒士笑曰：“此特艾公之馀事，君已不能。由此观之，古人亦未可轻也。”即拂衣而出，欵然不见。

生且惭且惊，遂得狂疾，七窍流血死。

阿惜阿怜

萧生者，词人也，僦居金陵。有拉胡媚娘，甚丽，与生素好。生为赋《媚娘曲》，有

“南国佳人娇于玉，摆乱风前腰一束。

娥眉轻点黛螺新，照得秦淮春水绿。”

“小楼西角断云飞，豆蔻春香犹在衣。

东风乍起庭莺唤，杨花一曲送郎归。”

云云。

一日，有少年造访，飘巾丽服，丰采翩然。自言胡姓，盛称生此诗之佳。坐谈久之，颇相契合。少年谓生曰：“君独处无绪，敝庐伊迓，屈往住几时，早晚促膝，更为深幸。”生慨然从之。既至，房宇不甚高敞，而繚曲精雅，颇称幽居：有一园，屋数十楹，不施丹堊；而花木之盛，几与平泉金谷埒。处生其中，设供具甚备。少年日至生所，剧谈酣酌，风雅横生。亦能诗，诗多俊语，生由是益爱之。

一日，有小婢诣生，出片纸书曰：“愿录《胡媚娘曲》一读。”

字画端丽。生问此何人书，婢笑曰：“主人之妹阿惜也。年十七，爱诗词。朝来主人探亲城南，故命至此。”生喜极，取碧笺亟书以进。且附一律云：

“落拓单衫客，羈栖小玉家。

遥情牵旅梦，旧句感春华。忽听能言鸟，来传解语花。愿调湘水瑟，弹和洞庭霞。”

付婢持以去。颇为萦念，延颈至暮，音耗不至。

次日，午窗独坐，遥闻窗外低吟，潜步出听。见绯桃花下，一女郎背花而立，手折花枝而嗅之，且嗅且吟，闻末二语云：

“英夸颜色好，能伴阮郎无”

生戏谓曰：“谁家玉人在此羞花乞以手中一枝见赠，看他能伴阮郎否”女郎回身，斜睇微笑，即以花掷之，低鬟转避。生索狂荡，径前持其衣，曰：“阮郎非桃花可伴，伴阮郎者，乃卿也。”遂曳以行，女虽拒之，而步已姗姗移矣。询之，即是阿惜，遂成眷属。

由是得闲即至，绸缪婉变，恩情日新。偶语及媚娘之事，生问：“卿兄妹何以知之”惜曰：“媚娘乃吾从女兄。比来音问虽绝，彼处举动，未尝不知。”生因笑曰：“媚娘非媚，惜娘真有媚珠耳，”惜不觉愠见曰：“何相讥也？”从而谢之，犹未解。少年忽至，见之，怒曰：“相待不薄，何乱吾妹？”生惭伏不敢言，少年亟呼：“将吾拄杖来”惜前批其颊，曰：“但许尔卧榻上抱阿郎睡耶”少年笑，因谓生曰：“戏耳戏耳吾妹怜媚太甚，便以妹归君。”

于是开正室，进丽服，焚香蕝烛，设五色氍毹，令行交拜之礼。美婢成行，诸姑毕至。开筵列宴，酒肴络绎，琴瑟铿锵。引至洞房，椒兰四壁，锦帷绣幙。衾枕既具，旧事新翻，愈觉欢洽。

生谓惜曰：“今日之事，可谓转败为功。但卿“抱郎”一语，使令兄前倨后恭，此何故也”惜笑而不答。生愈疑，诘之再四。惜曰：“今幸托丝箩，当不复以异类见摈。妾兄妹皆狐也，婢及诸姑亦皆狐也。兄亦能为女，我亦能为男。有李郎者，兄曾夫之，今已溘逝。妾所言，触其旧事耳。”生以情亲，竟不惧，乃更戏之曰：“卿试为男。”惜曰：“是何难但以被覆我，我呼乃启之。”如其言，果作翩翩妾童也，施双角髻，衣绿罗衫，浅绛吴绫裤，美如冠玉，楚楚动人。生抚之曰：“古所称奉馀桃、泣前鱼者，殆不子过。”惜曰：“是何足道！但犬子辈所为，每不屑耳。彼既具男子之形，复享妇人之奉，阴阳淆乱，雌雄倒置，莫此为甚。妾之以女见，不以男见者，诚羞耻而贱恶之也。欲以信君，姑为此态，固已辱矣。愿还本形。”生然之，覆被如前，复成阿惜。

翼日晨起，少年来揖，曰：“夜来吾妹漏言，惟君盛德，勿弃为感！”生指物矢心焉，且附惜耳曰：“尔能教若兄作女耶”惜因谓少年。少年笑而颌之，趋入帐中。须臾而出，花颜雪鬓，浅黛低颦，立于惜旁，莹然双璧。生因洩阿惜媒之，并妻焉，比于历戴。字之曰阿怜，因惜名也。闺门之内，颇称柔淑。

生每偕两女出游，临雨花，渡桃叶，见者羡慕之，以为神仙携偶，下瞰尘寰也。有道士见之，引生私问曰：“君拥此，宁不惧乎”生色变，问其故，道士曰：“君妖气贼神，不治将死。”生固疑二女或害己，乃以实告。道士书一符与之，令持归，系于私处，交接之际，乃能胜之，则妖气可除而元气可复。言罢，飘然竟去。

生信之，夜将寝，悬符于两股之间。二女已知，故诘之，不以告。惜怨怒曰：“久同枕席，何太无情，而使妖道窜入闺中乎”阿怜笑曰：“妹勿怒，当擒此野猪，迟则无及矣。”亟令生解符。符已不可解。令卧而烛之，则豕鬣蠕

动著胯下，将啖其势矣。生大恐，乃亟呼“二卿救我”。阿惜口：“郎君负心，合受此祸。然我辈芳洁，安肯作乌将军妇哉”阿怜已袖刀，即胯下割之。生楚极昏寐，有顷而苏，见道士反缚于庭柱，二女指以问生曰：“是此物教尔否”生方怨道士卖己，起而捩之。道士低头不语。二女曰：“此野猪魅也潜以隐身符授郎君，欲作郎君胯下物犯吾姐妹，而饮其元精，淫狠极矣！当令复其形而宰割之，为郎君取酒。”道士哀求，二女以水浇其首，倏已化为一豕矣。命婢杀而烹之，味殊甘腴。

生饮酒既醉，求二女与寝。二女曰：“郎体已为豕气所中，妾等义不可再辱，请从此辞矣。彼媚娘者，为淫媚过多，为神所怒，责令受生女体，堕入烟花，不复能自变化，竟失本来面目。此吾前车矣！”生闻言惨然，深自悔恨，并问此后能见否。二女凝思久之，曰：“三十年后，相见于少室山下，所以报伉丽之情也。”言罢洒泣，举家望空而去。

生坐至天明，视所居，乃牛首山也。松柏荫翳，人迹杳然。

向所熟游，故能识之。旋造媚娘述其事，媚娘亦罔然，不复记忆。

荷袈裟

从曾伯祖讳瞻，言其前身，邻村寺僧也。僧素持念，有修行。

公父讳子惠，长者也，而家颇裕。僧甚慕之，尝语人曰：“吾敲木鱼、宣贝叶以种善果，惟愿来生为公嗣子足矣。”一日，余族有人遇僧于里门，问何之，答曰：“子惠公家去。”已而公生。族人偶过公家，问：“僧至何事”皆曰：“僧未尝来也。适举一子耳。”族人甚讶，亦不言，即造寺访僧，已捏槃矣。问僧气绝之时，即已见僧之时，亦即公降生之时也。盖公即僧转世也。僧之志愿于是乎遂。

公浑厚有德，蔼然可亲。孩提孺子，莫不依之，相与戏笑狎昵也。席厚履丰，康宁安乐，年八十馀而卒。平生宽衣缓带，双履拖沓，不甚修边幅，人谓之“荷般袈”云。

又，新城僧緦与涂翁相善。一日，翁坐堂上，僧忽至，径入其妇室。翁怪之，就问，则无见也。时妇方产儿，惟一足未下。急使人覘于僧寺，僧已死矣，唯一足尚屈，引而伸之，而儿之一足遽下。遂名世緦，存故名也。长举进士。——与公事甚类。

又，余阅古人说部所记前身事，僧居十之七八。是知轮回因果说本释氏，故其验为特多。而叔子金环，大华念珠，其偶然者矣。

紫衣吏

吾乡某翁，贾人也，饶于财而性吝，学者轻之。翁慨然叹曰：“所以不齿于诸君子者，不学故也。我老大，良已矣。我能教子，安见铜臭者之不书香乎

”

其子方七岁，性奇鲁。援师教之，礼隆意盛。师感其厚，训牖百端。十年不能卒一册，虽寻常字义，莫能解也。师不得意，辞去。复请他师，亦未就。

不得已，哲自督之，不住少懈。每夜三更，自携粥及果饵，往助技勤。至则书声琅琅，或对书默视，翁窃幸无师而其勤如此，虽愚可教也。后颇闻人言，其于实欺父，每夜假寐，闻父至则觉，父去则仍隐几耳。翁初不信，细察其故，盍缘住宅与书舍稍隔，未至数十步，有石当道置未安，翁经其上，辄占杳作声，子乃闻而觉之也。其夜密从他道行，掣棒伺窗外，子果昏睡几上。翁气塞，谓“不肖如此，留之且辱己”，痛决之。夜探无救者，其子竟毙于杖下。翁返内，亦不告其妻。

经两日，将使埋之，忽其子趋入内，叩首翁前自陈：“架上万卷书已尽读，大人何责之深也”翁惊其复苏，叱曰：“尔不死，犹敢妄言”取数册试之，背诵如流，不失一字，皆平生未尝诵及者。翁喜极，复令出与诸儒试，则皆莫能难，反难诸儒。并角文，文亦莫能及。于是皆惭伏流汗，匍匐称弟子。群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向时轻翁者，皆愿纳交焉。

翁详叩其由，子对曰：“是日杖死后，便有二神来相引。至一处，室宇如宫阙，中座一神如王者，指儿谓紫衣吏曰：“是为某翁子，其父教子颇笃，惜是子太愚，宜为易其心。”史乃剖儿心出之，别以一心置儿胸，仍引还。故儿得复见天地，书亦无所不记也。”

后举进士，登仕籍，天下仰之。盍吾乡先辈之擅名于世者。

以传闻异辞，不能确定其为谁。

胭脂娘

王氏为云林巨族，家畜名书古画，累世宝之：美人一幅，化工笔也，一一妖姬数人，倚阑扑蝶，一一挂于斋壁。王氏子韶，年十六，盖风韵之士，而鹜于情。每注画神移，向壁痴语，殆有叫活真真之想，乃题二绝于橙首云：

“何处花间扑螺蛛，芳姿宁许画工摹桃源女伴寻夫婿，走入滕王尺五团。

”

“立望姗姗来未来，云踪留滞楚阳台。

东风谁道能轻薄，罗縠衣裳吹不开。”

题罢，书款曰：“二八王郎题赠美人”。诸姊妹一粲。父见之而晒，取藏之，韶不敢问。

父死。家稍落。韶舌耕于他姓。有族子无赖，尽窃其家书画卖之。美人图卷，亦未知流落谁手。韶嗒然懊恨，如丧拱壁。

他日客洪都，馆于许氏西斋。其东寮，主人之所偃息也，通于内室，客不得入。

一夕月明，松下若有红裳素蕩、倚而招之者。就视之，一十七八丽女也。与至西斋，低鬟无语，而情意殊厚。数叩其名，始答曰“胭脂娘”。质未明，别去。韶意许氏姬妾帷薄不戒者。次夜又偕两女来，皆靓妆丽服，妖娆非常，一一曰绛花，一曰云碧，一一缱绻而去。次夜绛花复送粉怜至，亦丰韵天然。前后共四人，承值无虚夕。相见之际，恍若熟识，终不记会遇何所。意四姬曾或共游，相见于柳堤花径间，未可知也。一夕以问胭脂娘，胭脂娘曰：“郎向者赠妾等珠玉，何乃忘之”韶懵然不省，亦弗深究。久之，四姬情益密。韶期以昼见，则皆不可，曰：“无使射工伺影也。”韶信之。后微以叩之旁人，则未闻主人曾有所谓四姬者。心颇疑而不敢问。

一夜，四姬并至，皆锁眉敛态，有愁怨之容，韶怪之。曰：“与郎缘分尽此矣”韶惊问其故，不肯言，因泣下，韶亦泣。四姬曰：“妾等各有新诗，愿酬佳什。”云碧诗曰：

“恨杀画眉人，将侬作年少。
凝妆晓夜新，不向青荷照。”

粉怜诗曰：

“素靥低含笑，弓鞋左右看。
碧霞裙上蝶，犹自避齐纨。”

胭脂娘诗曰：

“晓起伪红栏，口香花上唾。
迟回不启唇，怕弄樱桃破。”

绛花曰：“阿姊辈愁思艳语，诗虽佳，失酬和之意矣。妾当补之。”诗云

:

“共得萧郎顾，崔徽写照真。
明晨尊酒畔，凄断卷中人。”

韶曰：“诸卿妙才，团香镂雪，今夕始露。鄙人方寸已乱，不能属和矣。但末识此后犹得相见否？”四姬曰：“在相见不相见之间。”韶不解其语，问之，仍不肯言，遂洒泪诀去。

次日，主人谓韶曰：“君居此久矣，未尝一至吾东斋。”遂置酒其中，邀韶饮。韶入东斋，举头周览。忽见向所题诗美人图，悬于斋中之西壁。而卷中人俨然所遇四姬也，脸晕消红，眼波送碧，犹是夜来带笑含颦之态，一一呼之欲出也。韶始而惊，继而悟，久之凄然泪落，累累然和于酒樽中。主人怪之，韶秘不敢言，但言：“此画吾家旧物，其上小诗，盖韶作也。抚今追昔，是

以悲耳。”主人亦豪士，毅然还之。

韶拜谢，持之归，供之于衾帷之侧，将之以神明之敬，而祷之以夫妇之私。花月之朝，风雨之夕，饮食未尝不祝，梦寐未尝不怀，而楚楚相对，卒亦无有心痛而从者。韶自是感疾，咏青莲诗曰：“相见不相亲，不如不相见。”遂大恸而卒，时年二十一岁。命以美人图殉葬焉。

衣工

彭君坦斋翔履述一事，余恍然曰：数之定也，岂不巧哉！

杭州吴山，俗呼城隍山。上有八卦石，倚城瞰江，风涛千里。凤皇、秦望而外，此其大观也。初，坦斋从其尊人南昌相国衡文两浙时，画舫青骢，探奇剔胜，而独未尝一至所谓八卦石者。

丙午归自京师，将赴豫章秋闱，取道于杭。阻舟西湖坝，逆旅孤闷。薄暮兴发，径携一仆，求八卦石而登焉。烟景苍茫，方图纵目，忽见深树中隐隐有人。使仆迹之，则一人解带系树，为投缳之计，亟救出之。问其所苦，其人自诉：“本姑苏人，向业衣工。有中表某谓之曰：“于工贱而利微，非长策。倘倾子囊橐，得金若干，与子居货馀杭，当获数倍利。”吾甘其言而从之，遂为所给，金尽攫去。质衣而食，且尽矣。入云栖寺求祝髮，寺僧不许。计无所出，独来此山。见波涛澎湃、山林杳冥，益增悲涕。篝莽之际，适有带荔衣萝、出而揶揄者，不觉入其彀中。非仁人引手，已尝夜台滋味矣。然涸鱼炉蚁，苟延何为早离水火坑，末为非计也！”坦斋恻然，予之金而劝之归。其人再拜而去。

夫坦斋文洒豪华，虽耽情游览，必朋簪客履，照耀山谷间，非一人一仆徙倚空山者。况素不治其履齿之地，乃于夕阳暮藹中仓卒领取哉坦斋之游，为衣工来也，数之巧者也。虽未竟其趣，山灵喜焉。

绿云

福山刘生，假馆乡僻，为童子句读师。盛夏晚凉，散步门外。暮霞层叠，残照满山，眺望间忘其远近。旋有柳车飞至，车中人搴箔语曰：“油壁苦迟，劳君久伫。”视之，十七八好女子也，言词泠泠，如娇簧韵笛。刘愕然半晌，答之曰：“某实不候卿，得毋误否”女子颜赦，微愠曰：“甫读数行讲章，坐破毡，作牧牛儿，两目乃遽无珠耶？”言已，趣车疾去。暮色苍茫，顷刻不见，刘深怪之。

夜渐黑，逡巡而返，顿迷前路。方疑虑间，有数人囊灯而至，相谓曰：“寻着先生矣！”刘意馆人迎己，漫从之。导行乱山中。入一巨宅，讶非故址，欲问之。一人前启曰：“主君候堂下矣。”一老妇立灯光中，绿纱韬髻，短髮星星。见刘，熟视曰：“婶子眼故慧，果不误也。”既就坐，从容曰

：“向别尊府时，君犹总角，不意岐嶷若此。堂上人俱无恙耶”刘故朴纳，且未审是何世旧，踌躇不知所对，唯唯谦谢而已。

次日辞归，老妇敛容曰：“弱雏失教，欲以西席相屈，幸毋谓棒栗不修，弃其孤嫠，实惟盛德！”刘以旧馆为辞，老妇强之，遂留焉。

越日，洁治馆舍，缥緜满室，文具精良。老妇引二女出拜。

长绿云，翠衿碧衫，丰态憨韵，目刘而笑。刘谛视之，即车中人也，心愈蓄疑，然不敢问。次素云，甫垂髻，眉目明秀，衣裳如雪。二女天颖并绝，书一过即了了。刘初授以兔园之学，辄置不一览。喜诵佛经，不假师授，虽格磔钩辘，而梵音清越。间摘奇字叩刘，刘莫能答。刘姿质奇鲁，爱读制科文字，竟日夜咿唔不绝，二女每窃笑之。刘虽惭怒，无如何也。侍女窅儿，亦令佐读，聪悟稍逊二女，而苗条婉媚，便捷可怜；性好嬉戏，柳堤花圃，乘间窃游。刘禁之，不可，以告老妇。老妇曰：“是婢天性固然，姑听之。”

一日，有陈家姨来，称曰阿锦，华妆袿服，类金屋娇。二女令谒刘，将使授业。叩问家世，刘具告之。阿锦艷然，谓二女曰：“是吾仇也。老母左臂箭瘢犹在，今既相值，庸勿报乎”怀庭下石将投之。二女喻之曰：“怨毒虽甚，不在后嗣。”力劝而止。刘骇然，强谢之，始恨恨去。

又数日，索云从刘受书，背诵如流。刘戏拍其背，遂喑哑。绿云泣曰：“中其要害矣！”驰告老妇。老妇至，亦泣曰：“是儿夙根太慧，宜获此报。非得菩萨杨枝露饮之，不能瘳也。”刘惶恐，因求去。老妇亦不复坚留，命绿云脱金约指付刘曰：“此君家故物，今特归赵。”临行，酌杯酒告曰：“太夫人之惠，末之敢忘。弱息又辱门墙，藉君牖迪。此酒所以报也！”刘立饮之：觉胸中如涤刮，下气大泄，神悟顿开，喉舌亦便利，无复期艾之苦。老妇命窅儿护车，进刘还家，须臾而至。

家人方觅刘。既见，皆欣忭。刘具述前事，并出约指观之、刘母识之，曰：“异哉昔尔父蓄二鸚鵡，一母一雏。母白色，雏绿色，并能言。一日悲鸣求去，余怜而放之，系以金戒环，而约之曰：“他日倘相见，以此为信。”即此物也。”急视窅儿，已化为燕子，呢喃而去，门外之车亦杳。复论阿锦之事，盖刘父尝射雉于郊，中其左翼云。

耳食录卷九

王方伯

辽东王公某，少应童子试，自郡归，值日暮。使奴子策马先行寻旅店，王按平轡于后。过一第宅，甚闳敞，有数人侯于门外，叩马而请曰：“姑娘待公子久矣，”王讶然不识，下马入宅。既见，则一少女也，序世次甚洋，乃王之姑之夭死者。王忆果有是，然殊忘其死，遂以从子之礼见。坐言别后事，辞色

凄惋

已闻有贵官至门、驺从呵叱声，姑曰：“尔姑丈归欠，可暂避内室。”姑死时，年方二八，实未字人，盖死后匹配者。王亦忘之。潜于壁穴间窥之。俄而姑丈入，面黝黑而貌狰狞。甚可憎畏。忽以手探面，则皮壳顿落，类今梨园中面具，以付其从者收之，则翩翩然美丈夫矣，而年亦少，与姑龄上下。问姑曰：“其人来否”姑曰：“来矣。”呼王出见之。戚谊其殷勤，不啻王导之待何充也。少顷，设饮食，酒馔丰备。王素不胜杯杓，姑强之，王勉为尽觞焉。

旋有书吏呈一牒，令共观之，内书王姓名籍贯，牒列其科第及事行，体例似年谱。有一页大书六字曰：“承宣布政使司”。姑丈取笔，下注一酒字。审阅未尽数页，遽付吏持去藏之。不令见。酒罢，引之就寝，帷榻茵席亦华焕非常。

天明视之，乃空山之冢上耳。王自是遂善饮酒，厥后仕至方伯，以事伏法死。其所未见数页内，殆书其犯事当诛之状，故不令见欤

邓生

新城邓生暮行，道逢一人。与语，甚相得。其人曰：“先生至家尚远，何不过舍下一宿，明日再行”邓自意交浅，托言有要事，坚却之。其人拽邓衣，强之行。至则广厦高墉，巍然华屋。主人礼意殷渥，酒肴洵至。女乐杂陈，率皆姝丽婉娈，柔声媚态，奔注于邓。邓素诚谨，略不为动，然渐觉沉醉，初不知身之在魅乡也。

次日天明，有荷担者过，见泥淤中有物蠕动，就视，乃邓也。魔语含糊，不复可辨。亟援之出，则耳目口鼻皆为泥所塞，命在呼吸矣。急去其塞，掌搦其面而后苏。盖其所食者，皆土羹尘饭也。幸不为丽鬼所动，不然死矣。

东仓使者

金溪苏坊有周姓丐媪，年五十馀。夫死无子，独处破屋。忽有人于耳畔谓之曰：“尔甚可悯，余当助尔。”回视不见其形。颇惊怪。复闻耳畔语曰：“尔勿畏。尔床头有钱二百，可取以市米为炊，无事傍人门户也。”如言。果得钱。媪惊问何神，曰：“吾东仓使者也。”媪察其意，非欲祸己者，竟不复畏怖。自是或钱、或米。或食物，日致于庭，亦无多，仅足供一二日之费；费尽则复致之，亦不缺乏。间又或为致衣服数事，率皆布素而无华鲜。媪赖以以免饥寒，心甚德之，祝曰：“吾受神之泽厚矣！愿见神而拜祀焉！”神曰：“吾无形也。虽然，当梦中化形示尔。”果梦中见之，皤然一翁也。久之，颇闻东邻人言室中无故亡其物，其西邻之人亦云，媪乃知神之窃邻以贳己也。乡邻有吉凶美恶事，辄预以告媪，嘱以勿泄。自后验之，无不中。如是者数年。

初，邻人讶媪之不复丐也，即其家伺之，则所亡之物在焉；乃怒媪，将执以为盗。忽闻空中人语曰：“彼何罪我实为之。损有馀，补不足，复何害若犹不舍，将不利于尔！”言甫毕，而瓦砾掷其前矣。邻人惧而弃，一里传以为怪。往观者甚众，与之婉语，殊娓娓可听。语不逊者，辄被击。惟媪言是听，媪言勿击则止。

一日，有诸生乘醉造媪所，大詈曰：“是何妖妄作祟不已，敢出与吾敌乎？”詈之再三，竟无恙而去。媪诘神曰：“何独畏彼？”曰：“彼读圣贤书，列身庠序，义当避之。且又醉，吾不与较。”生闻，益自负。数日，又往詈之，则空中飞片瓦掷其首，负痛而归。媪又以话神。曰：“无故詈人，一之为甚，吾且柔之，则曲在彼夫。又不戢而思逞，是重无礼也。无礼而击之，又何怪焉！”

乡人颇患之，谋请符于张真人，辄为阻于途，不得往。一日，媪闻神泣曰：“龙虎山遣将至，吾祸速矣！”媪曰：“曷不逃？”曰：“已四布罗网矣，将安之？”言罢复泣，媪亦泣。越翼日，果有邻人持符诣媪家，盖托其戚属潜求于上清，故神不知而未之阻也。径入卧内，悬之壁。媪怒，欲裂之。忽霹雳一声，一巨鼠死于床头，穴大如窗，向常行坐其处，勿见也。自是媪丐如故矣。

卜疑轩

褚青，馀杭人，年少负才，跌宕不羁。从其舅氏马公官山左，每为狭邪游。马知之，召而切责，褚遁不敢归。薄暮将投逆旅宿，遥见驹从甚盛，呵叱而来。褚避立道左，一贵官坐车中，问曰：“是何少年？”褚以姓名告，官惊曰：“是褚先生耶？愿乞相过。”即呼马来载先生，褚漫从之。

须臾，至其第，閤闳高敞，閤阅家也。主人下车，肃客入。曲栏洞室，不知几落。竹林花径，曲折数重。达一书斋，窗几精洁。西偏小室，匾曰“卜疑轩”。揖褚坐其中，曰：“久耳先生名，幸不交臂相失，可舍此以为东道主。一日之积，一宿之卫，不足道也。”褚逊谢，叩问姓名。主人笑曰：“咏于《诗》，系于《易》，杂见于百氏之书，先生何问焉？”竟不告。褚甚疑之。

既而设宴享客，水陆具陈。诸妓行酒，众乐并喧，繁音靡曼。褚素善音律，竟不知其为何曲也，询于主人。主人曰：“佳客在坐，安用旧曲？皆妮子辈自制新腔，不识中听否？”褚赞赏不已，请其曲名，则有《九尾醮》、《夜篝红》、《玉面娘》、《绎繒囊儿慢》之属，皆新奇诡异，莫晓其意。为诵《玉面娘》一阕云：

“如孤洞，今夜月华云涌。东瓜棚侧犬初眠，北斗垣中星欲动。你莫西，我莫东。大家看看，大家拜拜，大家送送。青翰被，与谁共？也则待掠鬓

梳头，学那些颠鸾倒凤。帐钩正挂。灯影偏红。不管小夭娘指尖儿湿破窗缝，睡也么浓；怕则怕，晓鸟数声，啼断一林幽梦。”云云。

乐既阕，一女前而歌曰：

“张家阿姊赵家姨，同向春山学画眉。
更抹樱桃唇一点，檀郎颊上印胭脂。”

一女继歌曰：

“吴王宫柳醉春烟，阿姊腰肢二八年。
昨夜伴郎郎未惯，今宵珍重向婵娟。”

又一女向主人歌曰：

“元邱校尉太风魔，漫使佳人斗艳歌。
斗柄栏干天欲曙，须防华表照双娥。”

主人笑曰：“褚先生非其人也。虽然，先生醉矣，可扶先生睡。吾与东城君闲话去矣。”别褚径出。

时褚已被洒，神飞目眩，形骸都非。诸女引入卧室。即拥一姬与狎，诸女顾之而笑。有顷而褚已颓矣，诸女以次嫖淫，俱觉梦寐中交融欢洽，非复人道之常也。

次日梦觉，体不胜惫。开目瞪视，乃卧丛薄间，宛转细思，盖狐所为也。卜疑轩者，狐性善疑也。其语言词曲，皆狐隐语也。狼狽归舅所，卧不能起者数月。

亦若公

族祖亦若公，为邑诸生。一日病甚，觉其气自口出，遂离形飞于窗外，但见云霞丽天，长空万里，意所欲到，身即随之。飘飘然，泠泠然，乘云御风不逾其乐也。既而身在极西，见阳鸟入于虞渊。日暮徘徊，欲归不识路。忽有数鸟东还，因与俱飞，疾乃倍于鸟。

少选到家，见己身僵卧室中，而飞入者又一身也。妻、子环卧身而哭，己从旁慰止之，妻、子略不顾。乃大声叱喝之，即又不问。始悟己为异物。犹忆气从口出，因以首触口，试入焉；豁然两身合为一体，呻吟而苏，弥觉滞重，不复如向者之翱翔自得矣。

后三十年卒，公之始苏也，谓人曰：“死为极乐所。吾今始悟庄生‘决疣溃痈’之说。”

田卖鬼

有田乙，素不畏鬼，而尤能伏鬼，遂以卖鬼为业。衣食之需，妻孥之供，悉卖鬼所得。人颇识之，呼为“田卖鬼”云。

年二十馀时，尝夜行野外，见一鬼肩高背曲，头大如轮。田叱之曰：“尔

何物？”鬼答言：“我是鬼，尔是何物？”田欲观其变，因给之曰：“我亦鬼也。”鬼大喜跃，遂来相拥抱，体冷如冰。

鬼惊疑曰：“公体太暖，恐非鬼。”田曰：“我鬼中之壮盛者耳。”鬼遂不疑。田问鬼有何能，鬼曰：“善戏，愿呈薄技。”乃取头颅著于腹，复著于尻，已复著于胯，悉如生就，无少裂拆。又或取头分而二之，或三四之，或五六之，以至于十数，不等。掷之空，投之水，旋转之于地，已而复置之于项。奇幻之状，摩不毕贡。既复求田作戏，田复给之曰：“我饥甚，不暇作戏，将觅寻绍兴市，尔能从乎？”鬼欣然愿偕往，彳亍而行。

途次，田问曰：“尔为鬼几年矣？”曰：“三十年矣。”问：“住何所？”鬼言：“无常所，或大树下，或人家屋角，或厕旁土中。”亦问田，田曰：“我新鬼也，趋避之道，一切未谙。愿以教我。”盖欲知鬼所喜以诱之，知鬼所忌以制之也。鬼不知其意，乃曰：“鬼者阴属也，喜妇人髮，忌男子鼻涕。”田志之。

方行间，又逢一鬼，癯而长，貌类枯木。前鬼揖之曰：“阿兄无恙？”指田示之曰：“此亦我辈也。”癯鬼乃来，近通款洽焉，亦与惧行。

将至市，天欲晓，二鬼行渐缓。田恐其隐遁，因两手捉二鬼臂，牵之左右行。轻若无物，行甚疾。二鬼大呼：“公不畏晓耶？必非鬼。宜速释手，无相逼也。”田不听，持愈急。二鬼哀叫，渐无声。天明视之，化为两鸭矣。田恐其变形，乃引鼻向鸭喷嚏。持入市卖之，得钱三百。

后每夜挟妇髮少许，随行野外索鬼，鬼多来就之，辄为所制。或有化羊豕者，变鱼鸟者，悉于市中卖得钱以市他物。有卖不尽者，亦自烹食之，味殊甘腴。

非非子曰：机智之能卖人者，人咸谓之鬼，谓其吊诡有似于鬼也。似鬼者若此，真鬼当何如？而世更有卖鬼之人也，然则鬼之诡亦乌能及人之诡哉？当以鬼之似人者为鬼之诡耳。

红纱灯笼

陶生训蒙本里，每夜自塾中归宿。妻辄知之，使婢预启关以待。陶以其常然，谓臆揣之也，亦不问其由。

一夜，陶归而门阖，呼之。其妻讶然曰：“殆非郎君也，何其异乎？”审声而后纳之入。其妻见之，熟视而无言，若有不怪之色。

陶怪之。妻曰：“今日何所为？必有损德事。不然，何以君至而妾不知也？”陶愈怪之，问其故。妻曰：“妾每夜倚楼盼君，君归，或囊火，或步月，或暗中彳亍，然必有红纱灯笼二檠前行导引，及门然后灭。妾知君未尝自见，故久不敢泄。此诚非常之兆也。今夕君归而红灯不见，妾是以讶之。敢问致

此者曷故？”

陶默然久之，瞿然汗下，曰：“有是哉？吾过矣。——邻人之嫂今将嫁，使我作婚帖，吾漫为作之。鬼神怒我，其是故乎？”妻惊曰：“然矣。过莫大于破人节，而文书为凭。君不熟筹。

肩此过矣。然速往视之，若犹未行，尚可饵也。”

陶即造邻人之室，问婚帖去否，答言其期在明日。陶乃诡曰：“宰甚幸甚！是有误，当改作。”邻人以为信，因出帖。陶即于灯上焚之，拂袖出门外。邻人大骇，追而诘之。陶正色曰：“公嫁嫂已不义，吾岂助公为不义者乎？”邻人愧而返。其嫂竟以无人作婚帖，事不谐。

陶自是每夜归，红灯之见如初矣。后仕宦，屡历清显之职。

非非子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春秋》之书，贤者为重。甚哉，神明之可畏，而士君子之宜自惕也，陶生以不知慎微之道，几遭冥冥之谴而貽士林羞。然即能悔咎自省，泯其过于终食间，君子称之。乃其妻者，深心远识，亦岂寻常巾幗哉？昔乐羊子捐遗金于野，激于其妻之一言，陶生之事近之矣。

揽风岛

有粤贾，浮舶入南海。至一岛，见桑黹纂纂，上岸摘啖之。味逾常黹，怀数枚欲遗同舟。俄而风作，舶已离岸去，顷刻不见。海波汹涌，山林杳冥。独立叫号，凄苦万状。宛转至暮，虑逢豺虎蛇虺之族，欲赴海中死。转念身无生理，复何所畏惧？不如且穷其境。

初行蓁莽梗路，趁趲欲踣。逾里许，渐觉平坦。复前三四里，见远灯甚明，似有村落。窃喜身入人境，寻灯而往，乃闻人语声自茅屋中出也。

叩门呼之，一老人启关问曰：“客何来？”贾具告以故，且求寓宿。老人曰：“夙缘也。此地名揽风岛，惟有仙缘者能至，居此者三人，皆昔乘舟入海。遗于岸上者也。今与子而四矣。”

言罢，复有老人自内出。道骨仙风，衣冠潇洒，谓贾曰：“尔识我乎？吾，尔十九世从祖也。”挽以入室，指中坐一老人曰：“此为元邱公，先我来此七百年。”指启关者曰：“此最后至，亦三百馀岁矣。”

视其室。无器量，亦无床榻。壁间悬灯，非膏非火。老人曰：“此万年脂也。昼则无光，夜则自燃。吾三人者，不饮不食，亦不梦寐。尔初至，或饥，则山果皆可食；或渴，则西涧有泉，味如醇酒，就而饮之，可已渴而不醉；或倦困，则陆地可眠，安于衾枕。睡或十馀日。或数月而后觉，久之，俱不复须矣。”贾闻言甚乐，以为遇仙，顿忘世虑。

又问何名揽风岛，老人曰：“风起必过此，从而揽之，顷刻可以游六合、蹶太虚。然足迹所遍，山水景物，视此岛多不及焉，不幸为世尘听撻，反数日

不宁，是以常不愿往也。”

次日，三老人引贾登小邱。遥望海波，想见飞旆大纛，簇拥一人，危冠广袖，鬚髮戟张，身骑青虎，凌空而过。老人曰：“是为风伯，即《山海经》所谓折丹者也，主天下雄风。凡鸣穷扬波，卷尘飞石，触物暴猛，皆彼为之。

”果见巨浪楮天，海水皆立，而老人衣袂不少动，即贾亦不觉其风之冲拂也。

已而笙簧低奏，一少女跨白鸾曳纨扇，婀娜而来，从以曲盖，护以长旂，有香气袭人甚烈。贾不觉昏沉仆地，臣久始苏，老人笑曰：“封姨信虐也！”贾问何故，老人曰：“封姨年少夭斜，主天下雌风，名行柳堤花径、轻烟细雨间，习习飘飘，柔而善入。其挠人甚于风伯。顷者袭人香气，皆摄百花之精也。自非道力素定舌，鲜不为所中。尔之仆焉，宜矣！须经受此香三四千日，则不复畏。又数千日，始可以揽之而游。”

贾乃日于海上候其过，久之，渐不仆，然心摇神眩，每不自持。又久之，乃少定。亦渐不饮食，不梦寐矣。

一日，老人谓之曰：“自尔来此，尔家人以尔为死，今日建道场度魂，吾携尔往观之。但既至家，见家人，慎勿声！否则，不利。”贾应诺。顷之风至，三老人令贾闭目，共挟之行。

须臾，果至其家。方建坛设供，因共坐坛上。人皆莫之见，数僧鸣铙振锡，拜伏坛前，口宣梵呗吒婆，不可辨。贾顾之窃笑，老人掩其口而止之。既而妻子缟素而出，抢地哀恸，贾不觉心动泪零，亟下坛抚之曰：“我固在此！”妻子惊走。回视三老人，已失所在。悔不可追，遂以故告其家。与妻子相处，饮食梦寐如常人。

蒋氏女

有富翁洪氏，一子甚聪秀。年十五，出就外傅，离家五六里。一日自塾归，过蒋氏之门。忽有自内倾盂水湿其衣履者，视之，婉然好女子也。生不为忤，笑而去。他日过之，女子复倾水向生，盖亦适然。而生甚疑其有意，遂狂惑。抵暮，径入女室，而女及父母皆坐于堂中，殊未之见也。

是夜，女阖户褰帷，忽见男子横眠其榻，大惊欲呼，生遽起掩其口，胁之曰：“吾两过卿门，卿两以水浇吾衣，是诲我来也。吾有辞矣，复何畏？”女大冤苦，而莫能设辩也。生拥之共枕，誓以山河。女亦心动，弛衣昵就。时新秋，残暑未退，恣情欢狎，狂荡中宵。生渴甚，向女求浆，女以夜深，顾无由得，忆床下有西瓜一枚，剖以食之。既尽，昏然就睡。

天将曙，女推之使去，则已死矣。女彷徨无策，掩袂幽咽，至午而门不启。父母怪之，破关而入。得其状，且怒且惧，曰：“洪翁继三妻、纳数妾，惟此儿，爱护若掌珠。今毙于此，奈何奈何！”驰告之。

洪哀愤，诉于邑宰，言蒋女诱杀其子。宰览其词，颇疑惑，谓恶有少年处子钟情所欢而复杀之于床者乎？庭鞠之，女具诉本末。至食瓜之事，宰笑曰：“是矣，犹战斗甫息甲，盗贼入其室而刺之，恶能不死哉？”

时女已受聘李氏，生亦缔婚宁氏，宰遂判以宁配李，而以蒋归洪守节焉。女已有身，遗腹生一子为洪后。

方伯变童冢

有武人猎山谷中，得双兔，系之马后。时日已昏黄。过松桧之林，忽有物攫双兔以去。索之不得，且怒且怖。前行数十武，遥见山角宿莽中一物甚白，隆起二尺许。瞪视久之，辨有双脚拄地，状如耸臀。武人知为鬼物，引弓射之，正中其窍。

有声呖然，带羽而没。遂驰马而归。

次日至其处，得箭于小冢上，已半折矣。询之居人，言某方伯一变童三年前葬于此。

黄衣丈夫

村人林某偶行河畔，见一浣衣女子容态殊绝，因访其姓氏里居，以厚币娶之。女子贤且慧，事舅姑颇孝谨，处诸姑姊姒间，性甚和柔，各得其意。惟待其夫，乃过于悍戾之妇。梳洗饮食，必其夫进巾栉、奉匕箸，少不如意便挞之。夫惟顺受不敢敌，亦不敢逃。甚或令长跪榻下，以火烙其面，锥刺其体；虽至于焦烂疮痍身无完肤，而妇怒犹未已也。舅姑奔救，则少止，既去，则复虐之。惨毒百端，莫可名状。而妇家兄弟，无赖若狼虎，不可理喻，故舅姑欲治以官，而卒不敢也。他人见之，每为不平。以故询其夫，则答言不知。或教以宜自振奋，不当为妇人所制，则惟俯首长叹而已。

一日，有黄衣丈夫，形容魁伟，至妇家而谓妇曰：“君虞固薄幸，然数世以来受玉娘之凌折，亦可以已矣。浪泡无槩，落花自好，尽可释然。胡不归郑曲，而频此与愚物较乎？”妇笑而颌之。

家人怪其言。黄衣曰：“此唐李益、霍小玉数世业也。净持夫人使我逐玉娘，今与俱去耳。”家人以为诡词，将呵击之。黄衣抚掌大笑，须臾风起，云雾迷空，妇与黄衣俱失所在。

非非子曰：余读蒋防所为《霍小玉传》，至李生负心之际，未尝不怒髮上冲也。及观长洲尤太史判有“扑杀此獠”之语。且妆点其事入《钧天乐传奇》中，心甚快之。既又闻此事，乃恍然于天道好还，而忍人之不可为也。书罢浮一大白。

耳食录卷十

大 王

某乙雄于力，其侪共推之。众言某宅素凶，约：敢下榻者，当釀酒相劳。乙故酒徒，闻之欣然，曰：“请以麴君为息壤，愿往见魑魅为城下之盟。倘辱命，任公等遗我巾幗。”众壮其言。乙亦自觉无畏，遂腰剑幙被，夜往宿焉。众反鏊其户而去。空房寂谧，烛泪荧荧。乙本无胆勇。徒以酒故，忘身犯难。至是风鹤皆兵，渐生恇怯，下帷枕剑，耿不成寐。

二更之后，遥见室四隅一妇人闪出，白面斓斑，黑衣蓬头，嘻笑向壁，若有所思。少焉，昂鼻四嗅，宛转前，启唇发声，愿荐枕席。乙大怖，急起拔剑，手惊，剑落于床下。妇人睨之而笑，曰：“新弦可续，故剑何来？”遂下拜，求帐神也。乙力握帐门，帐不得开。良久，妇人怒曰：“尔不纳我耶？我请大王来主婚，看尔不作裔婿否？”即启户而出。

乙窘甚，大呼。夜深地僻，卒无应者。因念魑魅大至，支解必矣。彷徨无策，视床头有酒瓮一具，大可容身，乙乃祝曰：“麴君麴君，向以尔为息壤，今以尔为朱家矣。幸乞相庇，毋使酒国中失一壮士也！”祝毕急入内，以盖覆瓮口。旁有一穴，容一目，遂蹲身屏息窥之。

须臾鬼众坌至，以妇人为导，貌皆丑黑，装束类皂役。又有数人，以交椅舁一人至，头大身短，语言函糊，一一众鬼惟其命是听，若主仆然，一一即妇人所谓大王者也。嚶啾数声，不辨作何语，众鬼争前，裂帐翻被，索之不得，僉报曰：“逃矣！”复索室中遍，及于酒瓮。乙战栗，齿叩有声。妇人曰：“有声自内，可索之。”一鬼前，即仆地。又一鬼前，复仆。于是诸鬼相顾不敢近。大王怒，自下椅，僂然而前。忽若有人掌其胸，大王仰首颠连作筋斗，哀呼曰：“康侯贷我！”群鬼亦为之踉请。良久，掖大王登椅，一哄而散。乙心知酒神卫已，而口噤不能言，心感而已。

比晓，其侪启关而入，至卧处见其状，大骇，莫知乙所在。晨后得之瓮中，急出之，已垂绝矣。灌之半日，乃得苏。一人戏谓曰：“君无胆如斗大，奈何自取困顿？方谓稳坐中军帐，谁请公入瓮者乎？”乙缕述其状，且曰：“不得，麴君攘臂，已消受无盐况味矣，可无一斗压惊乎？不宁唯是，亦所以报知己也！”众大噱，为置酒轰饮至暮。

非非子曰：世之断杯中物者，每以麴釀为酖毒，使此公在座，当令人寡欢。而营糟邱、掉觥船之徒至依之为命，意谓天下无杜康，则大千世界直不可一朝居者。二者皆非也。予谓“成礼”“生祸”之语，皆出于圣贤之书，惟其适而已。余量似公荣而不持酒戒，风慕元亮而不逃醉乡，愁则饮之，乐则勿饮；亦或乐则饮之，愁则勿饮。其于酒也无怨无德，谁毁谁誉哉？坡公有言，无酒学佛，有酒学仙。未闻酒在有无之间而愿与鬼为徒者。然麴生风味，几如度索山桃树下人，其变化亦不可胜道者哉？

萧点云

东吴柳生悦邻女萧点云，思之甚笃。一日，过其门，见点云倚扉而立，生时被酒，挑之曰：“云娘真如飞云缥缈，乍见使人眼翳不能分明。今愿熟睹芳姿，归而摹画，作水月观音供养也。”遂逼视之，云微笑，掩门而去。生徘徊户外，至暮始归。

其夜云忆生言，亦颇情注，孤灯愁对，不复就枕。闻有弹指于窗外者。静听之，其人微吟曰：

“情痴伏情痴，情痴不可说。

魂断楚峰云，尚绕梅花月。

梅花复不开，魂兮真断绝！”

云素娴吟咏，低问：“吟诗者谁？”答曰：“供养大士者也，今来侍香案耳。”云方念生，且怜之，不暇问生所由入之故，遂纳之。情好燕婉，遂约终身。由是往来，殆无间夕。

一夜，云母刘来云所，突见生，亟呼其父共执之。生叩头乞舍。萧、柳素亲睦，两家门第亦显贵，不欲绝好而彰其丑也，许以女妻焉。且戒曰：“宜速以媒来。”因纵之出。

数日杳然，刘乃造柳母私语其事。母诧曰：“何诬也？吾儿久病床褥，垂毙者数矣，安能与贤女期邪？”生闻之，跃然起曰：“诚有是。昏愤之际，以为梦焉。不知游魂之为变也。”两家闻之，共讶以为天合，缔姻好焉。

李 公

金溪尚庄李公某，偕数人府试而还。会日暮曛黑，迷路，至一山，不辨何地。荆棘四塞，溪涧环之，不可得前，遂共坐树下待旦。及明观之，乃其中一人之村后山也，甚平坦而无所阻，知迷魑魅矣，分道而归。而李亦旋至馆所，觉神情恍惚，卧起不舒。

晚膳后，忽思归宿，而去家稍远，主人止之。殊勿听，遽袖火以行，天晓不能至。过一村郭，旧游处也，茫然似初经也者，以问人，曰：“是某村。”固立而熟视，果某村也。薄暮始至家。程不二十里，凡行一夜及一日。见其妻，若不识，问曰：“谁欤？”妻笑曰：“李某之妻也。何目谬至此！”固立而熟视，果妻也。既同寝好合，乃豁然而悟，谓我数日行止乃如梦中也，爽然自失者良久。

是夜妻有娠，明年举一子，体貌怪异，不甚类人，亦不啼，亦不笑。怀抱乳哺，三岁而夭折。

盖魅之将托生其家也，故迷之于路，迫之以归也。嗟乎！将欲父之，而先魅之，鬼之无赖亦甚矣！靦然者一鬼，亦蠢然者一人，又曷怪焉！

芙蓉馆扫花女

一士人，一一忘其地与姓矣，一一名谷，下帷攻苦，罕与外交。舍旁溪水清洁，奇花绚烂，心爱之，日暮低徊焉。有一丽女子提瓮来汲，谷见惑之。由是谷每至，女子辄来，遂有玉洞桃花之约。

女子行而谷从之。西行至一山，危峰连亘，奇峭插云。遥闻鸡犬之声，而不见村落。时已昏暮。谷惶遽不行。女子故给曰：“闺人眼疏，迷失故路。山君且至，奈何亲何！”忽林中冲出一虎，咆哮而前，谷惊而仆，女子以手挥之曰：“去！毋惊我郎也。”虎吼而奔。女子扶谷起。又一虎继至，眈眈视谷。女子又挥之去。谷神情慌乱，请返者再。女子以袖拂谷面，调之曰：“年少书生，怯弱乃尔，今已至此，隔此一岭耳。”

谷虑险峻无由上，女子取带束其腰，以系于己臂，前行牵挽。扞萝扳木，拾级以登。猿径侧出，鸟道斜连，胁息增歛，乃始得下，则一川浩淼，横截山跟，明月澄波，深浅莫测。谷又欲返，曰：“济则无楫，渡则无梁，长江岂能飞渡耶？”女子曰：“无虑。”乃摘一梧叶，浮之水上，须臾便大如舟，篷橈桡舵悉具。携谷登舟，挂帆西渡。暴风大作，舟覆中流，谷及女子俱落水，水及于眉，命在呼吸。女子奋立于波上，提谷臂出之，遂携手同行。如履平地。少焉登岸，笑曰：“我戏阳侯，阳侯亦复戏我也。”谷衣履尽湿，女子略不沾濡，谷深讶其神，女子谓略习水性耳，何是异？因令谷尽脱其衣履，颺之风中，须臾干燥。

前行数武，又隔一岭。谷视之，崔嵬千仞，壁立如削，仰视股栗，疑巨鬼欲来扑人，不觉变色，抚膺长叹。女子笑曰：“郎乃畏劳乎？不历险阻艰难而成好事古，盖亦寡矣！既畏之，当另觅坦途，无怠厥志也。”乃抽簪于石壁画之，石随簪而中辟，望如深巷，幽暗不见人，不知其远近。曳谷而行，略无蹶碍，随过而石巷随合。

约二里许，忽然开旷，石壁乃在其东矣。一村如画，台阁参差。乃度疏林，达近郭，历重门，经曲榭。于时明月西斜，楼鼓三报，人语寂静，睡声唏然。掩息幽房，悄语相对。女子出酒果款谷，情态甚殷。谷忽自思谈道有年，奈何效长卿薄行？因正襟危坐，庄语酬答，凜然有不可犯之容。女子笑曰：“风流藪泽中，何处容道学腔调？宜向皋比座前去演也。”遂起，引谷与就榻。衾枕灿烂，兰麝熏人。

将欲交颈，忽闻有女子叩门，连呼“七娘子”。女子失色，低语曰：“冤业至矣！此吾家四娘，最悍戾，向与吾有隙，今来伺吾短矣。”急藏谷于复壁中，然后启关而问曰：“夜深已寝，姊来何为？”四娘径入，见酒果狼藉，双盏宛然，指之笑曰：“欲分鸳鸯杯中馀滴耳。”巧词敲击，女子不能掩，乃怒曰

：“人家夫婿，何与尔事？”四娘亦怒曰：“果尔夫婿耶？”进出而寻刀，女子亦掣剑而出，各呼其群婢助战。婢皆锦袄狭袖，手执短兵，捷如猿。猛如虎，轻如燕，艳如花，共十余人，格斗庭中。逾时出门外，声渐远。谷壁缝潜窥，汗流浹背。

忽闻群女笑而反，欢呼曰：“七娘子一军北矣！”谷为怆然，益恐惧。旋闻四娘云：“赃当在室中。”命搜索。群婢挟谷出复壁。谷俯伏于地。四娘怒曰：“何物邪魔？坏我闺门！”命二婢牵出斩之。谷哀求数四，终不允。忽传六娘子至。四娘告之故，六娘曰：“罪固不免，然念其初犯，姑舍之。”因命扶谷起。六娘责以礼义之正，间杂以嘲谑之辞。谷惊悸既定，转复羞惭，双颊凝红，低头无语。

有顷，六娘去，四娘笑而抚谷曰：“我见犹怜，何况妮子？慎毋作闺态向人。”谷不敢应。群婢皆粲然而笑，四娘叱之使退。谷知其无他，因谛视之，始惊其艳，殆与七娘伯仲矣。然心念七娘登山涉水，险难备尝，不获一当，安忍负之，反颜作仇人藁砧？且又不敢问其消息，凄然泣数行下。

将近五更，群鸡乱叫，四娘不自持，说以同寝。谷辞不获，将从之。一婢踉跄来告曰：“七娘子提兵至矣！”四娘骇而奔，诸婢从之。遂闻户外马蹄声、戈戟声、士卒喧呼声。七娘戎妆而入，执谷手泣曰：“阿郎阿郎，几落贼妇之手矣。今贼妇安在？”谷曰：“逃矣。”七娘曰：“若是，不可缓，纵虎贻患。妾当了却之，再与郎欢聚。”即上马扬鞭，领众而去。

谷倚户目送，顷刻寂然。树间晓鸟啁啾，东方已白矣。凝视立处，乃荆棘之丛，所倚者枯树也，大数十围，高数丈，空中而露杪。四围松柏苍苍，杳无人迹。惊绝呼号，山灵响答。

良久，寻至一村，见其居人室庐、衣冠、言语皆不类今世。见谷皆大骇。一白髮叟引谷至其家，以笔墨问答，惟文字尚同。乃知离家不计程，已渡大海而西矣。其地乃西方绝国，向尝有人至京师，三年乃能达。谷遥望乡国，挥涕伤心。叟问故。谷具言其状。叟曰：“危哉！此飞天夜叉也，我国多有。不斲其齿牙，幸矣！”谷且恐且悲，知不可骤返。

居数月，当事者知之，闻于国王。王状貌丑恶可怖，相见甚敬礼。见其爱女，女悦之，达意于王。王喜，乃纳谷为婿。女貌颇类其父，而赋性善淫。成婚三月，谷不堪命，因念为异域鬼。不如葬夜叉之腹。

遂私寻其故处，空山如故，枯木依然，徘徊浩叹，谓人面终不可覩矣，忽村郭房舍见于当前，悉符尔夜所见，七娘袿服华妆，旖旎而出，见谷即掉头欲入，若不相识。谷急前相呼，致词白表。七娘曰：“闻已知我形迹，那得不畏而复来耶？”谷曰：“虽知之，亦何害？情好固在，愿终怜我耳。”七娘笑曰

：“真无赖之徒也。”遂纳之。

谷问：“四娘及群婢安在？”七娘笑而不答。叩之不己，乃谓曰：“实告君：吾乃芙蓉馆扫花女也。以误触花根，滴汲水人间，浇花三年，故与君遇于溪畔。君灵台不戒，牵绪巫云，本当斥逐遐陬，永沈异壤，然好学可嘉，得从未减，故为此以相戏耳。一切所见所历，皆吾幻设。此地本非绝国，亦无国王，王亦无女，女亦不嫁君，况乎四娘，群婢顷刻之现示者哉？孽海茫茫，回头是岸耳！”谷骇然状地谢罪。

七娘引与登楼，遥指楼下曰：“此去君家不远矣。”复缘梯而下，则人物最光，悉失所在，乃立于舍旁之溪上耳。恍如梦觉，趋归书帷，砚水未乾，炉烟初烬，止顷刻之间耳。自是闭户读书。谨身寡过，识者以为有道之士焉。

非非子曰：以求女而摈绝国，以好学而怨狂且，则谷不能效刘、阮之尤，而女能推石、丁之意也。夫在昔已有子高瑶英共游事，则芙蓉片土，亦花里送郎之地矣。而谷竟山是获谴，岂其不幸欤？呜呼！士君子守身克念，暗室无欺，一念之差，岂不远哉？岂不危哉？

哭笑疾

昔吾乡一人有笑疾，视人颜色举动少异，即大笑不止。复一人有哭疾，与笑者殆称合璧。每两人相遇，便各发其疾。笑者见哭者之哭，则大笑。哭者见笑者之笑，则大哭。愈哭愈笑，愈笑愈哭。闻者往观，填衢塞巷。数十里之外，多有至者，亦或笑或哭。各因其哀乐之所感，而从旁骇叹者，亦十之五六。群狗闻人声鼎沸，又从而狺狺不休。于是笑声、哭声、众哗声、千百狗吠声，哄然数里。两家亲朋劝慰，言语皆不闻。笑者至于痰喘气索，哭者至于泪尽咽乾，犹相对张口拭目不少止、但无声而已。日暮，观者渐散。家人强牵其臂归，闭之室中，乃已。

妇失裤

有男子御其妻归宁者，及山僻之间，妇欲小遗。时远顾无人，即大树下溺焉。忽若有捉臂而褫其裤者，竟失裤，惊怪而归。

泊夜分，夫妇方寝，闻剥啄声甚急，且呼其名。夫起应之，归止之曰：“日间事甚怪，今谁何夜呼？姑勿出。”夫不可，遽往启关。妇愈疑，尾而烛之。骇然一声，而夫踣地上，不复作声。急视，已无首矣。大哭呼邻里，须臾毕集。验其创。殊无点血，非斧刃所割，若石磨去者然。俱莫明其故，以闻于令。

令鞫知妇溺失裤事，曰：“是必触妖物作祟也。”遂命导肩舆至其处，周视良久。复命就溺处掘地验之，深丈馀，得大石。细石出之，则妇裤裹其夫首宛然在也。碎其石，血涔涔滴，腥闻数里。

非非子曰：闺中人少溲野外，取祸之道也，否亦取辱。噫！孰使之然哉？君子盖无恶于石。

捕鱼仙

捕鱼仙者，不知何许人也，出捕鱼得仙，故云。

仙性憨而诚。家近大溪，捕鱼为业。兄某甲客于边地，十馀年末归。仙竭力本母，未尝缺乏。

一夜宿溪畔，闻鬼语曰：“明午铁拐仙人过此，吾辈当远避，”仙尝闻里老谈说，知铁拐乃八仙之一，并识其状类丐者，因跪而俟之。

次日午晌，果见一丐者蓬头跣足，蹒跚而来，疮秽臭恶，不可向迩。仙候其过，抱其足，乞大仙度世。丐者笑曰：“尔知我仙乎？视尔缘分，”因探葫芦中得药一丸，如樱桃大，谓仙曰：“是尔造化，尚带得此丸，可将去。”仙拜受之，视丐者，忽不见。

仙得丸，喜极玩弄。归以告母及邻人，人咸嗤之。后偶以丸置鱼瓮中，鱼死者尽活，仙益喜。每鱼死，辄以丸活之，用是卖得数倍利，乡之人始闻其异矣。有譎者私计是丸殆莫仙丹也，以投鱼，活鱼，若以咽人，当不死；谋夺之。仙觉而吞之，忽点首大悟曰：“原来如此！”自是言未来事，无不奇中，而神施妙用不可测识矣。

一日，谓母曰：“儿当迎兄归，计明日可到。”母虽知其术，犹未甚信。仙别去，明日兄果归。母惊问其得归状，兄曰：“弟昨暮省我。我以离家久，初犹不识，叩其姓字，乃知弟也。大怪其来，弟乃言来迎我。我辞以程远费乏，不然，且早归。弟笑曰：“无虑也，顷刻即至耳。”我深嗤其妄。弟言：“试一行，何害？”固令我附肩上，坚戒闭目。时已四更馀，但觉风声贯耳，云气侵肌，迅鸟奔马莫喻其速，殆凌虚也。终食之间，倏已投地，令我开目，曰：“兄可步行以归，吾访青城山人去，不日亦返。”言讫不见。我视其地，依稀记是某村，去家十馀里，遂寻路得归。今见阿母，犹疑梦中也。”母告以吞丸之事，于是咸知仙盖已仙云。

数日，仙归，曰：“母于兄弟阔绝多岁，今得聚首，良可乐也。当大会宾客亲朋，以贺斯遭。第舍宇太隘，当少谋之。然明日便可召客，毋迫于事。”至明日，舍外甲第大启，杰阁重门，雕栏曲榭，广十馀亩。供帐之盛，埒于公侯。酒肴歌舞，莫不极精尽妙。鲜衣盛饰，进母及兄。客至，罔不骇异，见所未见也。庆宴三日，远近来观。

先是，溪旁有高塔，名会仙塔。新宅甫成，适当门庭之要。仙漫言当移之他所，乃不碍车马辐辏。言罢，伏几而寐。有顷，客且至，兄乃呼之。仙醒而愠曰：“适移塔南海之岸，安置未正，兄乃促我归，亦缺事也。”兄趋视门外

，塔已不见。后有乡人游南潜，见塔于岸上，“会仙”二字依然，虽欹侧而终不倾塌，盖仙故为之，以留奇迹也。

后辞家人入武夷山，遂不返。其捕鱼敞筍，一日风雨之际，忽化为青龙，腾空而去。

髑 髅

余偕数君子看花丰台，饮于卖花翁，座中相与说鬼。罗两峰述一髑髅事，亦可发一噓也。

扬州有狂夫，从数人行郭外。道有髑髅甚夥，或侮之，辄被祟，詈骂有声。于是相戒无犯。

狂夫大言曰：“咄，是何敢然！”就一髑髅之口溺焉，已戏曰：“吾洒汝！”溺毕，疾行数步。夸于众曰：“田舍奴，我岂妄哉”旋闻耳后低呼曰：“拿酒来！”狂夫愕然，诘于众，众未之言也。行数武，又呼如前，众亦未闻。少顷，又呼曰：“顷云洒我，何诳也？”声渐厉。始信为髑髅之祟，漫应之曰：“汝欲酒，第随以来。”髑髅曰：“诺！”于是寂然。

既入城，共登酒家楼，列坐呼酒，虚其一位，设匕箸杯杓，以飨髑髅。众每饮一觞，则以一觞酌之。酒注楼下，泛滥如泉。叩其“醉乎”，则应曰：“死且不朽，卮酒安足辞哉！”髑髅饮既无算，众皆厌之，次第散去，惟狂夫不能自脱，颇为所苦。久之，髑髅且醉，狂夫给以如厕，急下楼，取金质酒家，不暇论值，悄然而遁。

已闻楼上索酒甚急，酒家保往应，杳不见人，大骇，以为妖。空中喧呶曰：“我何妖？奴辈招我来饮。乃避客而去耶？须为我召来！”意甚怒，酒家谕之曰：“招汝者谁？避汝者谁？酒徒千百，我乌知之？汝既相识，曷弗自寻？索之于我，汝殊愤愤！”于是髑髅语塞，忿恨而去。

尝见杂剧中扮一嗜酒鬼，挂壶于襟，出杯于怀，且哭且饮，亦髑髅之流亚也。

耳食录卷十一

二皂役

族祖某公，处邻村王氏西席。一夜，梦自家赴馆，道逢二皂役，以黑索牵二妇人。妇人哀哭，役呵之曰：“此何时，犹效楚囚耶？”公前问故，役曰：“奉公拘人，何与尔书生事！”公视二妇人，大骇：其一主人之母，其一主人之佣媪，老于其家者也。亟言此为某某，今何罪而见拘？役曰：“亦无甚大罪，但二妇好詈骂人，口角太多。”公辩曰：“此亦妇女常态，官长奈何察此细故耶？”役曰：“闺门诟谇，风化攸关，那得不察？”即牵以行。公复追之，为之缓颊曰：“是固有罪，然于我曾有葭莩，乞纵之。”并取囊中钱二百以畀役

。役初不听，言之至再三，二役乃私相谓，其语不可闻。既而指主人母谓公曰：“是本当拘去，今为先生舍之。”遂解索，纵之去。公称谢，役反其钱曰：“吾曹得此无所用，但求归语主人，以后无相忘，足矣。”佣媪啜泣向公，公欲更为之请，役已挟之奔而去。公度不能及，太息而行。

忽残柝鸣窗，倏然惊觉，深讶所梦之异，披衣而起，敲石燃缸，坐以达旦。旋闻书童来报：昨夜主人之母及佣媪同时暴卒，主人之母复苏云。

碧桃

马晴湖为余言：

其乡赵梦虚，字云友，性倜傥，好为汗漫游。年二十馀，客杭州，爱西湖之胜，流连近半载，为山水所醉矣。而春夏之间，花柳争发，靓妆袿服，香车画舫、为湖上游者四望如云，赵往来寓目，亦不觉其情之移也。

一日，舣舟断桥，独步至花神庙。向一神注视良久，戏谓曰：“花神年少，得毋寂乎？”因吟一绝云：

“彩云堆垛眩双睛，欲向罗浮梦里行。

今夜月明横翠羽，玉梅花下待卿卿。”

惘然返旅舍，买酒夜酌。朦胧就枕，梦一少女褰帘而入，衣五铢缟素之衣，拖六幅绉碧之裙，足系五色云霞之履。耳垂明珰，鬓朵珠翘，行步姗姗，丰神旷世。遥坐谓赵曰：“感君挚意，不避崔苑之嫌，来与君共谈风月。”言词渊雅，谗浪波生。赵颇惑之，挑以微词。不答而起，辞曰：“坐久更深，恐风露侵入衣袂，妾行矣！”赵急挽之，已冉冉出户去，莫知所之。遗素帕一方于榻上，取视之，有诗曰：

“琼楼深处片幡遮，久别孤山处士家。

自有碧桃开洞口，不须惆帐向梅花。”

览毕，倏然惊觉，辨色而兴，佩声香气犹堪想象，洵哉花神之来也！

次日至庙，祷请再见，花神若相视而笑，有意无意，宛然褰裳夜过时也。低徊而返，徜徉湖上。水光山色，尽入愁肠。花外鸟语叮咛，若与愁人浩叹相应答。

有老翁见而问之曰：“少年何叹！此非叹所矣。”赵曰：“人各有心，翁岂知之？”翁曰：“若是，何不过我？我有敝庐在武林门内，桑园十亩，颇称闲适。朝夕与老夫晤对，或可以破寂寥乎？”盖翁实心仪赵之风采，而未知其才藻也，欲有以试之，故仓卒相邀。赵坚辞不获，勉从之，而心亦颇讶。

既至，馆赵于桑园。园与内室相联接，盖幽居而华构者也。款接之殷，供侍之盛，实愈凡分。而宾主觞咏之间，亦称劲敌焉。

一日方赋诗，微闻帘间芴泽，银钩动处，半露烟鬟；赵频目之，翁觉之而

不语。如是凡十馀次，赵相思之情见于颜色，翁乃笑指帘间曰：“此弱女也，请以侍君子箕帚。”赵惶恐，谓翁消己，半晌乃辞曰：“已婚郭氏，曷敢辱命？”翁复请以女备小星之选，赵避席再拜曰：“一介鄙人，辱长者置之门舍，已幸矣！奈何复以兰惠下匹蒿艾乎？”翁固言之，乃卜吉成礼焉。

定情之夕，女丰艳非常，才亦婉丽。问名，曰“碧桃”，赵忽触悟花神“碧桃开洞口”之句，遂为碧桃言之。碧桃嗟叹曰：“是矣是矣，花神乃撮合山矣。妾向见君而弗能释也，则频梦一女郎来谓曰：“郎在卿家，不可失。”因是而情愈不禁。妾父母怜妾过甚，不欲违其意。丝笏之托，有自来矣！”赵问所梦之状，则容颜服饰一一与己梦相符，洵哉花神之来也！

遂共焚香，诣庙中谢蹇修焉，而以沉香肖其像，祀于家。

我来也

昔京师一偷儿奇绝莫测，每入人家窃财货，虽高墉坚壁，弗能防也。临去，必粉书“我来也”三字于门壁间。被盗之家岁以百计。官吏罗而捕之，久不获。

一日，近县获一盗，云是“我来也”，解以来京，系之郡狱。怨家共诣守言之，皆欲得而甘心焉。盗闻之，谓狱卒曰：“我固尝作贼，然实非“我来也”。今既诬服，有死而已。子幸善视我，当即有以相报。”卒遂善待之。

数日，盗谓曰：“我有白金三百，在某塔下，盍往取之？”卒以为诳，盗曰：“子夜半绕塔三匝，当有应者，金可得也。”如言果得之，卒喜甚，待之益厚。盗又曰：“某桥下水中有金器数事，亦以赠子。”卒曰：“桥道行者甚众，何术取之？”盗曰：“不难。以竹篮盛衣往浣，沉之水底，下而取衣，因以金置篮中，谁能见耶？”果又得之。

是夜盗谓卒曰：“有所求于子，而无损于子，其许我乎？”卒问云何，盗曰：“求为我哲脱枷钮，出狱勾当一事，五更即至，决不子累。”卒颇难之，盗作色曰：“子受吾千金之赠，我出即不返，子以此受薄谴，亦无负也。矧不至此耶？若必不获命，诚不难破网而逃，于子反恐不利耳。”卒不得已，纵之去，心甚惶惑。比五更，盗倏从檐际投下，复就系。卒大喜过望。

次日，有富民诣府投状云：“夜来大亡其财，门上大书，‘我来也’。”守谔曰：“‘我来也’固未获耶？狱中盗之诬明矣。”遂薄责而释之。

卒归家，妻迎谓曰：“夜来一事颇奇。有谁何呼门甚急，我启门问之，其人突入，掷一布袋于地而去。其中累累者不知何物，我不敢发也。”卒亟启视之，则皆黄白物。乃悟盗即“我来也”，为此以求免，且以报己也，秘不告人。

——此事似出宋人说部，姑记于此。

董 公

乐安董公，绍兴时人，传者隐其名。未遇时，从师读书，他姓，为同学士所不齿。弗与共饮食，谗让侮辱，靡所不至，以其贫也。同学窃主人园蔬，为所觉，嫁之于董。董弗能平，他日试亦窃之，猝遇主人，甚惭恧。主人曰：“无害也。先生果缺于供，当日奉不腆之饵，蔬宁足道哉？”董谓其诘己，辞谢而返。主人果遣奴于馈饮食，甚丰备，礼意有加焉。董惊其异数，屡辞弗获，深不自安。同学亦莫不疑骇，稍稍亲昵之。

主人复言于师，请以女妻董。师讶曰：“公真不有其女。”主人曰：“先生休矣，乌有董生而长贫贱者？”师固素器董，闻言甚喜，乃更私问曰：“董生固可妻，但公何以识之？”主人曰：“以盗蔬识之。前夜吾偶窥园，见二红灯笼照耀菜畦间。迫而视之，董生耳，灯固无见也。是必大贵，盖鬼神为之役矣。”师亦深以为异，遂媒而妻之。

董后果居显秩，有闻于时。惜尝附秦桧主和议，为平生之玷云。明时犹传其画像，邹忠介见之，戏曰：“胡澹庵请斩桧，近等。著老夫在廷，恐公亦不免耳！”言毕，其画划然而裂，尤可异骇云。

香囊妇

袁州某生年十六，美丰姿。偶自塾归，过一人家，见绣罗香囊挂于两壁，兰麝袭人，心爱之。就门内呼问曰：“香囊市否？”有美妇出见之，笑曰：“妾家业此，云胡不市？”生问值几何，妇诡曰：“妾夫携此，日卖于乡里间，实未识其值。君欲之，第持以去，无须问价也。”解一以赠生，生受以归。盖妇实悦生，假此通意，而生不知也。后同学者见之，诘所自，生略不讳。咸以为诬，难之曰：“倘能更取数具分子予诸人，则信；不然，且夺尔所佩。”胁而诺之。

他日归，因重造妇室。妇见生，以为褰裳来就也，急引入内寝。具茗饮已，复设酒馔。生愕然致谢，谓主人款客何太厚，欲辞去。妇坚留之，而挑以微词，生亦不解。妇复整鬟易服，为华艳之妆。以手抓生面，而摩其痕曰：“郎君郁李粉桃，几为我弹破。”因取镜共照，以颊相偎，若两玉之相倚也。妇不自持，竟搂生就榻，笑而求欢。生大骇曰：“此何事，乌可为？”固求去，妇搂之愈力。时床头有剑，映然作声，自跃出匣三四寸。生挣脱，掣剑顾之，曰：“不畏剑锋耶？”妇笑曰：“尔忍杀我，即使杀，终不教尔去。”遂引颈向生，生竟挥之，奔而出。

洎暮夫归，见而骇恧。有邻父者，妇之假父也，尝出入其家。大疑之，执而讼之官，迫于刑，遂诬服。狱具矣，生闻之，急诣县自陈，具述本末，愿为死囚偿妇命。夫闻之，慨然曰：“有妇若此，宜死久矣。感君盛德，为我杀之”

，不然，其辱我滋甚。今何敢复相累乎？愿息讼以归。”县宰义之，允其请，而加礼于生。

其年学使按郡，生进入泮。

非非子曰：生真伟丈夫乎哉！其事，鲁男子之所不及，而柳季之所难也。然既已受美人之贻，入之子之室，与偷香钻穴者何以异？则慎始之道已失。及其抱璧将投、按剑相盼，亦何难翻然高逝、与彼长辞？完其节而复全其躯，斯盛德之至也。而必加刃焉，君子以为忍矣。论法；杀人者死。即原情末减，亦自有应得之罪，其得脱然无累也，幸矣！至观其毅然自投，无少违避，则不谓之伟丈夫不可也。

青 青

昔有相士，僦居京师虎坊桥，术颇验。往来士大夫家，往往礼为上客。车马辐辏，殆无虚日。

一日，有乘白骡造其庐以求相者，衣冠都雅，从者数人。相士相之曰：“君神态爽异，气色方新，必贵人也。”其人唯唯。

复命相其从者，则或言当得财，当得寿，当有小疾厄，小伤损，不一其词。从者亦唯唯。其人复间曰：“吾寿几何？”相士又周视，久之，谓当得八十九岁，位至卿贰。其人曰：“恐不能也。”相士曰：“吾寄迹京华四十馀年，阅人多矣，所决穷通寿夭，鲜有不验，何独爽于君？”于是历数其生平应验之多，侈陈其交游声势之盛，意气扬扬，词色轩舞。其人曰：“先生神鉴，仆所素倾。仆有友人，尤为仰慕，惜今不能来。屈尊趾同过，可乎？”相士欣然命驾，连骑而行。

至宣武门内，一宅颇幽曲。既通刺，便有一人便衣出迎，各道相见之意。相士先以言聒之，知其好谀，乃虚词称美。其人大喜，出酒肴款之。席间因言有舍亲，居市西门外，愿同往一相。相士诺之。乃以后僮车载相士，而自策马与乘骡者从。

既至，日已昏黄。灯烛辉煌，出于华屋之内。有老人灯下相见，鬚髮如银，神韵孤迥。相士捧手迎谓曰：“何得此千岁鹤也？”老人大笑。坐谈有顷，相士请郎君相见。老人频颔曰：“老夫衰迈，尚寡嗣息。小妾方有身，愿先生相之，辨其男女。”遂引入内室，一少妇含羞而出。相士既相，揖老人曰：“夫人久当产麟。当由尊相某处未佳，故应少晚。今细观贵宠，必是弄璋之喜。”老人颜色顿悦。

忽闻屏后有人吱吱而笑，意似哂其妄者。老人呼之曰：“青青儿，汝可出，令先生相尔好否。”一妇人迟回而出，年三十许，颜色颇丽，双颊羞红，笑容犹未尽敛也。相士复揖老人曰：“此位娘子，目下亦有玉燕投怀之兆。”言

甫毕，妇人大怒而唾，就屏后索梃逐之。老人亦神色顿异，急挽相士出，谓之曰：“此是老夫寡女，性最贞烈，先生奈何失言？”同来二人亦谓：“先生信口而谈，此事全无影响，诬青娘甚矣！”相士大惭，赤颈汗面，无言可答。老人又曰：“虽然，劳先生远行，岂可空返？当奉薄谢。”即入内取金钱赠之，二人亦各有所与，相士皆辞而后受。共议留宿书斋，忽闻青青率数婢持梃而出，大骂曰：“贼奴犹敢逗留受赏耶？须令吃吾棒！”相士奔逃，女追之半里，及城乃返。

时城门已合，坐以待旦。天明，视金钱，皆纸耳。往迹所居，杳非人境。知逢鬼物，怖骇而归。事闻于街衢，后遂无问津者。

奎章道士

乡人之始死者，其家必召道士竖符。有奎章道士以术鸣于乡，凡建醮设法，道士无不与者。

一日，于人家竖符归，夜已初更，星光昏黑。迤邐行田野中西风嗖嗖扑面。忽有一物迎至，面阔一尺，长仅数寸，色黝黑，似笑似哭，两耳大如葵扇。与道士交臂过，两肩相触，冷气射人入肌骨。道士立而凝视，物亦屹立相向。道士初不甚辩，久之乃审见其状，始知非人；惊怖失措，亟以米囊提之，物亦歛灭。

李氏妇

余客郡城时，谈席间，闻客述一事甚怪：

有张姓娶李姓妇，道稍远，亲迎之日，中途而新妇不见。香车绣箔，女家封键依然也。于是张疑李氏未尝以女来，而媒者及舆夫固见其以女来也。李闻之，亦疑张杀其女，故责我不以女至，而媒者及舆夫诚未见其女至也。两不能释，以闻于宰。宰不能明，于是遂疑媒者及舆夫，或利其奩，或淫其色，中道共图之。而媒者则两家之亲旧，乡里之所谓端人也。而舆夫则未尝逃一人，妆奩则未尝亡一物也。以闻于守，守不能讞。以闻于诸司两台，诸司两台皆不能决。

延滞三年，遂成艇狱。两姓之民，咸愿息焉。忽空中掷下一人正新妇也，枯槁死矣。其事遂白。

噫！此何怪欤？

胡夫人墓

分宜某塾师，聚徒山中。门人某生，聪颖而好学，师绝爱之。而见其体渐羸瘦，神色阉然，谓攻苦所致，戒以少辍，然殊不闻诵读之声，窃疑之。夜就其窗外伺之，则闻有人喁喁私语，音似妇人，而听不能彻。意其私人闺阁也，甚怒。

明日，使他徒诘之，生不能讳，遂告之曰：“向暮行山下，逢一女子含笑而来，姿容旷世，款语通情，遂订私约。夜分乃来，入自侧门，会于灯下。比寝，则幽香软玉，宛转衾席间，复以径寸明珠置我口中，戒勿吞咽，将晓则仍取之去。盖已如是两月矣。叩其居址姓氏，乃山下前村之女。如此佳人，如此密约，吾非石人。诚不能遣，直愿为斯人死耳！”

徒以告师，师益疑之，度人家闺女。恶能晓夜独行，踪迹不露如此？果若所云，其殆妖魅也。且明珠必取精之具，若再来，当吞之，以观其变。乃召生而教之。

是夜，女子复来，纳珠如故。及其将取，则吞之。女子跌足面泣曰：“垂成之功，堕于一旦矣！”生歉然不安，叩其故。女子曰：“此珠已历五百年。死于此珠者，凡九十九人，皆聪明、富贵，寿考主人，其精气尽在于是。若经百人，则成正果，不谓乃败于君也！邪道求仙，终归无益，安敢怨君？君后日福祚且不可量，幸念枕席之情，明日求吾尸于东山下，棺槨而葬之，得比于君之姬妾，岁时以杯酒浇冢上，不使游魂弱魄寂寞泉台，君主惠也，死亦无憾！”遂相持恸哭而去。同室之人莫不闻之，惟之见形耳。

次日至东山之下，见一大狐死焉。生伏而哭之，甚哀。殡葬如礼，为文而祭之。夜乃梦女子来谢。

生自吞珠之后，精神智慧尽倍于前。居显秩，登上寿，皆珠所益云。乃题狐墓曰：“胡夫人之墓”。

古 瓶

金溪邮路亭胡姓，有甲乙二人。入山游猎，见一白兔自草间逸出，急引弓追而射之。兔忽不见，相与惶惑。甲谓乙曰：“兔也而白，必义也。”盖里巷以得窖镪为义，谓其利以义取也，故谓之义。亦间闻有见白物而得白金者，以其色同而幻化也，故甲意及此。乙亦以为然，谨志其处。

伺人静，往发之，则古冢也。椁槽无存，唯断砖残碣可验。旁得一大缸，中贮古瓶二、古砚一。二人本图大获，见此爽然。甲恚甚，举舂碎其一瓶，乙曰：“止！取此聊为养花器，不庸愈于空返乎？”因提一瓶及砚以归。

砚乃泥砚，甚平平。瓶置几上数日，觉有气自内浮出，氤氲若云气之蒸，不测其故。试折花木贮其中，无水而花木不萎，且抽芽结实，着附土盘根者然。始讶瓶盖宝物也。

一日，风雨大作，雷轰电闪，震耀室中。忽霹雳一声起于柱侧，破屋穿瓦而去。举室皆惊，惊定视瓶，已为雷裂碎矣。

非非子曰：瓶出冢中，明器耳，何宝之足云？然而云气生焉，植物花实焉，不可谓非宝也。宝矣，而雷殛之者何也？岂其陆离炫耀，竟干造椅之忌欤？抑

有妖物凭之，而受池鱼之殃欤？殆非也。盖既为宝物，则隐见之间，倍宜珍重。当世无博物君子，抱瓮全真可也。藉朴渥以为先容，引猎徒以为知己，宝之自待不已褻乎？

猎者不知而碎其一，宜也，猎者无罪也。即猎者不知而收其一，幸也，猎者无奇也。且一瓶既碎，则一瓶岂忍复完？兔死狐悲，芝焚蕙叹，凡物且然，而况宝乎？雷之击之，殆瓶之自悔其误、自伤其孤，而假手于丰隆以为蜕化者也。则瓶虽不慎始，犹善其终也。嗟乎！张雷逝而剑化矣，隋和死而珠沉矣。瓶即邀大雅之鉴，登博古之堂，而策后人之不能伤斯人之已往，终亦人琴俱亡，殉知己于地下。安能转移市侩之手，徒消受三斗尘战！

或者且为猎者惜，以为非常之物既得而复失之也。夫谀墓得金，昔人犹讥，矧于启其墓而取其物哉？吁！掘地得金，何以便谓之义？使果无心掘之，无心得之，犹可言也。今则为义而因以掘地，掘地而因以掘墓，不义孰甚焉？利由义生也，既不义矣，又何利焉？然则雷之击瓶，固不仅为瓶计也。

耳食录卷十二

婉 姑

龚生者，浮薄于也。年二十馀，读书开元寺。先是，某典史一女死，殡寺中，与龚隔院，有二门通焉。女名婉姑，有殊色，能诗。年十六，未嫁，以情死。龚闻而慕之，凭其棺，戏谓曰：“生为有情人，死亦有情鬼。柳生丽娘之事，宁不可嗣徽音乎？”寺僧笑之，而龚不顾也。他日又戏之曰：“卿青春佳丽，寂处泉台，宁可无郎？又宁不念鰥鱼永夜乎？”

是夜挽抽空阶，月华浸影。微闻隔院娇歌，声如莺燕，深怪僧徒那得容此摩登女？倾听久之，非歌也，乃吟诗耳。时微风贯耳，字字清越可辨。诗曰：

“棠梨花老杜鹃残，玉磐凄凉翠袖单。

不耐潇潇连夜雨，断肠明月又添寒。”

龚愀然曰：“噫！安得此凄恻之音也？”又闻吟诗曰：

“紫玉多情忽化烟，曲中谁唱《想夫怜》？

镜台长挂葳蕤锁，小小眉弯画不全。”

龚太息曰：“词愈好而心愈悲，何处佳人，愁怨乃尔？”

忽阴气砭肌，毛髮皆立，见一女郎由墙角旖旎而前，画颊仙庞，亭亭玉立，笑谓龚曰：“屡蒙相忆。今来矣！”龚失惊，猛悟阶下香魂即棺中玉骨也。急唾而奔，女亦踵逐不舍。龚大呼，寺僧尽起。烛之，见龚仆地上，神已痴矣，口中呼“婉姑”不止。僧知为女鬼所魅，急告其家，载之归。痴情魔语，逐日而增。其家恐甚，召道士作符咒，不治；召医师进汤药，不治。龚气息奄奄，犹言，“我与婉姑百年情好，义不独生。但求为我作鸳鸯冢可矣。”

其友人白云生，风雅之士，善属文。闻其故，乃作书焚于婉姑之柩，龚数日顿愈。书曰：

盖闻阴阳事重，姻缘簿必订三生：伉俪情深，温柔乡何难一死？誓坚皦日，室虽异而穴必同，心托清尘，形已销而诚不泯。然皆同牢合卺，共枕连衾，结大义于山河，写素心于琴瑟。一朝离别，孤镜里之青鸾，中道解携，落钗头之白燕。是以神伤旧梦，甘殉倾城；意绝新欢，愿图合冢。疑冤禽其解语，比翼千秋；借拱木以还魂，相思百尺。

其或已偕风卜，末驾鱼轩，花含蕊以先凋，玉无瑕而遂葬。想云雨之未试，欲遂幽欢，伤蒲柳之无依，爰求故偶。红丝犹在，重牵已断之魂；黄土难乾，长作同眠之梦。斯皆义在倡随，是以情无生死也。

又或曾谋数面，久许同心，倩侍女以代冰人，托短笺而申索约。誓鸳鸯之不独宿，愿蝴蝶之必双飞。未卜他生，倏成隔世。望佳人兮不见，泪溅梅花，思公子兮无言，歌残桃叶。此黄衫所以挺身于生前，紫玉所以延颈于没后者也。

乃婉姑以碧玉破瓜之年，抱绿珠捐粉之恨。人皆惜玉，畴弗伤心？我不偷香，亦为茹叹！然而绛雪无丹，莫驻蛾眉之寿，彩云竟散，仍还鹤驭之班。既已归清净真缘，当勿念风流旧债。况乎身犹柳嫩，曾无忤白婚姻；期未桃夭，宁识藁砧滋味？而于龚生，又陌路之不如，云霄之迥隔者矣。良缘慳梧叶，沟无顾况新诗；扑面隔桃花，洞绝刘晨旧路。玉钗尘葬，岂挂臣冠；宝椁云封，谁感子蛻？未闻温郎玉镜，徒聘丽影于泉台，石氏珍珠，犹买娇鬟于地府。纵情根已断而未断，不甘荳蔻胎含，然色界本空而又空，谁为牡丹花死？且贞魂稍荡于地下，则秽史遂流于人间，白骨其犹包羞，青山何能止谤？女也不爽，应教清白长存，魂兮归来，那使门庭受玷？姑诚念此，庸独安乎？

呜呼！金钿盒空，金碗非定情之物；玉钩斜冷，玉箫乏再世之缘。崔罗什事本无稽，杜丽娘尤安可效？吾故特为友诉，不避瓜李生嫌；卿宜亟放郎还，毋谓丝萝可托。

从此瑶台浣露，世间知有许飞琼；蓉苑看花，天上岂无丁文雅！

王侍御

饶州景德镇，江右一大都会也。商贾辐辏，士大夫亦往往税驾焉。

同里王石林侍御为孝廉时，尝客其地，旅于抚州公寓之西偏。其正室素传不靖。先有同郡某君者居之，魑魅昼见，童仆夜惊，大为所黩，畏而他徙。某既去，侍御命下榻其中。众咸以为言，侍御夷然。久之，略无所异，遂为吉宅。

又，侍御所居地向有所谓三圣公王者，素能祸人。众为小石龕栖其主，岁

时奉牲盛惟谨。或犯其龕旁树石，及语言不庄者，辄被射立死，轻亦疾废，如是不一人。侍御令子典华孝廉昆仲时尚少，闻而恶之。诣龕前数其罪，取其主劈而焚之，以灰置溷中。众咸恐，谓神怒且不测，言于侍御。侍御笑而置之，卒无咎。后神梦于邻人，求为新其主。邻人重为立之，至今奉祀不衰，然虐焰则已熄矣。

非非子曰：谅哉左氏之言，妖由人兴也！观于侍御桥梓之事，亦从可见矣。其正气之所慑欤？抑贵达之徵也？三圣公王者，不审为何神，其称号亦殊僭妄。吾郡乡里处处有之，多能崇人。迹其所为，殆厉鬼之属。要其所祸者，皆其衰败者也。又能为神灯，灯色浅碧异常火，去地尺许，隐隐见脚跟，若有人擎之以行者，明灭多寡不常。夜行者多见之。余髫时侍太夫人板舆，自信州归里。未至家数里，日暮道黑，无从觅炬。忽见神灯起于前，相隔近一丈，导舆夫而行。迫之莫及，赖以识途。甫及里门而隐。则家僮已捧槩道左矣。灯灭之处。有本里三圣龕云。噫！三圣于我，是为有施。吾亦神之而已矣。若孝廉昆仲所为，则动于公愤矣，能令人壮。

东岳府掌簿

明末，成都有仕宦至卿贰者。其子年十九，忽暴病死。逾数月，其父梦之，云：“儿生簪缨之家，长纨袴之窟，席丰履厚，固已久矣。近为东岳府君皂役，既贱且劳，备诸苦况。而某吏部之子亦与儿共事。前数月，有新任判官，生时与吏部有旧，即转其子为内班，今复转为录事矣。吾父姻党多在当路，独不能嘱托，使为儿免此役乎？”父觉而伤之，百计图营，然明冥异路，无可为也。于是作书千馀言，焚于东岳庙，大约求东岳君照拂其子也。

复梦子来告曰：“吾父书为门者所格，幸未达于东岳君；不然，且获罪。东岳君岂可干以私者乎？儿今探知寅伯父张虹当为东岳府掌簿，于某日受事。宜速往，赂以钱二万，求其转鞫，则儿获免此役矣。”父觉而忆之，因思：“张，吾至交也。些须之求，庸必贿乎？且事属虚渺，恐徒费无益。”第造张言之，而不复以赂往。张愕然曰：“吾其死乎？果有是，不烦叮嘱矣。”父再拜而退。至期而张果死。

十馀日后，子复于梦中告父曰：“吾父吝费，不惟无益，且受其虐矣。儿屡谒张公，求以犹子之礼见，俱为阍者所叱。最后见之，张公怒言：“吾与尔父偶尔同官，声势依倚，初无天伦骨肉之爱，复鲜金珠币帛之交。即使阳世请托，亦不能耽无贿之令名而为之委曲，况幽冥之间，时异势殊。吾既与尔父无情，则尔亦于我何与，与众役等耳。而冥法不可轻干，公门不可私谒，尔屡犯焉，法不可贷。不然，府君闻之，且谓我门如市也。”杖儿三十而逐之。儿前者之言，盖逆知有今日也。倘赂之，何以至此？即吏部子之于判官，亦非托诸空

言者也。”遂掩泣而去。父为之大恚而觉，遂郁结成疾，数月亦死。

段 生

段生者，——逸其地与名，——年十七八，神姿秀朗，时有潘岳。卫玠之目。自少失怙恃，家计贫乏，然乡邻戚友多器之，每所助其金钱，得不甚困。生既自负英特，锐意进取，亦念非毛锥颖脱。终不免穷鬼揶揄，因是而名心甚炽。应童子试，补诸生。乡荐不售，乃从诸戚好釀金入太学。赴都应顺天乡试，复落解。贫不能返，遂止京师，以图再举。

城东有小宅一区，素不靖，主人以是故，取值甚廉。生固不知也，税居之。自夏徂秋，略无所异，惟纸窗石炕，孤闷无聊耳。

一夕，灭烛而寝，少顷而觉。乃在绡帐绣被中，兰麝芬芳扑鼻。生惊起四顾，则漆几银缸。人影在壁。一女郎背灯而坐，钗光鬓影，隐跃撩人，而明珰玉佩，时珊珊作声。生不禁毛磔，亟问：“此何地？尔何人？”女郎回眸斜盼，半露芳姿，少焉发声如流莺语燕，曰：“君自至此，君顾不知？吾不尔诘，反诘我耶？”言罢，仍转靛背灯，微闻叹息之声。生故恇怯，不敢复问，但蠕缩衾中，汗出如蒸，不觉昏然，竟成熟睡。既寤而残月射窗，晓钟切枕，依然独眠孤馆耳。遂以为梦。

次夜既寐，忽有人摇之醒，则前背灯女郎也，微笑而无言。生谛视之，有倾城冠世之姿，疑惧顿消，因推枕拥衾而坐，展问邦族姓氏。女低应曰：“天下固有如此仓卒客，两次造访，犹自不识主人氏族。儿姓杜氏，名兰秋，本贯洛阳。初从父母，移家于此。”生因请谒其父母，女曰：“复移去五载矣。惟儿与婢子小铃居此耳。”复问有伺亲串往来，女曰：“无之。惟异姓姊妹数人皆别宅而居。”生窃喜，稍以游词侵之。女赤颊无言，俯颈捻双带而已，削玉纤纤，类麻姑手爪。生心大动，前握其腕，求与欢。女虽微拒，而冶荡之态，渐觉不支，乃低骂曰：“何物小郎，作剧太恶，使世间无复贞姜。”遂解衣登榻，成眷属焉。抱璞含苞，依然处子也。

已而一婢款关入，手捧一器，置桌上，曰：“酪奴来矣。”青衣窄袖，天冶殊常。既见生，作色曰：“谁家秀才不守法度，亟当使受水厄，以惩其拂墙花影之罪。”生闻言惶惑，莫知所对。女睨之而笑，以手挥婢曰：“去去！狡狴婢子，故以险语骇人，不顾书痴破胆耶？”婢徐徐匿笑而出。

女谓生曰：“此即小铃，儿之私人也，姑弗恐。”生始敢纵息，徐悟水厄之说，叩女曰：“卿好茗饮乎？”女戏抚其腮曰：“亏杀小郎聪明颖悟到此，儿生平实有此癖，自谓女中卢仝，故婢子辈习闻此说。不识小郎枵腹，能为左纨素劲敌否？”生故嗜茶，应声曰：“黄九之穷，半为车声羊肠，七碗之技岂足道哉？”女曰：“书生大言恐众，是其故智。姑试之。”遂揽衣下榻。

生从后戏捉其足曰：“新花著雨，莫眼撚否？”女回顾，怒之出目，脸潮忽生，无语可措，乃掣生衣衫睨之，掷地曰：“苏季子貂裘敝矣，下第鰥生一寒至此，犹漫作丑态向人！”生不觉赧然踖蹶，叹息而起。女慰之曰：“前言亦戏耳。大丈夫不耻抱，宁惭败絮？”即拾衣起，为生著之。

旋取碗倾茶对啜，生童稍解，且啜且叹曰：“贫非病，何足怏怏！良以主司冬烘，致使书生眊噪，胸中枵触，殊觉懊然！”女曰：“是尤不然。儿闻曹沫不耻三败之辱，卞和不惧再刖之刑，忍以成之，艰以得之。观其所为，志念深矣。即谓千金之弩，耻于再试，则摧撞折牙，永息机用，效妙手空空可也。士诚有才，何适不然，而自令若是？”生曰：“此老生常谈，谁则不知？终身入其中，乍动于不及觉耳。且吾向者视卿，背灯太息，壹似重有忧者。以卿玉腕珠颜，妙龄芳齿，有何不释？亦愁苦若此，岂其为郎憔悴乎？”女不觉愀然，曰：“儿之愁苦，甚于下第秀才。人孤似月，命薄如云。回首当年，春风几度，抱卫姬之深痛，比倩女之离魂，人世零丁，孰甚于此！”言讫，玉筋双垂，娇啼呜咽。生亦凄然泪承，睫不能已，频以袖为女拭面，慰以宽言。小铃闻之，亦来劝勉。乃始止泣，泪痕纵横粉颊，惨黛长眉尚压盈盈秋水也。

于是倾茗复啜，各飏愁襟，喁喁絮语间，已尽数器。女双脸挑晕，若被酒然，愈觉妍媚撩人。生兴狂不禁，辞言茶已不胜，欲饮蓝桥琼液矣。女哂曰：“斛茗痕已取盈耶？未便筑受降城，且再赐金茎露一杯。”使小铃捧茶向生，生勉尽一碗，曰：“胸有奇渴，非苦薺所能消也。”小铃置茶笑而出，女亦笑而止。遂复就寝。生戏谓曰：“温柔乡中宿，死不为枉。”女曰：“本与君有夙缘，不图于今夕了之。”生闻夙缘之说，转滋疑抱，曰：“逆旅孤眠，不审何以有此？犹恐趾离戏我，非有夙缘，祇成幻梦，向梅花惆怅而已！”女曰：“天下恐无此梦，梦中恐无此人，人中恐无此景也。郎既垂涎于梦，则与郎同梦何如？”

生为解颐，然终疑之，乃伺女睡，私于茵下搜得绣履一只，藏之腰间，俟明日验其真幻。初欲不寐达旦，缘与女狎，倦甚不支，因复沉睡。至晓，女失所在。而履故存也，纤小类新月，花样精巧殊伦，不异人间美人步莲物。叹诧久之，悟蕉鹿之非梦矣，而亦知其非人，疑惧填膺。凡三夕，目不交睫，独寝如故也。既而心味其美，思念颇挚，日玩弄绣履，珍若连城，以为美人之贻，物在人亡，倍可惜也。

越四日，黄昏，无聊偃卧，恍惚复眠绣榻。见女郎褰帙凝视，微批其颊，曰：“书生绣虎雕龙，乃盗人褰物何为？所谓穿窬之类，非子也耶？”生惊喜，应曰：“刺史不能守鞋，从者岂其窃屨？会须以此要盟耳！”时小铃在侧，佯怒曰：“酸子作贼，三日逋逃，今舌强犹尔，请令长跪捉蹠，用惩厥后。”直

前牵生下床，按令屈膝，女笑曰：“郎亦可怜矣，姑贷之。使出力自赎。”生亦笑曰：“武库戈矛，随身而具，奈无用武之地何？”小铃曰：“昨高七姑折柬，约为秉烛游，想又负彼诗债，盍与小郎俱往，一角楚汉？”女曰：“微尔言，吾几忘之。宁馨雅集，彼细酸技痒，当鳌弧先登，犹烦劝驾耶？”生笑曰：“既欲乞师解围，乃用激将法，真智囊也。虽然，夜深矣，心旌不定，庸敢他出？彼倘问韩寿何来，将何以应？不且鸿离鱼网乎？”女曰：“桃源女伴，皆司空见惯，无虑唐突。儿亦自有袖里兵，用不著捉刀人。所以相屈者，诚虑小郎向隅耳。”生乃许之。小铃前导。

甫出门，西风砭骨，凉露侵肤。片月东来，松阴桧影，萧疎满地。约三四矢地，灯光隐隐，射于林表。少顷而至，则甲第一区，缭以茅屋土室。叩环数声，一女使启关接入，径造其堂。女向内呼曰：“不速之客来，主人何避之深耶？”俄有美人自内出，年可十八九，姘容情态，直与女埒。笑曰：“我谓是何嘉宾，乃红拂妓携偶偕奔耳。”生踟蹰谦让，唇舌无措。美人曰：“乌衣子弟，固如此哉？”生私询小铃，始知美人即七姑也。

七姑请入内，生惶恐称不敢。女曰：“我郎即彼郎也，何遂以形迹拘拘？”即挽生先行。七姑骂曰：“妮子唇锋刺人乃尔！”生至是已不复畏，回首睨七姑，笑而谢之。七姑低鬟，略不应。既入内，素壁文窗，斐几华榻；兽炉蕴香，一缕烟袅；图书笔砚，位置骈罗。膏烛光中，遥见阶前盆花比列，绿叶纷披。生问：“何花浓丽若此？”女使告曰：“断肠花也。”生令秉烛观之，胭脂点点，娇楚可怜。回视诸女，皆有凄惋之色。

旋闻剥啄声，令女使往应。顷之，偕数女而入。一年四十馀，面枯瘦，一年三十许；一年二十馀。各相见通款，则皆左右邻女赴七姑之招者也。叙坐毕，仍设茗饮，供山果数品，殊雅洁。生始详叩七姑家世，答曰：“儿高县尹之女也。父官福州，留老母与儿居此。一月前，阿姐家迎老母去，犹未还也。”生曰：“大家风范，固自非常。”七姑伪词酬对，吐纳生新。诸女游词浪语，无所不至。惟七姑正襟端坐，庄语不佻，然眉影眼波属童于生，生颇惑之。

已而年四十馀者曰：“七姑见召何为？”七姑捧茗碗而起，曰：“酒军觞政，连日棼如。今玉郎在坐，不可以俗事败意，但宜剪烛烹茗，各赋新词。如诗不成，罚依玉川茶数。”年三十许者笑曰：“主人不欲破慳，徒以莘繁昭其忠信，乃侈然欲执牛耳耶？”年二十馀者曰：“亦可谓所持者小，而所求者大矣。”女曰：“良夜苦短，无事以口舌杀风景，便可从七姑之议，留为身后佳话。毋酒食是议，使舞文之士又赋《老饕》也。”众皆发粲。

生意属七姑，乃起而请曰：“群芳毕集，安用远觅旧题？庭中秋海棠盛开，殊可赋咏。闻此花乃少女怀人、洒泪于地而生，真情花也！某已占就拙句

，不识可呈观否？”诸女皆曰：“善。”因授笺笔使书之。生书毕，径授七姑，诗曰：

“岂让无香种，芳名况复同。

夜深花不睡，应为怕秋风。”

年四十馀者阅之，睇女而笑曰：“尔家阿郎意别有在矣。”女曰：“得陇望蜀，薄幸郎类多如此，曷足怪哉！”生支词以解之。

既而女与七姑诗皆成。七姑诗曰：

“秋日看花最可怜，碧鸡空见梅棠颠。

玉腰未识花成泪，误到香霏小阁前。”

女诗曰：

“当年珠泪阶头溅，化作秋来花片片。

玉骨长埋夜独眠，柔肠断尽无人见。”

年二十馀者曰：“七姑悲凉太甚，兰娘愁怨无端，读之使人感慨凄然，那复有愉词赴笔？不如且已。”生视诸女，眉黛间皆有恨色，谓已佻达所致，急自引咎。七姑曰：“薄命之人各有心事，非小郎之过也。”于是邻女皆辞去。女亦谓生曰，“七姑与君有缘，君亦有心，盍止此以毕夙愿？儿亦去矣。芙蓉镜下，当复相见。”七姑亦无语推拒，生心摇意夺，留止不能自主，而女已呼小铃出户矣。

女使旋即闭关，引生入七姑卧室，华焕与女室无异。少焉七姑亦入，背灯痴坐，不发一语。女使徐出，反为阖扉焉。生前揖七姑曰：“漏探矣，百无所求，唯乞早寝为幸！”七姑初不应，生逼不已，乃低骂曰：“兰秋陷我矣！”忽闻女使惊报曰：“夫人归矣！”七姑变色，亟伏生于床而出。

俄闻有老妇声自外而内，问曰：“茶具纵横，何客至此？”七姑曰：“邻姓姊妹也。”老妇又曰：“尔适见我，神色不定，何故？”七姑曰：“别阿娘久，故喜形于色耳。”老妇又曰：“非喜色，实惧色也。”旋见老妇入卧室，年近六十，面目凜然有怒色，诘七姑曰：“何得有男子气？”七姑不能隐，遂告之。老妇大悲曰：“尔父居官不洁，故责报于尔耶？何中篝之丑如此！”七姑羞惭伏地，女使启帷，捉生耳出于衾中，长跪谢罪。老妇气塞，半晌乃骂曰：“好秀才，禽行至此耶！”徐操梃挞女使数十，命逐生于大门外。门随闭，犹闻内啐不已。生倚于檐下听之，闻老妇曰：“不看渠是进士，肯令出耶？”馀语嘈杂不可辨。遥闻群鸡乱鸣，语声遂寂。生亦倦甚，就檐下宿焉。

比醒而东方白矣，此风露满衣，虫蜚聒耳，仰见树木萧疎。群鸟啁晰，夜来房舍化为乌有，乃卧乱冢之间耳。惊愕而起，踉跄而归。距所居已二里许，不识夜来何自而出，又若此其近也。

亟以所见语主人。主人不能讳，告之曰：“此宅实河南杜某所居。闻其有一女，未嫁而卒，一婢亦旋死。客所遇，其必此也。至高七姑云云，官地冢多，不知伊谁也。”生又问杜氏之墓，主人亦不知，但言客宜去，不然，且祸客。生细思他处房值必昂，无从措置，而心恋兰秋之美，将殉而甘心；又念青娥皓齿，软玉温香，当非祸人者。仍坚请不去，主人无如之何，亦听之。

入室，将取绣履示主人。履旧置枕下，则已不知所在矣。徘徊眷念，冀其复见，久之杳然。因忆老妇“进士”之语，知必捷南宫，心转安之。遂下帷攻苦，果于次科领乡荐，明年复成进士。

将理归装，一夕朦胧之际，见兰秋姗姗而前，再拜曰：“知郎君垂注颇殷，非不相念，奈缘尽于此。所以复见者，欲求念枕席之思，下及枯骨耳。儿向者不慎，逢怒于父母，迫而殒其生，婢亦坐是致死。未谋葬地，遂瘞于此室。郎君卧榻之下，即儿与婢之幽宫也。郎向者无力改葬，故不敢言。今则贵人矣，幸为别择爽垲，更筑新居，俾近七姑牛眠之地，则弱魄得所依倚，小婢亦受及乌之爱也。衔环之报，其敢不申！”因于袖中出一玉环授生曰：“此儿婴年所弄，父母因以为殉，今以赠郎。虽不足以报德，亦金碗蕤锁之意也。郎其毋辞，使儿抱歉九原！”生欲答之，脚中竟如物压，不能出声，手足亦不能运，但以首颌之而已。忽砉然一声，惊寤而起，兰秋已失所在。凝思久之，始悟“芙蓉镜下复见”之说。

次日，遂告主人，于炕下掘之，果得二棺焉。舁至官地，并瘞于向者所卧高七姑冢旁。立石碣二，一题曰：“洛阳美人杜氏兰秋之墓”。一题曰：“杜兰秋侍女小铃之墓”。浇奠恸哭而归。果于茵下得玉环焉，匣而藏之，珍为异宝。生后官至二千石。

【初编完】

《耳食录》二编 [清] 乐钧 著 [14z5 整理]

作者:沉思曲 发表时间: 2004/08/09 08:56 点击:848次 修改 精华 删除
置顶 来源 转移 收藏

耳食录二编 清 乐钧 著

自序

余既梓前编，诸君子竞来说鬼。随而记之，复得八卷，犹前志也。

夫常人之生，寿者百年。过此以往，不复名人矣。百年之中，梦寐半之，孩稚十之一，衰老十之三四，无贤愚，一也。

我生二十九年矣，不幸忧劳侘傺又十之七八，人之不暇而鬼是亟乎！然人能说鬼，鬼乃不能说人，若之何饱吾耳者不以饜吾舌而飫吾笔也？庸讵知余之

说鬼之不如他日之人之说我乎哉？庸讵知余之说鬼之不即所以自说乎哉？鬼耶？人耶？我耶？乌乎辨？

乾隆甲寅岁十二月，乐宫谱元淑自序于京邸芳阴别业。

耳食录二编卷一

韩布衣

布衣韩生，豪宕好奇。出游则累年不返。万里不远也。尝曰：“吾平生所善有四：一为会稽老道士，一为湘江女子，一为太仓泥塑皂隶，一为粤西驿亭之鬼。”或徵其由，曰：“吾向游会稽，路遇道士。银髯雪顶，足下恍惚有云气。异而尾之，则入一茅庵，踞坐石上。问之不应，礼之不答，怒而呵之，亦不报也。余无奈之何，亦坐其旁，默然相守两昼夜，饥甚而呻。道士大笑起，出门，余又尾之。行里许，道士反顾曰：“无赖子，缠扰何为？欲作饿殍耶？”余曰：“师不死，我亦不死。”道士睨余。复大笑，遂出一物啖余，类莲实而大。腹顿果。引至一处，云馆星横，环以流水。仆妾数辈出迎，道士指余谓之曰：“是尔辈主人，宜善事之。吾往欠！”余掣其袂，辞不可，道士曰：“无庸！余索替人不得，而属之子也。”绝袂而去。余遂入居之。数日，有伟丈夫卧门外。余意其饥，使饭之。不受，坚卧弥日。问其故，曰：“居无家室，出无舆马，不如死也，将栖魂于子之门矣。”余哂曰：“何必尔。”拉之入室，即以道士之所赠赠之，出门径行。复遇道士揖余曰：“子难取易舍，心迹洒然，道根植矣。后五十三年，相见于天都峰下，勿忘也！”遂去。异哉道士，仙乎仙乎！此余方外之交也。

‘南游于楚，晓行湘水。遇童子涉草而来，手握马蹄香一束。聊从乞之。答云：“是我姑姑命采以簪鬢者也。不欲更与人。”径去不顾，余亦置之。旋过一山居，嘉树当门，小憩其下。忽见前童子启门，熟视曰：“是乞花人也。”因招余进。具茗饮。有女子窥帘间，若甚姣好，鬢旁马蹄香犹依稀赴息也。余辞出门，女使童子追余反。诘其故，曰：“姑姑年少气高，不旨适人，栖遁于此。人稀地僻，虎狼如麻。视君有奇骨，将邀福于君，惟邻是卜，缓急有赖。惟君之赐！”余许诺。馆余于舍旁之次，供具甚备。童子馈资脯，越一日至。一夕，暴客大集。余横槊而山，遇女于门，短衣提剑，剑脊血光殷然，已斩其魁而连其馀矣，翩然竟入。乃知女习剑术也。余故善槊，思一角以究其能，使请于女。女不可，屡请乃许，余舞槊，女飞剑削槊，槊斫如朽。余大惊而退。童子乃言女父本豪客，女传父术。固无敌也。女多技能，工笔札，尤嫻于琴。一日，忽抱琴诣余，纨衣茜裙，婉媚无俦，而风范矜肃，据床弹《思归之引》，音响凄激，往而不反。曲终，语余曰：“吾逝矣，”推琴而绝。余出其资，厚葬之，馀以付童子，封树而去。此闺阁之交，盖神交也。

‘又尝宿太仓古庙。泥塑诸神像面日不完，颠倒颓墙断瓦之中。独廊下一皂隶像，执杖岿然。余戏曰：“穷途倦客，藉尔为东道主人，携有壶酒，当以酌尔。”因举壶灌之，问曰：“佳乎？”隶忽应曰：“佳！”余不觉惊跃却立，叱之曰：“鬼子敢尔，立斩尔首！”隶置杖叩头乞命曰：“素嗜麴蘖。且遇知己。不觉失言。幸宽假之，使得侍杯杓，亦不岑寂。”余佞其言，笑许之，对坐而饮。苦无饮器，各引颈就壶吸之，须臾酒涸。隶曰：“君与我钱，我能行沽。”解杖头付之，果沽酒至。又饮。隶先醉，哆口刺刺，谈幽冥荒怪之事。已而距跃曲踊，挪揄不已。余曳其髮以虐之，塌然卧地。余亦旋醉，遂卧其旁。比晓酒醒，隶执杖如故。余是日郊游至暮，复止庙中。隶欣然迎门，问：“有酒乎？”余答以钱尽，隶攒眉良久，曰：“当谋之。”遂出。既而抱一瓮、置两爵以归。酌之，佳醞也。穷所自来，悄语曰：“盗诸酒肆耳。”余赏其解事，纵饮大醉。由是日以为常。一夜，求出盗酒，久而不反。余闷且倦，枕肱而卧。隶见于梦曰：“余盗发被执，投诸浊流矣。感恋高情，姑来相诀。”言讫而觉，凄然伤之，盖酒徒于是亡矣！

“又尝探奇粤西，晚宿驿亭。长夜荒阒，星河到枕，徘徊而兴。遥闻吟咏声，清越宛委。细听之，其词曰：

‘月黑万山迷，西风吹我出。
平生短剑青，秋气侵人骨。’

余诧曰：“鬼也！”又闻鬼吟曰：

‘栖鹞叫层崖，乱星堕林莽。无入夜转深，岩洞孤泉响。’

声渐逼近；徐步逆之，一鬼颀而臃，贸贸然来。余心颇惧，鬼笑曰：“余虽陈人，然不为俗大轻出，非魑魅之比。子何畏焉？生时雅好孤游，致死山谷，魂魄恋此不能去。向有萧生过此，与余交最笃。萧生去，寂寞至今，始得吾子，愿少留也！”，余颌之，与坐亭础上，谈论甚畅，濒曙乃隐。余游山至暮，期于亭下，鬼又至，曰：“壮哉游也！虽然，蹊径不习，未穷幽险。今夜月辉竟天，某请为导，必有以娱子。”余欣然从之。鬼授双履，著之足轻，登陟巉岩，易若平地。每经峰峦洞壑，指示其名胜缕缕。至一古洞，中有老猿见客作礼。洞外小猿数十，争献山果，饱啖而反。如是十馀夕，乾糒告匮。始辞别。鬼恸哭送余。逾年复往，三宿亭下，鬼不至，其交遂绝。

“道士隐其姓，名希客。女子姓阮，名西娘。驿亭之鬼，姓练名嵌。”

逆旅少年

陈孝靡奇圣自京师之金陵制府，道遇骑使，一一亦往制府勾当公事者，一一因同行。

一日，解装逆旅，则北寝已有宿客，遂止东偏。顷见少年自外入，深笠宽

衣，面掩于笠，不甚可辨，即北寝客也。趣召主人，使治具待客，必丰必洁。主人诺，去。少年入北寝，曲肱支颐，凝灯宴坐。陈亦遂就榻。而骑使素好选事，秣马储刍已，潜往窥之，伏于梁间。

旅柝再鸣，欵见一物飞入，状类鸚鵡，乃觉室中鞞鞞，势若斗兵，灯影散乱，莫可端倪。顷之，有一人踣地，乃胖僧也。少年挥剑拟之曰：“若不自量，欲犯乃公耶？”僧固称‘不敢’，卑辞乞命。少年曰：“若虽不竞，然亦吾属也，羽翼可任，安肯相遇？”遂释之起。

复仰视梁间，谓骑使曰：“君为壁上观，亦殊勇敢。宜下相见。”骑使方怖，闻言骇甚，趋下拜伏。少年并携就坐，呼主人将酒看来，相与飞觞大嚼。少年与僧语，骑使略不解，危坐倾听而已。

酒酣，少年谓僧曰：“吾有尺书寄于某所，能为我鳞鸿乎？”僧曰：“能。”少年又曰：“三日后，会我某山，能不愆期乎？”僧曰：“谨如命。”少年即袖中出书付僧。僧便乞辞，复如鸚鵡飞去。

骑使亦谢出，往卧东偏。天明迹之，北寝空矣。叩主人，亦弗知也。以状语陈，相与嗟异。计僧所寄书及所期之地，殆三四千里。骑使又言少年形貌，“玉立美如曲逆”云。

影 娘

青莲山秀削如花，清泉出其阴，淳而为沼，滢然澄沏。昔有士人春日陟山，倦憩水上，拾得一玉钗，把弄冥想。忽水中见丽女子影出其肩后，若相偎倚。惊而反顾，无有也。俄而微风皱波，滉漾久之，影遂失，叹诧而归。

试一览镜，则女在镜中，倩辅流眄，士人悦之。出钗问之，曰：“此卿所贻耶？”女摇首微笑，徘徊却去，环佩珊珊作声。士人大惑，入以游语，女面颊发赤，敛然遂隐。士人急索视镜背，垂首怅惘。闻空中吃吃笑，微语曰：“左矣！”其声如箫管从风，微婉清妙，莫知其所自发也。

士人彷徨四顾，神志散乱。又闻空中语曰：“苟无相谗，当见镜中，日一度。第焚沈水香，供钗其上，妾即至矣。”如教，果至，即相对琐琐语他事。朱唇微动，则声出镜中，词旨殊妙。其初一两时许便去。久之，语渐狎，女亦稍稍见答，迁延镜中不忍去。

家人异其状，疑镜为妖，夺镜摔之地，镜裂，士人惊惋失声，曰：“伤我丽人！”亟取他镜注视，乃色喜曰：“幸无恙！”家人愈异甚，尽藏其镜，不使复得窥。士人忧闷，嗒焉如丧魂魄。

偶于案上得芍药一枝，不知所从来，闻耳畔语曰：“君颇识此花名否？请西如圃中池上，与君别矣！”士人凄然，趋诣之，见女在水中，揽涕而歌曰：
涓涓流泉，潋潋清池。

灼彼镜光，影合形违。
斯影斯幻，复能几时？
春风告行，赠子将离。
子不我思，思我其谁？
子即我思，我胡能为。
悠悠天地，两心知之。
水流西东，永以为期！
遂不复见。

士人由是卧疾，废饮食，治以巫医，弗效也。有道士款关求见，自言知隐疾。家人见之，道士问士人：“玉钗安在？”士人瞿然曰：“公焉知此？”道士微笑，袖中取绛丹一粒，令吞之，病良已。

道士谓曰：“君前身为诸生，过邻家，值其女影娘坠钗帘下。瞰其无人，径拾之不还，由是相慕悦。女死，念钗坠人间，业缘未了，求得之，转以贻君。而格于形迹，弗能合，又惧为君害，故去之。行而丐我，我怜其情挚，故来。”因出一小瓶授之，曰：“当以某日如青莲山，见梅花树上有翠鸟千百飞翔，乃捧瓶西向，立呼‘来来来’者三。当有所遇。”遂辞去。

至期，士人如言往呼，乃见紫烟一缕入瓶中。闻瓶中语曰：“来矣！”即怀瓶趋归，置室中。顷刻，瓶大数抱，中辟一户，有丽人姗姗而出，即昔之水中镜中人也。道士旋来抚瓶曰：“几坏我器。”瓶即小如初，纳袖中，倏然已杳。女谓士人曰：“道士盖申元之也。”

朱 克

宛平朱克，感疾昼寝，梦游河滨，眺望甚乐。有四马服车东来，车中五人，御者一。御者曰：“某贵家张乐召客，但有知者皆得往。汝盍俱焉？”五人者亦呼“亟登”。克不觉已在车上。

疾驱而行。

抵一处，嘈杂类市镇。西有崇台，优伶演剧其上，其下列席焉。宾客甚盛。克与五人亦共据一席，酒饌随至，亦不知主人谁也。克素不习酒，又念抱病未瘳，绝不敢饮。而五人饕餮弥甚，杯盘尽罄。御者促曰：“可归矣。”复上车驰行。

少焉皆下，入一家，则克之姨之家也。御者直拥至犬窝。递推五人仆，皆成小犬。次至克，克恐，欲走避，亦为所推，大呼昏去。比苏，则身亦犬矣。遍体痛楚，母犬为舔之，痛顿止。姨至，见之，曰：“犬产六子矣。”克呼姨，弗应。复诉曰：“我，尔甥也，非犬也。”姨亦弗闻，遂入内。群狗皆争食母乳。

克亦觉乳香，饥欲食，复念：“我人也，奈何食狗乳？”欲趋归，足弱小能运。强行数步，母犬辄衔至故处。中心凄然自伤，遂为异物也。

忽见御者踉跄来，颇惶恐。旋有二役追至，以银铛系其颈，叱曰：“何物小鬼，敢私诱人为畜耶？”一役牵御者奔去，一役举克而掌之。昏痛之际，倏已复故身。即随役至家，为所仆，瞿然而悟。

母、妻环之哭，盖死焉而复苏也。亟述其事，使验诸姨家。犬果产六子，其一牡犬者死矣，黑首而赤身，与克冠服之色相符也。克取死犬归，裹以布而埋之。

非非子曰：跬步不谨，即堕畜生道，微乎危哉！幸地府敏察，复其故我。不然，虽欲不为犬于也得乎？

六脚骨

三江口富翁某，延师教其子。授以《三字经》首句，依师读之，亦能成诵。试使独诵，则函胡，似云“六脚骨”。使诵次句亦然。以至他书字句不符者，皆曰“六脚骨”，盖奇鲁也。娶妇甚艾，竟不能人道，姁续以斩。然善博善窃，曲尽其妙。卒倾巨万之家。殆夙业云。

刘生

刘生，三十游庠序，遂得狂疾。逢人辄谩骂，人无有伍之者。

偶访远亲，归迷失道，遇瞽叟坐山下，交手而倚杖于肩，意甚得也。刘漫叩之，叟挥其杖曰：“南。”刘乃南行三四里，幽篁苍翠，溪水淙淙鸣，讶非故道。

于时日既曛矣，颇惶惑，遥见三四丫头女子戏竹林间，一一眉目竞秀，不可描画。一一取竹叶扭结作舟，投溪水中，共叉手憨笑。刘以失道告，一女子敛笑睨视曰：“客何为者！闺中人岂孤竹马哉？”刘心好之，故故请指迷，迂延不去。一女子谓众曰：“归耳归耳，莫听烦絮。”遂相携穿竹林中去。

刘尾之，数十武，见小村落。众女子入一白板屋，返身见刘，相与嬉笑耳语，扉遽阖。刘径叩之，意甚肆。良久，有姬出应，问：“伺处恶郎子挝门欲碎？”刘答以求宿。姬曰：“家有主翁，请自见之。”言已自去。

刘登其堂，粉壁纸窗，甚雅洁。一老人拥杖枯坐，灯影中就视，即向所遇瞽叟也。怪而问之，三问而不答。刘怒骂曰：“瞽奴给我失道，何得复尔？”叟曰：“我奚瞽哉？迷道者真瞽耳！尔目诚在，且何为问我？”刘语塞，忿然径出。

时月弦云翳，万星隐曜，俯不见地，举步辄绊蹶。遽返，则门已扃矣。颇悔前倨，而耻于再通，便就檐下倚坐。少焉细雨刺面，衣絮渐寒。闻门内莺语间关，笙簧满耳。徐察之，乃女子读书声，念欲一进观，且便图寄宿，计亦良

得。

遂复叩门，前姬启门问，刘掩入，诡辞以对，而讳言前客。姬曰：“止止！君适至此，何诳也？须重启主翁。”乃趋上堂。刘从户下窥见叟南向据案坐，两眼碧光与灯烛相映射。女子十余人，罗坐左右诵书，溪上数女亦厕其列。始知叟盖非瞽者，心窃窃惊讶。姬前白叟，叟曰：“是故为求宿来也。东厢一席地，姑为之所。”

刘因登堂，欲自陈谢。叟便闭其目，书声亦遽止。视叟，瞶眊如前矣。刘益怪之，问叟曰：“丈人之目何其异也？”叟曰：“老朽失明，何足为异？”刘诣观诸女所读书，则皆掩之。问何书，叟曰：“此不足为子道也。昔山人遗我此笈，惟妮子辈能读之。请便栖止，勿复见诘。”语次，女子皆已趋入内，叟亦策杖起。刘不得已，诣东厢，而堂上之烛灭矣。

东厢寝具颇设，便昏然就睡。中夜闻虎啸声，忽复惊觉，起，窥见堂上光明如昼，一虎蹲阶下，有大鸟群舞庭中。女子皆华妆，次第乘鸟，从檐间翔去。最后姬出，骑虎将行。闻叟笑谓曰：“诸妮子游戏甚乐，奈老夫何？”姬曰：“勿复作龙钟态，且偕往耳。”叟因掷其杖，化为白龙，天矫而下。叟跃登龙背，乃朗目修眉，面如傅粉，少年人也。姬亦少女耳。龙虎相逐，凌空而逝。

刘汗浹如蒸，始敢纵息，乃知叟亦并非叟。而视己身，乃在破舟中，并无篙楫。烟波空蒙，惟其所之，肃然悲恐。倏有名而呼之者，则舟已触岸。舍舟亟登，杳然无人。仰视疎星缀天，残蟾未堕，树杪群鸦，犹在梦中也。徐有光一缕，起于林腰，望而即之，砰然下坠，若在陷窞。举目如漆，俯仰略无所见。以手四扞，杳无崖壁。且扞且行，亦无窒碍。大呼叫绝，亦无应者。历时甚久，历路甚远，不知其为南北而为东西也，不知其为昼而为夜也，不知其为明而为幽也。既困且饥，念必无生理。而困极饥极，卒亦不死。颓然僵卧，不复能行，因默念瞽叟神人，何乃困我？

旋觉有物上拂其顶，引手探之，乃一垂绳，急促绳结于带间，蛛挽而上。挽且千寻，绳卒不尽，即又惴惴，不敢释手。縋悬良久，力竭握弛，昏然复堕，遂闻人语其旁曰：“是刘生也，何以在此？”刘因张目，则天地云日、山川人物，昭然复见，若矇之始发而梦初觉也。其语者刘之邻人，其地则刘所居郭外耳。掖之至家，计失道时已三十馀日。刘自是恂恂谦让，乡里称之。

借金人

康熙中，有图公某者，厚于货财。其母氏八十初度日，置酒张乐，召客为寿。

是夕客散，图归私室，将寝，而屋瓦作声，声及于地。俄有一人排扉入

， 躯貌侈伟， 巾服皆青， 露刃于腰间， 屹立于灯下。 图骇怖失色， 请问所欲。 其人曰：“闻公多精金， 姑以百两贷我， 旬日当还也。” 图曰：“敬诺。” 顾侍儿取金授之， 其人乃出门升屋而去。 图惊甚， 嘱家人秘之。

越数日， 灯下独饮， 其人忽复至。 图亟问何来， 曰：“来还金耳。” 遂出金。 图曰：“金已赠壮士， 不欲还也。” 其人笑曰：“吾亦有少金， 不知其品高下， 故借公好金较量耳。 非剥公金者。” 图因曰：“壮士能饮乎？” 曰：“能。” 即满引奉之。 立竭数觥。 乃辞去， 曰：“感公厚谊。 公此时无所用我， 他日当相报。” 言讫已逝。 图异而叹曰：“真奇士也！”

后数年， 图被罪在狱， 资财藉入官， 妻孥各食其力， 相随一老仆而已。 一夜， 有褰帘入者， 负一囊置地， 拜曰：“公尚识某否？” 图诧曰：“甚忆， 然忘之。” 曰：“畴昔贷金主人也。” 即解囊， 出衣裘二袭。 白金五百两相授， 曰：“知公困乏， 聊以相助， 且酬旧德。” 图感泣称谢， 曰：“义士惠我于穷， 幸不死， 宜何如报？ 敢问姓字？” 其人答曰：“吾无姓名久矣。 向尝借公金， 即呼钱‘借金人’可耳。” 又曰：“圜扉严邃， 吾往来幸无觉者， 公宜密之。 倘泄于左右， 此金非公有矣。” 遂别而去。

图后经赦出狱， 卒衣食其金以终。

虎

圆明园离宫外， 虎圈三区， 坎地为之， 覆以铁网。 有户， 可梯而下也。 旁各为小柙， 限以木闸。 上为辘轳抽屉之。 虎奴将粪除， 则启闸； 俟虎入小柙， 则闭之。 故虎奴下上卒不与虎遇。

有某奴役此有年矣， 亦渐狎易。 一日启闸， 虎入， 闭闸不尽者去地尺有咫， 弗觉也。 既下而虎出， 将啣之。 奴震慄流汗， 踣而请曰：“若啖我， 即啖。 苟念喂养之恩， 毋啖我， 若即入， 毋恐我。” 虎闻言， 踌躇不决。 奴又哀乞， 于是虎竟入柙， 不复顾。 奴乃缘梯上， 几堕者三四。

官日供羊一头， 为诸虎俸。 于是奴德此虎， 饲之往往倍他虎。 遇有事杀虎， 奴率以他虎应。 此虎以奴庇， 老且寿焉。 后圈虎且尽， 将杀虎， 无代者， 不得已， 槛此虎以往。 奴痛哭送之， 谓虎曰：“命也夫！ 奈何？” 虎既殪， 奴亦寻毙，

靖安有虎， 夜跃上人家屋。 虎重屋弱， 四足陷椽中， 大吼， 栋宇撼动。 其处者为二女子， 盖姑嫂也。 闻屋上虎声， 仰见虎足， 走且恐。 久之， 虎不能去。 姑嫂相与谋曰：“此易制也， 不图且有患， 盍决其蹠？” 乃共梯上梁间， 以绳繫虎足， 其姑持而引之， 搜斫以伐薪之斧。 四足次第解下， 不及天明， 虎竟卒。

皮先生

有皮先生者，鲁而好奇。慕愚公之移山也，而曰：“愚公年九十，我始半之。太行、王屋，若是其高且广也，而可移，我直试其少者？”

野有丘。率二子荷畚操箕，旦夕垦之，而欲以徙之。或笑止之曰：“愚公事，《列子》寓言耳。且彼为其塞出入之迂也，故欲平其险。今此培塿者，处于广漠之墟，居焉而不障于庐，行焉而不壅于途，葬焉面不窒于墓，种蒔焉而不浸于田壤，亦既避子之巧矣。子何为者？且是丘也，高仅可隐。广不及数亩之宫，平之不足以夸力，去之不足以鸣能，过之者如去毛髮焉。而曾莫之知也，子何为者？”弗听。垦之期月，运土于溪中，溪为之塞。

是岁旱，溪涸。溪右之农，其田弗溉焉，苗且槁。以先生绝其源也，相与哄诸其门。先生惧，亟出溪中土置溪上，复成一丘。见者笑谓先生曰：“此夸娥氏之力也！”

王大胆

康龙山言：有王大胆者，习爰书。佐某廉访于苏州，豪于胆，群呼“王大胆”。同舍诸客欲试之，恐以鬼，弗畏也。又伪为鬼冠服面目者，伺诸幽而乘诸忽，王遇之，言笑自若。人以是信王之果大胆也。

他日，诸客游郊外。见丐者状绝丑恶，皆笑曰：“此真鬼，盍致之出试王大胆？”金曰：“善！”召丐者与归。赐之钱而告之谋。丐者辞曰：“丐小人也，胡敢然？惧获罪焉。”再三喻之而后许。

是夜，王归寝，犹阅读灯下，不遽寝。诸客亦已伏丐者床下，隙窗而伺之。夜将半，丐者出，则左手持牌，右银铛，如世皂隶状，前而咄王曰：“去！去！”王见则大嘶，仰而踣。诸客亦惊，趋视，王大胆已绝矣。而丐者亦忽失所在。乃皆诧曰：“此真鬼！”

罗台山

罗台山有高，江右人。尝察孝廉，不汲汲仕进。抗志读书，以博雅闻海内。能拳勇，善击剑，风流隽爽，殊有奇气。好购买古器。鼎彝、权律之属，充列几案。又好蓄奇石，有奇章南宫之癖。数千里外，辄独行无仆从。

尝慕蜀中瞿塘、滟濒、峨眉、剑阁山水之雄险，束装独游。比返，载石盈舟，如百万金宝，压舟欲沉坠。处石以囊，其上者囊以缣帛。坐舟中捧运摩挲，终日不体。

舟子窃窥视，以为财也，夜相与谋议杀客而分其有。舟子四：一老翁，其二为翁子，一为佣者。二子及佣者窃窃语，翁入问，初皆秘之。翁诘不已，始以所谋告。翁惊曰：“噫！恶乎可？”二子曰：“厚利也，且易而无祸，伺蒇焉？”翁不能止，叹息去。

时罗已寝，忽惊觉，袖而占之，知有杀机，潜起，属耳察之审，还就枕。

后数日薄暮，舟泊荒江丛苇间，其侪请曰：“今者享神介福，愿以馐馐为客寿，客其无辞！”罗曰：“甚善。”舟子喜，以酒肴进。罗知其酒鸩也，置不饮。舟子阴异之，然欺其独夜，度无所避匿，亦不固强。罗自出绍兴酿一瓮，倾杯大嚼。瓮几罄，伪醉，据榻灭烛寝。

顷之，三人各秉炬持刀入，刃晃晃如霜雪。一人举刀就枕下悉力斫之，觉有异，验之，非人，盖卷被为之如酣卧状，相与骇。搜索，闻罗在别舱吁曰：“余在此！”一人奔之，忽飞一石起，中腕，腕伤刀落。二人次至，亦如之。遂突起击三人，俱仆，拽而叠之，拾刀拟其项，笑曰：“余能前知，安得犯余？余无金，亦无点金术，尔曹何利焉？姑与尔曹戏，故不泄也。亦藉以歼厥败类，聊逞余志。”

三人哀呼乞命。翁亦来跪请，罗麾之起，曰：“翁无罪也，毋恐。”翁泣曰：“三人者罪固不宥，然老朽之嗣斩于是矣，幸仁人宽假之！”罗从容掷刀曰：“为翁故，贷尔曹死。亟革乃心，脱复创难，必血吾刃矣！且孤踪远涉者，类能自保，如某犹其季指耳。遇之悉当善视，毋自取戾，摇尾态不足常恃也！”众唯唯。

于是共疑罗神人，奴仆事之，讫于既，不敢有贰。

非非子曰：癸丑夏，与李介夫太史剪灯语。介夫述台山轶事，相与壮之。夫台山自有其远者、大考，不以此表见，然已难能已。又言台山尝为友人戏闭室中，三日不与食饮，无饥馁色，殆能辟谷耶？而闻其已死，其真死耶？惜余不及见之。

偷饭翁

偷饭翁者，以偷饭得名。曷为乎偷饭？乃以母故。翁之贫也，母病，无以食也，闻邻之炊香，涎而梯。翁伤之，则乘间窃诸其釜。有竖子见之，窃告邻人，迹而至。至则翁方捧饭、跪进母，母拭泪尝之。邻人以是知其孝也。

是时翁年始十有二岁。及长，客河南，未娶也。有女子自来为翁妻，育二子，归其家而奉母焉。母终而去。翁后以稗贩起家，纳粟为县吏，有廉声。

耳食录二编卷二

揭 雄

明季有揭雄者，一一遣其郡邑矣。一一貌椎鲁，寡言笑，然门以内无违行，肫肫如也。年十馀，不识冬夏，适于途，迷所向。乡人愚之。

每为人佣役，任负不及常儿，然不敢值，人亦利其用。里之豪右争役之，雄椎移其间，亦无忤也。

久之，贫甚，或劝之服贾，雄曰：“诺。”与族商练事者数人俱西。众欺其愚懦，齿之仆数，椎执役不倦。中途遇盗御其装，诸客辟易，雄徐曰：“是

何敢然！”即拳一盗仆。他盗复进，雄巧夺其刃，连殪数人，余盗奔去。众始惊其异矣，待之有加礼。既共诸客贾，使视利数四，丧失其资。人皆曰：“是健儿而愚者也。”复易之。

其年所居地雨甚，浹日，河涨啮堤。乡人修之，堤成而复决者三，莫能为计。雄谓众曰：“是其下有暴物焉，将鱼我村里，某请除之。”乃拔剑没水，移时斩一鼃，提其首，奋波而出。水威顿杀，而堤得不溃。众复惊曰：“子固若是之能耶！何向者示人弱也？”

于是士大夫好事者亦渐与往来。遇宴会，群口哆然，雄默坐而已。他日有两文士论文，席间奋争至攘臂，雄劝之曰：“文可不必论，论文亦不易。”众以其言夸，诧曰：“公亦解此耶？”雄笑曰：“惟稍识之，故知其堆耳。”众欲徵其蕴，争摘古义诘难之。雄随问酬对，机悟深微，超超平玄著，累累然如贯珠也，论辨若悬江河、骤风雨，而不可遏也，疏故实如数家珍，如举东西南朔岁月日之无误也。而平生未尝一问字、一执卷呻吟也。皆帖然服曰：“神人也！”

舍岁饥，流民相聚，剽掠乡里，势若蜂屯。里人走且号，谋窜山谷。雄曰：“无庸，此易制耳！”乃聚丁壮，使于境南之泽中斩劲竹为兵仗，昼夜训练之，增高垒濬沟，分守要害，妇人老弱治饷，转徙馈饮食。寇至，鼓之，令之曰：“尔有家，尔庐，尔墓，毋以畀贼，其奋毋怠！不用命者众有诛！”邻里闻之，相趋皆来，守益众。贼至，无所利，竟引去。数十里之内，赖以安全。

雄晚岁无妻子，闭居茅屋中，焚香诵佛经，旦夕不辍。罕与外人相见。遂有一远方僧来访之，跏趺对语，三日夜乃去。

其后辄数月一来，但相对枯坐，不复作一语。久之僧去，临行谓雄曰：“可矣！”雄点首者再，僧遂不复来。

雄自是祝髮为僧，乃不复诵经。已谓其所亲曰：“吾前身劳山僧也，好攻文籍，及一切经世之务。师以结习特重，不可化，使出世，戒之曰：“慎勿逞也，将迷不复！”每念师言，深自韬秘，不意数数与人事，不免炫露，亦不得已耳。师趋召我，我去矣！”遂合掌坐逝。

非非子曰：余往闻故老言雄之软事，黠而识之。或曰：雄董姓邓，江西人，所传亦不尽与此合。异哉所闻，故采入稗说，未足以为信也。要其负才藏用，不激不随，济物下人，无所失于己，有足纪者。

双玉

庆佑之员外述其第十兄琴川之卒也，有姬双玉者，病绝数四，怀小刀，将自为计，家人见而夺之。姬慷慨自矢，坚不欲生。或给之曰：“从公诚善。然公始死，魂魄且迷惘，子乌乎遇公？负初志矣。七日将复焉，以死，其可。

”盖冀其日远哀杀而志可回也。姬许诺。由是晏然食息，绝不复悲泣。既逾期，家人防少懈，竟投缢死。时癸丑八月十六日也，距琴川卒盖十日，年二十有六岁。

其后二日，有鬼凭其佣媪，索钱楮甚急。或曰：“其双姑乎？”曰：“然。我死，人不我援，又不我祭，一何忍乎？我实馁而，故来耳。”家人以为信，将焚镬焉，佑之斥曰：“否否！谁欤？厉鬼而伪托者也。恶有贞烈如双姑而不神者、而索币者哉？”弗听。鬼良久叹息，曰：“奈何奈何！诈不售矣！”媪忽仆。霍然良愈。

初，琴川夫人金氏性绝颖，读书如夙记，工笔札，雅善鼓琴。其他艺事，习焉辄妙，殆天授也。甲辰某月，病且革，绝而复苏。娓娓处分后事已，语琴川曰：“勿悲，与君十年别耳。若欲亟见，西山天台山水莲洞有童女子，衣粉红、捧绿瓶者，即我也。”言讫而瞑。他日诣洞覩神貌，果肖焉。及是琴川卒，十年之语亦验。亦并足志矣。

琴川名蕙，镶黄旗人，尹文端公子也。官銮仪卫冠军。

明 绡

浙江卢七，以衣工起家，家富巨万。不衣帛，不御酒肉，以俭著。子重，性绝豪侈，略不类其父。尤睨志狭邪，青楼珠箔间多识其名者。顾严于择配，议婚多门，卒鲜所当意。年二十馀，犹鳏鱼也。

或说之曰：“姑苏佳丽之冀北，必有施旦其人者。”重乃挟重资游吴门，棹钱塘。达于笠泽。

湖风度耳，遥闻歌吹声。少焉，片席拂天，双桡剪水，须臾而至，岸然官舫也。歌喉尚啜，曼响如丝。重心醉，张帆随之，昼则同流，夜则同岸。历两日，两舟僮仆稍稍通问讯。官舫人语曰：“严州顾刺史徙居金阊，先行矣。此夫人舟也。”重使人饮其舟师，窃叩歌吹者为谁，舟师曰：“夫人女奴数人，皆善丝竹，奏曲者其女公子耳。”问：“公子字乎？”曰：“闻尚未。”问：“见乎？”曰：“公子甚简出，尝一见，真仙人也！”重乃赂舟师，使缓桨迂行，终日华冠冶服，徙倚舵楼，冀一遇。

次日晚泊，暮靄横波，顾舟篷窗半启。粉黛数人，肤光粲发，措画遥山，仰睇樯乌，相与喃喃漫语。一翠衣茜袖者最丽，回首见重，遽命掩窗。重以问舟师，舟师曰：“翠衣者是也。”

重益惑乱，求舟师而啖之金。舟师却之曰：“郎君亦痴矣！某何能为？”重固请，舟师踌躇曰：“若是，为郎君策之。”已而曰：“得之矣。夫人有弟赵，刺史所任也。今在舟中。试以乡谊修半刺，先结其欢心，申礼而求娶可也。”重从之。赵来答拜，因留之饮酒，语颇洽。酒酣，重微露其意，赵曰

：“公固未室耶？某甥女尚待字，如公者诚佳婿也！”重即下拜称谢，赵曰：“容返舟与姊言之。”少选，赵来，色喜曰：“事谐矣！姊闻公高义，甚愿浼我为执柯，然亟须纳采为定，虑刺史性梗，或有变易耳。”重曰：“礼不备，奈何？”赵曰：“随所有可也。”

是日舟已近姑苏，遂止不行。重乃出千金为聘，复以百金为赵寿。旋登顾舟，执贄见夫人，年四十许人也。慰贄良厚。诸婢皆窃窃戏笑。

既返舟，约翌日同发。抵吴门，夫人及诸女皆先乘行，装资随往。赵留宿重舟，曰：“俟姊归，少屏当，当往谒妇翁。不意萍水之交，竟成丝萝之托。”重谢曰：“长者之赐也！”

越三日，有使者来迎。重留二仆守舟，随赵往。造一大宅，类官阙。主人出迎，赵曰：“刺史也。”重再拜，执子婿礼甚恭。赵遂趋入内。刺史颜颇庄，训辞严简。重侍坐，局促良苦。已而设席，重不敢纵饮，愁愁数杯而已。

及罢，日已晏，遂馆之外舍。赵来，笑谓曰：“余不耐拘拘，故失陪奉。想君亦复不畅也。”遂命剪灯取酒，欢然更酌。重放怀飞觥，狂饮大醉。赵辞去。

沉睡至午晌始醒，悄然无一人，异而迹之，宅乃空。问之邻人。乃言：“此朱氏新构别业，昨一人来，暂赁请客耳。”始知被诳。仓皇至舟中见二仆，则箱篋衣装，亦皆为赵赚去矣。急索顾舟，舟亦杳。其舟师者，亦党同设局者也。

重惭恧，固僦原舟返浙江。至家而偿其值，嘱二仆秘之。时卢七已老，家柄悉以委重，故重得自专。重忿顾赵之卖己也，而恋女不置，时时使人物色之。忽有李乙者来言：“予我金，当言顾所在。”重喜曰：“第言之。”李曰：“顾实返严州。试同往踪迹，聊信吾言。”重然之，偕之严州。

至一村郭中，长杨高阁，画槛周遭。闽上一女于苗条夭冶，李蹑重足，悄语曰：“此即顾居也。请隐树间，伺其出。然慎毋轻动，虞其反噬耳。”重颌之，因审视女子，亦颇类舟中所见。

于时夕照红黄，炊烟四迸，一人酩酊入其门，谛之，果顾也。李曰：“信乎？”重曰：“信也。虽然，何以处之？”李曰：“君欲得女耶？得金耶？”重曰：“能兼得甚幸，不然，则得女而甘心焉。”李曰：“欲得金，讼之可也。讼其父，是仇之也，则女必不从，或有他变，可惜也。欲得女，则戚也。顾诚居女为奇货，更挟以求公，公能应之乎？”重曰：“君意谓何？”李曰：“某请说之，明日当报命。”

明日，李乃引顾来，惶恐谢罪曰：“内兄误我以及此，悔也。愿更修前好。”重喜甚，顾去。李曰：“假我千金，则佳人为君有矣。”重许诺，与之归

，而授之金。复偕往。

既至，孥请先入报，使重待门外。久不出，心疑之。入其门，无人焉。登其堂，无人焉。窥其闺，镜奁钗盒颠倒凝尘，益讶其无人。排扉甫进，则闻人呼曰：“贼！贼！”俄有数人。共执重，数之曰：“入人闺闼，欲何为？”重力申前说，人曰：“此方氏，非顾氏，何诬也！”遂系之栋而鞭之。重不胜楚，请所欲。人曰：“以万金来，当宥汝。”重哀吁，请半之，且无扬于众。初，皆不听，再三而后许。重即遗书所亲，致五千金赎之。

归，羞悔不自容，念乃寝。由是家渐替，行亦少敛。逾年，闻里中张丞女好，遂委禽焉。将醮，张女外遇，忽逃去。丞羞窘无策，适买一媵婢，绝姣丽，因厚遇之，嘱婢伪如己女者，以归重。

婚夕无语，重诘之，婢忽垂梯曰：“妾亦安忍复秘哉？虽然，惟君宽假之，乃敢言。”重曰：“姑言之。”婢曰：“妾非张氏女，所谓顾女者也。亦非顾女，特章台柳耳，宋十三娘明绡者是也。顾亦非顾，全五耳，赵乃李八也。奸辈买妾以诱君，得金而鬻妾。败叶随风，孤英落溷，已三易婿矣；而卒得归君，亦夙分也！”重骇然，因述严州事，绡曰：“此事妾不知，要亦诬楚故智耳。”重问张女亦安在，绡备以情告，且解曰：“非张公之得已也。君将兴中篝之狱，于君实有阙。”重既虑宜移于外，又嬖绡美遂安之。

居无何，重归自友家，过林间，有少妇投缢，救之而苏。问其故，妇不胜羞泣，自言偶逾闺诫，乃为抱布氓所诱，今复见弃，无所归，故自决耳。重覩妇亦颇有姿，喻以情，妇乃言感德相援，愿为箕帚妾，遂窃从垂归。征其氏族，即张丞女也。

重怒其前瑕，欲弃之。绡力劝重，且以嫡让妇，重不可，遂妾之。使人告张丞，修甥贝礼焉。

毛 人

峭商数人，穴蜀山取峭。林间遇毛人，以为怪，欲杀之。毛人拜且泣，若欲言而不克者。愍其意，乃舍之，推与饮食。数日，遂能言，曰：“我崇祯时人也。献贼屠蜀，避山中，食草根本实，得不死。久之，偶下山。闻金鼓声，其恐僇，遂不敢复出。今见灯光，故来耳。并不知今经几年月也。”

又数日，毛尽脱落，携以出山，逾月而死。

——有商于蜀耆言之。

壁 虱

某氏女子，梦黑甲人为祟。其家患之，问所自来，女曰：“自楼来。”楼久不登。旦日索之，见故柜有物，大与柜等，舁下焚杀之，——壁虱也。怪遂绝。

又，某甲宿斋中，日就羸尪。家人疑其故，夜烛之。见壁虱大如碗，伏甲胸，小者万计，周身而集，无隙地。见灯即引去，入础旁穴中。灌而掘之，尽死。病寻愈。

吁！斯真阴贼之尤者！

文 寿

文上舍寿，累举不第。其仲弟某者，一战而捷。父谓寿不学，责而逐之。母亦时时挫辱其妇，妇故贤，终无怨色。

寿之初逐也，诀妇曰：“父母以不第逐寿，寿不第，终不返。寿不肖，既长违父母，又以累卿。卿年少，宜自为计。”妇泣曰：“异哉，君之言及此也！君才妾所知，何有于一第？然得罪堂上，复何言！幸早有以慰之，妾之愿也，敢有他志！”寿亦泣曰：“谨受教。”寿行无资，妇尽取衣饰付质库，为戒行李，使应京兆举。

寿乃至京师，税居宣武坊某寺中，重理故业。已闻仲弟来赴春官试，趋往见之，问父母安否，泣言别后事。仲笑曰：“伯氏夙昔自负，今孰与仲多？”寿凄然而退。及仲捷南宫，授官部曹，乞假归，寿既惭复往，仲亦竟不诣寿所。

仲至家，亲朋来贺者踵相接。召客张乐，门庭如火。寿妇体舅姑童，不敢向隅。仲妻谗之曰：“姒亦良乐。”妇佯为不闻。数日，问仲曰：“叔见而兄乎？”仲漫应曰：“曾一见。”即旁顾漠漠说他事。妇知其意，不复问，闭门掩泣而已。仲又言寿实怨亲之逐己也，而以为我罪，故在都常避我，不得数数见。父母既以仲贵而听信其言。益怒骂寿。寿书数至，辄焚齐不览。益爱仲妻而憎妇，婢畜之。妇固知仲之谮寿而不敢辩也。每食，以食馀食妇，妇常不饱。岁时饮宴游戏之事，妇未尝获与。寿有子甫三岁，与仲子争栗而啼，仲子亦啼。母怒，抚仲子而笞寿之子，且谓妇教之，诟詈累日。妇因垂涕长跪谢。

寿父病笃，妇日夜忧叹，既痛其夫之不遇，而深恐舅之不及待也，夜焚香吁天，私为舅乞算。寿父病良已。仲妻见之，乃谗于姑曰：“姒实祝诅！”姑怒甚，官于寿父，将讼之。邻里多知妇冤，而畏仲妻且怨己，不敢言。妇无以自明，饮恨呕血数升卒，年未三十。闻者伤焉。

是时寿举京兆，复报罢。止京师，不敢归。资用乏绝，为寺僧佣书自给。偶薄暮步寺外，有少妇徘徊立松下，貌类其妇。就问，果妇也，大骇。问何以至此，妇哽咽不能答，已而告曰：“妾已鬼矣！”寿闻言大恸，妇止之曰：“勿悲。今来就君，不异生时之乐。且生时离逝。今乃聚晤，奈之何不欢？”寿乃收泪，亦不复畏怖，与妇俱入寺中。他人莫见妇，妇语亦莫之闻也。

妇谓寿曰：“君食贫若此，愿策所以佐君者。”问何术，曰：“明日请署

于门，设卜肆。妾颇预人事，当大获。”寿从之。卜焉辄验，声誉大起。都人士阖咽其门，出为君子复出也。

无何，将复宾兴，寿问：“吾今获隽否？”妇曰：“此事神道所秘，妾不能知。但宜破釜以冀一当耳。”因劝寿避居谢客，购书盈案，日夜读之。妇故识字，亦展卷相对弦诵，敏乃过于寿。克日课经义及诗策之属。妇制常忧。寿叹曰：“惜卿乃不栉进士，又隔幽泉，擅此将安施乎？”妇笑而不答。

寿既入闈，比夜，妇亦至，谓寿曰：“妾向勤学如应举秀才，乃以君故也。当并力图之，庶其济乎！”遂为寿捉刀，文成，寿朗诵之。邻号舍某生，知名士也，闻之索现，大快赏，谓有神助，且曰：“必冠南军。”寿因告以故，生亦歔嘘叹诧。

及揭晓，寿竟复落解，妇不胜悲，曰：“已矣！奈何？”寿反慰谕之。妇曰：“非也。科名诚何足蒂芥？所悲者堂上人老矣，旦夕望君之贵，而君卒不副其志也，命也夫！命也夫！”

时仲已携妻子供职司曹。寿意亲且就养，驰往问讯，则亲固未来。仲耻见之，戒门者不为通。盖自妇卒后，仲妻倚夫贵，益骄，往往肆悖慢舅姑之前，略无子妇礼，箕帚谇语，殆有甚焉。舅姑反曲意下之，职是，仲官京师，不愿与仲俱来也。寿得其故，益自恨不第，与妇痛哭竟日夜。

未几，仲秩满出守外郡。妇窃谓寿曰：“非福也。仲氏寡恩而好货，将不免。”

寿有季弟名秩生，天性仁淑，父母绝怜爱之。寿出时尚幼，既长，就外傅。颇知寿被逐无罪而嫂以谗死，垂涕请于父母曰：“伯兄不第，庸有罪乎？命也！且科第亦何爱之有？如仲氏富贵，大人奚与焉？长嫂贤孝，邻里无不知，不幸冒不韪之名，衔屈泉壤，遗孤茕茕，可为伤心！愿大人少宽假之，使伯兄复侍庭闈，而酬酒嫂氏之墓，以伸其魂灵，实天地之德！”时寿父母亦渐悔悟，稍稍知妇冤，闻秩生言，不觉泣下，曰：“儿大仁孝，吾从汝。”于是作书召寿归，使人祭妇冢，而抚恤其子。

书未至，妇已知，喜动颜色，谓寿曰：“贺君归矣！舅姑比以季子言，旦夕召君。妾志亦蒙昭雪，且赐酒食矣。宜治装待，与君偕返耳。”

后十馀日，书果至，至则启行。关河风雨，舟车馆驿之间，妇未尝不在。将至家，谓寿曰：“妾欲登堂重拜尊嫜，恨身为异物，不能明修榛栗，恐骇听闻，君幸为我陈白之！”寿泣曰：“诺！”

既至，有少年俟门外，见寿乃趋而前曰：“公谁耶？”寿曰：“亡人寿也。”少年潸然下拜，问之，秩生也，盖度寿将至，企望者累日矣。旋有垂髻而号于地者，寿子也。方妇之卒也，父母待寿子不慈。秩生悯之，日取食饲寿

子，夜则视其寝，一果饵、一什物弄具，未尝不分。逮父母重拂秩生意，亦不复过虐寿子。故寿子虽失王父母欢，而以育以长，不以饥寒疾困死，秩生之力也。至是并出迎寿，而寿去家已八年，故各不相识。于是秩生驰入门内报父母，寿亦趋入拜父母堂下，曰：“寿不孝，久缺温清，卒不能有所成立、少慰高厚之心。面大人慈爱无已，使得复望见颜色。”言未既，哭失声。父母亦涕泗呜咽，掖之起，怜惜慰劳之甚厚。邻人闻之，无少长皆来观，多泣下者。

寿欲言妇偕归事，虑亲惊怖，踌躇不敢发。父母则以妇卒而寿末之知，且初至，姑讳之。洎暮，寿趋出门外，见妇于墙隅泪涔涔目尽赤矣。妇曰：“言之乎？”寿曰：“未也。卿且入。明发寿当言之。”妇曰：“无舅姑命，安敢入？”寿为叹息，遂入，请命于父母，具陈始末。室中闻者皆相顾咄咄。秩生曰：“请无疑畏嫂非祸人者。嫂贤且孝，以神明其身，何为乎不然！”父母感其意，命之入。

寿乃即门外呼曰：“妇入矣！”徐闻堂下有泣而言者，衣裳簌簌热若跪起者。寿白父母曰：“妇拜。”母蹶蹶曰：“向有间新妇于我者，我实不德，重负新妇，今固知其诬矣！新妇毋怨我。”则闻妇对曰：“何敢！”母又曰：“新妇语可得闻，形不可得见，何也？”妇曰：“妇人不饰，不敢见舅姑，况敢以朽化之身惊尊者？诚不以诡异见摈，得供使令于冥漠中，而防卫其不及，以少补生前未尽之职，何幸如之？奚以见为？”言已，复拜谢秩生，词致哀婉。

寿子号眺而请曰：“儿幼未识母，母弃儿去。日夜思母不得见。今幸母来，愿使儿得见母也。”妇亦哭曰：“汝依妆祖父母、汝父、汝叔父甚善，吾虽汝母，不复能抚汝，不忍更汝见也！”子固请，妇为一见，曰：“聊为他日验。”旋隐去。自是，寿之外无得见妇者。妇虽死而言词恭慎，循循执妇道维谨，捆以内咸安之。

母诞辰将至，妇谓寿：“请为我市束帛及少缁采来，作针黹数事，为介眉之献。”寿曰：“善。”即市与之。妇将去，置邻妇绣筐中。邻妇讶所从来，闻空中言曰：“吾西家文氏妇也，欲制衣履为姑寿。腕指苦弱，烦夫人代操刀尺、缝铁而成之，感且不朽！”邻妇欣然许之，不逾日，成衣一袭、女舄一双，见者啧啧，咸谓针神。邻妇亦自讶巧捷，他日女红不能如也。妇持归付寿，则凭几支颐，若倦绣状，盖妇恐物出己手，疑于不祥，故附女成之。至日，寿进母。母且喜且悲，以为死妇乃胜生妇也。

里有悍妇，夫服贾于外，素虐其姑。窃市美食自食，使姑茹葷，终岁不知肉味，浣衣涤器若服役，终日不得休。而悍妇惺卧游戏，犹诟谇不已。及闻妇事，深自惭悔，事姑有加礼。其感化如此。

父母已知寿贤而数奇不遇，遂使主家政，不复令与进取。妇乃教寿倾囊钱易粟，积贮连困。属岁洊饥，劝寿平糶而赈其贫者，所全活甚众。里中饥民群起掠食富户，德寿之尝恤己也，相戒不入其门，以故文氏父子兄弟饔飧晏然，无劫夺流亡之患。

已而得仲官中耗，仲以赅败，削籍戍边，宦橐投入官。妻子穷困不得归。寿白父母，使秩生往迎仲妻子。秩生薄仲为人，不欲往，妇劝之曰：“伯与仲，均之兄也。小郎孝友，何独间于仲？”秩生叹曰：“闻命矣！”乃行，以仲妻子归。仲妻习于安乐，骤丁困苦，颇不任。寿父母以仲得罪实辱己，而仲妻素不敬己，其爱亦寝衰，久更恶之，若向之恶妇。邻里初以仲贵，腹非不敢言，至是亦多不齿之。寿子怨仲妻之潜死其母也，虽遏于父母命，不敢发，而时有报志。仲子随宦失业，既愚且骄，好博塞饮酒，数数盗财物亡去，从里中无赖少年游，鞭笞莫能禁。而仲屏死荒徼，无邱首之日。故仲妻虽归，前后如隔世，惭沮拙辱，几不得比于人数。独妇遇之如常，不以前卻为憾焉。

顷之，秩生补弟子员，登乙科，将议室。妇私告寿曰：“季子有宿业，当晚娶，且谐怨耦，妾已请而易之矣。符氏有女妍而德，其前身比丘尼也，行甚苦，偶涉香色界，遂结世缘，故尚无定匹。请以念珠为聘，事必谐。”初，符媪梦少年尼来至其家，乃生女子。女稍长，常常梦至佛寺中：长松翠忤，黄鸟缙蛮；蒲团空而金经掩，炉烟袅袅，犹萦绕璎珞幢幡之间，徘徊一两时便返。后有老尼谓之曰：“伽楠一百八，是汝委身处也。”女述于符媪，媪异而志之。妇所言合其冥契，果一媒而定。

婚夕，有蜥蜴长二尺许，来瞰青庐。家人欲杀之，妇曰：“不可。即所谓怨耦者也，宜亟藏其镜，而祭以季子之履，则无咎矣。”如言，蜥蜴见履若甚怒，跃下啣履，裂之，跂跂缘壁间，回首顾秩生者再，遂登屋而隐。知妇言之非妄矣。

符女贤柔颇类妇，其事舅姑处门内，一以妇为法。妇每形见，宴坐相款语，相得弥至。仲妻心窃伎之，然卒无能复毒也。

居数年，寿父母相继卒，寿，秩生居丧哀毁，妇亦衰絰，哭泣如生人。寿问曰：“舅姑安在？”妇曰：“此不可言，言则存亡皆获罪。故不敢言也。”妇自是颜色常不豫，见亦甚疎。诘其故，终不肯告。

一日，闻檐际箫管杂遽，则家人咸得见妇。妇惨然雪涕曰：“别矣！上帝悯妾志而旌其愚，使得位神灵之末，叨庙祀之享。获邀此命，已历五年。妾为舅姑在，不忍行，今不能复却矣！”乃谓寿曰：“诸人禄命方长，惟君侘傺，人间福祚莫能一朝享，然君毋苦也。越数日，当相告。”复谓其子曰：“儿且贵，后十二年还见我。今勿悲，善事汝叔父母，他日竭力报国家，无忝祖、

父、汝母之志也！”言讫，遂冉冉而去。

寿寻病，弥留之际，忽语家人曰：“妇来！”乃卒。后十二年，其子官某所，过一庙谒神像，酷肖其父母。

——妇盖姓裴。席间闻某客谈其事甚详，独遣其郡县，惜哉！

耳食录二编卷三

沈 髯

夏店人沈髯者，赴都门访亲。途遇少妇独行，衣缟素，姿致明冶。髯悦之，而玩其孤弱，因与接语。妇曰：“妾夫婿客死，远葬烟郊。昨提麦饭一盂，亲奠其冢。今欲往京师，大归母家。忽值群马奔至，与童子相失，日昃矣，鞋弓不速，惧有遇焉，惟君携挈之。”髯窃喜曰：“幸辱同逮，敢先步武？”妇称谢，遂与同行。

泊暮，抵通州。髯曰：“逆旅诘问，何以应之？盍兄我，以塞众口？”妇笑曰：“即婿君，亦复何伤，翼必兄也？”髯喜甚，既就舍，遂同食寝。

迟明，髯寤，则见妇纸衣泥首，乃乌灵耳，惊而呼。众至，询得其故。发被视之，精秽流濡纸裯间，莫不诮谑髯。髯惭极，遁去。主人取乌灵焚之。

他日髯返，出故道，复遇妇来。笑谓曰：“沈郎归去，不携我行乎？”髯骇，亟避之。至家，寻病卒。

并蒂莲

某太守致仕归绍兴。一子年十二，甚聪秀。太守女兄者，适萧山某氏，来视太守，留数月。有婢年十四，随以来。子一见悦之，饮食寝起，率须婢为理，非婢辄不乐。婢亦窃乐为之用，不自离也。

会清明，女兄欲展墓萧山，将携婢俱去。两人相对殊恫恻。以为童子也，恋其所习，亦忽之。濒行之前夕，丙夜风起，扉辟阖有声。家人疑有盗，起视，门启矣。迹至河干，于双履在焉，讶而返，验于卧室，则媪在而子亡矣。趋视婢所，婢亦亡。知其溺矣，急拯之。乃得两人尸，相抱持甚固，钮相结也，带相束也。太守哀痛，合葬之。

所沉水中，故有莲花，自是皆并蒂。

非非子曰，宋咸淳末，海寇犯扬州。有曹璧、张丽春夫妇，相搂溺池中。逾年生并蒂莲花。又有男女相慕，赶水死，陂中姑婢。瓜期末及，已解怜郎，藤蔓相牵，乃同聘妇。惊青衣之窃窈，见即魂消；感白扇之凄凉，怜因而乞。固知沉檀既藕，一气无分；胶漆相黏，两形俱化矣。然犹藏驱斗草，晦迹于痴顽；洗砚煎茶，假名于役使。银鱼尚觅，竹马仍驰，佯缠牛角之红，乱贴丫头之翠。

若其夜深私语，春暮长愁，焚石叶以分烟，照菱花而比玉。待阙鸳鸯社

，悄悄安排；穿花蛺蝶图，闲闲点染。芳情不露，密约谁知？是以桐叶无凭，蓬根不固。时则禁烟节近，濡露心悲。家家焚榆荚之钱，处处奠梨花之酒。女嬃欲去，人种难留。坐上鸕鶿，送佳人兮不能语；檐前鹦鹉，思公子兮未敢言。此意同缄，旁人诂解？皆曰鸦雏燕鷁，犹有童心，宁知凤侣鸾俦，竟非儿戏？

于是牵衣掩泣，解佩吞声，神已全痴，梦常半醒。杨花杨树，明日分离；桃叶桃根，何时迎接？卿虽念我，其如雁杳鱼沉？侄不从姑，便看云飞雨散。红笺写恨，菱叟难逢；香楮祈神，潮王不管。事已如此，计无复之。与其相望于天河，孰若同游于水府？烟波十里，是双鱼比目之乡，木桥三更，乃孤月伤心之候。罗衣纽结，尚愁死后分开；绣舄留遗，早向生前解脱。遂乃灯昏绮阁，风戛朱扉，一室皆惊，两人长逝矣。

于斯时也，波臣为之动色，泉客为之怆心。湘灵鼓瑟以来迎，太乙浮槎而赴吊。郁金玳瑁，栖燕咸惊；丽玉箜篌，枯鱼亦泣。况关骨肉，能保肝肠，爰含肌肤，以嘉魂魄。纵同棺槨，初无殉葬之名，曾抱衾裯，不背嫁殇之禁。天荒地老，水远山长。虽沉玉于黄沙，终埋香于青草。若耶溪浅，原邻郑旦之村，幼妇碑高，恰近曹娥之墓。泉台女伴，莫唱“大郎神”，乐府词人，应歌“孺子妾”。

呜呼！姻缘有恨，今古同悲。儿女何知，死生不变。

至使断肠名草，洒泪成花，梨著雌雄，兰开夫妇。墓上相思之梓，庭前蠲忿之棠，丛筠留妃子之斑，丽卉学美人之舞。

如兹韵事，尤有祥徵。本图碧树之交枝，翻作红蕖之并蒂。情根既种，无奈丝长，意蕊虽开，依然心苦。然而人间露水，岂卜长圆？无上星河，犹愁远隔。曷若痴魂自在，千年翡翠之巢，艳福同消，十亩芙蓉之馆。童男雨迸，错落成珠，少女风香，玲珑透玉。听《江南》‘采莲’之曲，尽游戏于月白风清，歌《子夜》‘同藕’之词，莫感怀于水流花谢！

河东丐者

有新鬼者苦馁，往见旧鬼而问术焉。旧鬼怒其无贽，给之曰：“子欲得食，易与耳。有樵于终南之旁者，于代为负薪，彼且享子。”新鬼信之，附樵者之担而致其力数日，樵者不知也。偶憩路旁，新鬼负其担而趋。樵见薪之自行也，且骇且驰。鬼恐失樵，迅逐之。樵至家，而薪亦至。疑薪妖也，燎诸大门之外，终不食鬼。

鬼由是竟饥且惫，复往见旧鬼，咎其无验。旧鬼笑曰：“向亦戏子耳，是固恶可得食也？山下某氏将祭，请与子俱。”

既至，有衣冠而拜于墓者，鱼肉在俎，果实在笱，爵有酒，盂有浆。墓中

有鬼出。避其拜，涕泣而不忍尝食。新鬼馋甚，径前掬噉之。忽有狞鬼扼其喉，执而系之树。乞于其既，以馐馐分啖诸鬼，独新鬼以攘食故，怒不与，且鞭而后释之。

冤苦无所诉，忽大悟曰：“物各有主，固不以幽明异也。吾独无家乎？”乃梦诸其子，语以前事。于泣而祭之，然贫不备物，菜羹羹粥而已。鬼不暇择，饜饱而去。既饥，复走告其子，子渐疑之曰：“父已死矣，而频频索食，当不其然，其有伪而托者欤？”竟不祭。

鬼窘甚无策，而视他鬼不常食，亦不甚苦饥，走谒主者叩其故。主者曰：“此业报也。予生时烹鲜割肥，极口腹之奉，物以珍，家以贫，故身死而肠胃犹生，不尔更也。”鬼大觉悟，哀主者而告之悔，请得自比于众鬼，弗许。

乃痛恨闭居墓中，不复出，竟饿死为磬，而饥弥甚。不得已，复崇诸鬼间得一饱。忽自讼：“术有穷而饥无已，何为自苦？且既为磬矣，宁忧复死？”忽金光中现一人如菩萨状，以指弹之。则身已在墓中，复转生为鬼，俯仰甚乐。念向者望为鬼不可得，一念之复，幸得至此，得长为饿鬼足矣。于是仍坐墓中，不出，亦渐不甚饥。深悔生时之饕餮，欲补过而道无由也。

久之，主者召之去，曰：“尔能白责，可以为人，但宰杀过多，膏腴之福尽矣。残羹滕炙，其可饱也。”使往生丐者之家，宿因了了。遂持戒不茹荤腥，乞食河东。往来郡县里党间，辄自述之。常言鬼多于人，磬又多于鬼，又言人不尽生，鬼亦不尽死。

宝剑

李介夫言：浙江赵君长人，豪迈好侠。所携剑，宝剑也以慑鬼怪，往往验。

常佐某公幕。署后有室一堵，华且敞，而蓬蒿蔽之。以问胥吏，曰：“居者辄死，或竟失所在，用是鞠为茂草。”赵笑曰：“恶有是！”以避喧良便，遂翦草，解装其中，使二仆共卧对室。

其夜，二仆纵饮他所，赵方燃烛阅官牒，闻屏外啄门声，呼问无应。少焉门大启，觉有物入，喷息甚厉。俄焉及寝门，触帘，帘动。赵异之，乃仗剑秉烛挑帘出，则见有口大如牖，其身崔嵬若山，几与椽梁。急以剑掷口中，物竟吞剑。复以烛并锡具掷之，物似负痛，乃转首急去。屏门尽倾。有顷，二仆来，赵呼语之，亟移榻去。

次日，见血于门外淋浪相属。迹之十馀里，得穴于山旁，有巨蟒死焉。剖腹求剑，不得，烛具乃无恙。

蛟

乾隆癸卯二月，金谿北鄙崇岭崩，蛟也。大雨雹，风霆怒甚，山下村几墟

、民几鱼，其暴如此。

郡中故多蚊。某年小山出九蚊，得九穴，然不为暴。某年夏雨甚，邻里陈坊桥涨及于梁。有田父荷锄过桥上，见两巨蛇黄色，队行水中。随以锄击之，毙其一，致之桥上。闻者皆来观。已见上流有浮滓如席，去梁数丈，盘旋不前。一一浮滓者，相传蚊属行水中，用以自覆者也。一一于是观者皆走避，浮滓乃奔下，势若山裂，浪沸起，高丈许，梁不尽榻，涨亦顿落，而人无损者。若此皆不为民暴者也。

闻古老言：唐太守在吾郡时，选材官攸飞，教之伐蛟，其法不传矣。验蚊之法：于大雪时四山望之，无雪处，其下乃蚊窟。

平阳生

平阳生，无能举其姓名者。或曰平阳人，或曰平阳其郡望也，世为清门，多隐德，至生稍凌夷矣。生有奇表，末髭，言语辄惊人。稍长，出而亡焉。至十五始归，竟喑哑。不栉不沐，首不冠。足不履，腰不束带。敝衣一袭，常服之，冬不裘，夏不葛。住无常所，亦不常饮食。所行类有道，又类依隐玩世者。

有士人阴异之，辄与之游，欲以观其私，醉之酒，以观其真，遗之钱，以观其节，激之使怒，以观其度。生或饮或不饮，或醉或不醉，或受或不受，或怒或不怒，卒莫得而测也。

他日者霪雨既霁，士人偶出于野，日垂暮矣。窃见生行泥淖中，不汗不陷，犹犹然。奇而尾之，则入古庙中。蔽门。隙窥之。庙中土偶见生，皆起逐，生与抗礼，坐石上共语，为洸洋恣肆之言甚隐跃。或可闻，或不可闻，或可解，或不可解。始知生非真哑者，大讶趋归。

明日生来，士人为勿知也者，而强留之宿。比夜，再拜而请曰：“吾知公仙人也，幸有以教之！”生笑曰：“我何仙？幻术耳。子既侦而识之，姑勿泄。当有以娱子。”因袒而示之，胸有方孔寸许，谓士人曰：“盍进之？”士人笑未信，试举踵焉，则超超然已升，绰绰焉而行，盖入生之胸中矣。

其初，如驷马之门。其既，如九轨之途，百雉之城。万井之邑。

苍然而高者天也，蔚然而叠者山也，渟然而流者江河也。有耕于野者，有负于途者，有往来游戏者，有呵道队仗行者，有追逐者、喧笑者。其物有木，有草，有石，有飞鸟，有鸡，狗、马、羊、豕。适于其市，杂然而陈者，无所不有。其人，男女犹是也，服饰犹是也，言语犹是也，居处饮食犹是也。士人行焉，止焉，食焉，息焉。心廓然而舒，神焕然而畅，亦几忘其身之在生之胸中也。

三日，至一所，其郊原如绡锦，城郭如云霞，宫室如珠贝。入焉，见其人

皆衣绣而冠玉，餐香而饮雪。翠竹蔽其墉，瑶草环其阶，绎花拂其檐，孔翠鸾鹤舞于庭户之间。无风而神籁韵于耳者，笙璈琴管之音也。旗旌摇摇，帘幙垂垂。栏楯纵横，窗扉四开。彝鼎几研之属，陈不一处。于是意迷神眩，彷徨焉而莫知所向。

俄有童子褰帷出，谓之曰：“观止乎？未也。盍随以来？”士人欣然武其后，历数闼，曲折洞达。行其左，奉佛之堂寂以高，经其右，祀仙之馆净以广，升其中，度书之阁光明而邃奥。进抵其内，有巨人焉，坐圆台之上。士人敬且畏，仰而瞻，俯而拜，旁而伺，就而问；巨人若弗见焉、弗闻焉，不言不动，寂然如止水。槁然如枯木，屹然若顽石。俄有捧衣进履，陈牛羊、具酒浆而进者，巨人如故也。又有赍金怀玉及异货贝而入者，巨人如故也。于是皆退。少焉，人报曰：“患至矣！”乃闻戈马汹涌，破门而入，环而攻之者皆张弓露刃之夫，复有狞鬼群魔跳踉乎其前，鸷兽毒蛇盘踞乎其后。士人股栗噤伏，魂魄震慑，而巨人亦如故也。顷之，纷纷者欵然俱灭。士人欲趋出，乃有女子旖旎而来，花颜而霞衣，云烟五色，缥缈护之，若隐若见，且前且却。忽有红树生台下，须臾寻丈，状类珊瑚，巨人乃震荡欲堕。俄空中一剑飞出，断树砉然。女子隐去，巨人始定焉。

士人睹之，且喜且怵，忽念此固生之胸中也，何为乎不归？前童子于侧，笑曰：“故道不可复识矣。”引之出自旁门，指画其途曰：“由此其可达也。”士人入遵面行，行不计程，宿不计处，朝而暮者不计日，朔而晦者不计月，寒而暑者不计岁。向之来也，草木青青而华也，而今黄落矣，未几则又甲坼矣，水波溶溶也，而今潦降潭清矣，未几而川复涨矣，风暖而日暄也，而今霜雪载途矣，未几而阴谷之冰澌矣，燕则再雏矣，雁则再宾矣，月弦而璧者不知其度。时倏然其速也，途杳然其长而无极也。于是感怆悲涕，苦远不得归。疑其梦也。而非梦也，疑其死也，而非死也。遂大呼生曰：“公戏我，公戏我！”

忽自生左耳中落。视残红犹明焉，墙外之柝四声耳。生则酣寝榻上，推而起之，乃大笑趋出门外。自是不复见。

——士人者，姓周，失其名。

爱 驴

某翁富而吝，善权子母，责负无虚日。后以年且老，艰于途，遂买一驴代步，顾爱惜甚至，非甚困惫，未尝肯据鞍。驴出翁胯下者，岁不过数四。

值天暑，有所索于远道，不得已，与驴俱。中道翁喘，乃跨驴。驰二三里，驴不习骑，亦喘。翁惊，亟下，解其鞍。驴以为息己也，望故道逸归。翁急遽呼驴，驴走不顾，追之弗及也。大惧驴亡，又吝于弃鞍，因负鞍趋。归家

，亟问驴在否，其子曰：“驴在。”翁乃复喜，徐释鞍，始觉足顿而背裂也，又伤于暑，病逾月乃瘥。

吴 生

荆州田舍翁何某，乡里称长者。乾隆四年春，有葛衣人来访之，自云：“家江右，吴姓。途穷求助。”何辞焉，而视其人，虽敝衣羸尪，神采特异，乃复问之，曰：“君颇识字否？”吴曰：“我固诸生。”何曰：“儿辈方求师傅，敢以辱先生。俟秋获所入，敬戒行李。可乎？”吴曰：“诺。”遂洁馆舍，卜日使二子煜、燧及从子燧受业焉。既严且勤，颇尽师职。自夏徂秋，亦殊不言去。岁时修脯，悉却不受，曰：“但求吃饭处，奚以金为？”

既三年，何有姻娅许某者，夜经何宅后，见一人裸身被髮，拜月于丛树之间。审之，吴生也，大骇急去。及返诣何，侦吴生。吴生方午餐，愈疑之。乃以状告何，且曰：“诡异若此，不遣且为患。”先是，何以吴衣葛无以御冬，制缊袍赠之。吴生笑不受，而衣葛如故，亦未见其寒也。心窃疑怪，至是闻许言，深然之。乃谓吴生曰：“先生固有归志，为儿辈羁留久矣。敢具刍粮，为君启途。”即袖中出十金为赆，吴笑而受之，曰：“即今日行矣。”何请暂留，为杯酒之钱。吴坚谢，遂长揖别去。

他日，何策卫而出，复遇吴灌綈溪边，因问曰：“先生未归耶？”吴曰：“方授徒东村李氏，未有行期。”款叙数语，别而行。前二三里，复见吴坐大树下，颇疑诧。吴见而笑曰：“引避不及，幸恕之。”何唯唯驰去。过李氏之门，却见吴生与李立门外，乃大诧。李固何旧识，乃前诘吴曰：“顷两遇先生，遽已在此，何间道之速也？”吴不答。李笑曰：“先生固未出，公焉得见之？得毋误否？”何默然，曳李于内，问吴所自来，且述其异。李曰：“适主于我四栽矣。”计其在李氏时，即其在何氏时也。相与惊绝。趋出视吴，吴已去，后遂不复至。

——何燧官武清令，尝为人言之。

猫 言

某友言：某公夜将寝，闻窗外偶语，潜起窥之。时星月如昼，阒不见人，乃其家猫与邻猫言耳。邻猫曰：“西家娶妇，盍往覘乎？”家猫曰：“其厨娘善藏，不足税吾驾也。”邻猫又曰：“虽然，姑一行，何害？”家猫又曰：“无益也。”邻猫固邀，家猫固却，往复久之。邻猫跃登垣，犹遥呼曰：“若来若来！”家猫不得已，亦跃从之，曰：“聊奉伴耳。”某公大骇。

次日，执猫将杀之，因让之曰：“尔猫也，而人言耶？”猫应曰：“猫诚能言，然天下之猫皆能言也，庸独我乎？公既恶之，猫请勿言。”某公怒曰：“是真妖也！”引槌将击杀之，猫大呼曰：“天乎冤哉！吾真无罪也。虽然

，愿一言而死。”某公曰：“若复何言？”猫曰：“使我果妖，公能执我乎？我不为妖，而公杀我，则我且为厉，公能复杀之乎？且我尝为公捕鼠。是有微劳于公也。有劳而杀之，或者其不祥乎？而鼠子闻之，相呼皆至，据廩以糜粟，穴簏而毁书，抛无完衣，室无整器，公不得一夕安枕而卧也。妖孰甚焉？故不如舍我，使得效爪牙之役，今日之惠，其宁敢忘？”某公笑而释之，猫竟逸去，亦无他异。

《东阳夜怪录》记苗介立事，猫之能言，古有之矣。而此猫滑稽特甚，足为捧腹。

瓜 异

某公尝市一瓜，大可如斗，置案下。夜半地上有声，嚶吟如鸡雏千百。察之，自瓜中出也。视瓜，乃洞灼有光，如万星烂然射目。惊语左右，闻见皆同。使燃烛谛观，则声寂而光弢矣。置屋外，旦日剖之，戛然有声，然亦常瓜也。或啗之，味甚甘冽，无他验。

秦 某

宋某者，直隶玉田人。尝举进士，后以事被罪，配乌鲁木齐。白香幼随其考为边吏，尝从宋受书。时有秦某者，亦配军也，山西徐沟人，与宋特相善。每过宋斋，说往事，故白香闻而熟焉。白香告余曰：

宋初至配所时，谒关庙，阶下立一人，年界五六十，疏眉而秀髯，目宋而笑，若曾相识者。已而呼宋曰：“子吾故人也，而不识几？”宋愕然，唯唯莫对。其入乃能道宋郡县族里氏名及事状甚悉，且曰：“田国荣来欤？然当至。”田国荣者，宋之家仆也，时果在道矣。于是宋闻之讶甚，曰：“仙乎哉，仙乎哉！何以能然？”亟叩其姓氏，则曰秦某也。秦谓宋曰：“吾所以识子，乃以梦故。虽然，言长矣，非立谈可讫。”遂与归其所居，述其详。

秦谓宋曰：“吾向在京师。某年除夕，忽梦为有司逮去，鞫于刑曹。狱成，配于此。亲旧相吊而别也，吏卒相拘而行也，山川关塞道里之所经，水陆舟车步马程宿之所身受，无不尽历。至乌鲁木齐乃惊觉，则献岁而贺客来也。心疑而恶之。至上元夜，忽又续前梦，则至配所以讫于身终而觉。遂信其有以。越三日而事果作矣。得罪以来，事无巨细，率与梦符，莫能强异。适遇子于庙，亦遵梦而行者也，而果遇子。请更言其后，以试吾梦。如子某年某月吉，某年某月当小蹇；某事如志，某事当无成。某月且疾病，某月当愈，某月有获，某月当有所失，某某当来，某某当去。此皆吾梦中事也。梦境渺茫，每不自信，又恐迹涉诡怪，惑人听睹，重取罪戾，深秘不敢言。子厚于我，姑言之，以试吾梦。”

宋于是遂与定交。然疑其或有他术，久而察之，然后知其果梦也，而非术

也。识其所言，无弗验者。梦既久，事以千万计，秦亦不能尽记。事至辄忆之，则娓娓而竟其后，无弗验者。

秦谓宋曰：“无弗验者。独一事弗验。吾梦居此地时，乃三城品列，今独一城耳，此为不验。”乾隆三十年后，屯田既广，商贾云集，更筑新城以处之。后又移陕西满兵驻防于此，复筑满城。三城之说亦验。

宋有母年老，岁时诞节，未尝不瞻望涕泣。秦慰之曰：“无伤也。子行遇释，且终养。”后数年，宋果释归，奉母以终，乃卒。秦卒于配所。

噫嘻！除夕一梦也异矣！越十五日续梦之，其后数十年复履而行之，以至周旋琐杂，语言纤碎，目见而耳闻，无异于己。

而不相谋者，莫不如印同符合。比于他人，盖不啻两世，亦古今以来仅有之事也。然岂非数哉！白香在乌鲁本齐，年尚少不能具悉，比述于余，又忘其四五。余记之，又逸其四五。盖非其详矣。白香又言：宋晚岁颇明于卜筮，推占后事，往往与秦梦符也。然耶？否耶？

武侯碑

卒制军莅成都日，掘城下得古碑，勒五‘火’字，旁有武乡侯款识，因移置武侯祠。是日大蛙见于市，旁有穴焉，或倾以盂水，蛙避入穴，穴亦塞。次日，蛙数万队行，诣武侯祠，填塞门巷。众祷焉，已而不见。顷之，成都火起者五处，延毁万家。乃悟所掘者武侯镇火碑也。复埋之，遂不复火。

姚子英

闽人桃子英，少而俊。随父商淮阴，父命挟资之京师，谋为小吏。渡黄河而北，忽得寒疾，甚困。税居菜庙中，久之，药焉而愈。出游庙旁村里间，见之者目相环也。

既还庙，夜中忽有丽女子入室。姚惊曰：“汝人耶？”曰：“否。”“鬼耶？”曰：“否。”“狐耶？”女子笑不答。遂同欢寝，旦则倏然去，不户不庭，信狐也。夜复来，则授丹数粒，使服之，盖媚药也，益健于人道。

居无何，姚父至，盖闻其疾来视状。见其愈也，乃促之就道。姚不得已，行。流连数十里外，待女子，女子不至。数日，姚度父已归，复还庙中。女子至，喜曰：“妾知郎，情者也，必返，故至。”姚戏曰：“卿狐矣，乃不能随我，曷故？岂非忘我哉？”女曰，“无须见责，明旦随郎俱去耳。”

是夕漏三下，闻檐际鸡声喔喔，女急推姚起，曰：“亟窜！老父迹至矣！”即以长衾裹姚，挟之破扉出，登垣而奔。如乘马蹶虚，昏然听之，不知身在何所也。旋闻女呼曰：“醒！醒！”姚如梦中觉，擘衾启目，曙色苍凉，乃卧野亭中，女在旁喘吁，睨之而笑。姚顾己身尚裸处，不禁腆然。女指衾下曰：“忍辱铠固在。”姚索得衣裤著之，始从容问故。

女曰：“无须问，当图其亟者。装资尽弃，无以具糗粮，奈何？”姚忧窘无策，女笑曰：“不嫌绿头巾为累，贫不足忧也，”姚亦笑曰：“事在卿，不在我。”女前拊其颊曰：“幸不至此。郎饥，第言之。”乃于衾下出饔飧数枚，授姚曰：“有少饵，可啖也。”自是姚欲食，女辄供之。

行数日，女曰：“此亦非长计。”姚曰：“若何？”女曰：“妾幼习角牴戏，请同游市廛，少展薄技，醵金而戒途，可乎？”姚曰：“甚善。”同行至一肆，女选敞地，画中矩，忽于袖中出碧纱步障，围四际，中垂绣幔，隔障为内外。一切供具悉取给袖中。坐姚于幔下，曰：“但观之。诸无与郎事。”姚唯唯。

女亦遂坐于左，扬袖一挥，则障辟如门者四五，观者蚁集矣。忽一小鬟褰幔出，年可十三四，裙衫楚楚，向女拜曰：“姊姊好！”又拜姚曰：“姊夫好！”姚欲起答之，女曰：“止。”小鬟复对众敛衽，展白折叠扇索钱，顷刻得数贯，献于姚。徐举扇挥空，则万紫千红纷纷坠地，皆桃杏花也。咸讶九秋气候，不宜有此。俄有牡丹一朵，大如盆，飞堕众花中。小鬟跌坐其上，凌风而起，馀花皆随之而去。观者莫不叹诧，以为奇绝妙绝也。女曰：“鸦头无礼，竟舍我去乎？谁为我执以来？”便有老人应而出，长尺许，荷一挺控小马，伛偻嚏咳，惴惴伏鞍上，若欲坠下状。女哂曰：“汝欲追妮子，不顾闪折骨头耶？”老人忸怩而退，观者皆大笑。女曰：“鸦头既去，且听之。请为激楚舞以壮宾客。”遂呼曰：“良子来！”则有童子出于东，短衣双髻，执戟而舞。良久，女又呼曰：“阿延来！”复有童子出于西，装如前，持双剑。女曰：“斗！”二童子乃斗，剑戟迷离，终不相触。女曰：“搏！”二童子乃弃仗而搏。

忽一人拦二童子仆。厉声曰：“淫婢子尚不归耶？”女色变而奔，其人逐之，倏忽已杳，诸物皆化为纸矣。

姚惊骇，急避入众中，遂走至京师，忆女甚苦。数年，落拓归。过故庙，风景凄然。留宿数日，寂如也。不得已。问庙中道士：“此地故有狐祟否？”道士曰：“客尝遇之乎？”姚具告之，道士笑曰：“伪狐也。有某侏者，无姓名，挟左道攫人财物。尤善房中术，能致妇人魂魄。好女子见之，辄病卧如丧，久之乃复；往往言自侏所来，盖非其璞矣。侏又能隐形易貌，甚诡秘。昔尝居此，今复移去矣。闻侏有女，传父术，亦用以媚男子，托名于狐。侏虽甚耻之，莫能禁也，客所遇得毋是乎？”

耳食录二编卷四

奎光

诸生某，锐意进取。岁当宾兴，往往梦中跃起，走叫出门外，曰：“中矣

中矣！”已又作报喜人索采钱状，往复争竞。良久，复就床，鼾然睡去。次日忆之，惘惘然如不第者然。

又闻人言，登科则奎光且见。一夜，有偷儿灶火耀窗间。某正拥被冥想，见之，喜曰：“殆奎光耶？果尔，当再见。”偷儿承意复耀之，某大喜，遂熟睡不疑。偷儿尽发其囊篋以去。

燕

豫章某节妇家，岁有双燕巢其堂。后雌燕独来，盖亦孀矣。或谓孤燕不祥，毁巢而逐之。燕旋毁旋葺，终不去。

他日，忽有双燕者径来夺其巢。孤燕露处宇下，孑然悲鸣。而是夜双燕竟为鼠啮以死，孤燕乃复，闻者快之。

节妇既贫，鬻其室他徙。明年孤燕至，讶主人已非，徘徊旧巢，已复去。卒访得其新居，构垒处焉，去来者十九年。

周厚庵来都下，述于余。此与姚玉京及卫敬瑜妻事略相类。噫嘻！今孤燕尚无恙耶？可不谓贞且义习？夫鼠，黠而窃者也，乃亦能侠，善乎哉！

葆 翠

某生笃学，自少至长无交游，诵读之外，亦无他嗜好，泊如也。

读书城中某寺。其邻以宅警他徒，有叟挈眷来，税居之。邻故有楼，俯临生书室，久扃钥。翌日，忽施帘幕，甚华焕。俄有女子自楼出，妙龄殊姿。生见而好之，木立移时。女凭槛他顾，略不垂盼。徐徐褰帘入，径闯其扉。生徘徊窃叹：“天下乃有斯人耶！”翘首楼上，冀女且复出。数日杳然。生意必叟眷属，即往谒叟，欲结比邻欢、为朱陈计。门者谓主人性介，不愿宴见宾客，置刺不为通。生怏怏而返。次日复往，则杜其门焉。由是益怅惘欲绝，日对楼凝望冥想，而诵读之声不复作矣。

一日薄暮，微闻楼上步履声，扉乃启，仿佛见红袖。生喜，注目待之。忽微风飏然，一箭出帘间，生惊闪避，已著地。拾视，蜡镞耳。少焉，女挟弓矢出见生，似甚怪怒，复射之。生神夺，不复知避，又以蜡镞无伤也，仰面受之。箭发，中生颊，甚痛楚。拔视箭端，易以绣针矣，流血及颊，女乃大笑趋入内。

生既病创，数日偃卧不能起，终不怨女。念女戏而卖己，殆非无意者。且以投梭故，博倾城一笑，计亦良得，及瘥，则楼上帘幕无见，扃钥如故矣，凄然丧魄，讶叟伺故遽迁去。侦诸其门，则叟殊未迁。卑辞叩门者，乃知叟盖山西富人，有二子，外商，室中止老妇，及灶下婢耳。始悟女竟非人也，炽念顿灰。然犹时时忆其美不置，遂感疾，迁延卧榻上。

家人闻之，请医来问状，生但瞪目直视，不复作一语。举室惊悼，谓生且

死也。无何，跃然从床起，神色怡然，若并无疾者。家人愈疑骇，环而守之。生辞焉，弗听三，始相引趋出，伺诸窗间。则闻生语曰：“退矣退矣！卿盍前？”少间，生又曰：“君太恶作剧，乃以人面为鹄耶？”则闻有吃吃笑者。笑已，乃答曰：聊相试耳，君乃不怒。既知为异物，乃复为畏，且念我且病，君良苦矣，而情亦至矣！是以来。”家人听其语，知其鬼也。急排闥入，共徙生以归。生悲怛无已，奄然复病，饮之药弗效。更为召巫。生乃见女来笑曰：“巫焉能驱我，适诱我耳。久欲视君，苦无间，可乘此一游。”生欣然从之出。略无阻隔。

倏忽间行入一室，绣帷香榻，壁有图，瓶有花，琴书玩好之属，位置疏雅。女辟旁闥引生出帘外，凭栏而指曰：“是何处？”生审视即己书室也。始觉身在女楼中，益自喜且幸，已于门侧得断弓及矢。生问：“此射我者耶？”女粲然曰：“然，为其射君，罚而折之矣。”生亦笑。生既与女处，因问女姓字，女曰：“妾前明张总帅女也，小字葆翠，遇疾夭逝，栖魂于此，莹守泉关，未敢自浣。感君意厚，故不避非礼，赴情申义。不幸形迹乖异，见防于人，迟迟至今。”生曰：“鬼真畏人乎？”女曰：“非也。桑濮之事，安得然不避人目？彼虽不见，妾实耻之，非畏之也。”生曰：“吾与君今日殆夙缘耶！”女曰：“非缘也，情也！无缘者神魂不清，飞絮因风，飘萍逐水，偶合偶离耳。妾向遇君盖如此矣！若情之所结，自有而无，亦自无而有，由生而灭，亦由灭而生，山川不能间，死生不能隔，而天帝神明不能禁也。”生曰：“卿埋香已久，九原寂寞，盍为再世玉箫乎？”女曰：“鬼之不欲生，犹人之不欲死也。人不能不死，鬼则可以不生。且人之生也，饥寒伺其身，职役劳其形，嗜好攻其情，灾患怵其虑。妾尝为人备领之矣。而溘化以来，举不复有，此何乐如之？虽有绛雪神丹，还魂灵草，不愿服也。”生唯唯。

历三日，女促生归。生恐失女不肯行。女曰：“无伤也。君归请宣言于众曰：“听我，我乃生；不听且死。孰与听我？”众必听，则使人迎我于楼，妾即至矣。不然，幽遘亦何可长哉！然须将币帛，具舆马，如婚娶礼，妾乃行。非以为文，礼不可废也。”生唯唯，遂归。

忽从榻上起，则闻家人惊喜曰：“生矣！”问魂亦何之，生如女教。家人不忍违，为娶女以归，居室如夫妇。女性贞谧，不好冶媠，生之外虽三尺童子莫能觐也。

生有外兄某，闻其事欲求见女，女不可。某坚坐不去，语渐褻嫚。女掩耳让生曰：“闺帏之中，安得容淫朋秽语？幸速遣之。”某闻惭而出，其严凜如此。女流相对，间亦形见，往往相谓，言目中闺秀无如新妇妍且慧者。

居数年，帷薄甚修，遇有休咎，多因女决之。生家呼女为神娥。生感女意

不复娶，女劝生纳姬。生二子，为父后，生卒，女亦去。女尝出生时小像，使生题识之，藏于家。

蜡技

时人有善蜡技者，团黄蜡作麒麟，成之指掌间，麟角毕肖，他物皆然，亦绝技也。人或求之作，万万不肯作。谄者知其癖，故握黄蜡诱之，又故故匿之，彼必索观，再三而后与之。乃随意团捏，酬对如常，俄顷而就。置之近身，意甚珍惜。伺间攫藏之，不然，少时便复毁之矣。

施建昌

有卖药者施建昌，河南汤阴县人。顺治八年秋，归自湖湘，日暮失道，经花圃之侧，桃实方熟，纂纂出墙。施正饥，求墙缺处，逾而入，升树饱啖，即憩树上，倦而假寝。及觉，则明月既出，亭馆凄然。风露满衣，畏寒欲下。忽东阁门启，语笑有声，蔽树叶窥之。见三小人高尺许，一虎首者红衣，一马首者黄衣，一羊首者绿衣，共携酒肴，设亭前石上，席地对饮。虎首者中坐，羊马左右焉。俄而角门再启，复有四人出，一鹿首、一牛首、一狗首、一鬼首独角。皆衣缙纛，其长不及前三人，亦就石上坐，相语曰：“月佳哉！”施骇甚，伏树屏息。虎首者忽曰：“何故有生人气？”皆曰：“良然。”哗然而起，遍索圃中不得。羊首者谓曰：“大兄故善疑，生人安在？”众皆笑，遂列坐饮酒。

良久，虎首者又曰：“我终觉有生人气。”群起复大索不得。马首者曰：“夜良如此，姑饮酒，无忧自扰也！”众是之。乃相与拇战，飞觥轰饮。已而虎首者呼曰：“此时生人气甚浓。须再细搜之。”时斜月穿树，人影堕地。虎首者见之，笑曰：“我岂妄言哉？固在此矣！”众共叹其卓识，遂趋至树下，仰而呼曰：“汝速下，否则祸汝！”施抱树恐栗，不复能言。众见其不答，则环树詈辱，摇撼攀跃，而人小树高，终不能及。无何鸡乱鸣，群小人乃敛迹而去，角门亦阖。

施俟日出始下树，欲穷其异，访主人而告之故。主人姓陈氏，明季尝官内翰，隐居于此。闻施言，未之信也。入告夫人，夫人曰：“其有焉，婢媪辈亦言东角门夜尝有声，盍察之？”同至角门内，谛视地上，有蹄迹焉，而甚小。其旁曲室，积薪草及败椽其中，尘埃蔽之，独一椽浮滑若常有物出入者。遂发其椽，中贮数土偶，为虎头马头诸形，杯盘之属亦在焉。夫人泫然曰：“此亡儿戏具，吾不忍见，姑弃于此。今二十余年，不虞其为怪也，令碎之。有声有血。”

汤琇

冯生者盖河南人，与同里汤琇，少时同学，最相善。两人皆名家子也，居

相比，齿相若，才相并，顾志趣不甚合。冯，弱书生也，循循曲谨，不臧否人物；琇则慷慨激烈，殊有侠士肠，又多力善射，挽两石弓，百步辄命中。两人不相效，亦不相非。尝同游水曲，冯载酒，琇挟弓矢俱，选径僻处，踞坐丰草上，相与论志。冯因取片石，睨柳枝最高处掷之，祝曰：“以中否卜吾进退。”一掷而中。琇抚掌曰：“善。”适有鸟拂树过，琇即援弓射之曰：“吾亦以此卜！”矢既鸣，鸟竟飞去。矢落湾波中。琇折弓投地叹曰：“已矣！”冯惊，慰之曰：“皆戏耳！何遽出此？”琇曰：“吾他日百发不一失，而今失之，岂非数也，君善为之。吾志决于此矣！”

是岁冯果领乡荐，明年成进士。琇竟放浪山泽，有冥鸿之志。冯屡劝之，不顾也。冯既登仕版，远宦闽粤间，作书招隐者三四。琇率不报，弃家游四方，于是并踪迹不可得测矣。冯思之，往往至流涕。岁时存问其家，廉察十余年，卒无知琇消息者。

冯尝买一僮，顽劣特甚，殆不堪任使，食已即卧，起乃复食。或请卖之，冯怜其少，不忍也，且曰：“卖之他人，宁能听之耶？”一夕，盗大至，从檐端下，皆雕面少年三十余人，露刃秉火，举室沸腾。僮徐徐从梦中起，振臂一叱，声若虎豹吼，群盗赳然伏地不能起。僮一一断其手腕，掷垣外令去。冯家以全，始异僮之能。呼而诘之，已逸矣。

未几，冯罢官，以妻子先归，独载一舟，溯江访亲旧。比归，维舟京口。夜中缆忽解，簸荡洪流中，行绝驶，不知几百千里。舟中号恐，谓必葬鱼腹。及晓，忽触岸而止。沙屿水岛之间，其僮在焉，惊而就之。僮笑曰：“先生候主人久矣。”冯益诧曰：“先生为谁也？”僮曰：“去当识之。”引冯行里许，有呼于断崖之上者曰：“故人无恙耶？”仰而视之，琇也。颜鬓如旧时，衣巾飘洒，若独鹤立于松上。冯不觉泣下，哽不能语。顾视峻壁，绝莫能登，则呼曰：“奈何？”俄有云梯下，倚崖而齐其巅。僮翼冯以升，冯乃持琇而哭。

徐视崖上茅屋一区，旁无邻，侍者二，其一僮也。屋中一石榻、一几、一炉、一拂，壁张一琴，无他物也。冯问别后事，琇曰：“吾倦游至此，爱其幽旷，止焉。虑君之不可见也，故挽舟以来。”冯叹曰：“君栖烟露，味芝木，齐肩羽流，而吾堕尘海中，且碌碌以死，悬去远矣！”琇曰：“不然，君富贵中人，济时润物，世之所赖也。如琇者亦何贵哉？名教之地，乐于三山；忠孝之流，长于四海；菽粟迷味，胜于丹药。忘身而利物，上也；遁世而全己，次也。吾亦不得已，姑出于此，君何羨焉？且君诚厌薄樊网，则飭而躬，一而志，凝而神，遵理而违欲，葆真而适道，安在其不仙也？敬扫白云，待君促坐，区区之意，尽于此矣！”冯唯唯。琇遂起，导冯出屋后，仄径秋豪，蜿蜒而下，俯见波涛，风樯满江，指一泊舟曰：“君登矣！”言已，忽不见。冯惘

然而登，则故舟也。舟人乃言君去后，舟为疾风驱至此。于是鼓棹而西，已达淮泗矣。遂归洛中。

西坡逸叟

西坡逸叟，渭河狐仙也。元时隐山中。至洪武己巳，采药山阳。见黑风起良方，须臾四障，天地昏黝，秽气扑鼻。少焉，天宇寥青，红云绚晚，恍惚有物，露爪弩空，巨声雷吼，振动林野。叟乃悚恐，疾走还山。回望西方，浓云复布，猛雨继集，雷訇电烁，冰雹凌风，山谷喧撼。复觉秽气扑鼻如前，叟颇惶遽，倥偬斜行。

不半里许，遇一道士，手持桃枝，问：“叟何往？此时尚采药乎？”叟未及对，道士即手中擘一小桃枝，授叟曰：“此可当兵。”方欲问讯，道士已杳。叟不胜嗟异，视桃枝已化铁矛，六叉犀利，寒威可栗。霹雳再作，欵有一蛙，大可埒牛，血口盆张，举爪向叟。叟即挥矛当之，蛙被创脑裂，血膏涂地。叟亦颓倦，弛然僵卧。乃见前道士骑龙按虎而来，谓叟曰：“余，孙真人也，今来贺尔！”已闻异音仙籁，缭绕霄汉间。遂有癯绉一幅，斜被叟体。道士又遗一葫芦，内贮神丹，曰：服此长生。”于是凌云摄虚，顷刻已逝。叟亦惊觉，梦中所受，宛然在焉。又于身边得黄纸，大书“助天仙翁”四字，盖以旌其杀蛙之功也。

叟自是服丹勤修，遂登仙箬。乾隆辛亥四月，某贵家扶鸾，叟降坛自述颠末如此。主人录其语，余为诠次焉。

交物

劳生者，好与物交。尝谓交物莫妙于鸡，莫凶于犬。昔尝交犬，其阴如炙，大病数月，服参蓍乃愈。真畏途也。由是出犬而宠鸡。其他羽蹄雌牝，多充下陈。尝欲汗象，见其庞然大，逡巡退去，象得以贞。

癞 虾 蟆

癞虾蟆，蛙属之至陋者也。然其为用，能啖蜈蚣而囚蚊，不可以貌废也。张口向蜈蚣，蜈蚣伏不动，徐徐入其口中，而出于尻窍。复回身张口向中，又出入如前者三四，遂葬其腹矣。咀嚼之法，未有奇于此者。既啖数头，乃强饲以丹砂，緘其口而倒悬之，以盘承其涎。既尽，放去，取笔濡涎，画圈于纸，着壁上，室中之蚊咸集圈中。去其圈，蚊复飞去。

范依

童子范依，从塾师受书。值清明，师归展墓，依窃游郭外。遇少女偕一媪，共坐小车。依悦而尾之。车甚疾，苦弗能及。数里，御者渴，息辙山下，就近村取饮。时微雨新晴，女见杜鹃已开，映山红烂，使媪下折之。依迹至，闻其语，适持一束，遂以赠女，女笑而受之。依挑以微词。女不应，然时时却扇

流睐。顷之媪来。见女手中花，讶所从来。女惭，掷之地，而依尚立车右，低徊不去。媪悟，叱之曰：“何物郎子，辄敢贻阿姑花耶？”依惶恐失措，长揖媪前。媪亦笑怜其韶幼，徐问其里居姓名，及执业。依具以实对，女私志之。御者至，遂推车以去。依亦惆怅归塾。

窃告其友，友漫给之曰：“此近村张朝奉女，名莹者也，闻尚待字，宜求之。”依以为信，欲往访。而师督颇严，久不得闲，乃取尺笺书莹名，置诸枕函，饮食必祝，夜则焚香而礼之。

会端午节近，师徒散归。依即如近村，访得张朝奉，果有次女名莹者。潜登其角门，适遇媪。媪识之曰：“若非范生耶？”依应曰：“是也。”媪悄语之曰：“阿姑为汝病矣，宜速以媒来！”依唯唯求见女。媪纳诸曲室，以告女。女不可，便媪贻之帨，促之去，亦属曰：“宜速以媒来！”媪复导依出。

是日朝奉访远亲未还。仆婢皆游河上观竞渡，故依得入出，张氏卒无知者。依既归，不得已自以意白母。母怒诃之曰：“汝好读汝书，固将娶也，终不听汝自求妇。”依羞窘无策，亦成疾。母悔之，为媒诸张氏，张氏弗许。依闻之，疾转笃。女命亦剧。遂同日俱死。已而先后俱苏。张氏喜曰：“女苏矣！”女张目曰：“我依也，非莹也！”依苏，亦曰：“我莹也，非依也。”音情皆不类。盖已互易其舍矣。两家骇极，交验始信焉，遂婚为夫妇，男其情者女其身，女其情者男其形，一时以为异。

过期孕妇

近传贾人某氏妇，孕十四月矣。其夫梦人语之曰：“若妇是月也，必诞，男也且贵，然若必毋出，出而妇产，妇产必杀儿。若必毋出！”其舅之梦亦云，遂信之。于是弥月皆不出，妇亦不产。亦渐疑其妾，父与子易而出焉。又五六月，如故也，皆曰：“梦妄耳。”遂同出。既出，妇腹痛产儿。儿堕地疾趋，视其面黧然黑也。妇骇甚，举物投之仆。旋起，又投之，复仆。而妇腹又痛，产儿面红色，直前掖黑面者起。妇愈骇，寻刀并斫杀之。腹又痛产儿，妇体已惫甚，不能运视，儿面则白色，行甚缓，就视前二儿皆已死，叹曰：“噫！”遂仆而绝。邻里多见之者。其后亦无他异焉。

三都人

某公性迂拙，偶出所居村外，迷不能归。遥见其季父耕田间，不识也。从之问途，而连呼之曰：“农、农。”季父怒且笑，戏应之曰：“血、血。”公即其处歇息，至暮始引归。

有邻妇冬夜号寒，公意怜之。次日往谓曰：“汝无衾苦寒，盍就我宿？”妇大恚詈。公出，述其故于人曰：“彼妇殊不知恩。”闻者大笑。他日宰某邑，有讼者，三都人也。甫投牒，公怒即杖之。讼者请罪，公曰：“吾作秀

才时，三都人屡负吾租，又诮辱我，故耳。”或告曰：“此三都非彼三都。”公悟，徐笑曰：“我真误，天下固有两三都也。”

沈利梁仪

湖州沈利，故笔贾也。后得秘制，遂不复贾，所制笔适用而寿可数十年。尝曰“选豪极难。”兔鼠诸物，望辄辨之，径拔其尤者一二豪，余悉弃去。曰：“豪稚故易损。凡吾所选豪，皆雪霜锻炼已经十年者，柔韧精劲。故卒不败。”累岁积豪，始足制一笔。其洗伐束缚之法，亦与他工异。惜不传矣。沈后不知所终。

同时有梁仪者，以制砚闻。梁仪者镇江人，或曰姓名盖逸矣。善制砚，严于选石，若沈利之选豪，虽端石略不佳者，辄置弗琢，率数岁乃成一砚。他日游某氏园，止花砌旁，指一石曰：“是可为砚。”某氏取付之。三年不成，一旦成之，命曰：“井田砚。”砚池中刻牛一头，墨堂为“井”字文，隐起如线。以归某氏，某氏睨之笑曰：“奇则奇矣。然分畦画轸，将牵牛而蹊田耶！”梁使试以水，则井字没与石平，牛亦转动如生，水干则复，始讶其神。梁曰：“吾因其材而琢之。不然则废井矣。向窃不得其制，是以久而弗成也。”窃叹精能如二子，所谓技进乎道者欤？李介夫述而称之，余为之合传。嗟乎！选之必精，用之必当，独笔砚乎哉？

蜘蛛

马耳山瞰海州城。有蜘蛛宅山上，不知几何年物也，亦往来云台、伊芦、大伊诸山，能神怪。土人往往见之，或如寒月嵌霄，倏忽上下，大小不常，盖其珠也。间游海中，戏弄海舶。或离水升空，已复在水，而舶中器具，略不摇撼。人亦习之，不为骇异。有吴某尝出于道，见西林黝黑一障，而光烁可鉴。渐近，觉沙石扑面。急伏地，乃闻骤风怒雹，浮身而过，神智迷惑。须臾而定。起视西林，黑光东矣。人曰：“此蜘蛛过也。”视吴面色如傅靛。洗之乃去，而水不加蓝。海州城内，常有大风寒晦，而城外暄旭，草木不摇，或以为亦蜘蛛所为也。

书吏

山西有书吏，自太原假归，携二仆策蹇负囊。路遇少妇，亦骑驴相先后，从一童子，盖弟送其姊归其夫家者也。稍相问讯，遂与目成。童徐行，见道旁树巅有鹊巢，潜上取颺。既下而妇远矣，度姊已至其家，遂不前而返。妇既谐吏行，乃忘分道，亦不知童子未从也。

日昃抵一村，吏之佃舍在焉，止妇与宿。夜将半，二仆相与谋攫囊橐逸去。给佃舍佣者曰：“我先归耳。”佣信之。已闻吏所声甚哗，亟起索烛往覘，则吏与妇并为盗所杀，浴血中得其家剉草刀。惧获罪，即瘞尸郊外。

数日，妇夫迎妇于妇家，家以既归对。诘诸童子，得中途探巢，妇与书吏偕行状。急踪迹之，至佃舍曰：“归矣！”至吏家则讶曰：“未归！”乃共执佣者讼之官。佣吐实，且曰：“必二仆杀之，故逃。”官以为然，亟捕二仆讯之，则坚不承，曰：“窃窳不敢隐，实未杀人。”既往发尸，妇尸已不见，吏与一僧尸耳，而僧尸固无创，莫不骇异。狱遂久不决。

先是，佣者女尝与邻人之子私，既而绝之。其夜邻子复往，值妇与吏寝，疑女别遇，忿甚，索得厩中剉草刀杀之，逃去。既而知其误，复归调女，女不许。邻子怒且骂曰：“恨尔夜不曾杀女！”女诧其语，窃告佣者白官，执邻子，一鞠而伏，终以杀僧无验，又不得妇尸，缓其狱。遣胥挟童子，廉诸他邑。有妇浣溪上，童子乃言直其姊也。妇亦惊涕相问，遂告以由。方妇之瘞郊外也，迟明，有二僧过瘞所，觉土中触触动，掘视得二尸，妇伤刃未殊，已苏矣。一僧欲取为梵嫂，虑此僧见梗。遽扼杀，并吏掩之，负妇归寺中。潜蓄顶发，易衣冠，遁居他邑。至是僧他适，妇出浣衣，获遇其弟云。于是执僧及邻子抵罪，余各论律有差。

耳食录二编卷五

魏翁

魏翁病革，呼诸子问曰：“视吾何如？”诸子曰：“固无虑。”又问诸姬，诸姬曰：“固无虑。”翁曰：“脱我死，尔曹何为？”诸子泣曰：“万有不讳，翁所教画，必遵必赴，敬承厥志，毋敢貽翁羞！”诸姬泣曰：“恩谊深矣！有生之年，皆公之身也，敢有二志！”翁乃益悲痛。恍惚之间，见二人催请甚急，不禁随之。

行至一殿廷，有衣冠数人相揖就坐，其一曰：“候公许时，何迟迟其来？”其一曰：“必顾孺弄稚，不能遽舍。”翁唯唯，问：“此是何地，诸公何人也？”其一曰：“地则阴府，吾属冥判耳。”翁始悟已死，大惊投地，哀吁求生。其一曰：“此何负于公，公乃不愿？”翁泣曰：“乐生恶死，万物之情也。夫家之所有，皆得而有之。乃身之所有，反不得而有。死生之判，苦乐悬绝矣。故吾所愿。在彼不在此。”其一曰：“公终不死亦良乐。然公果终不死，则苦乃无尽。公固不思耳！”翁哭且拜曰：“苦乐所不暇计，但使我复生，有感阮怨！”其一忻然语众曰：“此公亦太俗，姑听其还，使尝而后信可也。”众微笑颌之，复命前二人引还。霍然而苏，由是病痊愈，家人亲串走相庆，翁亦私心自幸，谓求而得之者也。

是岁长子举于乡，明年成进士。仲子、季子相继青其衿，食饩于庠。诸子妇皆孙，以男以女，门闾寔兴。翁步履益健，诸姬多孕，连举数子，鸡豚牛马之畜，硕大蕃滋。其姻娅连结，皆贵家巨姓，乡邑间号称鼎盛。

然翁之季年，食不充口，衣不周体，疾病无药饵，其死也以缢。莹莹妇孺不能为丧，衾冒棺槨之薄，犹 于邻里。七日而后敛，行路哀之。问其故，则长子死于官矣；仲子奔之，遇盗杀而尸诸途。季子邪而侈者也，健讼而好博，与吏胥相倚，为乡曲害，人避而畏之若蜂虿。翁不能禁，后卒以得罪伏法。因是家亦倾。长孙畏贫，从其外舅贾于黔，寻客死。次孙齿未冠，失业游惰，忽亡去。于是魏氏一门丁壮殆尽矣。翁既累遭祸败，惊忧愁苦，始不乐生，而家室怨叹声不绝耳。诸姬以冻馁求去。翁不得已，竟开阁。而子孙妇之寡者亦相率去帷。其存者，藐焉孩稚，及仲子之妇已。翁是时年几八十，追维今昔，恍若两世，身经众故，魂伤貌悴，乃悟冥司之言有以也。每以述于人，而悔其向之不达，故缢而死。

女湘

再生事夥矣，莫奇于女湘。湘姓金氏，能记宿世事。尝为士人子，生时有骨横其胸。遇道士相之曰：“此情骨也，吾能蜕之，不尔，将为历劫累。”家恶闻其说，叱而遗之。

稍长，无他慧，雅善伤心。妍花素月，凄风悄雨，皆断肠时也。魂魄缕缕，常在珠箔镜奁间，然一往情深。初不作登徒之想。尝吧曰：“吾不幸形骸之累，瓜李皆兵，死见氤氲司，求生我蛾眉班中。”苑有海棠一株，爱护甚至，花时作紫罗棚幃，覆蔽其风雨，每戏谓经曰：“汝若憔悴，吾当殉汝！”花落，必泣于树下，且泣且诉。泣诉已，必疾病，岁以为常。父疑花之祟也，伐其树，湘大恸，一踊遂绝。

湘之始死也，皇皇无所向，觉彩霞满天，溪谷绚映如锦绣。有二女使候于途，随至大第中。列幕甚邃，钗光环照，云璈数声，众报夫人出，玉容端丽，服饰如古妃主状，降席徐言。湘窃左右顾盼，未之闻也。侍者潜曳其衣曰：“夫人问汝。”湘张皇失措，莫知所对，满堂粲然。夫人笑曰：“君候信自痴！”俄有侍者执烛导湘度东廓，启月扉，达于曲房。帷榻衾枕甚雅，数婢拥一女子入，坐榻上，哄然遂散。湘交袖侧身，睇不移睛。女推而远之，遂解衣入衾。湘复移灯窥枕，女赧尔微怒，回身内障。湘周视覆盖。恐风露侵其肌也；下帷蔽光，恐华灯烁其目也；敛衣屏息，枯坐枕端，恐扰其酣眠清梦也。

东方白，女觉而起，微语曰：“君貌如冠玉，何无丈夫气？”湘对曰：“得闻芗泽，于愿至足。臣之好色，不在床第间也。”女微笑唾之，湘钗承以襟；须臾，成海棠一蒂，异而问之，女颦曰：“君未识妾耶？君畴昔所爱树，即我也。感君同死，愿生生世世同作多情物！”言次，夫人促召去。命侍者展绣幡招艘之，飞花搅空，著湘衣袂间，不复脱落。旋有暖风一缕起地上，顿觉身轻如叶，飘飘然惟风所向。顷之，触树而止，身乃与树合，而枝叶动摇

，无异臂指之使，盖转生为海棠矣。其旁有桃树，则女托焉，于是相呼乐甚。

其地朱阑白砌，苔径横斜，缭以短垣，垣有凿坏，通巨宅。盖某贵绅花圃也。圃中花姊妹咸来问讯，款接甚欢。月明风细，辄游戏清池碧草间，情致殊凄宛也。未几桃始花。绅有女雪燕，绝美好，偕诸婢来观，各折枝簪鬓间，谛视海棠，相谓曰：“何尚未蕊？”湘即欲具蕊，女止之曰：“君花期尚在半月后，何遽也？违候而花，将不寿矣？”湘不听，明日花焉。雪燕不意其猝开，数日竟不至。落矣，又开以待之。三开，雪燕来，惊曰：“何遽若此？”徘徊久之，折数枝，作胆瓶供。湘不胜喜。

次日，绅折筒治具召客，花侣闻之皆吊湘。已而车马阗咽，冠履坌集，酒肴洊至，熏腾如毒雾。酒酣赋诗，评赞叻杂，湘不能堪。日暮，各选条折枝而去。于是晚风艾起，落片惊飞。湘叹息曰：“封家姨来何暮也？”是夕遂病，日就槁以死。女感其情，亦从之。见夫人，夫人慰恤之甚厚。复与女同生者数世，事不能详。

一日，夫人谓之曰：“君尝欲现女人身，今当如志。天地绮丽之气，名花美人，分而有之。此行无异登仙也。”湘顿首谢，女导至一楼，以繁香浴之，洒涕而诀曰：“缘深矣，可若何？然情根纠结，何时已乎？请从此判，不复游于人间矣！”言已。遂推湘楼下，乃如白云雾中堕，形顿缩，遂为金氏女湘云。及笄，父母欲婿之，湘坚矢不可。而怜钗惜粉，不异曩时，殊自忘其身之既雌也。尝言作海棠时，被折甚楚，无异创其肢体。雪燕来折，则心悦其丽，不复觉耳。

年二十余卒。卒之前一日，有比丘尼至其家，湘见如旧识，家人皆莫之识。握拂对语，如参悟状。尼曰：“露珠极明，沾之立碎。霜化至洁，触之即消。”湘曰：“究竟何如？”尼曰：“日里霞光，非空非色；镜中花影，是幻是真？”湘点首者再，尼遂去。翼日湘卒。濒卒，历叙其夙因，命瘞诸海棠之下。

齐 福 喜

雍正中，有大兴县民齐福喜者，好儻弄。其嫂性苦畏，齐谋恐之。夜定，以白纸作冠高如笏，纸钱垂摩两颊间，面傅粉墨，衔猪舌，表羊裘而披之身，将伏厕间以俟嫂。装讫，览镜，忽心动。既如厕，启门，一鬼迎面出，与齐形绝肖，合于齐身，齐大呼倒地。家人奔视：“有鬼，死焉。”烛之，乃齐也。亟舁之床，滌其面，饮之姜汤，姑渐苏。病月余，卒死。或曰：厕之鬼，齐之魂也。引镜心动时，盖离舍而先往矣。然欤？否欤？

狼 狈

海州多狼患。庄民捕得其稚者杀之，或剔目决足，仍纵之去，意以警狼。

其后，庄民某暮从他镇返，遭数狼于道。狼似相识，并力而前。某亟走避稻积上，狼不能登，环而守之。夜既深，狼忽散去。某亦不敢下，以待天明，冀行者之助己也。俄而狼大至，有小狼衔大狼尾行。视之，瞎狼也，即某前剔其目者。其来也，将甘心于仇，以快其志。又一狼负一狈至，狈足前短后长，外于狼背。熟视稻积，忽衔稻一束望后掷之。群狼喻意，争衔稻，稻积将塌。会向晨，有荷锄及担者数人来，某大呼救。数人操具奔至，狼乃始解去。

由此观之，济狼之恶者狈也，狈策而狼攻。《酉阳杂俎》所载事类此。

何生

山左何生者，富而好义。尝客金陵，遍谒同舍郎。一少年客居西室，首戴长巾，衣甚褴褛，而珠神玉貌如好女子，见人辄扃户避去。何心仪之，投三刺，客瞰亡始来答拜。他日窥其室，曲突无烟，客坐蝇床上，拥败絮而已。退问主人：“客何姓，何许人？”亦弗之知也，乃谓税居半载矣，值弗偿，不能复馆之。何叹息不已，意必避难而穷于途者。乃代为纳值，嘱勿言，间馈之金钱周恤之。客不辞，亦不谢。无何，款其关，则无应；入其室，无人焉，客竟去矣。床下有青布囊，启之，所馈钱悉在，深叹其廉，然心窃怪之。

未几，何还山左。里人诬讦其阴事。县官索贿赂至巨万，始得理，家由是破。遂南游于楚，称贷其故旧之官湖湘者，薄有所得。旋治任经洞庭之野，忽林间逸出一巨兽，红毛锯齿，当途而立，势将搏噬，莫可逃匿。倏有女子飞骑来，锦衣弓鞋，腰剑挟弓矢，即马上举足勾兽鼻。兽狂吼而奔，女逐之，绝尘而去。何虽幸得脱，而所驾马惊于兽，鞭之不肯前。不得已，返辔故道，马乃行。

日已迟暮，不及宿，独止野庙中，不能成寐。夜深月出，起步庙门外，微艱拂面，隐隐闻笛声，悠扬纤妙。且听且行，笛声止而笑声起，则灯火烂然，甲第大辟，有摄华衣冠者迎门外，揖何而进之，抗宾主之礼。何怀疑，不测其由，乃征其氏族，其人曰：“君忘金陵西室之人与？即我也。”何审视，果是，因问：“向者何去之密，今何遇之巧？”客曰：“余穷而遁去，投止于此。感君旧谊，故特相俟。”何讶其预知，客唯唯。语次，闻客腕钏触几频有声。何窃左右顾，而见其冠下微露鬓梢，心愈疑而不敢诘。客笑曰：“君疑我耶？日间马上驱猛兽、为君除道者亦我也。”因探去其冠而云鬓见。何大惊，亟拜称谢，呼曰：“神人。”女亦答拜之，曰：“吾雄服游戏人间，以贫自晦，遂不为人识。君独助我，故我亦助君，适以相酬，奚足复齿？”

旋顾谓侍者，呼了奴出。乃十三四岁女子，头作双角髻，短袄窄袖，秀若云霞。女与之语，殊隐跃。了奴曰：“诺。”遂拂檐而去。顷之剑声映然。了奴已瞥下，反命曰：“毕矣”。女乃命治餐，杯盘立具，极海陆之陈。夜向晨

，何不胜酒食，起辞告行。女亦不强留，然眷恋之情溢于颜面。有长须奴探骑候门外，即何所乘马，装资亦在。

何遂别，至家。家人乃言里人及县官一夕死于盗，而并亡其首。问其时日，适何见女之夕也，始悟即了奴所为，愈感之。及理行篋，则益以厚赈，别一小匣，緘甚固。启之，得小剑长三寸许，淬利如霜雪。试削庭前树，未至，树已断；划石，石解。意所向，掷剑，剑辄往，已复还手中，盖飞剑也。何喜甚，宝之匣中，间出而玩之。

岁馀，剑首之环脱。其夜室中如虎啸，有白光拂牖而出，剑乃亡。何惘惘如丧者累日。时沍寒密雪，忽闻门外马嘶声。出视，有骏马止焉，鞍镫悉具。疑亡而逸者，而鬣间隐系绣囊。解视，得莲花一瓣，书曰：“骑至即发”。并不署款识。何颇疑怪，而马数数昂首跪地，若劝驾之状。试跨之，则东南而驰，绝驶，亦不知里数。既至一处，莲花池相续如带。及第三池上，马止而嘶，不复行。乃见高墉袤延，立处当朱户，户内人语曰：“至矣”。户乃辟，有小鬟招之曰：“进。”

何徐徐步入，遽行至内，则曲室银真，荧荧发碧，黼帐中有呻而叹者，小鬟前白，曰：“至矣。”则闻铃声锵然，帐徐启，有丽人拥衾而坐，神韵酸楚。何逡巡审视，女也。女见何，讶然色喜，已而跃然起，问：“奚以能来？”何告以故。女顾侍者曰：“此必了奴也。”侍者皆点首微笑。顷之，了奴自外入，红衫翠笠，落花满身，鸦鬟楚楚，已胜雀翘矣。女弹其颊曰：“妹子召客，何得不告我？”了奴笑曰：“吾为姊病甚，趣召之，故不及关白。”女默然低首，已谓何曰：“妾相天下士，每不留盼。云翔电迈，颇亦自豪。不图为君缠绵至此。”于是与何为夫妇。

何以失剑告，女责之曰：“吾赠君飞剑，为君能用之，乃秘藏为弄具乎？彼乃神物，岂长处匣中？宜其亡耳。顾此物怪变非常，非得了奴，莫能收摄也。”何固属意了奴，乃请与之俱。女初不听，何固请，女笑曰：“察君之意，殆非为剑也。”何不能隐，以情告。女曰：“吾固欲之，然事不可骤，当说之，以侦其意。”乃谓了奴曰：“郎剑遁，是物不易驯，须妹子一往，使郎佐汝。”了奴曰：“妹自足了当，何以佐为？”女曰：“虽然，亦使郎一睹其状，聊试勇怯耳！”了奴许诺。女窃教何曰：“君与妹子求剑，见有物青色如龙者，剑也，毋怖毋却，然且伪为怖恐者，而匿就妹子，彼为君畏故，将不忍拒也。”

遂同行，至万谷之间，风声肃肃。了奴顾何曰：“剑在是矣。”果有物长五六丈，蜿蜒于层崖之巅。了奴招以手，物即投下入手中，遽已缩小，依然小剑耳。何忆女教，乘其举手，佯惊呼，走抱了奴腰，作战栗状。了奴大笑曰

：“姊亦大愤愤，如此薄胆郎，何必教来。”因以剑授何，何故故畏缩不敢受，而抱持益力。了奴两颊渐发赭，若不自持者，何凝睇送意，迫息之，遂及于乱。

及还，女既曰：“妹子尝为吾蹇修，吾今报称焉。”于是了奴亦归何。了奴谓何曰：“吾姊妹皆紫兰宫捧剑侍者。与姊窃戏西圃中，拔剑对舞，误伤守宫之鹤，故谪堕人间，使主游侠之事，遇镜而圆，幸托于君。及瓜而代，又将去汝。此后落花明月，万古相思，殆无相见之期矣！”何大悲，二女亦泣。女谓了奴曰：“妹子故善笛，今盍为郎奏之？”了奴矜笛，为悲凉促遏之音，一时风吼霜飞，肝肠尽裂。乃投笛于地曰：“离绪填胸，安有佳音？不如且已。”遂大恸而别。

何独还乡里，亦能通白猿之术，每为人旁雪不平。或有妖凭魅祟、空宅不靖者，何以剑往，立斫服。

偷儿

某生夜读制艺，往复数百遍犹不熟。漏四下，诵声益喧，意且达旦矣。有胠篋者，伏床下躁甚，突起搦之，曰：“尔非生铁，何顽钝若此？余焉能待？”遽趋出门外，鼓掌而去。

柏秀才

邓州柏生，授馆他郡。岁晏归其里，道逢妇人携幼子哭于水滨，问其故，曰：“妾夫博而负，其侪索资，将鬻妾以偿。妾宁死不愿，因将溺也，而不忍其子，是以哭。”柏止之，请其金数，曰：“五十。”柏计囊中金适足，见其夫，使召诸博徒，代偿而去。

坐是稽迟，不及村店，已曛黑，乃宿野庙中西阶之下。恍惚见两卒坐于其左，其一曰：“柏秀才，何人也？乃令吾二人守候，为呵禁蛇虺。夜寒衣薄，不得休息，心窃不甘。”其一曰：“阿六，尔又作醉语。顷褚虞侯言：彼乃文人，又新有盛德事，故将军敬之。而不闻耶？幸勿多言，言将笞尔！”于是寂然。心知为鬼役，亦殊不畏。既而门外呵异声甚哗，云“有贵使至。”伏而窥之，见一神蛾冠盛服，仪卫赫赫，皆古时装束。一神甲冑迎入内，语少时，使者旋去。则闻鼓角轰震，士马奔集，旌旂铠仗，行列严整，略如人世行师状。传呼而起，顷刻已遥。

复闻前二卒相语，其一曰：“失马安知非福？吾二人守护柏秀才，乃不与此役，岂非厚幸？”其一曰：“不然，师出而功成，犹可博一头衔，为侪辈不耀，今则已矣！”其一笑曰：“沙场危险，还者几人？尔醉中愤愤，已算定入凌烟阁，大是异事！”其一怒曰：“兄缩项如龟，亦太畏死！男子头颅如许珍重耶？”争攘久之。忽有数骑驰还，遥问曰：“柏秀才尚在此否？”卒应曰

：“在。”一军官下马趋入，致礼于柏曰：“将军荐秀才于帝君矣，遣余奉迓。”柏谔曰：“人神异道，何得相干？”军官曰：“帝君命，不可违也！”即请登道，强掖之上马。

俄至一山，殿阁宏峻。前将军者候于门，引伯进谒。帝君坐于上，丰颐秀髯，颜色和霁，谓伯曰：“迷同国犯境，将加挾伐，或曰降之便，宜先檄之。帐下无能秉笔者，敬授简牍，敢以勤先生。招携服叛，惟先生之赐！”柏谢曰：“宣播威德，义尊辞顺，但书生柔翰，当此钜制，覆弗胜，恐辱明诏。”帝君曰：“幸勿谦让！”

柏乃坐于旁，草檄云：“蠢尔迷同，栖非岩邑，庇在垆疆。广圃遗芽，天厨剩裔。是以边桑听守，贡茅不徵，惟沧海之容鲋，岂泰山之让卵。迹闻囚首，肆启戎心，螳斧思攻，蜂芒恃螯，践我草木，触我戈。将驱虎奋之军，立扫鼯藏之穴，关弓尚挂，磨盾先闻。果其风鹤知惊，沙虫自化，仁能大宥，义不穷诛。尚全杵血于降城，毋藏舆尸于京观。”帝君览之，甚嘉叹。

檄下，迷同犹弗顺。帝君震怒，命将军徂征，以柏参其军政，大选车徒，决机进剿。摧锐捣虚，云飞电扫，不及旬日，迷同破陷，亲属党羽，尽俘以还。帝君命将军磔其长，余悉斩以徇。其长有女绝姣好，频频顾柏而泣。柏怜之，说将军曰：“太公斩妲己，高腥诛张丽华，虽曰刚正，亦殊杀风景，况此乃其息女，非祸水之比，罪人不孥，惟将军怜愍。”将军笑曰：“秀才有爱于彼耶？当为秀才留之。”乃白帝君免其女，即以女赠柏，更欲授柏显秩。柏辞曰：“某虽从帷幄，寸策未献，敢冒爵赏，况游鳞散羽，志在池藪，置之樽俎，反为不详。至于俘女之救，情良不忍，亦非辞封侯之印，而觅爱卿者，岁暮思归，幸即放还，受赐多矣。”帝君踌躇曰：“既先生志行恬退，亦未敢强留。”命具马乘送柏归。

及于里门，柏忽坠马下，乃如梦觉，人物乌有矣。仓皇至家，若忘若遗。妻问之，秘不以告。夜梦女来曰：“儿之躯命，由君再造，请于帝君，誓从君子，而身形渺茫，不能明奉巾栉。方自悼痛。帝君仁恩，不可思议，使儿附夫人之体，而转移其间。久而俱化，所以酬君之高勋，报君之善行，而慰儿无穷之情也。故特来相就。”言已，遂登床而灭，觉而异之，始缕述于妻，妻弗信也。妻貌故平平，自是乃渐妍丽，不及半年，则神姿逸态，宛然肖迷同之女，见者皆惊。妻往往窥镜，亦自失也。

柏后谒某官，乃绝类庙中将军，探以前事，茫然弗知。及柏归，某官厚赉之，皆神明假借，以彰报施云。

龙虱

有童男女兄妹者戏于庭。空中堕一物，状类鱼。共烹食之。明日，男妇皆

暴长丈余，瘦如木，遂废不能起，或以所食龙虱也。

华广

华广病，梦徐生来谓曰：“顷遇赵君某，言近为鱼梁之游。渔梁，海内胜迹也。赵君招我，嘱我更致君，君盍行乎？”华素爽迈，欣然往。

至深谷之间，溪水黝黑，鉴人无影。渐行渐广，有飞桥跨空，袤延矢矫，莫知所属。桥上行人如蝇，累累不绝。乃见赵俟于桥侧。相揖数语，徐、赵乃登桥，华亦继之。甫举踵，旁一卒叱曰：“勿过！”即横棒拦之，华怒，奋臂与争。卒终不听其前，而徐、赵已去远矣。不得已，拂袖而返，意甚怏怏。道遇伟丈夫，笼群鸟，鸟鸣声甚哀。华恻然，止而说之曰：“羽族志在霄汉，何故笼之？”丈夫曰：“不笼则飞去。”华笑曰：“天传之翼，因当飞去也。”丈夫曰：“公不知此非鸟也，皆罹罪罟之人耳，然公意甚仁，今为公纵之。”乃次第开其笼，独留一大鸟不放。华曰：“何故？”丈夫笑不答，携之而去。

鸟既出，皆化为人，其一，华故族兄也，泣谢曰：“幸弟援我，然弟亦宜亟归，此不可留也。见我家人，乞为我寄声。”华诺之，别而行。

过高台之下，梯而登焉。俯见城郭室庐，栉比鳞次，村墟烟火相续，树木丛萃，不知是何处。惘然下台。过一市，觉渴，就酒肆呼酒独饮。兴发哦诗曰：“酒魄诗魂落半天，肘生杨柳舌生莲。长松瘦杀千年鹤，飞入春城万灶烟。”忽见族兄至，惊曰：“汝尚饮酒吟诗耶，宜亟亟归，缓则无及矣！”华笑而起，佣保索酒钱，无以应，则持华袂不得行。族兄呵曰：“安得尔？”亟为偿之，送华归。至门，推之入，霍然而苏。

已死逾日，将敛矣。病寻愈，惟胸间闷然者数日，乃以酒故也。徐、赵皆华旧识。时赵死月余；数日，徐讣亦至。

陈著

陈著，富室子也。少时，家遭疫，惟著仅存，一老仆执炊而已。著尝从蒙师受学，颇识字，仆因劝之读，且曰：“他日当不可量。”著深然其言，出钱使市书。

仆至书市，尽买肆中书以归。著乃键户下帷，无寒暑昼夜，挟册呻吟，几破千卷，然略不解文义，虽邸抄公檄与盲辞稗说之类，讽诵如经史。终岁不出户庭间，出则低头背诵，刺刺不休，往往头触墙壁，觉痛则大叫，叫已复诵。或窃窃听所诵，乃颠倒拉杂，音读讹舛至甚，讪笑之，不顾也。年二十余，未尝与人通酬酢，牛马菽麦不辨。

一日诵书门外，有少妇过之，著未之见也，且行且诵，竟抵其怀。妇大骇且怒。著惶惶恐，遽前抚之，为摩挲其两乳。妇愈益羞怒，面发赤，诟詈而去

。著谓人曰“彼何为者？一怒遂不可解乎？”人怜其磬，谕之曰：“男女有嫌，奈何辱之！”著愕然，徐悟曰：“彼殆书所称女子者耶。”人笑颌之，著乃狂喜叫跃，以为得解。

他日读《毛诗》，至“女子善怀，亦各有行。”点首叹曰：“书言之矣，昔者女子行而我触其怀，宜其怒耳。书义深远不可背如此。”三复不已。由是读书，每冥索其解，解多类是。

又日坐门外，遇物辄咨访于人，冀博识其名与状，似佐证其所读。有豕触藩，出视之，不识也，惧而去走。或告曰：“猪耳，何畏？”著误以为珠，迫而视之，恍然曰：“物不经见，固难悬揣。始吾以珠小物耳，今而知珠能行也。”即问曰：“鬻乎？”或为质主人。主人故昂其值，乃以三十千市之。著窃喜，以为书言珠价之贵，今乃贱获焉，大利也。于是譎者利其值，竞以猪来售，至则买之，无论大小准前价。老仆力谏，卒不听。期年得猪数百头，栏栅不能容，秽籍纵横室。佣数人饲之，日不暇给。豕声□□然，昼夜与书声相乱。著亦渐不能堪，幡然曰：“昔人宝珠，殊不可解。”命悉逐去之。计所耗费，殆累数百千。家以是少倾焉。

著年齿既壮，仆恐其斩嗣，劝之娶妻，著默然良久曰：“汝言良是。书固有之曰：“娶妻如之何？”但不知娶妻如何耳！”仆曰：“公读书，岂不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著曰：“此与娶妻何与？且何以言后耶？”仆恨其愚甚，乃笑曰：“姑依书为之何害？”著许诺。仆遂乞邻里为之媒定。迨吉，輶碁至，有赞于堂者曰：“拜！”著愕眙木立，问：“何为？”仆相之跪起，乃得成礼。著笑曰：“我知之矣，娶妻乃如此。”洎合卺。熟视新妇曰：“汝亦女子邪？”心怨前事，执礼甚恭。夜虽共寝，绝不敢复触其胸。久之，妇不能忍，私教以人道所在。著不觉畅言曰：“此大乐事，而书中略不及之，读之何为？”次日尽焚其书，不复览。

耳食录二编卷六

张碧云

有诸生应豫章举者，曰张碧云，税居观音寺。其邻父者，亦张姓，尝仕末僚，罢官居此。生以同姓故，往投刺焉。邻父喜，延之，礼数隆异。由是遂投分，往来甚密。已而生报罢，遄归其家，邻父送之曰：“郎君年少才俊，不鄙老夫，甚辱高义，今如此云别，何以为怀？”生曰：“会待次科，重承颜色耳！”邻父曰：“甚幸。”复执手叹曰：“惜哉惜哉！”生亦殊惘惘。别后浪迹吴越间，音问遂绝。

逮生归，重赴乡试，已越一科矣。及豫章之郊，见道旁小山一石碣，署曰：“张碧云之墓。”心甚诧异，已实未死，谁莫斯邱者？而姓名之符耶？低徊

向暮，始趋车入城，侨寓城西。

试事既毕，忽忆邻父，即访之。至则高柳婆娑，蒿莱没径。叩门良久，一老婢出应。向讯邻父，已下世，绝无子息，其姬尚存耳。生为凄恻。婢犹识之曰：“子非张郎者乎？”生曰：“然。”婢乃垂泣曰：“吾家惨苦，子尚未知，请见主母而说之。”遂领生进见。一老姬坐南床绩麻，伛偻昏聩。婢白客至，通姓名者再，姬乃惊起，旋复涕洟。坐生于破甑之旁，婢进茶一瓯，殆不可饮，生强为啜尽。姬哽咽而语，不能了了，婢为代述之。

盖邻父有女，亦名碧云，年始笄矣，丽而文。父母怜受，恃女为性命，相攸数岁，卒鲜可妻者。方生之谒邻父也，邻父奇其姓名，及见生，又钦其器宇。女闻其同姓名也，亦数数窥生。邻父常借览生所属文辞，女辄窃观读再三，未尝不称善。姬觉其意，告邻父，欲婿生，而格于同姓，且虑生已婚，莫可为计。会生亦告归。议遂寝，而女自是每不怪，微吟短叹，渐以流露，罗帟翠被之间，始多泪痕矣。又书己名而绣之，尽藏袖中，夜则置枕下。数月遂病，废饮食。又数月竟歿。家人皆知女之为生而死也，而生不知。邻父痛女死，未几亦卒。

卒后三余年，生始至，闻婢言之，不禁哭之恸。婢又言女平生雅善笔札，病中悉火之，惟镜匣中偶遗数纸，得不焚。翁已死，家中无识字者，不知是何语，又不欲示外人，今尚贮故处。生乞取观之，得诗草二首，词半阙，及临写《黄庭经》一片，而尘湮鼠啮，字句断缺，盖不可读矣。生感女意，再拜于姬曰：“某庸愚贱子，又忝宗系，诚不敢妄托非爱，辱诬贤女，得罪名教。然铭心之惠，不敢忘也。请妹视贤女而母事夫人，迎归敝里，终身依侧，申万一之报而已。夫人幸无辞焉！”姬泣而许之。生又欲拜邻父墓及女之墓而后行，忽忆向所经过，乃即女墓也，益悲不自胜。遂返馆舍，为文以告女，明日往吊，而焚诸其墓。其文曰：

维年月日，张碧云焚香酌酒，敢告张张碧去之灵。卿即我耶？我即卿耶？夫阴阳者互结之根株，男女者同开之跗萼。引^平团土，既听娲皇；跃冶铸金，宁为干将？而拘拘造物，乃限以方隅；扰扰生民，复分其氏族。亿万姓要无二本，五百年谁是一家？且敬宗收族，不少卫仲卿；即别嫌明微，仍多吴孟子。然一源所发，百世不通。诚大义之所闲，孰深情之敢越乎？

若夫事属怜才，分同知己。描眉黛笔，偷评罗隐之诗；绕指红丝，欲绣平原之像。闺中感遇，尤荣于流水高山；梦里相思，绝异乎朝云暮雨。素心如此，青眼非常。斯则性命之恩，不作形骸之论矣。况乎画阁藏春，香闺似海；衣緜琥珀，了不闻声；屏暗琉璃，何曾透影？徒以青衫作客，兰若偶卜芳邻；黄石论交，松门常寻宗竣。初不识王孙有女，琴瑟相求；更谁问小姑无郎，箜篌

自叩？而红绡聚泪，竟少人知；紫玉成烟，乃由我死。尚安得拘牵典礼，恪守宗盟，反因瓜葛之亲，致绝芜蘅之爱哉！

前者群鸦噪晚，匹马嘶秋，旁瞻堕泪之碑，宛是葬身之地。笙吹鹤背，岂王乔竟已入棺；锥处囊中，乃毛遂何曾堕井？宁知桃僵李代，蕙叹芝焚。漆灯未！于沈彬，金碗先从于崔女？盖连蜷青柱，当时未近姮娥；零落红梅，别后难逢驿使。故飘蓬千里，虚拟投金；宿草三年，未闻葬玉。今则谢家月冷，燕子重来；郑曲花残，鹦哥不语。青鸳如故，白鹤无归。愁深南浦之云，瘦损东墙之杏。访陈陶赋诗旧宅，始感啼乌；开吴女写韵遗轩，空悲冷翠。镜台尘掩，印粉留编。研匣云干，团香剩字。素旗丹旆，私招芳草之魂；桂酒椒浆，重拜小桃之墓。

碧云碧云，卿耶我耶，如影随形，如响应声，如萧艾之同香，如笙簧之合韵。我宁作我，卿自怜卿。本异苔而同岑，亦求凰而得凤。杨加柳姓，树合消魂；鸟借花名，鹃应叫血。翠禽临水，乃辱号于鱼师；彩蝶穿云，幸蒙称于凤子。非男非女，何死何生？两美二难之合异，千秋万古之联结。彼绍威结江东之罗，正伦攀城南之杜。相如慕蔺，元叹名雍。但附声华，犹增光宠。矧袭名于琬玉，遂刻茗华；直同谱于金兰，长芬龄颊。方为我庆，宁为卿悲？纵复多情，将毋不达？然而身蒸火宅，委蜕仍难；骨冷泉台，回肠曷已！飞残绛雪，莫逢山叟之师；捣尽元霜，仅见云英之姬。卖珠侍婢，常苦牵萝；积玉邻翁，宁容扑枣。西州长恸，徒拜母而登堂；南郭奇贫，愿移居而共宅。且也雌雄既判，勿处嫌疑；昭穆虽遥，敢干名分？欲作蒹葭之依倚，宜联棠棣之班行。接木无痕，连枝有本。九原侍父，邓伯道不患无儿；四海皆兄，张君瑞何妨有妹？青阳主祀于弧宿，既殊句灵支流；红拂通谱于虬髯，尤胜朱陈嫁娶。

呜呼！慈鸠泣雨，行就鹊巢；断雁鸣霜，将辞鸳冢。坟前玫瑰，讵感行人？门外枇杷，应思故主。幸从亲于手足，聊铭德于肝肠。孤霜之感何穷？大雷之书莫寄。冬青树老，年年风雨清明；光碧堂深，日日烟霞伴侣。固识三生因果，当著《同姓名录》中；谁将一代容华，更入《续神仙传》里？

是岁生复落解，遂与姬与老婢俱归。时人称其义焉。

经数年，生游浔阳。舟既泊，忽一雉拂舵楼过，止于沙滩上。生上岸欲攫得雉，雉且飞且止，生漫逐之。行稍远，雉噢然一声，穿树而去。却见树间一老人呼生曰：“郎君何为？尚识老夫否？”生审之，则邻父也，惊喜曰：“公固无恙耶？”邻父曰：“幸无他。暮眺江流，偶出于此，不谋相遇。”生问其所居，邻父曰：“循平林而西，敝居斯在。便请相过。”

生从之半里许，乃至，因高墉而深宅也。生执子婿礼，从容展问。邻父曰：“别后携弱女，卜筑于此数年矣。感涌厚爱，未尝去怀。”生诧曰：“女公

子亦无恙耶？”邻父曰：“固在。”使人谓女曰：“汝兄至矣，宜出见，勿复为嫌。”有顷，女迟回而去，眉黛凄然，无语，即退。生亦睨视叹惋而已。既灯，闻呼门曰：“夫人至！”门启而姬入，邻父与生起逆之。女闻姬至，亦趋出相见，各悲叙。生愕然讶姬在吾家，焉得至此？姬乃谓生曰：“吾本欲俟汝为别，仆御在门，不容稽延，怏怏就道，今反晤于此，实出望外。”遂述生家中事甚悉，且曰：“老婢尚留备役使，未与偕来。新妇且病，可即归，然终吉无患。”将曙，邻父促生行。各相涕泣，送生至故处而别。

生恍然如梦觉，遽返舟。旦而迹之，野岸空林，固无村落，有社令祠焉。社令之旁，新塑夫人像，深为嗟异。度姬必已死。社令乃邻父也。亟棹舟还家，姬果以是日暴卒。生妇亦果病，亦寻愈。其他家事，悉如姬言。

铁丸

闻某公言：昔曾遇游客，类三齐年少，布衫广袖，腰系夹袋，内定二铁丸，别无长物。或问丸所用，答曰：“弄具耳！”或延拆字者于家，问叩纷然。客至，见之曰：“此亦拆字耶？”众问：“客能乎？”曰：“亦尝学之，然不能若是。请各心识一字，余乃能测之。”众异其言，竟试之，无弗符者。次至一人，客忽踌躇曰：“君之所识者‘天’也，而字不类。”乃取笔，画形作国书“阿补喀。”“阿补喀”者，国语，言天也。其人果识“阿补喀”。盖欲变文以验其术也。遂笑曰：“良然。”其神异如此。或曰：“人苟造意，子必知之，何以待子？”客曰：“不知也，此特以机相触耳！”

他日之郊外，逢弹鸟者数人，适人隼戾空，客使弹之，弹鸟者谢曰：“高矣疾矣，非弓徽所及。”客笑曰：“易耳！”即袋中铁丸抛之。隼应手翻堕，胸已洞矣，丸故在客手。

庐山僧

近有某人裹粮游匡庐，重趼不息，至紫霄峰下，石室轩然。有僧破衲枯坐，两目上睑覆下寸余，知其异人也。再拜而问，僧拨开一目视之，灵灵如碧玉有光，叹曰：“噫！尔奚以来？余，尔祖也。”某讶曰：“吾祖歿时，某尚未生。即于土五十年矣，安得在此？”僧曰：“向实蜕化，尔父不知也。”乃道其世族事状，悉符合。某泣拜曰：“果吾祖矣！闻祖平生好内典，不图竟证佛果。今幸遇祖，何以令之？”僧曰：“尔非此中人，宜便去！”某涕泣不舍，乞留一宿，许之。访以后事，悉不答。

比夜，千山皆暗，独石室光明如昼。僧曰：“尔畏乎？”某曰：“祖在，亦何畏？”僧徐举指弹坐旁石壁，壁忽辟一舍，使某处其中。戒之曰：“倘有所睹，勿畏，亦勿语，勿出。今夜适有事矣。”某应诺。俄闻风飏飏起林间，万木怒号，有鬼魅无数坌入石室。僧摇首者再，乃见小人百十，自僧两耳出

，如连珠激箭，执兵刺鬼。鬼悉遁，小人复还耳中。顷之，复有奇鬼修修然参伍而至，蓝身巨吻，类夜叉。僧张口嘘这，则一石堕地分裂，尽化为力士击鬼。鬼又遁，力士亦隐。某战栗齿叩，僧曰：“未已也，无恐！”旋闻崩崖裂壑，砰訇不已，有二人屹立如山。僧大放两目，二人忽缩小，各入一目中，目即闭，声亦遽止。已而栴檀氤氲，仙乐锵然，幡幢队来，金光灼灼。僧即下座，作礼讫。便解衲衣，胸乃洞开，恍见一人端坐其中。僧遂冉冉升空，俄顷而杳，天亦曙矣。

某出，拾得履一双。归白其父。父见履泣曰：“尔祖斂时所著也。”

鼯

某公子尝养鸽。所居宅五区，闳敞深邃。东偏有小门，达于长廊。廊有旁室，架木为鸽巢百十如窗棂，以卵以雏，鸽以蕃息。一夜，忽失鸽数十头。公子疑，夜持棒伺诸巢下。已见有鼯鼠长数尺，径来取鸽。公子突击之不中，鼠人立相向。跃登公子顶，啮其衣领。俄而群鼠纷至，共围公子。公子大哗，僮仆共操具来。鼯乃引去。公了怒曰：“是何可耐？”

旦日，偕数仆持兵赴之。将入旁室，闻门内言曰：“姑勿来，来且不利！”从者惧，皆止公了。公子曰：“鼠辈诈吓耳！”排扉径入，则见鼠睛睒然。如万道金星，纵横巢上，慑而退。

是夜跳踉百端，若有大木从屋抛下。烛之，无有也。南壁圆窗广可逾尺，规以玻璃，乃有白面映窗，大与窗埒。而北户有物，触扉求入。仆辈大怖，共相抱持。公子拔剑奋臂曰：“吾将止于此耶！将焉避之，若犹未也，妖何能为？鼠辈无逃，吾与尔并命矣！”于是二物并隐去。后亦不复出。

韩五

国初，宝应县捕役韩五者，贫不能炊。思常捕响马，姑试一效之。为计良处，乃从人假羸马，挟弓矢而出，伏于麦陇之幽。

是时大乱初平，流亡未夏，道路之间，尚少人迹。亭午，始见一骑缓缓来，台笠深衣，挂囊于鞍，略类商旅。韩五私计盍一利市，引弓呼之曰：“速解尔囊，束且毕尔命！”矢乃发。客从容举鞭拂之，矢旁落。又发亦如之，五矢不中。矢尽，韩恐，策马走。客笑曰：“行劫者返避人耶？虽然，尔焉逃？”俄闻风声肃肃，客追已将及，则短衣执刀，叱韩曰：“毋走。”韩度不可脱，亟投马下，叩首乞命曰：“良以母老待哺，不得已出此。今乃出试，不图误犯壮士，幸宽宥之！”号泣战慄。客谛视之曰：“尔尚谨朴，姑贷尔，随余来，勿恐！”韩惧，勉从之。

行十余里，入一山，甚邃，丛树间得穴焉。进之甚暗。半里许有光。既而屋舍忽见，客引韩入内。则先有数十人在，多虬须彪眼，衣巾伟岸，见客起问

：“十四兄来何暮也。”客滑稽数语，众目韩，皆大笑。已而酒馔堆垛，规地而会，序列兄弟之次，以韩殿席焉。饮啖甚壮，言论豪猾。比暮，华灯明炬。照烛林野。夜中纵横醉卧，手足相枕藉。韩惛惛然莫知所为，竟夕不成寐。明日众醒，客为韩请曰：“此人尚有母，贫不能养，殊可矜悯，宜少资润之。”皆曰：“诺。”各探囊出金钱珠贝不等，无虑数千金，以授韩。韩惶恐拜谢，客曰：“视尔马弱，焉能致此归，吾仍送尔行。”一人曰：“我曹亦散耳！后二年当期于山东。”皆曰：“诺。”遂拱手各去。或独行，或偕行，或东或西，顷刻都杳。

客乃与韩俱，谓韩曰：“盗岂易为哉！诸君皆技勇绝人。故驰骤绿林，鲜有失败。吾亦有薄技，使尔观之。”袖中出匕首，指前椿树第三株标枝东接者曰：“吾截其某杈。”掷之，杈落，匕首故在手。又别拟之，三掷而三中。韩咨嗟惊诧。客曰：“尔向者太孟浪，幸遇我，倘值吾兄弟之暴者，尔作此树杈久矣！”韩唯唯，请客示姓名，誓图报效。客笑曰：“无须尔！吾属虽肝人喋血，其实行云流水耳！散游天下，率二岁一期会，虽数千里不失约，此外无知姓名者，尔何问为？”

既至韩门，解所赠囊掷地，曰：“吾往矣！”已纵马绝尘而去。韩赖其资，遂为富人。

易内

有甲乙相善者，乙妻有姿，甲通焉，乙知之而弗禁也。他日乙偶自外至，获甲于床，佯怒，甲叩头曰：“若不深责，愿以荆妇荐枕席，易内而处，亦犹行古之道也！”乙许之，与之期而纵之。

甲归告诸妇，妇不可。甲无以谢之，固强妇。时甲兄养疾于外，嫂不节，妇因献策曰：“请说嫂而代之。”乃诡言甲实他往，己苦畏，挽嫂共宿，故为媒语以荡之。伺其已寝，托如厕暂出，使甲以乙往，而已之嫂室宿焉。于是嫂竟与乙狎，甲亦趋乙家，寻其故欢。

是夜甲兄忽归。甲妇已熟寝，其扉阖而弗遂。甲兄入，径登床，以为妻也，启衾而凭焉。既乱，乃知为弟妇，各秘之。

其后甲乙隙于末，交相抉露，以为谤，事遂彰。

非非子曰：以媼易妍，甲诚巧矣。以姒易娣，甲妻又巧矣。孰知冥冥中更有巧于易者哉！天道耶？鬼神之戏耶？吁，可畏也！

石先生

叶生者，文而绮者也。尝游楚，至襄汉之间，资匱不得返。不得已为卜者以市，间亦悬中。某氏神之，遂主于其家。主人故服贾，不常归。比邻类业樵牧者，非问卜，亦率不至。叶生既苦其旅而独也，短构微吟，以思以叹。

一夕，忽有排扉者，颜苍然而无髯，身僂然而短，正步端视，殊类有道。叶生起迓之，问其姓，曰：“石”。其居，曰：“邻。”且曰：“吾居此旧矣。闻子也才，故就子。”叶生谢焉，称曰：“石先生。”先生谢：“不敢。”揖之坐。再三，然后就宾位。与之言，颇根实，叶生窃喜，以为遭先生晚。将曙，先生辞去，送之出户，则固辞。请其庐而造焉，则又辞。且曰：“必若是，不复敢见矣。”叶生曰：“敬诺！”先生为反阖其扉，然后去。

于是夜定辄来，来必让而坐，坐必肃。叶生容或不庄，误言或稍稍戏笑，辄不悦，然后知先生迂而固也。亦渐渐苦之，然始终敬之不敢懈。

一夕对月赋小词遣意。先生来，遽索观之，未竟，艴然怒，抵词于地曰：“奈何为此耶？”遂起行。叶生惶骇，问其故，不答。追谢之，不顾。出户十余步，仆而灭。叶生惊，旦视其处，邻父系牛石在焉。

疯道人

有疯道人者，敝裘一袭，冬夏服之，忽哭忽笑。人问：“哭何悲？”曰：“无悲。”“笑何乐？”曰：“无所乐。”遇人辄拜，亦无所求也。语无伦次，如风雨之迷离，雷电之倏忽，往来齐赵间，人皆呼为疯道人。

傅菊衣尝赴贵家宴，道人在焉，饮噉兼数人，杯盘俱为之罄。众颇鄙之，而菊衣独奇其量。他日，乃招道人饮，道人欣然来。菊衣为具豚肩羊胛各十簋，鸡臯这属称是，殽馐皆大脔，络绎竟日，至则尽之。酒亦无算爵，终不醉饱，及暮而止。菊衣问之曰：“道人日食几何？不常饥乎？”道人曰：“吾食亦不饱，不食亦不饥也。惟向在东海，罗氏姑遗酒二十斛，饮而甘之，飞斛三日，不觉径醉耳。尚有未尽者，来日当与君倾之。”遂别而去。

次日亭午，道人始来，笑曰：“昨归逢故人，邀与共弈，竟忘宿约。棋罢，始忆之，真仓卒主人，可便行矣。”引菊衣至一废圃，坐空亭上，几榻之外，他无所有。菊衣意其诳，欲辞焉，未发也。顷之，见双鹭在霄。道人招之曰：“速来，客不耐矣！”鹭堕地，化为两童子，一捧壶，一执盏。道人酌客曰：“且润渴吻。”菊衣异而饮之，果佳酿也。既而珍饌殊品连翩而至，送觞者、行炙者、擘脯者、送果核者、具汤者，皆名姝妙选，供帐之盛，人间未有也。

泊暮，菊衣起辞，道人挽留曰：“嘉宾既临，更当卜夜，但无烛奈何？”乃顾语双鬟最丽者往请明月来。须臾，双鬟反命曰：“来矣！”俄见白光起于东南，如玉山千仞。遥遥泛空。渐近，乃是一仙人，周身洞朗，蹑虚而至。仙风道骨，轩轩若霞举，而残醉未醒，衣中尚作酒气。女从数十人，皆具殊色。于时云气幕天，万星灭没，独圃中花草树石，尽在月明中。菊衣蹴踏下拜。仙者亦抗礼入座，连引巨觥数十，舌本粲花，谈词英妙，间与道人论说，语

多玄著不可解。夜将半，道人曰：“世无此乐千年矣，盍歌舞以尽欢乎？”仙者曰：“善。”一妓前席，捧玉盘，贮红筹数十，刻翠篆书各二字，有紫尘、集羽、双拂、合蝉、阳阿、结风、虚影、海眼、横影诸色目，盖舞筹也。使菊衣探之，得虚影，于是粲者数人，腾衣拂袂，飞翔空际。亭中丽影踟蹰，如锦水生波，轻云幻彩，觉一时风露苍凉，松竹动摇也。

仙者曰：“舞妙矣！谁为歌者？”一妓应命发声，歌曰：“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缘酒生微波。落花纷纷稍觉多，美人欲醉朱颜酡。青轩桃李能几何？流光欺人忽蹉跎。”玉簫珠含，颇极悠扬纤婉之致。一妓继歌曰：“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右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仙者笑曰：“误矣误矣！乃今人不见古时月也。”妓曰：“今人不见古时月，古人亦谁见今时月哉？”

仙者叹息，因举杯属菊衣曰：“公听此语，犹不痛饮乎？”菊衣故不胜酒，为浮一大白。仙者拔侍者佩剑，起舞亭中，已而倚剑郎吟，顾侍女擘笺书之，以示菊衣。菊衣读而识之，诗曰：

海风荡八表，云气低漫漫。
仰首睇飞鸿，宇宙何其宽。
磨剑蓬莱顶，芙蓉开紫澜。
侠累何足仇，壮气鸣心肝。
谈笑杀两蛟，翻身跨孤鸾。
道逢赤松子，饮我琼浆寒。
一醉五百年，仍卧三神山。
当时相识人，轮转沙尘间。
十万紫宫女，大半非朱颜。
双泪不可涸，下救溟渤者。
却听云和笙，还求神鼎丹。
朗然化片月，流光照人寰。

仙者吟竟，复引十余觥，大醉辞去。夜复黑，道人更燃松节继之，谓菊衣曰：“此李青莲先生也。”菊衣讶曰：“顷言明月者非欤？”道人曰：“子未识乎？月者才人之化身，匝月而一代。盈亏出没，其气数然也。然古今以来，不过数人，循环相照，今适是青莲。吾与有旧，故延之来耳。”菊衣曰：“世传先生为长庚，又言为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又言掌笺奏于嵩山，今又为明月，不亦岐乎？”道人曰：“神仙星月，初无定位。不足疑也。”言次，东方白，菊衣乃归。道人自是不复见。

恶蝇

昔有恶蝇者，日操砧杵击蝇。蝇集父者，大怒，槌之，父脑裂死，而蝇飞去。有司以弑父论，置极典。呜乎！彼非不爱其父也？恶而妨爱，君子愚之。

宋先生

江宁藩署，徐中山王故第也。署后一楼，扃钥甚固，莫敢登者。

乾隆十五年，德方伯者在官，乘醉登之。凝尘尺许，而几榻甚净，略无纤埃。德异而退于户下，拾一纸巾箱，小方寸，内贮一冠，类梨园幞头，携下楼，置诸案间。是夜梦中山王至。白皙长髯，金冠蟒玉，怒之曰：“宾客过我，以汝故解散。宋先生遗其冠。汝拾之，宜亟还之。否且祸汝！”言区即去。德遽觉。

黎明出厅事，且谒长吏。将升舆，见一青衣前启曰：“奉主君命前来取帽。”德悟，急令取巾箱与之。青衣忽不见。德深骇异，意宋先生者，必景濂也。旋具牲醴，祭而谢焉。遂扃楼如初，莫敢登者。亦无他害。

金陵樵者

靖安舒四长，好拳勇，阅数师矣，顾自谓弗善。去之金陵，登某甲之门。甲勇闻通国，生徒甚众。居数年，略尽其技。

一日，师徒游大市，遇樵者负薪疾过，误裂甲衣。樵惶恐俯躬谢。甲马摺其面。樵愠曰：“误而谢焉，亦足矣，何遽摺我？”甲以己素力摺人，无不仆者，樵乃不仆，且抗言，愈怒，遂拳之。手未及樵，甲反仆。其徒皆骇，相顾莫敢近。市人无不笑者。樵责让数言，徐徐负薪去。

舒异之，潜尾出城数里，得荒村茅屋一区，樵者入焉。舒拜于门外，求为弟子。樵反顾，讶曰：“子何为者？”舒曰：“公适所仆者，吾师也。知公神勇，故舍而从公，请卒为弟子！”樵辞以无能，径入不出。舒徘徊门外。久之，询诸其邻：“樵者何人也？”邻人曰：“是尝徙此，莫知其姓名。有母焉，老矣。日给于樵，甚孝也。”舒遂归。

旦日复往。伺樵既出，登堂拜其母，出百金为寿。母亦诧不肯纳。舒具陈己意，欲母语樵。使卒为弟子。母许之。

樵归，得母命。且感其意，谓舒曰：“苟有薄长，敢不以相授，然请兄我。毋师我。”舒从之。樵引至屋后，有石坡甚峻，轨辙如绳，下有砗，重三四百斤，使舒掇之，仅能举。樵以足蹴砗辘而上及于坡顶，轱辘而下。又蹴之，如是十数，无困色，曰：“筋力久弛，聊以此当运甓耳。”饮舒以药，使习之，久而能焉。遂教以炼形摄气之法，周身如铁，巨槌扑之，皆反跃。以腹贴墙壁及屋梁，能行而不坠。

积十余年，乃辞归，卖浆豫章城。遇人谦谨，若无能者。或言盖无敌矣。闻者多不信。群不逞诣之，请与角。舒谢曰：“诸公皆壮士，余何能？余何能

？”请不已，乃曰：“虽尝学之，然甚劣，窃欲观诸公技勇，使习而进焉。幸甚！”众许之。

相与之野外，各呈其能。舒观而哂曰：“甚善！”从欲试舒。舒曰：“若欲试我者，则殴我。”一少年应声殴之，甫引拳，忽反仆。少年羞怒，出铁杵，悉力击之。舒挟持其杵，作色曰：“太恶剧，是欲死我乎？”乃弛衣服裸而立，曰：“来来，共攻我，我不畏！”于是手足器械，交至如雨，舒屹然受之，众纷纷堕跌。黠者乘虚击其肾，如击石焉。众始惧，罗拜请长其曹，乞勿扬于人，以败其誉。舒笑曰：“吾以自娱耳，岂欲与诸公竞短长哉？幸无虑此！”众益服其量。

由是舒名噪一城。接见宾友，或反臂握手，当者则痛，器具入手，往往破碎。其力如此。今死矣。死时，遗紫血数斗，甚惨楚，药故也。尝曰：“吾能气行耳，樵乃能神行，不可及也！”樵盖秦人，尝为盗，已乃改行，变姓名，遁居金陵，奉母以终云。

耳食录二编卷七

龙某

举人龙某，谒选都下，住樱桃斜街。一夕，被酒卧，苦渴求浆。起呼僮，僮已熟睡。及门，见一女背阶，亭亭立月下。甚讶之，伏窗而觑。女闻人声，乃四顾，徐度西角门而去。觉罗袂弓鞋，形影俱丽，凝想忽忽，复就睡。觉而疑焉，以为醉也，殆梦也，然忆揣不置者累日，殊杳然。戏题一绝句焚之曰：

两瓣莲花踏影行，全身都是可怜生。

巫阳神女多情甚，偷到人家看月明。

是夜既寝，有啄其门者，龙起延之，女子也。曰：“余为黄氏婢，特来召君。”龙愕然问故，婢愠曰：“小姑前夜偶来此看月，初不敢相闻，亦素不解吟诗是何生活。今大姑拾得一纸，读其前二十八字，云是一情诗。验其款识，乃君为小姑看月而作，白之县君，县君怒，诘诘小姑，疑有他涉。小姑涕泣诉其诬，意稍霁。君既以飞语陷人，宜往承之，且明月岂君家私物？辄云小姑‘偷看’耶？”龙惶恐谢过。婢牵其裾曳之，曰：“去去！”不觉随之行。

出一门，迥非熟径，历三四曲巷，乃达一第宅。始而闾敞，继而幽窅。处处有灯烛。至垂幕之下，婢止之，先入，俄传县君见客。龙踧踖进谒。一妇人上坐，年可四五十，辞色俱厉，曰：“何物狂且，造词媒冶，谤人家闺阁，不畏拔舌耶？”龙震慑流汗，长揖对曰：“某何敢然，特醉后戏笔，旋焚弃之矣，安得尘县君之目？”妇人曰：“汝诗吾所亲见，奈何遁饰？”龙曰：“才人绮语，类皆寄托耳！聘花媒月，何所不有？县君亦恶乎考之，乃欲以影响谈说

，文致罪名，斯为冤矣！”妇人怒曰：“尚敢舌强，诸妮子为我捽之！”龙乃趋出，涉内霤，蹉跌，诸婢媪操鞭挺踵至。方恐迫间，前婢驰出，挥众曰：“止止，毋得动！县君宥之矣。命吾引还，命尔曹各去。”众诺而退。

婢导至小阁，悄语曰：“君之免，大姑力也。”龙称谢，婢曰：“未已。大姑言君既好吟诗，召此愆辱，宜更作数章，如佳，乃释尔。”龙曰：“幸不深罪，此何足辞？请给纸笔，并将韵本来。”婢去有顷，携文具至，设几上，复于袖中出韵本，笑曰：“大姑言此诗翁护身符篆，故万不可少。姑以此为题，试作一诗。”龙视韵本，牙签绣帕，装璜精丽，而脂香粉印，清溢行间，知为闺中习览物。意甚得，成五言律诗一首。婢持稿去，旋来曰：“大姑言，君讥议声韵，殊未允当，且诗语粘滞，不类才人吐属，须更作之。”龙不得已，伏几苦吟。

婢立于案头，拉杂漫语，亦频频流睇送情。龙思虑搅乱，不复能构思，因问婢：“汝宅中几人？”曰：“主翁亡矣，独县君携两女，并仆婢辈居此耳。”龙曰：“汝侍大姑乎？小姑乎？”曰：“侍大姑。”曰：“大姑何名，年齿几何矣？”婢笑曰：“汝亦作诗耳，奚用知此？此岂诗料耶？”龙亦笑，佯俯首作属思状，甫蘸笔，婢又催促之，龙因投笑长跪曰：“汝夺吾魂魄，虽李杜当此，不能更道只字矣，幸怜而拯我！”遂侵之。婢面赤，不甚拒，因成欢好。乃窃语龙曰：“吾视大姑，如春风飘荡，其情之隐跃久矣，今留君索诗，意岂为诗哉？君会心人，何不解此？”龙喜曰：“奈何？”婢曰：“但尾我行，保有良会。”随入复室中。

乃见大姑者，坐镜奁之旁。貌颇妖冶，脉脉有思。婢乃伏龙于案下，前语曰：“彼人诗殊不能就，可若何？”大姑始觉，徐答曰：“姑纵之。”婢曰：“中门管钥，县君自掌之。天且曙矣，可若何？”曰：“姑留之。”婢曰：“婢子不敢宿客，已携至，须阿姑处分。”径趋出，反阖其扉。龙出而迫之，大姑惊曰：“贱婢乃陷我！”龙遽抚之，竟合焉。潜蓄之室中，每夕专对，婢欲图一私觐，不可得。

经数日，小姑出于庭，龙隙窗窥之，光彩妙丽，乃无伦比，丐大姑欲得一当，大姑咋舌摇手曰：“咄咄，此贞而烈者，何可犯也，且彼以前日之故，有憾于我，旦夕伺吾短，今授之以隙，必为所持，此间无侧足地矣！”龙意沮，然不能绝念，时时称羨其美，大姑不怪曰：“男子薄心肠，得陇复望蜀也。君既慕之，请自从之。”乃使婢引出。龙傍徨求解于婢，婢哂曰：“推贤让能，风徽远矣。君以古道遇今人，宜其齟齬。猜嫌既启，虽吾亦不复能谋。”龙曰：“彼诚逐客。君亦不容耶？”婢曰：“吾虽鄙陋，不能为人容逐客。”再三迫之去。龙把其袖，贪赖不肯行，由是复与婢接。婢匿之积麦之困。

数日，大姑悔，思龙欲复见。问婢，婢对曰：“彼既去，谁能往召？且彼实怨怒阿姑，即召不复来。”明日大姑又言之，婢对如前。大姑乃怨婢，常假他故挫辱婢。婢以是亦怨大姑，乃诣小姑，语前事。阳为大姑谢小姑，实欲挑小姑怒，以倾大姑也。小姑性故和柔，殊不以介意。婢叹曰：“姑德惠若此，使人不忍复欺！”乃窃发大姑之覆，而自隐其私，且曰：“大姑禁我不得言，吾惧获罪，乃不敢不言。”小姑大惊曰：“姊素谈节义，不意反自越礼，为门户羞辱。脱县君知之，当奈何？”婢请白县君，小姑勿许曰：“吾冰清玉洁，岂乐与闻此事者？”婢请之至再，小姑察其奸，怒曰：“大姑，汝主也，何得无情？略不相护耶？且汝实左右大姑，即何事弗与？诱盗而保奸，皆汝之由。果白县君，当先治汝矣！”婢始惧，转求秘之。小姑曰：“欲吾庇汝，须亟绝私人之路，不然，不汝隐也。”

婢恐，以语龙，求策之。龙亦恐，求去。婢不得已，导出门，从墙角绕行数十武，倏至寓室。婢仓皇弛去。次日寻之，不复识路。

徐元直

康熙十三年，平凉总兵王辅臣叛逆，大将军图海征之。有兵丁于英，途遇风雷，与大军相失。晚窜山谷间，策骑盘旋，四向无路，约夜半，度不得出，遂下马倚树，息以待旦。俄见红灯冉冉来，既近视之，乃一叟，须眉如画，衣冠古野，不类今世。谓于曰：“若迷道乎？”于曰：“然，唯丈人指南之。”叟曰：“此山荒僻，虎狼纵横，去大路尚五六十里。速来，吾导汝。”遂前行。于乘马从之。经乱峰丛箐之间，叟运履如飞，马几不能及，久之平旷，叟乃息足。以灯赠于曰：“坦途不远矣。”于视其灯，非纱非纸亦非膏烛，而表里荧彻如琉璃，而红而圆。心异之，请共姓名，叟曰：“吾三国时徐庶也。”于惊骇，方欲拜谢，叟已失。于独行数里，果遵大道，东方白矣，灯亦熄。审视则红杏耳。大如碗。趋至大军，备述其异，咸以严冬气候，不宜有杏而且大，信其果遇元直也。

沈璧

沈璧者，秦人也。少迫于贫，辞母薄游。至文登，登台望海，见波浪薄天，慨然舒啸。旋有少年至，紫衣绛帻，仪状光瑰，揖璧而笑曰：“君清兴不浅，能同游乎？”璧欣然诺之。

俄见鳧雁一点，破浪而来，乃大舟也。离岸数尺，忽止不进。少年遽挽璧下台，履水登舟，身不沉，袜亦不濡。舟中乃无人，亦更无一物。心颇异之，叩其姓名及所自，少年曰：“余，玉桑君之子也。”璧方欲再问，忽觉水声澎湃，耳不可胜。自窗间视之，则银涛万丈，璧泻从天，不觉惊骇失色。问是何处，少年笑曰：“适去台下已万里矣！”璧眷念乡井，悲形于颜。顷之

，涛声已寂，碧玉湛然。微风一拂，鳞鳞如玻璃万顷，恍惚有无数丽人滢漾清涟中。方疑诧异间，冰上丝管作矣。举首凝睇，则彩舟一具，相去数尺，有数女倚棹瞰波，顷所见，盖其影也。少年携璧过彩舟，珍奇射目，不可具名。

须臾席启，玉貌旁罗，奏具行觞，肴品络绎，亦非复人间芬苾。侍者进璧果一枚，大如瓜，紫色；啖之，味绝甘，度必世所传蟠桃之属。窃怀其余，欲归以奉母。酒酣，璧避席称谢。因便求归。少年叹曰：“孝子哉！虽然，此乃君所以仙也。今姑不强留，终当至此。”顾诸女曰：“何以送客？”诸女各摘鬓上花及钗钏之物为贶，曰：“持此鬻人间，吃著不尽矣！”一女俯而笑，解裳下绣舄一钩，投海中，少年目之曰：“妮子独狡狴，不虑堕落耶？”女面发赤，退去。璧视舄，已化小舟。少年曰：“君登矣！”

遂辞众而登，则前舟已杳，惊涛泼漫，惘然自失。小舟中异香喷溢，神骨俱醉。少焉醒豁，已泊野岸，河水仅阔如衣带。舍舟登陆，甫数武，小舟已凌风去矣。信步独行，追想所遇，恍惚若梦寐，而怀中余果，俨然在矣。薄暮抵驿馆，语皆秦声，距家中才一舍耳。璧既归，出余果进母，兼逮妻、子，皆数月不饥。以核种庭中，亦不生也。后十余年忽甲拆，数年成树，又数年作花，花类莲而大，数年不谢。久之乃结实，由小而大。又数年色渐红紫，如曩舟中所食者，时璧已枯坐一室，不复与人事。一旦忽出至庭中，仰树大笑曰：“果熟矣！”即诀妻、子去。

余时鏞

余时鏞善写真，江南常州人。乾隆四十五年，客大梁。薄暮独坐，有青衣者持刺入，云主人奉迓，已牵马门外。遂乘之，行稍远，有城临河。进至一官署，青衣入。徐传主人出迎，乃旧交沈某，相见极欢。问此何地，曰：“赣州。”问其官，曰：“司马也。比以长官命，延君写真。”即具仪从送之往。

复抵一署，青衣投刺入。有顷，传语云：“语矣。本延江西余时惠。非时也。请速归。”乃还至沈所，颇咎沈失言，有累远涉。沈曰：“吾已坐此罚俸四年矣。请便送君归汴梁，盍迂道毗陵，一视闾井？”余然之，各乘马行一炊许，闻城市人语操土音，果常州也，余凭望故居，凄然良久。沈曰：“宜行矣，十二年后复相见耳。”遂匆匆别去，余亦恍惚还旧馆。甫入门，闻哭声，遽然而寤，则家人已衰经矣。盖死者二日，心尚温耳，故未敛。兰雪说。

章五

琴师章五，宿邯郸。漏初下，有美人来就之，章疑为狐。美人曰：“妾平原君美人也。以笑蹙者罹惨祸，诉于冥帝。帝怒，收蹙者，置重典以偿，并逮平原。平原自辨：“实诸客迫胜，胜恐失士心，为赵国忧，不得已出此。”帝谓‘平原果好士，士果归平原，岂在乎杀妾？杀妾以媚士，所以待士者可知

；杀妾而客来，客亦可知矣。”平原哑然，顿首请罪。帝以其素贤，仅从薄谴。愍妾无罪，复其元，使游人间。妾伤往事。故不愿复生人世。君亦平原君客矣，当时处门下，闻而伤之，喟然叹曰：“公子之贤，宾客之盛，何重其蹙者之足而轻美人之头也？吾闻兰杜被焚，则松筠不茂；孔翠见弹，则鸿鹄高逝；哲女戕虐，则国士远引，吾何为于斯。”故诸客皆还，君反独去。及秦围邯郸，鲁连未来，晋鄙不救，诸客束手，莫能展一筹。或请于君，君以身既不预，竟不为设策。平原不知也，故史册亦阙书焉。君亦殆不复忆矣。妾感君义，求之数千载，今始相值耳。”

章茫然，叹息不已。乃援琴作歌，美人取瑟和之。歌曰：“碧草油油兮，故国荒邱。房陵遂迁兮，谁遗之谋？贤士如云兮，惟妾之仇。临楼一笑兮，身命休。念公子兮，心惨忧！”于是相对歔歔，涕泣不可止。久之，美人拭泪扬袖复歌，歌曰：“寂寥兮山阿，灰飞兮绮罗。今夕何夕兮，与子婆娑。既见君子兮，我心则那。露冷冷兮泣复歌，千秋一息兮哀情多！明月坠西兮奈子何！”歌竟，群鸡胶胶，东方欲白矣。美人逡巡别去；章怅悒至曙，亦登道。

王黄胡子

有王黄胡子者，以髯黄得名。自诩剑仙。尝会饮贵家某公宅中，夸耀四座，递叩诸客所能，莫不谦让，王意益肆。末坐一客□□癡惫，衣冠了鸟。王颇轻之，乃揶揄曰：“公辱在婪尾，得毋善饭乎？抑有他长？”客笑曰：“仆诚不能与诸君子比数，然闻君论剑，颇触鄙好，愿各为戏剑，博诸君子欢。”王掀髯作色曰：“云何？”客曰：“剑之为用，上倚星汉，下披泉壤，旁行四极。剽蛟鳄于不测之渊，剪妖魅于幽暗之丛。虽脱兔逸林，疾隼赴霄，纵锷飞锋，罔有遗遁。今第试其易者，请伺飞鸟而刺之！”王心难之。适已日暮，乃诿曰：“阳乌匿矣，羽族息矣，何天有鸟，尚来迎吾刃者乎？”

客曰：“若是且已，盍试登高为二项之舞，一决楚汉。”王又辞曰：“休矣休矣。星月不曜，烛燎不辉，仰不瞻山，俯不察地，恶乎可登而角吾技？”客指主人厅事曰：“崇墉巍巍，飞甍冠之，上探云霞，嵩华可齐。顾不高耶？请灼尔目、誑尔足，仆虽跛蹙，愿导先路。”于是褰袖离席，挟王以出，如提婴孺，履墙缘拱，如步康衢。径跨檐牙，升于屋脊。坐王于鸱吻之上而抚之曰：“此地平旷，聊可栖息。君请匡坐，仆便来迎。”言已复下，神气洒然。

堂下观者无不色飞飞吻，啧啧称神，客便索酒，连罄数觥，颓然就舍。主人命支梯树架，哄扰终宵，王始得下。天明视客，已豹隐矣。王甚惭，主人甚悔，海内奇士，交臂失之。

猫犬

康熙中，大兴县某媪家奉佛，佛前悬一灯。一日薄暮，闻佛舍小语。隙而窥之，见黄犬人立，以前两足承白猫；猫亦人立，盗饮佛灯油，猫吸油，转注犬口中，复吸之。稍缓，犬促之曰：“速饮速饮，人且至。”细视猫、犬，皆家所蓄也。媪惊，推门入，猫、犬皆奔出，索之杳然。

越翌日，夜中，闻庭中有声，密起察之，复见猫乘犬背，犬彳亍而行。叱之，立隐。夜梦一黄衣男子，一白衣女子，来谓曰：“寄主人庀下久矣，豢养之恩，未知所报，顾形迹已彰，不可留矣。”乃相向再拜，卧地转身，忽成猫、犬；猫跃登犬背，骑之而去。

仍吉

越中郭生贫无家，去其乡，游于晋。鬻其文，无售者。困于旅食，则为人佣书。人劣之，薄其值。终日运管，不供一饱焉。念生不百年，劳且饥无穷期，信穷矣，不如死。复念以迟死，盍速？以忧死，盍乐乎？遂倾囊中钱，并质衣装，赴酒家痛饮至大醉，以馀钱散诸丐者。且歌且笑，见之者皆以为狂而乐也，而不知其将死也。

既出，走入荒谷中，叹曰：“我其已夫！虽然，吾顷则陶焉而乐，且施于人矣，何忧而不死！”睨其旁有枯树，解束带挂焉。忽树中人语曰：“咄！已而，若亦浅之乎窥世，褊之乎其自处矣。”生叱曰：“魅乎莫余诮，余不尔畏，余将与若游！”树中人笑曰：“若将以余为鬼耶？否否！途适丐于尔者也，而知尔，故来。且余丐于人间者，今数百年矣，而不死，而尔曷以死？尔以亟死为达，余不以为能。”生曰：“子仙乎哉？何穷而寿也，且恶乎置余？”树中人曰：“回而志，作而气，将告尔。有虎于此，度其啗己也，因投之，孰与走而避之乎？济于水，惧不免于溺，因自沉，孰与方舟而纵其行乎？且若今日死，其余之年非若之有也？盍听我？听我而死，无加于死也，然视今日已后矣！脱听我而遇，则大幸，孰与听我？”生曰：“诺，谨受教！”瞬间树已失。有立于前者，蹙额而丛眉，目无光，鬓发蓬蓬然，垢膩满颊，衣鹑结不掩骭，双履不纳踵，生志夺于乍骇，而却蹢蹢而不敢前。其人笑曰：“愚哉，若且欲死也，而畏乎？随以来。”生意定，走从之。

至断崖之下，其泉如帘，高落于长松之杪。披悬萝，得石窦，广可容身。其人蛇行入，生匍匐继之。倏旷朗，得方池，湛然而洁也。其人裸而浴。俄有送冠服者至，其人澡而登。衣绮绣，冠华冠，曳文履。视之，额丰矣，眉修矣，目顾盼朗矣，发韬矣，颜白皙而光泽矣。生复惊曰：“何变也？”其人笑曰：“然。若宁欲变乎？”生曰：“幸甚！”其人使生浴，顾来者为生具衣饰，生服之。即临池而知镜，讶而不类。其人笑曰：“亦变矣！既变，余可去！”言已，遂不见。

生甚悸，疾行，得小涧，循而西。涧止，得盘石，意倦憩其上。俄有男女数人来，见生若甚讶，相与指而目之，逡巡不遽去。生乃行，复遇数十人，讶如前，生亦讶。复行，得城郭，进之，其中男女见者，莫不环而迫之也。于是生所止，顷刻成市肆。生讶甚，问焉，皆曰：“悦子之都也。”生恶其扰，袖其面而趋。观者稍引去，然从者犹数十百人。有姬教生曰：“速自毁！”生乃土其面。会暮，众始解，独一人者留，则姬也，强曳生行。生惴惴焉。随至大第，达乎其内而帘启，有女子出，曰：“浴之。”姬导诸旁室，则汤沐具焉。已而入，与女子抗礼，女子乃言曰：“危乎哉，子也！是其人皆好色者，脱不自毁，将裂子。今秘子于此，乃违于难矣。”生惶恐谢，问：“此是何地？”女子曰：“五方杂处。不名一所。”由是共寝处无间。女子家世隐密，独知其姓邬，其字曰仍吉。

久之姬来告，外人颇言邬氏有婿矣。仍吉惊且忧，谋匿生，乃烛而处之夹室，窃窃与生对。生虽嬖爱仍吉，而居如长夜，殊苦幽囚，亦怏怏不乐。无何，夜有斩关者，直趋夹室，状类昆仑奴，挟生越墙而出，行甚疾，置生于空庭而出。旋见灯檠出室中，女子队而前，见生皆笑。共推挽以入，交相接也。生惫极而卧，而闻女子曰：“敝矣。”共舁置门外，阖其扉。

及曙，有达官者过，见生曰：“病者也。”问所苦，生讳曰：“饥耳！”遂载之后乘。归其居而丰其室。寻复故，问所业，生对曰：“尝读书矣，而未竟。”达官悦，使传其二子。达官宪令文书，一切代于生。

一日，达官听讼久不辍，生侦于厅事之侧，得数事：其一，某县城隍病，有为不道之诉者，胥辈利其镪，受而伸之，罚及良善。城惶觉，自揭其过。胥辈论罪有差，城惶褫禄一岁。其一，富民讼贫民之友。贫民尝贷富民金，莫偿也，富民夺其宅。计值为有馀，求鬻宅而益之金，富民弗与。质于乡父老，弗能正。鸣之宰，富民阻于途，且捽之，流血被踵。其友闻而怒，俟间杀富民，亡命去，卒逃于法。故讼之。达官曰：“若富而不仁，罪也，有召死之道。然贫民杀若，则怨也。以怨杀人，不可训，当偿若命矣，其友杀若，则侠也，公也，则无罪。”富民语塞，泣而退。其一，两蛟出于山，伤山下禾稼百余亩。山神讼之，当论斩，捕两蛟于庭，乃两书生。各推诿，撈掠皆不承，遂并坐之。生叹曰：“善！”其一，女子讼男子，为其杀己也。男子辩，言与女盖相悦不遂，女乃病而死，非己实杀女。达官谓女曰：“若既悦之矣，复怨而诬之，曷故？”女诉曰：“我死，彼若弗闻者，又他娶，略不相念，其凉而忍焉若是，有死我之心，非杀我而何？”达官谓曰：“深文也。”竟置不理。其一，夫讼妇以为不节，乞绝之于庙。问妇，乃并无外遇。其夫曰：“吾视尔遇邻人之子，必目而送之，特阻于势分，其意岂可问也。”达官终以为罗织，斥其

夫而直其妇。生意不能平，书一牒启达官曰：“明公听断如流，吏道精敏。下风观听，倾服何言？然前三事允臧矣，其后二谏，鄙见斯岐。询刍有义，伏惟裁察。窃谓德无不报，怨岂在明，国家有原情之律，君子有诛心之论。将正风俗，宜先人情。男女之狱，古今万端。闺房之内，事甚画眉。隐秘琐曲，莫可详诘，而要以治心为本。夫妃匹之际，虽君父尊亲，不能得之臣子者，不得其心也。然丈夫之心，所分者博，所向亦弗专。得不得，姑弗深论。女子之心，惟男子是寄，其心弗欲，虽金、张之显，卫、霍之贵，陶、猗之富，扬、马之才，莫能回也。名分虚耳，形骸迹耳。苟得其心，斯其夫也；不得其心，虽夫不夫。则得其心者，宜何如感；不得其心，怨怒亦宜。今女为男死，不能收滴泪之报，引致讼庭，犹急自煎洗，略无悔咎，猥薄之情，于斯为甚。宜听女言以男抵罪。至于夫之讼妇，情亦非过。其夫在侧，屡盼他人，其心逝矣。心之既逝，虽不妻可也。管仲感鲍叔之知，侔于生我，汉高论丁公之罪，以诚不忠。事虽不伦，其义一也。请取以断斯狱焉。”

达官否之，生固争，达官不悻，谓人曰：“彼职为宾师。奈何强与吾官事？”于是礼渐疏，生亦不安。遂去达官而潜访仍吉。毁衣垢颜，用自韬晦。久之不得耗，游复困，乡思郁然，登高山以望越中，茫乎莫知其向也。忽见树中人来谓曰：“可返矣！”生惊喜未对，遽为所推堕。陡若梦觉，则身固卧枯树下，曾雉经矣，带绝而堕也。始悟身已久死，所遇皆鬼耳。然酒吻觉甚渴，乃走近市中乞浆。有识之者曰：“此昨日狂饮生也。”则又悟死而复活，才经一宿耳。生既以求死不得，益困不可支。走谒故所尝识者，间得一餐，人愈益贫之。每为人道死时事，多笑而不信。

既乃为商贾负担者，去晋之京师，计力而食。足茧不能进，止于邺中，欲赴漳流以自葬。至河干，忽焉一舟过，倚舵而盼者，类仍吉之姬。尾而察之，果姬也。遂呼姬，姬不识，曰：“若谁欤？”生自陈姓名。旋于窗间见仍吉，生又呼，仍吉熟视曰：“非也，不类。”生窘，厉声曰：“不记夹室共述云娘事，为卿拭泪耶？”仍吉乃惊曰：“信也。”乃止舟于岸，呼曰：“登！”生登与仍吉相持哭，甚凄痛。云娘者，仍吉女兄也，弃于所欢，抱恨死。生在夹室时，仍吉尝述之，且谓曰：“子幸无类此！遂流涕不能止，生以衫袖砧其泪。因约曰：“不幸有破镜事！他日相遇如不识，请举此事为息壤之言。”故生貌虽变，仍吉信而纳之也。

于是仍吉语生曰：“子向者为鬼，余亦邻处于鬼，鬼皆阴荡不可近。自子之见夺也，余亦旋徙去。今浮家至此，获遇子，永托于子矣！幸有薄积，可以归。”遂与生俱载归越中。仍吉盖狐云。

石 孝 廉

石孝廉某尝昼卧，觉鼻中奇痒，以小指捺之，因而大嚏。有物冲孔出，堕地作声。视之，一小人长寸行，游行地上。骇极欲呼，而胸间如压不能起。有顷，门外演盘铃傀儡，群呶在耳，小人皇遽出门去。石亦遽起，恍如梦觉。自是得奇疾，闻香物则掩鼻；遇矢溺腥膻之秽，嗅之以为香，心好之。履鲍鱼之肆，如入芝兰之室，流连不能去。

后举进士，官秦中。有道士来谒，自言能疗奇疾，异而见之。献一丸如李大，金光烂然，取大碗贮之，出囊中药一刀圭，糝其上。使熬之，须臾溶为液，五色陆离，然不堪其臭，左右皆欲呕。以进石，石乃觉芬馨逾常，立饮之，味殊甘醪。少顷，胸中热如蒸，移进如刀箭环簇心腑。急命缚道士，则已杳矣。

昏痛这际，见道士在前，亟呼左右追执，乃悄无应者。道士笑曰：“此阴府也，何处觅左右耶？”石大号，道士曰：“无苦，此中不少佳境，盍往观之？”曳以同行。乃至狴犴间，见縲梏纵横，刀斧林簇，刑戮惨异，心甚恐怖。念世传地狱变相，竟有之也。未至一处，人皆残体，有无口鼻耳目者，或仅有口耳，余体不具者，或有五官倒置者，虎豹狗马羊豕诸物，杂处不相避。

石问其故，道士笑不答，亟携之返曰：“公欲生乎？”石因哀祈，谓：“妻妾子女犹在室相候，胡遽不欲生？”道士笑曰：“亦良易。”即袖中出一小人，长三四寸，曰：“此即公之故物也。公曩纵之，不知几何寻丈矣。赖吾收而制之，仅止于此，尚可纳也。”即以小人首向石鼻塞之，石大苦而嘶，倏然已活。冷汗浹背，出青紫痰液数斗，病遂失。

耳食录二编卷八

周 英 如

昭武之东某市镇，尝张杂局。士女冶游，竟日连袂举袂，红雾幕衣。有少年姜某，仰见西楼一女子，凭窗凝望，与楼前矮屋蔷薇化绰约争丽，绚成妙彩，遂仰睇不移。女亦秋眸专注，目成焉而神痴也。比日斜人散，两人犹相对而望。有见者嗤之，始各避去。

次日姜复往，女已先在。楼高而屋隔，语不可闻。姜以手中素帨，裹约指金环掷诸楼上，女报以腕钏一枚，遂掩窗而入。女盖周姓名英如，依母以居。父某为茶商，远出矣。姜故悉其根蓼，伺黄昏无人，伏其家寝门之右。既而鸟栖人定，潜窥英如之闺，闺已扃见英如独坐灯下，絮絮与灯语。姜以腕钏触窗棂，以声致英如。英如讶然，问曰：“谁？”姜曰：“我也，腕钟在此。”英如复大惊，趋至窗下悄语曰：“速去！迟且败。”姜求启户再三，英如终不可。姜曰：“君岂画图耶？何颜如玉而心如石也？”英如祈之曰：“幸相爱，何忍陷我？乞从后户出，更思远策，今不能纳也。不听，我乃呼！”姜惧，乃遁

还家，郁抑殊苦。

俄闻叩环声，启门，则小髻弓鞋满身香露者，英如至也。谓姜曰：顷者拒君，良非得已，而思君弥迫，故转就君。”姜大喜过望，遂缔衾席之好。将曙，英如去，夜定则来，如是者数月。

于是姜年几冠矣。其父亦服贾于外，其季父主家政焉。以姜尚未室，一夕论婚，择焉而未决。姜甚恐，欲白母而聘英如，乃先告英如，而与之策。英如意殊懈，请媒诸其家，乃反不欲。姜窃怪其故，又疑其晓夜独行，略无所阻，亦卒无觉者，非弱女子所能，必有异。旦俟英如去，尾而追之。出门数武，已飘然失去，大诧而返。潜访诸其居，则英如固已死矣，始悟所接者，英如之魂也，为之悲痛。

是夕英如至，笑曰：“君谓我死耶，姑勿畏！吾导君往见一人，足祛疑抱，而慰君怀感之情。”使姜凭其肩，携之以行，若飞燕惊鸿之迅，歛至一城中。巷市曲折，殿阁相比。及大第之门，双兽啣环，寂然虚掩。排而进之，兰焚桂栋，暖若仙居。内有镜堂焉，四壁皆镜，冷光逼射，眉发皆寒。西南隅悬一响板，英如弹以指，泠然一声，便有数女子连翩而出。影入镜中，花红玉白，迷离远近。中有一女，宛如英如。却顾英如，俨然在侧也。而再视诸女，忽复不见。方欲致洁，英如曰：“此上清琼馆，不可延伫。即曳其裾，引之径出。”

旋至家，乃谓曰：“英如与君，空有解佩之缘，合当数面，尽于此矣！吾非英如，狐女也。实有夙分，虑君之情将专一于英如，故仿佛其容，见于左右。疑窦既启，良缘斯尽，今亦诀矣！”姜不及挽留，已霞举而逝。始悟所接者，并非英如之魂也。卒媚于他姓。

庐山怪

奉新宋荪侣外史，尝以壬子七月之望，宿庐山绝顶僧寺中。夜半矣，明月满天。徐闻风飒飒有声，落于高树之杪，中有歌者、语者、笑且骂者。讶而窥之，见数武之外，地势平坦，众影纷然，略如人间演剧状。藉草为茵席，因树为屏障。金鼓丝竹之声，作于树上，节奏殊妙。衣服冠带须鬣械仗之属，亦率类梨园。念空山静夜，焉得有优伶若此？心知其怪，姑伺之。装演十余幕，莫知其色目；呕哑歌唱，亦不知其何曲也。

已而数人相和，歌声甚朗。歌曰：“吸日精，蚀月华，诸君妄意凌烟霞。烟霞堕地失颜色，但见玉水生桃花。桃花一万片，飞入陈王家。仙人化作尘与沙，秋风吹雨打闲衙。南楼美人嗟复嗟！湖中不见东来楂，空山夜半啼栖鸦。”随其声而记之。俄有金光从空下，乃一头陀，状甚怪，大声叱曰：“何物邪魔，敢尔喧扰，法当死！”卓锡一声，则众形尽变，其演技者皆兽也，而其司

器者鸟也；转瞬之间，欻然俱灭。

荪偁以癸居三月卒于京师，卒之前数日缕述于余。不知其果然否也。

戴公

有戴公者，少任侠。其邻人贷豪者金，无以偿，豪者迫夺其女。戴怒，杀豪者，亡走五岭间。

晚坐枫林，遥见少年从数骑来。丰仪轩迈。见戴即下马揖曰：“先生幸过仆，仆请执鞭！”戴愕然曰：“何敢！”少年曰：“先生幸过仆，仆将有丐于先生！”戴问：“所欲云何？”少年前跪曰：“先生不过仆，仆死不敢言。”戴怒曰：“言则言耳，何卑屈乃尔？余不耐此姝姝者！”少年叩头流涕曰：“老父与波利君不协，数战于赤谷之野，为飞戈所中，伤其左臂。药穷矣，唯得生人肝一寸可以疗之。求之数万人，无肯与者。苟不肯与，强取无益也。闻先生之义，忘身急入，敢以请！”戴笑曰：“此孝思也，吾岂惜之？”即引佩刀自剖腹，截肝授以少年，热血淋漓，殷及于履。少年叹曰：“真天下义士！”随出药傅创，创立复，乃殊无所苦。少年持肝顿首谢，即驰马而去。戴颇异之。

时豪者子诉之官，捕戴不可得，则执邻人而鞫之，务言戴所在，拷掠甚惨苦。戴闻之，叹曰：“我实杀人，复累人。何生为？”遂归自讼，赴狱中，脱其邻人。案乃定，刑有日矣。有叟来视之曰：“余，昔少年之父也。披肝之惠，夙夜弗忘，故来免义士于难。”因出大竹一节，解其系而系竹焉。桎梏钮镣之具，顿之如拉朽。叟携戴出狱，监守之吏见而弗问，门壁城垣亦无所障阻。径从叟步出郭外，繁星罗天，陇坂微白。

行不百步，入一山，林木蔚密，不复辨途径。初闻履下落叶瑟瑟作声响，已觉两足无所着，有类蹶虚。比晓，进止一石屋，虚明洞达，烟雾满宫。出而旷览，则飞鸟在下，碧落可探，身在层峰之顶矣。远见云中一拳倒影入海。叟曰：“天台也，余无所睹焉。”叟引戴遍历山径，花草禽鸟，多非世有。屋前一大树，垂夹瘦瘦，其实如豆，乃仰以为食。经数日，叟谓戴曰：“此地孤高，不可不至，亦不可久处。吾旧有田庐在牛女之墟，今欲与义士偕往。”戴从之。

盘行曲折而下，始达于人境。道路跋涉，无异寻常，非复向者所飘忽。既至，则村郭室屋饮食服用，亦悉如众人，亦有厮役供指使，邻里亲旧过从问讯者。其地乃汀水之南，漳水之西也。

其明日，有白雁双翔集于庭阶，羊豕鸡鱼之属，皆自行而至。叟太张供具，银烛金尊，辉映帘幕，始笑谓戴曰：“吾有故人居石镜山下。闻其女端好福相，甚宜室家，知义士尚鲜妃匹，已为君媒定。今乃吉期，行至矣。宜易冠服

，整備作新郎。”戴惊喜称谢。俄而丝竹贯耳，仪从甚盛，香车及门外。戴俟于堂著，赞拜如礼。导入青庐，则钗光钏响，袖香扇影，迷离于脂奁镜台之间。戴虽伟丈夫，铁石心肠，至此神骨俱靡也。于是贺客履相错，宴乐者累日。

然独不见少年。戴疑之，以问叟，叟曰：“偶出勾当，逾月即返耳。”戴信之，而终以越狱远窜，心不自安。隐隐侦其消息。乃闻人言：“戴固已伏法，未闻其逃也。”大讶其故，以问叟，叟笑曰：“亦无他，前所系大竹，即吾儿子代公抵罪矣。”戴骇绝号恸，慷慨曰：“某罪本不赦，又祸郎君，奈保复偷活？”遂取刀自刎。叟夺其刀作色曰：“义士何独为君子？义士能剖腹，儿子不能断头耶？况彼尚可生，义士反趋于死，计亦左甚矣！”戴乃止，而诘其由。叟曰：“新妇当知之。”戴退问妇，妇出一碧玉如意授戴曰：“君去西北七百步，有巨石如盘。以如意击之，石当开。中有紫笋长尺许，即袖归以献翁，无失。”

如言，果得之。叟植笋庭中，须臾解箨成巨竹。竹忽裂，一人自竹中走出，乃前少年也。相见各大笑。谓戴曰：“为君故，历此一劫，大事毕矣！”又曰：“吾属皆神仙中人，以豪气未除，欲物色人间奇士，登之宝策。君侠骨非常。是以在此。今姑以此宅让君，与贤偶暂住人间。异时解脱，会当长晤。吾从老父先去矣！”遂与叟俱逝。

戴六十余，无疾而卒。葬之日，其棺轻焉。妇齿亦界五六旬，少好如昔。戴卒之翼日，忽失所在。戴以避仇匿处，本姓不著，戴其变姓也。

心疾

魏某观猎于南山。有鹿跃而过其身，魏惊倒，众救而归，心犹悸，忐忑不已。夜半，觉胸间豁然若剖，百体若解散，有物自身中飞出，少焉乃止。于是见其家人，皆绝不相识。生平所事，无复记忆者。视其状，若迷若忘。与人言，语谬乱而不可以理。众咸以为祟，守而治之，累日了无效。一夜，有言于室者无见也，众惧而相语曰：“鬼。”则答曰：“否也。”又曰：“妖。”亦曰：“否。”魏忽觉胸如物触，间胸中语曰：“我非我，即子也。子非子，即我也。”遂寂然。魏瞿然扪心，忪忪者久之，病乃复。

非非子曰：宋阳里华子病忘，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忘行，在室忘坐，亦失其心也。赖鲁儒生治之，七日而瘳，今乃自复焉，幸矣。

痴女子

昔有读汤临川《牡丹亭》死者。近闻一痴女子，以读《红楼梦》而死。

初，女子从其兄案头。搜得《红楼梦》，废寝食读之。读至佳处，往往辍卷冥想，继之以泪。复自前读之。反复数十百遍，卒未尝终卷，乃病矣。父母觉之，急取书付火。女子乃呼曰：“奈何焚宝玉、黛玉！”自是笑啼失常，言

语无伦次，梦寐之间，未尝不呼宝玉也。延巫医杂治，百弗效。一夕，瞪视床头灯，连语曰：“宝玉宝玉，在此耶！”遂饮泣而瞑。

侠君曰：《红楼梦》，悟书也？非也，而实情书。其悟也，乃情之穷极而无所复之，至于死而犹不可已。无可奈何，而姑托于悟，而愈见其情之真而至。故其言情，乃妙绝今古。彼其所言之情之人，宝玉黛玉而已，馀不得与焉。两人者情之实也，而他人皆情之虚。两人者情之正也，而他人皆情之变。故两人为情之主，而他人皆为情之宾。盖两人之情，未尝不系乎男女夫妇房帷床第之间，而绝不关乎男女夫妇房帷床第之事，何也？譬诸明月有光有魄，月固不能离魄而生其光也。譬诸花有香色、有根蒂，花固不能离根蒂，而成其香色之妙且丽也。然花月之所以为花月者，乃惟其光也，惟其香色也，而初不在其魄与根蒂。至于凡天下至痴至慧，爱月爱花之人之心，则并月之光、花之香色而忘之，此所谓情也。

夫世之男女夫妇莫不言情，而或不能言情之所以为情。盖其所谓情，男女夫妇房帷床第而已矣。今试立男女于此，男之悦女，徒以其女也悦之；女之悦男，亦徒以其男也而悦之。则苟别易一男女，而与其所悦者品相若。吾知其情之移矣。情也，而可以移乎？又苟别易一男女，而更出其所悦者之品之上，吾知其情之夺矣。情也，而可以夺乎？又使男女之相悦，终不遂其媾，则亦抱恨守缺，因循苟且于其后，而情于是乎穷矣。情也，而可以穷乎？即使男女之相悦，竟得如其愿，则亦安常处顺，以老以没，而情于是乎止矣。情也，而强可止乎？

故情之所以为情，移之不可，夺之不可，离之不可，舍之犹不可。未见其人，固思其人。既见其人，仍思其人。不知斯人之外更有何人，亦并不知斯之即是新人，乃至身之所当、心之所触、时之所值、境之所呈，一春一秋，一朝一暮，一山一水，一亭一池，一花一草，一虫一鸟，皆有凄然欲绝，悄然难言，如病如狂，如醉如梦，欲生不得，欲死不能之境，莫不由斯人而生，而要反不知为斯人而起也。虽至山崩海涸，金销石烂，曾不足减其毫末，而间其须臾，必且至憾于天地，归咎于阴阳；何故生彼？并何故生我？以至形朽骨枯，神泯气化，而情不与之俱尽。是故情之所结，一成而不变，百折而不回，历千万劫而不灭。无愜心之日，无释念之期。由穷而变，变而通，通而久，至有填海崩城，化火为石，一切神奇怪幻，出于寻常思虑之外者，斯即有灵心妙舌、千笔万墨，而皆不能写其难言之故之万一：此所谓情也！夫情者，大抵有所为而实无所为者也；无所不可，而终无所可者也；无所不至，而终无所至者也。两人之情，如是而已。不然者，男女夫妇，天下皆是也；房帷床第之事，天下皆然也。奚必两人哉？知此乃可以言情，言情至此，乃真可以悟。

或曰：“《红楼梦》，幻书也，宝玉，子虚也，非真有也。女子乃为之而死，其痴之甚矣！”嗟乎！天下谁非子虚？谁为真有哉？痴者死矣，不痴者其长存乎？况女子之死，为情也，非为宝玉也！且情之所结，无真不幻，亦无幻不真，安知书中之宝玉，梦中之宝玉，不真成眼中之宝玉耶？则虽谓女子真为宝玉死，可也。

恶鼠

某恶鼠破家，求良猫，饜以腥膏，眠以毡罽。猫既饱且安，率不捕鼠，甚者与鼠游戏。鼠以故益暴。某怒，遂不复蓄猫，以为天下无良猫也。因设机，鼠弗蹈；饵以毒，弗食。某怒鼠，殆无虚日，然无如何也。他日失火，焚廩及寝矣，某趋出门外，大笑不止。邻人为扑灭，某大恚曰：“鼠辈方歼于一炬，诸君救之，何也？”

侠君曰：余甲辰家居，屡厄于社君。室中木器殆无完者。暴斗之声，夜作于楼上；虽熟寝，每为惊觉，余固弗较也。其后理架上书册，鼠迹纵横，于是亦有恶焉，乃檄猫捕之。而家有一猫，性不嗜鼠，迥与常猫异，捕不捕，未可知也。口诛笔伐，聊快余志，虽一时戏作，追录于此。良足助此公张目。某檄曰：

噫嘻哉鼠也！金枷败类，火浣馀妖。肯良象之光明，属子辰子阴暗。播须弄黠，满腹藏贪。挟五技以偷生，持两端而避患。异乎君子，不嫌径窦之羞；譬诸小人，共犹穿窬之盗。遂乃捕逃有藪，封植多方。恃凭社之难熏，谋处仓而逸获。户庭不出，儋石常储，何老饕之无厌，犹小窃之不已。穴居若墓，时砺穿墉之牙；粒食如山，不果饮河之腹。寻鱼盘盍，盗肉庖厨。入橐拊床，既惊宴坐；翻盆窥髻，更搅清眠。庭础楼椽，凭陵而暴斗；冠箱衣笥，灭裂而游行。斯已难容，吾犹不问。乃至闲床尘迹，波及连屋图签；高架云编，资为循墙阶级。丹黄剥蚀，余方苦亥豕之讹；缥碧耗残，尔更助蚘鱼之虐。虽百城徒拥，未免可羞；而三篋频忘，岂能无憾？

呜呼！乌圆不作，白老难求，方幻化之无穷，诘鸱衔之可尽？发机匪易，掘隧仍难。遂以丸而旋来，却以刀而不畏。寸光昼逞，万状宵兴。跳梁已过于悬猿，营窟还多于狡兔。见忘吐肠之悔，稔恶不悛；即置剖腹之刑，馀辜莫道。惟尔猫奴，实称鼠将。循名核实，非徒夸饭鸭之能；积事程功，宁虚有衔蝉之表？况乎修鲁直之聘，礼数良优；护放翁之书，职司攸重。岂其花阴趁蝶，雅好清闲；楸局翻棋，徒供戏弄。以致室无完器，案有残笺，听若辈之公行，如强邻之逼处。甚或薄荷沉醉，苦竹横陈，纵夺食而无争，便同眠而不拒。扼喉真俟于来世，锯耳定卜于何年？虽曰慈悲，得毋懒惰？尚及全更鸡德，大奋虎威；暂开似线之眸，速掉如蛇之尾。尉兹宵小，歼厥渠魁。庇及椽桷，勋

存几席。途原非远，姑同入灶之行；味即不佳，聊当餐鱼之饭。庶几眠毡藉毯，略用武于爪牙；亦免撤瓦张罗，差解嘲于耳目。噫嘻！诘猫无计，将求许迈之书符；磔鼠惟文，窃比张汤之断狱。檄下，如律令。

忘误

某夜梦邻人招饮。旦而诣之曰：“公何事召客？”主人讶然。某亦徐悟曰：“殆梦耶！”大惭欲出，主人笑留之，为具食。他日，邻真召之饮，某疑亦梦也。使者敦促至再，始敢赴。

又有某公者，尝自外入，见其妻共男子款语，大怒，更不审视，遽上常叱曰：“何物狂子，白昼公然调人妇！”妻诟曰：“瞽也，何妄言之甚？”某因谛视之，妻弟也，惶恐笑谢。后其妻私一少年，值某于寝门，奔去，某愕然，徐忆前事，以为妻弟也。诘妻曰：“舅何一匆遽？”妻因给曰：“恐复见叱耳！”某信之，亦更不忆面目之不似。

又李某者，性纰缪。里中岁暮家书邮至，诸商于外者，其家各就邮索书。李遽闻之，亦往索。邮问：“公何人在客？”李恍然曰：“固无之。”一笑而返。

又某公者，尝昼寝，同侪者戏剪其髯，仅存萌蘖。某醒亦殊忘之，妻见而大笑，问公髯安在？某台探颐，记向果有髯。适有剃发者过其门，遂疑髯为所薙去，径执而拳之。其人骇问，得其故，力辨乃解。

或假某公衣数日，送还之。某已不记，但问曰：“欲质耶？估耶？”或因诡应曰：“亦估耳。”与往复竞价，竟以数千钱买之。

某生就傅于外，数归视其妻。一日者。又将归矣，其友伺其睡，戏取灶煤画圈于其腹，生固弗觉也。及生来，友故避而出于外，迟回而后入。生问曰：“公何之？”友故不即答，又故作忸怩之色。生诘之，友乃长揖曰：“公素长者，又厚昵于我，我不忍复欺公，然公不罪我，我乃敢相告！”生曰：“诺。云何？”友曰：“适访公于家，公已出，暂遇贤夫人，蒙其眷爱。”生骇然未信，友曰：“其脐下有圈，吾所画也。”生大怒趋归，见其妻，亦更不他语，趣解衣而验腹焉，果有圈，始数而诘之，拂袖竟出。偶就溺，见己腹有圈，始悟其印也。复归，妻已挂梁间几死。

某氏女将嫁，其母戒之曰：“婿家不可深恃也，须自计以防厥后。”女曰：“诺。”既嫁，数盗钱谷藏母家。姑觉而出之。母乃谓女曰：“吾固曰不可恃也。”

县中代人受杖者曰毛鬼。某乙闻而慕之，乃代某甲杖，与之二金。既受杖，楚甚，急以二金赂行杖之隶，杖乃轻。乙出谢甲曰：“非公金为赂，杖几死。”

虾蟆作雹

京师某公，尝参喇嘛章嘉师。适雨雹，问雹何以成？师漫应曰：“虾蟆所作耳。”某公意其诞，师曰：“姑志之，异日见之当信耳。”后某公以事西出嘉峪关，值天昏欲雨，止野庙中，见土人聚观河上。问何故，曰：“视虾蟆作雹。”某公顿忆师语，近观之，见虾蟆千万衔岸上土少许，复饮水河中，已张口岸上，口中皆雹也。大者成大雹，小者成小雹，须臾吐之，风捲而去。

水先生

顺治中，虎贲某公者，延水先生傅其子。水盖越人，年可四十馀，风貌冲藹。某休退之暇，常与晤言，颇契合，盖宾而友之者也。水每值三六九日，必出访友人。积二年。某偶宿斋中，与水对榻。一夕漏下俱寝矣。夜中某觉，见水坐灯下，身已急装，匕首照人，气若鬼神，非复故态。乃佯寝以侦其变。俄焉门启，割然遂去。某骇而俟之，将曙，门复启，水至。捉人首累累滴血，徐取药弹之，皆缩小，尽纳口中，灭烛就枕睡。某悸甚。明日，水问曰：“夜来须见否？”某讳之。水笑曰：“形迹既露，敢不告公？昔闯贼寇乱，某从其副小红狼，知其无能也，去之。贼乃恨我，诱杀我父母妻子，我方欲报之，会大兵入关，妖孛溃除。知此贼遁去，廉之数年，今始毕之，向之屡出，良为此耳。公遇我殊厚，然不可留。”乃别而去。

陶金铃

姑苏小伶陶金铃，本良家子。少业儒，尝赴郡应童子试，旅于城南卖酒家。夜梦某观察宴客，召梨园长乐部佐酒，演《玉簪记》，所谓潘必正，陈妙常者也。金铃故不习优，亦殊自忘之，扮妙常而登场焉。管弦金鼓之间，进止合度，而声情特妙。

乐阑宾散，诸伶皆退。观察独召之入内，小酌于媚香之楼。翠钿红袖，姬侍如云。金铃是时年十有五矣，杂坐其间，星眸环照，莫敢谁何。一名绣云者尤丽，其属意金铃也亦尤厚。于是次第度曲，竞斗歌喉，间有误处，使金铃正之。后堂丝竹，视当声为胜。

已而观察曰“旧曲习听，宜各奏新声。”一姬乃唱曰：“袅袅腰肢细，是楼外垂杨，教人旖旎。晓鬟偷学暮鸦飞，更琼梳小掠春云腻。新月纤纤，刚描一线，赛不守两弯眉翠。问秋千锦索系罗衣，直恁莲勾飞起，为前日双燕来时，斗他剪水凌风戏。单消受不惯香醪滋味，倩郎君转倩桃花，替侬家今夜为郎沉醉。”观察顾金铃笑曰：“汝权为桃花可也。”遂酌以饮之。金铃亦取大斗，引满奉观察。一姬继唱曰：“烛花儿分外光荧，酒波儿分外香馨。宫纱扇子裹著袖儿擎，背面儿漏出梅花影，闪烁了郎的眼睛。偷觑了几回，只是不分明。登时恼乱狂蜂儿的性。这一夜是何等恩情，何等光景。到如今隔着纸儿唤不

应，对着帐儿呼不醒，敢则是你依故意儿薄幸。”观察大笑，为连举数觥。

一姬又唱曰：“窗纱密密，帘押重重。围住了一楼春梦，透不出一线儿春风。海棠全是旧时的红，盼不上黄昏细雨沾花重，有多少风催雨送，倒不教艳色竟成空。不敢恼公，不敢恼依，恨孤鸾无故飞入依的命宫，甚因缘把红丝牵动？”一姬唱曰：“凤箫儿吹得人魂灵飘飘，箏弦儿拨得人情丝袅袅，玉笙儿吸得心花摇，檀板儿拍得泪珠儿掉，一声声都是断肠鸟，唱得樱桃唇焦、莲花舌翘，意思儿仍是没分晓。好模糊的相思曲调，准备着银壶漏尽金鸡叫。”或风情之靡曼，或哀怨之缠绵，金铃斯时若近若远，若危若安，嗒焉坐忘，不疑身在人间也。

最后绣云发声，声尤掩抑不可听。其词曰：“一抹青螺，一寸横波。甚玉兔化身，浑似嫦娥。饶是聪明，真假雌雄猜不破，一霎时春愁无那。周旋回避，尽教人两般都错。却待恁般才可。料不是闻清歌，唤奈何？小黄鹂飞上花梢坐，花枝忒煞多，怎到得吾依两个。此意同緘锁。上天日月，下地山河，眼前灯火，只落得依知他意渠怜我。”时观察已中酒昏然，故然女歌词俱不闻也。”

少顷，这金铃出宿于西轩。金铃甚惆怅，伏枕凝想，恍惚成寐。忽梦一侍儿来请，遂引之至一阁中，香兽氤氲，珠翠溢目。却见绣云宛然在榻，起迎金铃。遽相偎倚。金铃私问：“观察亦安在？”绣云曰：“此时尚关渠事耶？幸复无虑。请君为潘郎，吾为陈姑，复演《窃词》一折耳。”金铃喜甚。方欲褰帷，忽闻帘外鹦鹉连呼：“相公来！”绣云推之，乃惊寐，则身仍卧西轩中。

且悔且忆，而譔然一声，忽复张眼，则身实卧卖酒家，并非西轩也。朝曦射牖，揽衣遽兴。而雀方斗于两檐间，破瓦在地焉。深自嗟讶，盖梦之中又占其梦矣。梦中情事，记之了了。他日以所演《玉簪》，质之梨园，节目皆合。

金铃由是竟善讴。试度他曲，过耳辄能。既而学使者按试，金铃不见录。而闻他郡梨园果有所谓长乐部者。潜往访之，则部中诸伶恍然如旧识。益讶向者之梦良非偶然，殆数也。乃易士而优，隶长乐部，声伎为一时之冠。大江南北，转徙经年。果又有所谓某观察者。一日置酒宴客，果召长乐部奏技。至则台榭犹是也，宾客犹是也。是日果演《玉簪记》。酒阑客散，果召之入内小饮。观察诸姬又皆如旧识。桃源重来，槐安真到，事境虽是，而情转深矣。既而莺簧珠串，歌管皆同；酒盏觥筹，笑言无异。惟绣云玉肌瘦损，蛾黛凄然，终席无一语，不复歌前日之曲，此其小变也。

及小酌既罢，金铃果出宿西轩，欵然入梦，梦入于绣云之寝。心愆前事，不暇他语，欲亟遂幽欢以偿夙愿。而既见绣云殊不自由，转辗之间，竟忘前事，仍问“观察安在”，仍作潘郎，仍闻鹦鹉呼“相公”，仍为绣云所推而觉

，仍卧西轩中。瞿然自惊，爽然自失，复哑然自笑。盖是夕之梦，畴昔梦中之梦也。数之前定者，卒不或爽，竟有如此梦中之梦、戏中之戏，变幻于是焉极矣。

金铃本名铎，金铃其小字也。人以其伶也呼之。